

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擁有关于石油各方面的一套專門理論。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和石油所提供的力量緊密地連在一起。但是由於毫無根據的論點、官方的沉默以及百分之百的假仁假義等情況摻雜一起而把這個問題搞得模糊不清，因此，對於石油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很少有人像美國人知道得這樣少。

“紐約先驅論壇報”

1948年8月23日

#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話 .....	1
--------------	---

## 第一部 石油工業的範圍

第一章 对权力的控制 .....	5
第二章 石油的四个时代 .....	10
第三章 大公司和小公司 .....	21

## 第二部 从油田到炼油厂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法則 .....	47
第五章 租金和矿区使用費 .....	59
第六章 保存 .....	64
第七章 蘊藏量 .....	79
第八章 运输 .....	89
第九章 炼油厂 .....	95

## 第三部 市場上的弱肉强食

第十章 汽油的銷售 .....	102
第十一章 承包商和大公司 .....	110
第十二章 市場上的麻煩 .....	122

## 第四部 密切的关系

第十三章 大公司和公众 .....	130
第十四章 大公司和消費者 .....	143
第十五章 合作社的挑战 .....	154
第十六章 石油工業的工会 .....	165

## 第五部 石油工業与政府

第十七章	来自政府方面的威胁 .....	171
第十八章	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关系 .....	177
第十九章	得克薩斯州 .....	198
第二十章	向百万富翁送礼的征稅法 .....	208
第二十一章	进口問題上的进退两难 .....	214
第二十二章	限制的嘗試 .....	223
第二十三章	爭取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石油政策 .....	237

## 第六部 国外的石油工業

第二十四章	爭夺世界石油的斗爭 .....	248
第二十五章	委內瑞拉地区 .....	258
第二十六章	門戶的开放和关闭 .....	266
第二十七章	阿拉伯的財富 .....	276
第二十八章	中东的石油政治 .....	287
第二十九章	石油价格的确定 .....	297

## 第七部 石油的將來

第三十章	墨西哥——希望的灯塔 .....	309
第三十一章	伊朗的威胁 .....	321
第三十二章	国际管制的必要性 .....	329

作者致意 .....	336
主要参考書目和注釋 .....	337
譯者后記 .....	362

## 原出版者的話

紐約花旗銀行的“每月書信”杂志1955年8月号刊登了該銀行最近拟制的一个圖表。根据这个圖表,在美国,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非金融公司不下30家之多。茲将这30家公司分类列举如下:

營業範圍	公司数目	资产(单位10亿美元)
石油	10	21.1
公用事業	5	18.4
鐵路	6	11.8
汽車工業	2	6.1
鋼鐵	2	4.9
化学	2	3.2
电气設備	2	3.0
貿易	1	1.5
總計	30	70.0

在美国,每三家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中,就有一家石油公司。石油公司的资产占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的总资产的30%。如果我们不谈公用事業和鐵路,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通常所說的工業上,則石油在这方面的突出是惊人的;十家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石油公司計有资产211亿美元,而其他所有工業加在一起的九家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的资产总共只有187亿美元。

曾經有人这样說过,任何人要想了解美国,就必须了解大企業,这种說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要了解大企業,人們就必须了解石油業,这話也同样是正确的。石油業就是大企業的化身。①

石油工業知道它自己的重要性,它每年要花費好几百万美元向公众作自我介紹并介紹自己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大企業制度。至于它这样做的結果是否会使公众了解石油工業,那是另外

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把奧康諾先生選來刊載在本書前面的一段話摘錄出來，因為我們認為這段話有一再重複的價值：

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擁有關於石油各方面的一套專門理論。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和石油所提供的力量緊密地連在一起。但是由於毫無根據的論點、官方的沉默以及百分之百的假仁假義等情況摻雜一起而把這個問題搞得模糊不清，因此，對於石油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很少有人像美國人知道得這樣少。

這不是出自一個怒氣沖沖激進派口中的咆哮，而是保守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發出的嚴肅的呼聲。

誰應該對這些“毫無根據的論點……以及百分之百的假仁假義……而把這個（石油）問題搞得模糊不清”負責呢？說實在話，不是石油工業自己還有誰呢？因為石油工業通過一切用高價進行大規模宣傳的辦法，影響了公眾的耳朵和思想。

並不是說在美國就從來沒有人打算過從消費者和工人的角度——即從公眾利益的角度——來提出一些關於石油方面的事實。曾經有過關於這方面的著作。這些著作中有些已經在美國歷史記載中博得應有的好評。它們是：亨利·德馬斯特·勞埃德寫的“共和國的財富”（1894年）以及整整十年以後伊達·塔貝爾寫的“美孚油公司的歷史”。20年代有喬治·斯托金寫的“石油工業和競爭制度：關於浪費的研究”（1925年）。30年代有梅隆·華特金寫的“石油：固定還是永存”（1937年），和威廉·凱姆尼茲爾寫的“壟斷的復活：評述美國石油工業的經濟活動”（1938年）。新政快結束時，在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協助下，出版了很多和石油工業經營有關的敘述性和分析性的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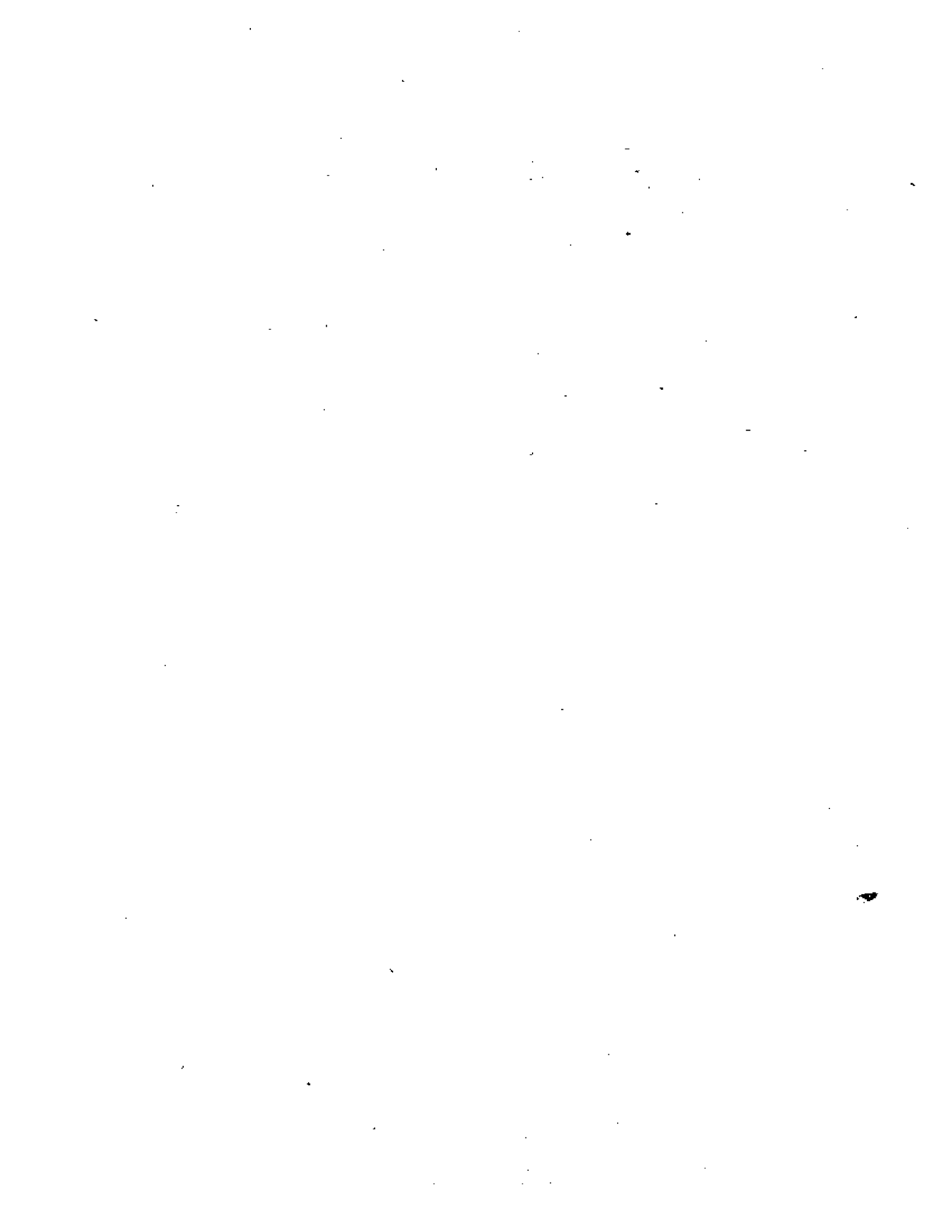
不過最近幾年來這類卓越的批評性著作已不多見了。石油公司的發言人可以暢所欲言，幾乎沒有人反駁他們。而同時，石油工業的規模和豪富已經發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對人民群眾來說，

結果是一無所知，就像“紐約先驅論壇報”所感慨地指出那樣。

十分明顯，本着過去偉大批評家和革新家的那種精神來對石油工業重新作一番調查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我們相信，這正是哈維·奧康諾在“石油帝國”中所做的事。

我們兩人，即下面的簽名者，在歷史和經濟方面有過很多寫作和教學經驗。我們相信，當我們看到頭等作品的時候是能辨認出來的。“石油帝國”完全屬於這類作品。本書是根據廣泛的第一手材料和精密的研究寫成的，是一部敘述簡潔和明白的傑作。只要有足夠的美国人肯閱讀和研究這本書，那我們就會由對“石油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得最少而變為知道得最多。

李·赫伯曼  
保羅·斯威濟  
1955年10月於紐約



# 第一部 石油工業的範圍

---

## 第一章 对权力的控制

美国石油工業是在十家資產有十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控制之下。这十家公司中無論从規模和权力而論，都以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最为巨大。它是一个無孔不鑽、無所不知的万能公司，它除了对自己外，不对任何人負責。甚至它的主人——股東們——也都以敬畏的眼光注視着这个金光灿烂的新澤西，因为对他們來說，公司是碰不得的。它只对自己負責，而不去理会股東們的指示；股東們只能批准“公司”制定好的決議，信任公司自己任命的董事会的智慧，相信他們的紅利一定会到手，就像相信死亡和納稅是無可避免一样。

30年前，它的創始人約翰·洛克菲勒一个人体现了这种权力。他的承繼者，新澤西的董事們則默默無聞地被淹沒在他所創办的巨大帝国的汪洋大海中。

新澤西的每年約60亿美元的收入比加拿大政府的每年收入还要多，比它的富饒的拉丁美洲附屬国——委內瑞拉的收入大五倍。如果不把極少数几个国家計算在內，那么它每年五亿美元的利潤要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全年稅收还要多。

美孚油公司就像九头蛇一样，当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把它的头砍掉后，新澤西公司作为美孚油公司中的一个公司，就像九个头中的一个头一样，从母体中分离了出来。新澤西在中西部的兄弟公司，印第安納公司，有它一半那样大，計有資產20亿美元以上，它的紐約伙伴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和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都是在資產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行列中名列前茅的大公司。



圍繞在這些大公司周圍的是六家非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城市服務公司、辛克萊公司、菲利普斯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它們都是資產在十億美元以上大名鼎鼎的公司集團之中的成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公司。在100家最大的製造業公司中，石油占20家，在這100家公司的總資產中，石油公司占三分之一，即大約230億美元。在17家資產有十億美元以上的製造業公司中，十家是石油公司，而新澤西在所有這些公司中又是最大的公司。

上述公司中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許多分公司聚集起來的——新澤西就有300多個分公司——，這些分公司在全世界經營業務，在窮鄉僻壤的地方生產石油，向一切需要它們貨物的人銷售貨物。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這些大公司是難分彼此地交織在一起的。得克薩斯公司、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合資經營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即阿美石油公司），它們獨享了埋藏在阿拉伯沙漠底下的石油的權利。以上這四家公司以及海灣公司，是國際財團中的美國成員，它們曾取得40%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股分\*。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共同擁有巴林石油公司，控制了這個波斯灣島嶼上的石油資源；它們還擁有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在東印度生產石油并向世界各地銷售這些產品。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合資組成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在東半球生產和銷售石油。海灣石油公司挑選了一個外國伙伴——英伊石油公司——來共同控制那天方夜譚上的奇異王國科威特，這裡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足和最集中的油田。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法國石油公司聯合控制着伊拉克的石油生產。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單獨控制了克列俄和拉哥兩家公司，這兩家公司幾乎生產和提煉委內瑞拉石油的半數；它同海灣

\* 英伊石油公司自從國際財團重新調整它在伊朗的資產後，已更名為英國石油公司。它最初被稱為英波石油公司。本書稱該公司為英伊石油公司。

和壳牌两家公司一同控制了委內瑞拉的石油生产的99%，而它是这里面的主要伙伴。得克薩斯州不过是它的另一个殖民地，它的分公司汉波尔公司在那里就像总督一样作威作福。

这些公司在美国外交事务方面所占的优越地位是由于它們在海外有大约51亿美元的投資——占美国国民海外总投資的20%①。这类投資近几年来增长得特别迅速，在1943年还只有14亿美元。几乎所有扩大了的投资都投在波斯灣一带、委內瑞拉和加拿大。

这些交織在一起的公司控制着除苏联以外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石油資源。如果說这些公司的行动不是协调一致，它們之間沒有互相諒解的融洽情况，那就等于否認它們在联合企業中有公开結合这回事。人們曾經用“卡特尔”这几个刺耳的字来形容它們的联合；它們对此表示否認，但是它們的生产和价格活动在它們的世界範圍內是非常协调一致的。使它們的努力能够协调一致的無形魔掌，决非像美英两国政府这样的巨头所能加以控制的。

同样地，美国石油公司在它們本国内也不承認它們构成了壟断。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主要加油站的价格都是相同的，不过对此它們辯称，这不过是为了遵守鼓励竞争的法令而已。生产受到控制，这样价格便可稳定，但是对此它們說，这不是它們的命令，而是像得克薩斯铁路委员会这类的調节机构發出的命令。

即使那些独立經營的大公司也不否認它們控制銷售，因为無可否認，在美国出售的石油产品有85%是受它們控制的。但是它們并不定期碰头来規定价格和产量，因為它們已經有了一套經過仔細考虑过的控制办法，因此無需再定期碰头来規定价格和产量。

“国际”公司只有五个——它們是除美国以外資本主义世界主要石油資源所在地加勒比灣和波斯灣的主人。大约有20个左右这样的“大”公司——包括五大公司在內——控制着从油井到加油站的国内市場。在这些大公司的下面和背后，是这些靠私人开发最大的天然財富而获利的人們。在这群人中，最露头角的是得克薩

斯州的百万富翁油井投机商，他們都是狂热搜寻新原油资源的投机者，由于特殊的联邦税收制度——即众所周知的“油井枯竭豁免”，他們很少投机失败。这些人中有：哈罗德逊·亨特家族、赫·尔·克冷家族、肯林特·麦齐森家族和錫德·理查逊家族。他們都是20世紀中叶暴发戶中的天之驕子。这些不劳而获而具有百万财富的洋洋得意的冒險家們，要求控制美国的財政和政治。他們都是些“独立”油商，和他們在一起的还有在石油进口这个麻煩問題上和“国际”公司有磨擦的成千上万的小油商。假若沒有进口石油，国内原油价格甚至还能提高一点；为了把在委內瑞拉和在阿拉伯所賺的利潤同汉波尔公司以及其他国内公司的利潤拉平，并安慰那些不耐煩的独立的原油供应商，像新澤西这些公司也实在費尽了心机。因为国际公司在海外的成本較低廉的石油价格是以得克薩斯成本高的原油的价格为依据的，它們又認為沒有理由过分压低国内价格。

对几个大公司來說，要想对几个主要产油州——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路易斯安那和加利福尼亞——进行政治控制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但是它們却很悠閑地退在一旁讓独立商来干这件事\*。由于地下资源的私人占有制，因此产油地区内的每一个地主对这个共同财产都有自己的一份。这些油商們每年在租金、紅利和支付使用費方面要掏出15亿美元給成千上万的地主；甚至那些目前沒有捞到这笔錢的人也想日后能分到好处，如果到时地質学家發現在他們的土地下面也有石油的話。

由于具备这样巩固的地方性政治基础，有势力的大公司感到很安全。在国际方面，它們發現無論哪一个政党都和它們自己的需要一致；在国内，它們贊成共和党的那套政治，并且利用控制南方各州統治集团的办法，通过民主党的内部来約束不合它們胃口的民主党政策。为了制造能适合它們心意的輿論，它們毫不吝惜地

---

\* 据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1952年的报告，一共有12,000个石油“生产者”。

通过石油工业情报委员会，通过它们自己的“为了永久名誉”的广告，通过津贴各学校、各大学、舆论制造者以及通过和农民有接触的机构及其他人民中的重要分子等办法，来实现它们的目标。

因此，无论在困难时或顺利时，这些有势力的大公司总能保持自己的利润。所有的小风险都免除了。它们只有一种满布阴影的危险是无法克服的——那就是站起来了的人民、民族和崇高的理想。它们利用它们政府中的公共财富来坚决地对付这种危险，不断扩充军备，一直弄到全世界人民都在这种负担下辗转呻吟。

## 第二章 石油的四个时代

在 19 世紀初期，人們用蠟燭來照明。由於很多人能夠買得起鯨魚油，新貝德福城就發達起來了。從石縫中涌出來的石油是由於它在醫藥上的價值而著名的，但價格昂貴，不能廣泛的作照明之用。

官階只是上校但具有單純、切合實際和富有創造思想的愛德溫·德雷克，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光亮。他仿效鑽探鹽井的人的技術，存心想鑽探出曾經弄污許多鹽水井的石油。石油從管子中噴出來，於是有了煤油燈。它在世界上仍然比電力照亮了更多的家庭。

石油的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圍繞着五個人的名字來加以劃分，這五個人有意或無意地把石油分成了階段。在 1859 年，德雷克發現如何從地下汲油，但約翰·洛克菲勒發現如何從石油中賺錢。幾乎在煤油時代一開始時就有洛克菲勒，他當時關心的不是鑽探或生產，而是組織市場銷售石油。他從煤油燈和潤滑油上積累了巨大財富。當 19 世紀末期前後，煤油時代在美國開始消失時，他在銷售方面的地位已非常雄厚和巩固了，因此 1901 年隨着斯賓德托普油田的發現而出現一個新時代時，他幾乎毫不費力地繼續開拓他的輝煌前景。

第二時期，燃料油時期，是由達爾邁廷地方的工程師安東尼·路卡斯開始的——他認為這比原來的“路琪”公式更好些。勘探石油的範圍從西賓夕法尼亞的石油港起，直到西弗吉尼亞和俄亥俄，甚至到更西邊的堪薩斯。勘探家路卡斯相信，在沿墨西哥灣的這些鹽井中可能發現石油。1901 年，他在得克薩斯州比蒙特附近的斯賓德托普發現了巨大的路卡斯噴油井。從斯賓德托普油井以及從附近油田中噴出來的石油數量是如此驚人，以致不但使洛克菲勒

的銷售机构不敷应用，而且还需要开辟新的銷路。得克薩斯的石油开始供应英国海軍之用。这样，以前主要用来制成煤油和潤滑油的原油，現在發現有了主要用途——作燃料；的确，在这个时期初期，直到炼油者發現如何提炼像煤油和汽油这类較輕的产品以前，含有“酸性”的得克薩斯产品很少有别的用途。

当亨利·福特制出廉价和适用的汽車时，燃料油时代就逐漸轉为汽油时代。这一年恰巧是1911年，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解散美孚油托拉斯的一年。事实上由于其他以得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两州石油为基础的几家大公司的出現，洛克菲勒的壟断已告瓦解。最高法院的判决只不过是在法律上宣布应该把非法的联合告一結束而已。

石油工業就是以目前的形式在汽油时代中發展起来的，但是目前的价格和生产的管制制度則是經濟大危机的产物，是由于琼勒尔——人們称他为“爹爹”——在聖華倫丁发现得克薩斯油田的惊人發現而促成的。这个油田是美国所發現的最丰富的油田，当时正是經濟危机的时候，这个油田中生产出来的大量石油就在这时候涌入市場。石油工業大有受到泛滥的危險。大公司費了好几年工夫才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1935年这个公式法批准的控制生产的公式开始生效；此后，只要地產石油，只要这个公式能够維持，石油工業就能保證获利。

在这个时代，美国大石油公司的势力遍及全世界，推翻了迄至該时为止的英荷壟断，把它們自己变成了委內瑞拉、中东和远东石油資源的主人。同样地，在这个时代中，石油把煤挤到一边，变成了铁路和公用事業的主要动力来源，同时在兴起的石油化学工業中，它的用途甚至也超过了煤渣。

地下的石油比煤容易开采，也便于使用。石油的儲藏量的确不多，对于現在活着的这一代人說来，它以后可能昂貴到像1859年以前的从石縫里冒出的石油一样。但是对那些靠这行發財的富翁來說，並沒有关系。尽管用吧！汽車、火車、工業和公用事業的熔

爐以及家庭取暖設備等，無論何處都放手用吧，只要這寶貴而無法代替的天然財富能夠通過發出能與熱而變成金元就行。

## 煤油時代

石油的歷史中有半世紀也可以說是約翰·洛克菲勒的歷史，他征服了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工業並把它納入美孚油公司直接控制之下。關於壟斷花樣的形形色色成了人們常談的故事。競爭者或者被收買過來或者被擠垮，立法者和國家官員也被收買過來（許多人被趕下台），法律受到嘲弄，它或者讓某些人不受制裁，或者在偷偷摸摸兜圈子。當情況十分明顯，法律已經不能對這獨一無二的壟斷進行約束時，政府把它分成幾個公司，希望最後終於能找到一種制服這種目空一切的權力的辦法。

洛克菲勒很樂意讓自由企業去冒那種混亂和無法事先加以估計的石油生產的風險，而他自己則把持將石油輸往市場的通道——鐵路或油管。他同各鐵路結成聯盟，然後迫使他們不僅對他的石油運輸打折扣，並且對他的競爭者運輸的石油也要打折扣。當別人開始修建油管以躲避他的勒索時，他就把油管全收買下來，以便保證從西賓夕法尼亞州起流向海岸的全部石油都完全受他的控制。

在德雷克發現石油以後的第三年，即1862年，洛克菲勒開始第一次向石油方面投資；1865年，他組織了第一個石油公司；1870年，他把這個公司與哈克奈斯工廠和富萊格勒爾工廠合併，成立美孚油公司。此後他向紐約煉油廠方面發展。從聖路易到波士頓這條路上，他的運油車把煤油賣給各雜貨商，有時他認為為了擠垮其他煤油銷售商而必須對零售業進行控制時，他甚至還出售雜貨店。

洛克菲勒是既殘忍——正如他的敵人狠毒地咒罵他時所描繪的那樣——而又很善於同人合作。他不是一條孤獨的狼，而是一群狼中的領袖，下列各大家族都擁有億萬財富的這一事實證明了這點，這些家族中包括：哈克奈斯家族、富萊格勒爾家族、普拉特家

族、罗吉斯家族、怀特奈家族、派尼家族、阿奇博耳德家族和貝福德家族。一般來說，洛克菲勒总是对一个竞争者先答应付出價錢来收买他的企業，只是在后者不願接受的情形下才把他搞垮。如果所付的这份價錢是美孚油公司的股票，而这位过去的竞争者又能抓住这份股票不抛售出去，他就会变成超过他淘金梦中所梦到的那样的巨富。他的繼承人也是如此——只要他們和美孚油公司都活着不死，情形总是这样。

### 燃料油时代

洛克菲勒壟断的告終是由于他在技术方面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所致。他很討厭生产上的各种浪費，同时他也决不干那勘查的冒險事業。只有当原油已从地下开采出来可以送到他的炼油厂去提炼时，才使他对石油發生兴趣。当生产中心向西轉移到俄亥俄、印第安納，以后更越过密士失必河到堪薩斯的新油田区时，美孚油公司逐渐在生产方面改变了它的方針。但是，在紐約的美孚大亨們从来也沒有听說过有个叫路卡斯的人。他是个专搞金矿和盐矿的鑽探者。他在得克薩斯的比蒙特附近的荒凉湖沼地带搞到一紙別人不要了的租約。他們并没有太考虑得克薩斯州，因为有一个美孚油公司的附屬机构在出售煤油时曾因違犯反托拉斯法被逐出得克薩斯。

从1900年至1901年的冬天，路卡斯用他的旋轉机在一个山坡上鑽矿。鑽到575英尺深时，他把他所能搞到的錢都用光了，他于是向匹茲堡一家名叫格非—盖萊的石油公司的約翰·盖萊求助。盖萊对这个油井很感兴趣。1901年1月10日，这个路卡斯噴油井轟隆一声冒出油来了，把1,000英尺长的管子和鑽探工具冲到200英尺高，起重機也搞坏了。斯宾德托普油井在被封閉以前，每天差不多能噴出大約100,000桶石油。尽管有50名警衛員努力防止人群进入这可怕的危險地带，火灾終于爆發并且把油池都燒光了。



一个产量大的油井大概不致使历史进程有所改变，但是这个油井的确是在美国大陆开采出来的油井中产量最大的一个。格非—盖莱能够出得起鑽井、灭火和封閉油井的費用，但要替这个大得惊人的产量找到銷路却非他們力所能及。显然只有美孚油公司才有能力来吸收和銷售这些石油，但这家匹茲堡公司又不願和这帮紐約人打交道。因此，代表格非—盖莱公司一半股分的約瑟夫·格非轉向西宾夕法尼亚的首富安德魯·梅隆求助。这位梅隆就是匹茲堡的梅隆家族的头子。梅隆作为一个金融家是懂得石油的。他的家族不顧洛克菲勒的反对，首先修建了那条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直达海岸的“新月油管”。美孚油想要收买这条油管，但立法当局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收买竞争者的油管綫。然而另一届立法会议却很够交情地取消了这条法律，于是梅隆就把它卖给美孚油公司賺了一笔大錢。

当格非把他的斯宾德托普問題提到梅隆面前时，这位銀行家显然認為根据过去的經驗，他可以在必要时把自己的东西按有利价格出售給美孚油公司。梅隆在格非的黑色富源（即石油——譯者）上作了一次投机生意。格非約得到了 750,000 美元和 70,000 股新格非石油公司的股票，路卡斯得了 400,000 美元，而梅隆家族在抽出一部分股票給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客和朋友們以外，自己还保有了 1,500 万美元股票中的 40%。

由于得克薩斯州的政客似乎还想發更多的財，于是格非便把在斯宾德托普的一个租契卖给斯温尼—霍格辛迪加。季姆·霍格曾作过州长，并且具有那种始終保持着的得克薩斯幽默感，他給他的女兒取了伊瑪、尤拉和希沙等名字。格非后来这样分析道：“那些日子，北方人在得克薩斯并不很受尊敬。霍格州长在那兒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我要把他拉到我这边来，因为我当时要在得克薩斯大量投資。”

由于这一張租契就产生了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这个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格非企業的繼承人——就成为非美孚系統的主要

公司。

第三个大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也是从这个斯宾德托普产生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叫“伦敦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它的专业由它的名字就可看得出来；它最初是靠经营从海壳做成的真珠母起家的。它愿意把任何商品运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甚至运得克萨斯的石油也可以。因此壳牌同格非签订一项合同，规定在以后20年内买进450万桶石油——绝大多数系供给英国海军的需要——买价是美金二角五分一桶。那时这合同还算好，但是，当油价上涨到三角甚至三角以上一桶时，这合同就使格非公司有破产的危险。安得鲁·梅隆在他到伦敦去的一次旅行中居然把这合同给修改了。那时，壳牌已经搞到油船，而且很有决心要从事于石油生意。此后它同荷兰皇家公司合并，成为世界石油界的一家很重要的企业。

斯宾德托普的确是最大的油田。人们从东部石油产区的各个角落，也从中部的新产油区争先恐后地来租地、钻井，渴望发财和发行股票。波蒙特这个地方转眼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得克萨斯产米的城市变成了一个世界石油的中心。

由于得克萨斯出的石油比较浓，含有沥青、硫黄和酸性，因此拿提炼东部出产的淡原油的办法来提炼它是完全不适用的。似乎不可能把这种油炼成一种好煤油，它也不适宜作润滑方面之用。除了在工业和轮船方面用作烧锅炉的燃料油外，它并没有别的用处。它的价格比宾夕法尼亚的产品低得多。由于那时所用的是原始方法，不久这些大喷油井的气体压力就白白地往空中飞散了，等到用抽油泵来抽油以后，产量很快就从每天100,000桶的惊人数目下降到小得可怜的水平。此后又有一阵寻找更多的喷油井的狂热，可是这些喷油井很快地也就枯竭了。在这产油量忽高忽低的情况下，石油的价格变化得很厉害；在几个星期内，它能从五角一桶跌到一角一桶，等到另外有一个喷油井完全枯竭时，价格就又上升。在1902年，小贩们以五分钱一桶的原油在街上叫卖。难怪洛克菲

勒恨透了这种做买卖的方式。

对梅隆家族来说，这个情况也变成一种可怕的征兆。他们刚刚发行了400万美元的债券，可是他们自己的专家——年轻的威廉·梅隆——却针对格非的营业情况向他们提出了一份颇为悲观的报告。因此，安德鲁·梅隆和他的侄子急忙赶到百老汇大街26号（美孚油公司在纽约的地址）同美孚油公司的大亨们亨利·罗吉斯和约翰·阿奇博尔德面谈这些事情，希望摆脱掉这个得克萨斯问题。

当罗吉斯听到梅隆诉苦的时候，他似乎有些高兴。当美孚能靠收买、提炼和销售原油而大赚其钱的时候，它情愿把这些问题留给像梅隆他们这类的人。此外，罗吉斯提醒梅隆说，美孚（由于它的销售技巧）刚从得克萨斯被赶了出来，因而洛克菲勒先生将永远不再向得克萨斯州投入一毛钱的资金。实际上他那个“永远不”也并不算太永远，不过当时对梅隆不得不如此说罢了。

但是这情况的结果是，使梅隆交了好运，而美孚油公司却非常倒霉。它迫使格非石油公司变成第一个“综合的”石油公司，把从勘探一直到销售过程中所有的产物都归自己来处理。这样，就放弃了美孚的老公式，并创立了一个成为新时代最基本的新公式。这些匹兹堡的银行家（即梅隆家族）逼走了格非（据格非说，“他们把我赶了出来”）并把他的公司改组为海湾石油公司。本来他们倒情愿用“得克萨斯”这个名字，但霍格—斯温尼辛迪加已先采用了它，因此梅隆就采用那离得克萨斯最近的海湾作为新公司的名字。

海湾石油公司扩张到原属印地安人的领土的新油田地带，那里的石油质量比较好，而且供应量也比较稳定。不久俄克拉何马就变成仅次于加利福尼亚的主要产油州，而大家对变化多端的得克萨斯油田的兴趣便大大减少了。

## 汽油时代

早些时候汽油是一种令人头疼的东西。煤油能卖钱但汽油却

沒有用处。老实些的炼油厂老板把汽油往河里一扔，讓它順流而下；那些比較沒有良心的人則不顧法律的禁止，尽可能大胆地把它摻在煤油里。在美国，煤油起火和爆炸的事故比英国多，因为英国的管理条例比較严格。不过在亨利·福特完成“T型”汽車以后不久，煤油又变安全了。我們主观地选定1911年为汽油时代的开端，这是因为那年美孚的壟断分了家。那时有 619,000輛汽車，大部份汽油是在杂货店門前用手搖的抽油泵出售。到 1980 年，已經有 2,300 万輛汽車，同时石油工業也給自己开辟了銷售汽油的市場①。

汽油意味着石油公司的暴富，特别是那些在西部有新油田的公司。由于石油还得和售价低廉的煤炭竞争，因此把石油供給輪船和工業作燃料之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获利很少的生意。但沒有东西能跟汽油竞争。它的价錢是运输業方面担負得起的。十几个規模相当大的綜合公司得到西南部新兴大油田所获得的利潤的支持現在已成长起来。这些大油田都是当美孚还握有壟断权时逃避了美孚的控制的。那个大胆搞股票的道赫台由于他在东部的許多公用事業公司需要石油和煤气，于是就把那还站不大起来的城

\* 主要产油州情况如下：②

宾夕法尼亚	1859—1894
俄亥俄	1895—1903
加利福尼亚	1904—1915
俄克拉何馬	1916—1918
加利福尼亚	1919—1920
俄克拉何馬	1921—1928
得克薩斯	1929—

自从 1880 年起就成为一个主要产油州的加利福尼亚，在地理上和經濟上都是跟美国其他工業相隔离的。因为距离的緣故，加利福尼亚的石油在太平洋沿岸銷售，从經濟观点来看这些地方是无法获得来自洛机山以东的石油的。在 1911 年美孚分家以后，加利福尼亚的美孚油公司就繼承了这个托拉斯的西海岸的业务。加利福尼亚州較小的公司，如联合石油公司是繼續保持独立的，而其他公司后来都被紐約美孚油公司（通用石油公司）、海濱石油（联合石油公司）和辛克萊—城市服务公司（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等所合并。但在过去的 50 年內，洛机山以东的地方所用的大部分石油都来自堪薩斯、俄克拉何馬、得克薩斯和路易斯安那等州。

市服务公司扶植起来。那个工业界的孤儿哈里·辛克莱由于采用了有些人认为是不“道德”的办法成立了他的统一石油公司；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是以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在得克萨斯北部狭长地带的许多大煤汽油田作为它自己的基础；比较小的公司像斯克莱和中部大陆石油公司也分享了美国中部市场的一部分。

在东部曾设法渡过壟断时期而幸存下来的两家小公司——太陽石油公司和精炼石油公司也得到了扩展；在西海岸的美孚势力范围内，联合石油公司获得了一个立足据点，同时壳牌也乘机而入。

但是美孚还依然存在。它在从密士失必河到大西洋之间的富庶区域内在炼油和销售方面仍然是一家极占优势的公司。它的对手们以美国中部和西南部的新油田为基础，但他们还得要在大部份美国工业集中所在的北部和东部这个重要市场方面打开一条生路。

在1911年以后的汽油时代，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这个核心公司在紐約以南的大西洋海岸地带保有它的势力；被称为“索康尼”的紐約美孚油公司则在紐約和新英格兰一带最有势力。那较小的大西洋提炼公司、海濱和真空等公司在沿海地带维持着它们特有的市场。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在不算俄亥俄州在内的中西部市场占据着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俄亥俄美孚油公司在销售方面和俄亥俄石油公司在生产方面都以俄亥俄州为其势力范围。大陆石油公司在洛机山地区占优势，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则在沿着西海岸一带占优势。

这些公司竭力想搞到它们自己的原油供应来源。印第安納美孚扩张到西南部和洛机山地带是特别惊人的。它提议合并梅隆的海灣石油公司的产业，但那时已经太迟了。于是它就转而收买了爱德华·道赫尼的泛美石油公司和这公司在墨西哥灣沿岸和在墨西哥的产业，也收购了一部分辛克莱公司的产业。新澤西美孚一反洛克菲勒“永远不”在得克萨斯州花一文钱的誓言，收买了该州的汗波尔公司的股份而变成西南部最大的产油公司。它因接办怀俄

明州的公司而在洛机山地区变得重要起来了。紐約美孚由于收买木蓮石油公司而得以插足于得克薩斯州。

到1930年，美国当前石油帝国的各势力范围就已划定了，它的构成在过去25年沒有显著的变化。約有20家公司在石油帝国内获得“大公司”的地位，虽说其中較小的几家，就其規模來說还是極为地方性的公司。确实，只有得克薩斯这一家公司能够自称它在各个州都出售石油；但把美孚的各公司通通加起来看，它們仍然能席卷全国，如同过去它握有壟断权的时候的情况一样。除了它們外，也許只有五家公司——得克薩斯公司、海灣、辛克萊、壳牌和城市服务公司——可以說有把石油分配到差不多是全国范围的便利条件。

在20世紀的20年代里，这20家大公司似乎有了永远繁荣的保証。但当琼勒尔“爹爹”在东得克薩斯的油井出油时，这种前景就突然中止了。

### 生产受“限制”的时代

琼勒尔只是另一个狂热的寻找油田并想靠开采石油致富的冒險家。随着鑽探已深入地下而他的錢又已花光的时候，他就停止了。然后他出卖另一張租讓契約，再借点錢，又开始鑽探工作。1930年10月9日，他在深达3,000英尺的地方鑽出了油。跟斯宾德托普完全不同，它的每天固定产量只不过300桶——但它是目前这个石油时代的开始。<sup>③</sup>

不久即証实寬达2至6英里和长达40英里的东得克薩斯油田是个巨大的高級原油油田。对这块油田的貯油量的估計逐年都有惊人的增加，現在估計它的貯藏量最少有60亿桶——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油田。

假若这是琼勒尔“爹爹”交好运的日子，那末这也正是各大公司万分倒霉的日子。尽管它們在地球物理学家身上化費了百万美金，它們还是把东得克薩斯油田給漏过了。等到它們挤进来搶夺

油田时，它們發現油田是由許多小戶农民所分別占有的几千塊小土地，更糟糕的是还有上万塊地段是屬各城鎮的公地。这是一塊屬於“穷小子”們的油田，許許多多乡里乡气的家伙和那些大公司都一道赶来搞鑽探。穷小子們和大公司一样，造成了石油生产史上最浪費的时期。他們都受到夺取油田規律的鞭策，那就是：在邻人夺取你的油田以前，先把他的油田給夺过来。由于这个国家已由危机阶段进入了大蕭条的时期，这就使这种困难的局面更加复杂化。由于用人們所能想到的最莫明其妙的办法都能成功地开采石油，那洪水一般的石油就恰好在需要量最小的时候流入了市場。

廉价石油大量地供应了成百的“咖啡壶”式的小炼油厂，使那些大公司煞費苦心建立起来的价格制度受到了威胁。几乎任何人都能搞个油井来鑽一鑽，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搞个炼油厂来提炼汽油也并不用花很多錢。由于廉价汽油洪水般地流入城市，受蕭条打击的汽車主人为了他們的老爷汽車在汽油方面可省下一笔錢，倒是很高兴的，他們毫不考虑汽油的商标牌子这回事。

現在大公司的問題是：如何改善东得克薩斯州火热的单干經營方式并且恢复对市場的控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民兵用武力来封閉油田，全国工業复兴总署制定了一些法令規章，康納利关于“非法石油”的法令禁止了东得克薩斯的不合法的石油生产。等到油田最后被封閉的时候，州政府方面制定的那些按比例分配的法律就起而代之，一切便都按照法令制度来办事了\*。

大公司好容易才“封閉”掉这些油田并把产量减少到只占它潜在量的一部份，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来临了，石油的需要和利潤都因而有所增加。在东得克薩斯州所施行的法令規章变成全国性的范例。这个范例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成功地經歷了大大小小、冷冷热热的斗争，也遭到了交还油田的处置，国会的調查，以及受到石油工業銷售方面的小人物們的哭訴等等。到1955年，石油工業已进入空前未有的佳境。

\* 參看第六章“保存”，該章对限制生产的經過有詳細的說明。

### 第三章 大公司和小公司

石油業的公司中包括从像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那样的大企業，一直到地方上的小公司。这些公司中有的拥有几套鑽探設備从事生产，有的拥有批發石油产品的大銷售站或几家零售站經營銷售業務。根据石油業中有着不少小戶这一情况，美国石油研究所得出推論，証明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据它統計，一共有 20 万个左右私人企業为了想賺取消費者的錢而互相排挤着。

石油業中有一条很起作用的分界綫，一边是这些拥有巨額海外投資的公司，另一边是这些多少要依靠国内油井的公司。另外还有一条分界綫，把那些将生产、提炼和銷售“合在一起”的公司同那些只对石油工業中的某一方面感到兴趣的公司划分开。無論在分界綫的哪一边，都有不少公司只从事生产或銷售業。从事生产者通常取得巨額純利，因为它们并不經營获利較少的銷售業。另一方面，有些公司，例如肯塔基美孚油公司，就只从事銷售業；許多生产公司只要从事十分之一的生产，就能获得和肯塔基美孚油公司一样或甚至还要多的利潤。

以資產和利潤計算，石油業中名列前茅的是这些“国际”石油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大公司的行列中还有其他独立經營的綜合性公司，例如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辛克莱公司、菲利普斯公司、城市服务公司以及其他主要依靠国内生产和依靠購買国外原油的公司。\*

列在大公司名单最后的几家公司为了生存而斗争得很激烈；在这里，当它們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你吞我并成了家常便飯。

\* 大公司名单見第44頁，附有資產、毛利和純利數字。



在俄克拉何馬州，这种合并的趨勢最为显著。陽光石油公司吞并了巴恩斯道尔公司，現在又和中部大陆公司合并了；克一麦克基公司接收了深岩石油公司；德比公司同科罗拉多石油和煤气公司合并了；芝加哥公司收买了强普林公司。另外一些小的公司正在被大的公司吞掉；辛克萊公司最近吞并了美洲共和国公司；大陆公司接收了克比公司。一月又一月，大公司一面吞并着小的生产商和小銷售商，一面始終密切注視着司法部和国会的动静。

###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自封的正式名称是“美孚油公司（新澤西）”，它是1911年解散了的老美孚油公司的主要繼承者。这个西方世界的怪物，这个控制着来自东西方最肥美的油田的石油洪流的龐然大物，它的伸长了的魔爪所搜刮的收入在全世界各公司中雄居首席，但是它本身却既不生产也不提炼，既不运输也不銷售一滴石油。它已龐大得不能去管这种日常事务了。

“澤西”（它这样安閑地称呼自己）只是从事控制、思考和策划。掌握着322家（据最近的統計<sup>①</sup>）公司的控制权，真不是简单的事情。当它控制下的有些分公司像汉波尔和克列俄等公司本身就屬於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列的时候，思考和策划就变得甚至比控制更重要了。

要想只用几句话来描写这样一个公司，本身就犯有大逆不道之罪。有一大群学者，在50万美元支持之下，正在进行工作，为“澤西”編写历史，預料这部历史将有四巨册，另外还有一巨册是汉波尔公司的历史。<sup>②</sup>哈佛商業学校的格拉斯教授和他的19个助手已經工作了七年。这使人想起路易斯·卡罗尔的这首诗：

要是七个女僕拿了七把扫帚，  
到現在已經扫了半年，  
你認為，矮胖子說，

她們能不能扫得干淨呢？

木匠說，我很怀疑，

并且流下了一滴同情之泪。

不过他們努力的成果，比起单人匹馬敢于希望来描写美孚油公司和它的行为的人們(亨利·德馬斯特·劳埃德、伊达·塔貝尔和其他等人)的作品，当然要更富于历史价值。

澤西通过它的附屬公司，經營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石油業买卖，这些附屬公司在 155,000 雇用人員的帮助下在全世界各地經營石油买卖。澤西自己很客气，只雇佣了 1,300 人，而且能够把这些入舒服地安置在紐約洛克菲勒广场 30 号的几層楼里面。澤西的領導人物掌握下列几家公司的情况并为它們进行思考和策划：

由它掌握 87% 股分的汉波尔石油和炼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原油生产公司，經營着美国最大的炼油厂(在麥斯頓附近拜湯地方)。

由它掌握 95% 股分的克列俄石油公司經營着在委內瑞拉境內获利丰厚的油田。

由它掌握全部股分的埃索美孚油公司，在大西洋海岸提炼和銷售石油。

由它掌握全部股分的卡特尔石油公司在洛机山中，主要从事生产和提炼。

由它掌握 70% 股分的帝国石油公司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石油公司。

由它掌握全部股分的拉哥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沿海衛屬阿魯巴島上，經營着南北美洲最大的炼油厂。

由它掌握 50% 股分(其余 50% 屬于通用汽車公司)的乙基公司生产避震用的混合油。

由它掌握 30% 的股分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是广大的沙特阿拉伯油田的独家經營公司。

由它掌握 50% 的股分(与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共同拥有)的

美孚真空石油公司在远东从事生产，并在东半球推銷。

誰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主人？如果回答說，它的主人是拥有 6,500 万股普通股分的 297,000 位股东，这句话好像回答了一切，但实际上一点也沒有說明問題。当老美孚油公司解散的时候，据说洛克菲勒家族拥有 25% 的股份；在 1939 年最后一次向公众公布数字的时候，他们拥有的股份是 14.52%。在 1939 年，爱德华·哈克奈斯拥有整整 100 万股；約翰·小洛克菲勒有 1,715,722 股；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有 1,037,505 股。<sup>③</sup> 新澤西公司自豪地说，它的 71% 的股东每人所握有的股份都在 100 股以下，而临时国民經济委员会 1939 年提供的数字表明，47% 的股份是握在 100 个最大股东的手中，而这 100 人中，大多数是最老的洛克菲勒和他的一帮伙伴們的后裔。

誰控制着新澤西公司？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洛克菲勒家族。老牌冒險家無数子孙所关心的不是管理而是紅利。只要紅利是令人滿意的，为什么要去为管理操心呢？

回答是，沒有哪一个人控制着新澤西公司。它太龐大了，龐大到無法想像一个人会能够或者甚至願意去控制它。新澤西公司是由一些經理們集体管理的，它可能是苏維埃政治局之外的最强有力的集体领导。这个集团挑选它自己的成員，而且全部是从各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中挑选出来的。这个气派十足的董事会是不容許任何外人参加的——沒有一个銀行家，沒有一个供应商或雇客的代表，甚至也沒有一个股东的代表可以参加。它也沒有一个高于一切的人物。它的董事长和總經理不过是很多地位相等的人中的最重要人物，而且人們大多甚至不知道他們是誰。“弗布斯”杂志曾經在商業界中举行过一次測驗，結果受測驗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能够說出一个新澤西公司领导人物的姓名。<sup>④</sup>

新澤西公司是为数不多的設有大权独攬的董事会的大公司之一。近年来曾經有过坚决的斗争，要求最少讓一个股东的代表参加董事会，只是为了独立地观察一下事情的經過。但是結果沒有

成功。“我們認為”，路易士·基尔培特和約翰·基尔培特在关于1952年公司會議情况的报告中說，“無論董事会如何完善，現在已經出現了太多的实际管理企業之外的問題，因此不能讓这种大权独攬的董事会再繼續存在下去。专制制度可能有它的好处，但是它总是一个专制制度，除非股東們有权推选他們自己的董事参加董事会，来决定股票的特权买卖、薪金、生活津貼、养老金以及类似的問題。”<sup>⑤</sup>

如果說股東們要有代表出席新澤西公司的董事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的要决定總經理的薪金，那末他們对此实在不应有所抱怨，因为澤西公司的董事長年薪只有213,000美元——这个数字如果同通用汽車公司1952年付給查尔斯·威尔逊的581,000美元相比以及和杜邦總經理所得的503,000美元相比起来是够吝嗇的。

新澤西公司的人也許可以帶有哲学气味地回答說，他們的公司已經接近于一个神秘的整体，私人的名利同他們是不相称的。讓通用汽車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查尔斯·威尔逊之流領取巨額薪金、到华盛顿去接受虛榮的政府使命和享受荣华富貴去吧！新澤西公司的人太忙了，不能把他們的時間浪費在次等重要事情上面。讓杜魯門之流、艾森豪威尔之流、威尔逊之流、霍夫曼之流和福特之流去执行那些使命吧；澤西公司自己只想致力策划那些使命所必須遵照执行的条件和情况。

澤西公司董事会中的14位了不起的董事自己推选出5个人来組織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天都要举行會議。但是这14个董事中任何人只要自己願意都可以参加开会。董事会每星期举行一次全体會議，但是很难得14位董事同时都出席。很多董事四散在各地，例如在远东、阿拉伯、委內瑞拉或者得克薩斯，每个人都在执行着董事会委托給他的特殊任务。

董事会的側翼是調节委员会，由各部門的領導人物組成——其中包括生产部、油管部、海运部、提炼部、銷售部和經濟部。調节

委员会负责分析事实，并为董事会拟订计划。从调节委员会委员中间可能产生出未来的董事。

董事长到 1954 年为止是弗兰克·阿勃拉姆斯，是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人，他对群众关系很关心，热切地希望全国能够了解泽西公司并对它有正确的看法。现在的董事长是前任总经理尤金·霍尔曼，一个体格健壮的得克萨斯州人，由于他以前在汉波尔公司做过事所以对业务很熟悉。

董事会工作的成果，概括地表现在 1954 年泽西公司利润来源的数字上：

克列俄公司(委内瑞拉)	226,858,000 美元
汉波尔公司(得克萨斯等地)	107,219,000 美元
帝国公司(加拿大)	42,993,000 美元
埃索美孚油公司	31,274,000 美元
国际石油公司(拉丁美洲)	21,044,000 美元
其他附属公司	95,450,000 美元

赚钱多的现在是在石油生产方面，尤其是在国外的石油生产方面。例如，在 1950 年中，新泽西公司所获利润的四分之三是从原油来的，而原油利润的三分之二是从像克列俄等这些国外的附属公司来的。在 1954 年总利润 7 亿 1,900 万美元中，克列俄的利润是 2 亿 4,000 万美元，占收入的 33%。汉波尔公司获利 15%，而只从事提炼和销售的埃索美孚油公司只有 3.5%。下列事实突出地说明了国外生产所获得的特别高额的利润：泽西公司近乎一半的利润是从拉丁美洲、主要是从委内瑞拉得来的。

这些考虑说明了为什么泽西公司对于美国对外政策这样深切关怀。谁在掌管对外政策，是艾奇逊还是杜勒斯，是卢特、休士、斯汀生、贝尔纳斯、还是马歇尔，这关系不大。无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都是为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工作的，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控制着世界上最敏感、最具利害关系和最重要的商品——石油——的那些公司服务的。没有石油，海军和空军都寸步难移。

應該向查爾斯·威爾遜和通用汽車公司表示歉意，現在要這樣說才對，即什麼是對新澤西公司有利的，什麼就是美國外交政策所必須奉行的\*。只要人們注意到新澤西公司的董事會是在不斷開會，而且非常集中地在注意外交政策，那末就會知道國務卿只不過是像天空中的候鳥一樣，隨着氣候的變化而來回奔波，而總統的上台、下台也不過是新澤西公司的業務歷程中的小事件。

也許是為了這個緣故，新澤西公司的首腦人物不願屈就政治的職位，無論這個職位如何顯赫。如果美國總統提出第四點計劃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新澤西公司的董事長（尤金·霍爾曼）就能謙虛地說，他公司自己的第四點計劃“只要准許執行，將比任何國家計劃更能提高生活水平”。作為最大的進口公司，新澤西公司願意通過“貿易而不是援助”來向外國貨打開大門。蘇聯對於中東廣大油田的“威脅”並沒有使澤西公司感到不安，它還是處之泰然。在1952年，董事長阿伯拉姆斯為安慰股東們而提醒他們說，“風險愈大，利潤愈多”。當人們問他在中東石油問題上同蘇聯達成協議是否比較好些的時候，他以外交辭令答稱，新澤西公司“服從美國的政策”。<sup>⑤</sup>

是否應該讓在洛克菲勒廣場30號開會的這14個人來規定美國外交政策推行時所必須遵守的條件，是值得懷疑的。但是把控制權從澤西公司的這個政治局手里轉移到國務卿和參院外委會主席等這幫難以加以分類和排列的人的手里，可能是一種沒有把握的冒險行為。至於湯姆·康納利之流、亞歷山大·維利之流、迪安·艾奇遜之流或者約翰·杜勒斯之流是否要比澤西公司的14人的董事會高明一點，卻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但是回想起來，從國家利益的观点來看，這14人的某些決定似乎非常不高明。30年代中新澤西公司與法本公司之間的關係即是一例。對於這件事情的爭論，現在已經變質，成了一個誰欺騙

---

\* 查爾斯·威爾遜曾經說過，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對美國也有利。——譯者

誰的是非問題。新澤西公司自稱是它玩弄了欺騙手段。它自稱，在這兩家公司保證互相交換石油化學加工秘密方案的著名協定這件事上，是它欺騙了法本公司，它又說，它並沒有把任何重要的秘密交給納粹戰爭機器。這次爭論使法本公司的首腦們感到非常不安。根據 1945 年美國陸軍擄獲的文件，法本公司曾向希特勒提出申辯，說他們公司從新澤西公司那里得到情報，如果沒有這種情報，“當時的作戰方法將是不可思議的”。德國國防軍聲稱，由於新澤西公司的關係，它才能夠儲存飛機用的汽油和滑潤油。法本公司也曾爽直地表示英荷殼牌石油公司給它的幫助。<sup>①</sup>

無論新澤西公司和納粹化學企業聯營組織之間關係的真相究竟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新澤西公司決沒有把秘密泄露給蘇聯的化學托拉斯。

###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虽然是兄弟公司，可是研究起来却要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印第安納公司沒有新澤西公司那样广大的海外投資，不像新澤西那样甚至在蘇門答臘、阿拉伯或者委內瑞拉所發生的事情都和它有關係，也不像新澤西那样对世界各地的政策都具有影响。

对一个以芝加哥为基地的公司來說，美国这个美好的老家对于印第安納公司已經足够了。1932 年，它把它在委內瑞拉和国外其他地方的投資售給了它的老大哥（指新澤西公司——譯者）。它对外交所关心的，只限于財庫中所拥有的澤西公司股票上的紅利如何。国务院也許是澤西公司关怀的对象，但是印第安納公司更关心的却是內政部。印第安納公司特別強調指出，它公司中的“所有職員和董事都住在芝加哥或住在芝加哥附近”——这里显然是对华尔街的一个打击。它的董事长罗勃特·威尔逊博士是在商業界中最有名望的石油人物，他在石油的研究方面比之在大企業的資金周轉方面更为精通。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對於新澤西公司所主張的“貿易而不援助”的方針感到很冷淡。它不滿意石油進口的增加，而同美國較小的石油生產公司站在一起，高呼要求限制石油進口。印第安納公司的統計部能夠拿出具體數字來證明，美國至少在今後 16 年內不需要一滴外國的石油——如果不是永遠可以不需要外國石油的話。“如果不是永遠可以不需要外國石油的話”這句話是以印第安納公司苦心經營的研究部所提供的材料為根據的，該研究部正在不斷地實驗從頁岩、煤和褐煤中提煉石油。

印第安納公司的資產是 20 億美元，在石油業中，是在新澤西公司之後第三個資產最巨大的公司，在美國所有製造業公司中居第五位。由於它自願不要國外石油的超額利潤，它在全國利潤最高的公司中名列第 14 位，不過它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要比 12 個阿拉伯還要有利可圖。

印第安納公司除西海岸之外幾乎在全國各地經銷石油。在中西部有它的紅皇冠公司和白皇冠公司；在猶他和愛達荷州有猶他石油公司（即猶多哥公司）；在極南部有泛美南方公司（泛美公司）和泛美石油和運輸公司；沿大西洋海岸有美國石油公司（阿摩哥公司）。斯丹諾林公司為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購買石油和生產石油。

芝加哥附近的懷丁煉油廠，是印第安納公司在北方的最大的煉油廠，它還有其他的大煉油廠在聖路易城和堪薩斯城附近，在得克薩斯城、威湖城和懷俄明州的卡斯帕城也有大煉油廠。

早在 1939 年，洛克菲勒家族擁有印第安納公司股票 13.5%，100 個最大的股東擁有它的股票的三分之一。作為一個中西部的公司來說，它不願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但是早在 30 年代中，約翰·小洛克菲勒卻能把它的首席董事羅勃特·斯蒂華特趕下台，因為斯蒂華特在圍繞着茶壺油田大貪污案的騙局中他曾縱容哈萊·辛克萊和杜亨尼二人。<sup>③</sup>

由於石油公司在賺錢方面不會遭到什麼大冒險，印第安納公司在 1954 年獲得了毛利 17 億美元，純利 1 億 1,700 萬美元。從



1889 年到 1950 年，它已經獲得的純利總額是 20 億 5,600 萬美元。

### 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飛馬牌石油公司)

紅飛馬商標已傳遍全世界。紐約美孚油公司自夸地說，“我們在自由世界中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石油地區都有直接的或間接的投資”。紐約美孚油公司露骨地譏笑英伊石油公司把投資集中在一地的不幸，它說它自己的利益“是按地理分布的，本公司來自任何一個單獨的外國的原油，決沒有超過公司原油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它的生產、提煉和銷售機構遍布世界各洲，西歐一地就有它的五家煉油廠，由中東供給原油。紐約美孚油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聯合一道，經營着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簡稱斯坦維克公司)，該公司在東南亞、澳洲、印度尼西亞、日本、印度次大陸、東非洲和南非洲從事石油業各方面的業務。紐約美孚油公司的國內生產和國外生產大致相等——在美國國內的每年生產量是 9,500 萬桶，在國外的是 1 億零 100 萬桶。它的原油一部分來自阿美石油公司，它是該公司的小股東。

紐約美孚油公司比任何其他美孚公司都更接近是一個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據最近一次發表的數字，洛克菲勒家族擁有它 17% 的股份。它的辦事處仍然在百老匯路 26 號，也就是老洛克菲勒壟斷資本的巢穴。紐約美孚油公司是美國第二家最大的石油公司，在全美國最大的製造業公司中，它名列第四位。

在太平洋沿岸人們稱這個公司為“通用石油公司”；在西南部人們稱它為“木蓮公司”。幾年以前，它從美國最高法院取得了特別許可，准許它與另一個美孚公司，即專門經營潤滑油的真空石油公司合併起來。\*

\* 在 1955 年，“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改名為“飛馬牌石油公司”，大概是為了避免和“真空石油公司”的名字連在一起，因為真空石油公司作為老美孚托拉斯中潤滑油子公司的作用，近幾年來已日益減少了。

紐約美孚油公司的總經理布魯斯特·詹寧斯在石油業中是一個有勢力的人物，由於他的董事會中有葛雷遜·克爾克其人，所以顯得特別光彩。克爾克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

###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

高高柱頂上有一個寫在紅星上的綠色“T”字——這就是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商標。全世界每一個邊遠的角落和美國的一個州都有這個商標。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是在1901年路卡斯噴油井使石油業整個前途改觀之後，由斯賓德托普公司發展起來的。最早開拓得克薩斯州柯西干納的小油田的一位名叫約瑟夫·克利南的賓夕法尼亞州的商人，和前任州長霍格合作，參加經營斯賓德托普公司。他們引起了芝加哥大投機商約翰·蓋茨的興趣。於是，一幫吝嗇而又苦干的開發者，聯合了一些願意冒險干一下的投機家，就使得克薩斯公司發達起來，到1954年便能在美國所有石油公司中利潤居第二位，資產占第五位，在美國所有製造業公司中利潤居第五位。

由於美孚油公司已經控制了工業化的北部和東部，得克薩斯公司不得不在全世界尋找市場，因此它的產品從阿瑟港流向四處，它深入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並滲入除了阿根廷和烏拉圭以外的每一個美洲國家。它沿着非洲西岸向前推進。它通過各附屬公司在非洲的其餘地區、在印度洋沿岸、在大洋洲和西歐各地營業。得克薩斯公司在市場上所占的地位使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建議和它合夥經營。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擁有阿拉伯和巴林島的巨大油田，而得克薩斯公司則擁有遍及蘇伊士以東各地的經銷機構，於是形成了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屬於得克薩斯公司的麥考爾—弗朗第奈克石油公司是加拿大的主要公司。<sup>②</sup>

使得克薩斯公司發展到國外去的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董事長托吉爾德·里伯上尉。里伯上尉因為公開同情納粹而於1940年退休。

## 海灣石油公司

海灣石油公司是美孚集團以外的最老的大公司，其資產在石油業中居第四位，利潤居第五位。它是美國公司中資產在十億美元以上這個集團中的一員。<sup>⑩</sup>

該公司一半以上的股票掌握在 100 個大股東手中，這 100 名大股東中以梅隆家族的后裔及其朋友居統治地位。據最近的報告，梅隆家族中有四個人每人擁有股票 100 萬股或 100 萬股以上，梅隆家族擁有將近 45% 的普通股票。正因為如此，該公司的總部設在匹茲堡。

梅隆財團的這家公司投機的範圍既遠又廣，現在占有着世界上所發現的最豐富的油田，這就是科威特小酋長國——一塊夾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之間的小沙漠。它是和英伊石油公司共同經營這塊地區的。其結果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霉頭成了它的伙伴的好運氣，因為它不得不盡量開發科威特的財富，以彌補在伊朗的損失。在委內瑞拉，海灣石油公司的分公司是孟尼·格朗德公司，它是名列第三的最大產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的生產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以外。

海灣石油公司的橙黃色圓形招牌飄揚在得克薩斯州至密執安州一條以東地區——市場的精華所在——的加油站上以及加拿大和國外許多地方。由於硫磺往往和油田一起發現，該公司在 1934 年從得克薩斯海灣硫磺公司中購得了能以控制該公司的股份。

執行委員會主席德雷克和董事長席尼·斯溫斯魯德屬於石油業中新俸最高的行政人員之列。德雷克在 1953 年的薪金為 347,000 美元，他在擔任美國政府財政部長時期，是安德魯·梅隆在華盛頓的心腹人。海灣石油公司董事會與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不同，它毫無疑問是受股東控制的。梅隆家族對於他們的石油公司的進展很感滿意——這是他們的皇冠上的另一顆寶石，其他的寶石是美國的庫伯爾公司、匹茲堡煤礦公司和美國鋁公司。

## 壳牌石油公司

壳牌石油公司是在美国广泛活动的唯一外国石油公司。壳牌加勒比石油公司拥有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分公司股票的 65.44%。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拥有壳牌加勒比石油公司股票 的 60%，伦敦壳牌运输贸易公司拥有 40%。在这种情况下，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中荷兰股份约占 40%，英国股份约占 26%。该公司在美国发展初期，允许美国人购进少数股票，约占股票总数的三分之一。

荷兰公司的历史与那位大有拿破仑之风的亨利·第特丁爵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特丁爵士原来是一个荷兰籍职员，后来在他把荷兰资本和英国股本合并之后入了英国籍，以便对美孚石油集团进行世界范围的斗争。<sup>①</sup>

壳牌石油公司在生产方面在美国有很大的投资，它在加利福尼亚州、豪斯敦城以及伊利诺州圣路易附近的伍德河城都设有最大的炼油厂。在美国的壳牌石油公司中，英国籍、荷兰籍、德国籍和瑞士籍的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在行政管理方面占着优势。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私人资本开发的时期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委内瑞拉是仅次于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第二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壳牌石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美国发展的过程，曾引起反英情绪，那时有些美国人认为当时在全世界占着优越地位的英荷公司是在企图征服美国市场。有一个时期，壳牌石油公司的目标是要吞并联合石油公司，它是仅次于美孚油公司的最重要的加利福尼亚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在洛赞纳的子公司就是最初在美国中部从事生产的壳牌公司。

当美国的壳牌石油公司有了它自己的董事会时，它的董事长就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弗兰萨斯·霍普伍德爵士，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布罗姆迦顿也是董事之一。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古埃

平，是美国壳牌石油公司所屬壳牌化学公司的董事长。

###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是西海岸最大的石油公司。該公司的资产虽占美国石油業中的第六位，但由于国外投資获利巨大，又由于它是美国第二个最大的生产石油的公司，因此，它的利潤在美国石油業中占第三位。

它的市場包括美国整个太平洋沿岸和两大山脉之間的地區；它在 1945 年侵入大西洋海岸北部地区，造成該地区 20 年来在銷售关系上所發生的第一次混乱現象。<sup>②</sup>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是开辟丰富的阿拉伯油田的先鋒，它允許得克薩斯公司合伙經營，在亚洲和非洲扩充市場。后来，它的老大哥們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要求入股，分別取得了 30% 和 10% 的股份。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公司在沒有得到任何方面支援的情況下經營了巴林島油田；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联合企業也在远东生产石油。它們的市場現在遍布于苏联以外的整个世界。

依靠这些国外財富及其在西岸的优势地位，这家旧金山公司（即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每出售一塊錢美元的貨物就能賺到一角七分錢的利潤。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在取得阿拉伯油田后的驚人發展，反映在它的淨收入上面——1943 年淨收入 3,600 万美金，1954 年为 2 亿 1,200 美元。在这期間，該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生产量沒有变化，而它在东半球的产量則从 570 万桶躍升为 3 亿 2,600 万桶。在东半球（多半是在阿拉伯）的全部淨收入中，它所占的份額在 1954 年是 1 亿 1,700 万美金，而它的賬面投資額只有 2,560 万美金。該公司估計它在东半球的地面上的资产价值有将近 4 亿美金，地下蘊藏的石油財富还完全不計算在內。<sup>③</sup>

## 辛克萊石油公司

辛克萊石油公司能够在石油公司中名列第七，主要是由于它的创办人哈萊·辛克萊有一套猛攻的办法，这套办法有时使人对它的前途多少有点捉摸不定。辛克萊石油公司在过去30年内的兴起，被人认为这是竞争原则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的证明；不过它使用的某些竞争手段带来了茶壶油田贪污案之名，弄得国内臭名四播，辛克萊自己也吃了六个月官司。

辛克萊石油公司由于在俄克拉何馬州进行了冒险的油井投机，大胆地投下了资本，以及由于收罗了“草原石油及煤气”老美孚公司的残余，它在30年代中以“统一石油公司”而知名，也被列在得意公司之列。辛克萊曾经为怀俄明州的一件买卖而同共和党人有过一段结果对各方面都不太好的痛苦经验，因此后来他就倾向于赞成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在这一点上，以及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他和石油业有了分歧，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同国际石油工人工会签订全国性协定的石油巨头。他曾屡次主张修改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工资制度，好让工会能得到较有利的条件。<sup>⑭</sup>

辛克萊石油公司主要是在国内经营的公司，在中部和洛机山地带从事大量生产，它的市场分布很广。在太平洋沿岸，它同石油业中的另一“孤儿”——城市服务石油公司——进行合作而控制着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sup>⑮</sup>

辛克萊石油公司正在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兰进行冒险的油井投资，在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中也有若干投资。它在国内的销售市场（和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一起）遍及除蒙大拿州以外的美国各州。

辛克萊石油公司挤入最大石油公司之列以后，就不再是“孤儿”了。用它的经理斯宾塞的话——斯宾塞曾经在怀俄明州当过牧牛人，也是1954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的所长——，它现在是大企业的拥护者，是“大政府”的反对者。“时代的呼声要求一种也可以

称之为由企业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这种由企业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当然应该由企业的经理部来领导。辛克莱公司已准备并愿意在这一重要的运动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城市服务石油公司

石油業中的另一孤兒——城市服务公司今天在石油業中名列第九位。它是亨利·道赫蒂的非正統投資方法留下来的产物。道赫蒂从提倡公用事業开始，然后轉入天然煤氣業，最后进入了石油業。

城市服务公司的主要方針是瘋狂地投資，在30年代中，它不顧死活地这样干。它旧日的職員对于維持該公司免于垮台有很大的功勞，因为他們購買了該公司的股票，接着就眼看这些股票在“大蕭条”中差不多化为烏有。商人和雇主們也被引誘加入了道赫蒂的一連串投資的計劃。

1944年政府給該公司一个机会去選擇从事公用事業或者从事石油業。它知道哪里錢多，于是就投入了石油業。

城市服务公司基本上是一家在国内經營的公司。它不滿意从国外輸入大量石油。据它的董事长奥尔頓·琼斯說，1953年年初石油輸入量等于国内生产量的六分之一，比1952年平均增加了13%。因此，世界石油卡特爾的成員以怀疑的眼光去观察董事长琼斯在英伊石油公司糾紛發展到高潮的时候在德黑兰徘徊不去的事。英国人怀疑美国人在捣鬼；而石油卡特爾中的美国人則还記得城市服务石油公司曾經参加破坏美孚油和壳牌石油公司对墨西哥进行的抵制。

城市服务公司的主要市場是在美国东部，它在西海岸的代表是它和辛克莱石油公司联合控制下的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它和大陆石油公司合資經營着一家大炼油厂。

##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在各石油公司中著名的，就是它所拥有的从堪萨斯州西部直到得克萨斯州北部狭长地带的广大油田中的天然煤气。这是它能列为美国石油业中第八位的主要原因。它新近达到了资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之列，而且还在迅速上升中。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一年中每天出售 20 亿立方呎的天然煤气，五年之内增加了 50%。在天然煤气制成的天然汽油、各种制成液体的石油煤气(瓶装煤气)、从煤气提炼的制造车胎用的黑烟灰的生产方面，它是走在前列的生产者，它在石油化学工业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sup>⑩</sup>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66种”产品推销在洛机山地带、密士失必河流域和佛罗里达州。它对自己由“乡下小伙子”起家而感到自豪，而且至今把总公司办事处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巴特尔斯镇。但是这并不妨碍杜邦财团以及纽约和波士顿的各大财团的代表来参加它的董事会。

## 太阳石油公司

太阳石油公司在石油公司行列中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比它大12倍)，但是它很突出。有些公司像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很怕抛头露面；其他公司像海湾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则都是在美孚油公司壟断时期结束后才兴起的，可是太阳石油公司却是在洛克菲勒势力最盛的时候也毫不在意地敢于和他较量一番的底子很厚的家庭小公司。不过当时它也实在不像是个公司，也许洛克菲勒那时愿意让他周围存在几家独立的公司，以表明归根到底他只控制着石油业的 85%，而不是 100%。

太阳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是老约瑟夫·皮犹，从那时起到现在的公司的控制权一直抓在他的家族手中，目前有皮犹家族七人在董事会中，并由小约瑟夫·皮犹当董事长。由于它 85% 的股份掌握



在 100 个最大的股东手中，它是除了壳牌石油公司以外被控制得最严的公司。皮犹家族几乎把该公司和在德拉瓦河上的另一家造船的子公司当作一种封建的家产。

皮犹家族是費拉特尔費亚有名的特別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們不但支持該党右翼，而且也支持極端分子。他們的保守态度也暴露在他们們的企業的某些做法上。当所有的大公司都把四乙基認為是它們汽油中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时，太陽石油公司却坚决抵制，仍然对它的辛烷汽油采用胡德里操作法，并且夸口說，汽車主用不着向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送礼，他們每加侖少化 2 分錢也能买到質量同样好的汽油。但是当乙基的专利权失效以后，太陽石油公司就慢慢地和大家一致了。

太陽公司在用人关系上采取家长制的办法是收到效果的。它从来不需要同石油工人工会进行討价还价，而且只要仁慈的家长制办法仍然能压倒企業中的民主时，它就永远不需要討价还价。

太陽公司的銷售市場遍及从印第安納州到大西洋海岸这一东北部的工業地带以及佛罗里达州。它在西南部是很大的石油生产公司。

### 大西洋石油公司

石油公司可以拥有五亿美元以上的资产而默默無聞，大西洋石油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名字虽然不叫美孚，却也是从老美孚集团中分出来的一个子公司，虽然它的名声現在被它的較大的兄弟公司新澤西、紐約、印第安納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所掩盖。

这家費拉特尔費亚公司早先在德拉瓦河以南沿海地区經營提煉和銷售石油。現在它在西南部和委內瑞拉生产石油，并且从中东輸入石油，而它的銷售市場已向北推广到新英格兰。

洛克菲勒財团的資本現在在大西洋石油公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該公司的最大股东是原先費拉特尔費亚的一位牛奶商，名叫小

亨德逊·瑟浦利。

### 海濱石油公司

海濱石油公司是最早和美孚油公司进行斗争的公司之一，但是后来自从美孚油壟断資本从它的公司中購进了控制股分之后它就被制服下去了。近年来，洛克菲勒的控制权大部分已經失去。目前最大的股东是在很多石油公司中都有投資的两家洛杉磯企業，即傳教公司和盖蒂財团，第二大股东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公司。

海濱石油公司在美国全国和資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經銷它的維多尔—太多耳牌潤滑油，在大西洋海岸中部及新英格兰各州經銷汽油。它在太平洋海岸上力量很强，因此在夏威夷和菲律宾也有市場。它的資產在美国石油業中占第十六位，它在銷售方面的地位甚至还要高些。

### 大陆石油公司

大陆石油公司又是洛克菲勒財团在其中的势力已經削弱下去的老美孚油公司之一。这里也是一家荷兰的投資公司占了重要的地位，它是第二个最大的股东。

大陆石油公司在洛机山地帶以美孚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占着重要的地位；老美孚油公司解散之后，摩根把他在俄克拉荷馬州龐加城馬兰公司的投資同大陆石油公司合并起来，这家公司也成了大陆中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現在总公司分設在龐加城和豪斯敦两地。大陆石油公司的銷售市場在洛机山地帶、密士失必河流域和西南部。

大陆石油公司的总經理麦考倫以前在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任职，他現在兼任摩根公司的董事。

### 俄亥俄美孚油公司

如果說新澤西公司是各美孚油公司之中的长兄，那末“美孚油

公司(俄亥俄股份公司)”現年 84 岁,应该是老父亲了。正像大多数老美孚油公司一样,俄亥俄美孚油公司过去对生产也不注意而只关心当时认为重要的提炼業和销售業。它是老公司之中營業地区十分狭窄的少数公司之一,因此老美孚托拉斯解散之后它就走下坡路了。

霍利戴 1928 年就任該公司總經理,他是石油業中对其他事物表示关心的極少数人物之一。他曾經写过一些文章主張成立世界联邦政府。他曾經在哈佛大学念过書并聘請了几位专啃書本的人来帮助他。他們中的一个就是現任海灣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斯温斯魯德。由于这些人的忠告,俄亥俄美孚油公司才到离开自己的立脚点很远的西南部去从事生产石油,因此它現在在大公司中成了相当有力量的小公司。<sup>①</sup>

### 精炼石油公司

精炼石油公司的名字是从一家小公司得来的,这家小公司在美孚油托拉斯时期中曾經設法艰苦地維持下去,在 1914 年同哥倫布石油生产公司合并之后就兴盛起来了。

精炼石油公司是較小的大公司之一,名列第十五位,它大部分的銷售市場在中西部,从密士失必河到阿勒崗尼山脉之間。它进行生产的地区是东部較老的一些油田以及得克薩斯州和大陆中部。

它早就是有名的道威斯家族的公司,亨利·道威斯已任董事長多年,同他共事的一位董事就是蒙哥馬利区的西威尔·埃弗里。守旧的芝加哥共和党人在新政时期采取了强硬政策。工人們的反应就是把公司的标語改为“要想做穷光蛋就留在精炼公司”。

精炼石油公司是在国外沒有分公司的国内公司,它对于世界性的卡特尔和由政府来經營的“荒謬絕倫”的(“芝加哥論壇报”的用語)石油康采恩有很多疑慮。

## 联合石油公司

联合石油公司說明了国内的公司同世界石油卡特尔中的一个成员进行直接竞争时会怎样的倒霉。在西海岸上，联合石油公司是一家重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劲敌。它的资产虽然有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利润却只有该公司的17%。联合石油公司得不到从阿拉伯原油中取得的肥厚利润。

联合石油公司曾经胆敢用它的据说是非常优异的“海神”牌机油去侵犯东部市场，这种机油呈紫色，据说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机油都更经久耐用。那种暗示车主可以不用每1,000哩调换机油的宣传，被石油业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

联合石油公司的基地在洛杉矶，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选择的基地则是旧金山。由于加利福尼亚公司在洛杉矶盆地有一家大炼油厂，叫做埃尔塞根多，就更加加强了它在旧金山的地位。埃尔普里默罗厂则设在旧金山海湾的里支芒德。

狄龙·李德和纽约银行托拉斯有代表参加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另一位董事是小赫伯特·胡佛，他在摩萨台倒台后被政府派到伊朗去应付困难局面，后来被任为副国务卿。该公司的总经理里兹·泰勒是石油业中一位有权势的人物。

## 俄亥俄石油公司

俄亥俄石油公司，原来是一家生产石油的公司，它的总公司仍旧设在芬德莱，那是俄亥俄州油田在20世纪初年占着重要地位时代的中心。该公司最主要的股东都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在这家在第二流大公司中赚利润最大的一家公司中拥有13%的资本。

该公司的销售市场在密士失必河以东的中西部地区。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切发现有石油的地方它都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公司。

## 小 公 司

石油業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还存在着好几十家公司，其中許多公司都拥有数额相当大的资产，它们的利潤也很高。有些公司是綜合性的公司，在一个有限的地区中从事由生产至銷售的全部業務；另外一些公司专门从事生产，或专营潤滑油或其他專業。

有一批大多属于綜合性的公司開設在俄克拉何馬和大陆中部地区；另外一批大多从事生产的公司開設在墨西哥海灣沿岸。其他公司分布的地区从专营潤滑油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油田起，經過俄亥俄河流域，直到落机山脉地带和西海岸。

## 石 油 与 銀 行

大公司靠着惊人的巨額利潤，和仗着把收入的半数或半数以上再投入生产的政策，它們大多数都是不受外界的金融控制的。对于大多数公司來說，从前經濟困难的时候徘徊在摩根寓所門前乞求恩施的那种日子已經过去了。洛克菲勒的那些公司当然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海灣石油公司很早就是梅隆帝国的領地，而大陆石油公司是隶属于摩根財团的。但是現在反而是銀行和投資公司向石油公司脱帽致敬了。

大通銀行最近由于合并而变成了紐約大通銀行，也时常被称为洛克菲勒銀行，它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石油銀行。最少有 16 家較著名的石油公司和該銀行有業務往来。这 16 家石油公司中不但包括紐約、印第安納、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等美孚油公司，而且还包括非洛克菲勒財团的公司，例如太陽、斯克萊、中部大陆、獅牌和大陆等石油公司。

保証信托公司最少为 12 个以上的大石油公司服务，其中有美孚公司也有非美孚公司。銀行信托公司和汉諾弗銀行也是主要的石油銀行。在芝加哥，大陆—伊利諾銀行和第一国家銀行是专门搞石油業務的。

最著名的石油銀行仍然是紐約大通銀行；它的石油專業部每年出版一本分析 80 家(1953 年以後 85 家)石油公司財務情況的年報，一本標準的手冊，並對公司和投資者雙方提供專門服務。

### 1954 年財務報告表

(單位：百萬美元)

公司名稱	資 產	營業總收入	淨 收 入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6,615	5,661	585
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	2,257	1,689	184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	2,187	1,660	117
海灣石油公司	1,969	1,705	183
得克薩斯公司	1,946	1,574	226
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	1,678	1,113	212
辛克萊石油公司	1,187	1,021	75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	1,093	795	76
城市服務石油公司	1,054	813	44
殼牌石油公司	1,042	1,312	121
大西洋石油公司	612	596	41
聯合石油公司	511	350	36
太陽石油公司	495	660	40
大陸石油公司	480	500	42
精煉石油公司	411	388	31
海潮聯合石油公司	396	459	35
俄亥俄石油公司	325	248	38
陽光石油公司	300	125	23
俄亥俄美孚油公司	295	304	19
斯克萊石油公司	292	211	29
中部大陸石油公司	186	164	13

(材料來自各公司年報；數字取其最接近的百萬整數)

紐約大通銀行還出版一種石油業的年度財務情況分析。1953 年石油業的資產總額為 432 億美元，被列為最巨大的製造工業，在整個經濟中石油業僅次於農業、鐵路和公用事業——這幾個經濟部

名 称	总 公 司 所 在 地
深岩石油公司	俄克拉何馬州克兴
华倫石油公司	俄克拉何馬州特尔薩
科罗拉多石油和煤气公司	科罗拉多州丹佛
安德遜—普立查德石油公司	俄克拉何馬州俄克拉何馬城
皇冠中央石油公司	馬里兰州巴尔的摩
豪斯敦石油公司	得克薩斯州豪斯敦
得克薩斯海灣石油公司	得克薩斯州豪斯敦
路易斯安那地产及勘探公司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得克薩斯太平洋石油公司	得克薩斯州福特华士
芝加哥石油股份公司	得克薩斯州福特华士
灘仔石油公司	科罗拉多州丹佛
苜蓿石油公司	得克薩斯州阿馬里洛
獅牌石油公司	阿肯色州埃尔多拉多
南部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	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福
敦友州石油公司	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
阿希兰石油公司	肯塔基州阿希兰
汉考克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长灘
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磯
火魯奴奴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信号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磯
太平洋西部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磯
苏必利尔石油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磯
阿美腊达石油公司	紐約城
巴尔柏石油公司	紐約城
普利穆斯石油公司	宾夕法尼亚州匹茲堡
肯塔基美孚油公司	肯塔基州路易斯維尔
海濱石油公司	紐約城

(材料来自各公司年报)

石 油 公 司

类 别	资 产(美元)	毛收入(美元)	净收入(美元)
综 合	34,300,000	38,685,000	2,481,000
天 然 煤 气	141,525,000	112,406,000	8,980,000
综 合	32,855,000	3,693,000	302,000
综 合	55,413,000	54,723,000	3,254,000
综 合	33,594,000	52,432,000	1,401,000
生 产	87,581,000	32,706,000	6,488,000
生 产	33,805,000	13,327,000	5,246,000
出 租 油 田	25,729,000	23,863,000	12,929,000
生 产	49,796,000	21,876,000	7,856,000
综 合	100,689,000	48,654,000	5,321,000
综 合	29,599,000	46,099,000	1,794,000
综 合	58,231,000	38,175,000	7,408,000
综 合	147,648,000	98,585,000	11,071,000
滑 油	61,259,000	52,616,000	5,057,000
滑 油	31,274,000	45,744,000	2,113,000
综 合	151,923,000	227,948,000	6,628,000
综 合	46,285,000	15,351,000	6,881,000
综 合	289,904,000	223,311,000	25,571,000
生 产	66,341,000	30,550,000	10,236,000
生 产	97,206,000	50,220,000	9,313,000
生 产	147,739,000	14,621,000	12,518,000
生 产	142,435,000	76,137,000	10,360,000
生 产	112,518,000	84,996,000	19,778,000
生 产	38,260,000	8,004,000	914,000
综 合	81,375,000	90,920,000	6,759,000
销 售	103,537,000	254,469,000	12,385,000
生 产	56,346,000	39,399,000	7,470,000



門湊巧都是倚靠石油来做动力的。

下列紐約大通銀行所提供的 30 家石油公司的总数字，鮮明地說明了石油業从 1934 年到 1953 年的發展情况：

	1953	1934
总收入	20,900,000,000美元	3,527,000,000美元
淨收入	2,258,000,000美元	157,000,000美元
淨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	10.8	4.5
紅利	961,000,000美元	128,000,000美元
紅利占淨收入的百分比	42.6	81.7
資本報酬	12.3	2.9

在 1934 年到 1950 年期間，大通銀行提供材料的 30 家石油公司的总收入在 1,210 亿美元以上，它們的淨收入共达 120 亿美元。它們在 17 年中从它們財庫中取出繳納所得稅——許多人認為征收所得稅等于是沒收他們的財產——的款項也不过只有 40 亿美元略多一些。它們借助于外来的資金来源的程度非常小，因此它們付出的利息只有六、七亿美元。从折旧、油井枯竭豁免、攤提和廢弃方面所支出的款項共为 120 亿美元，恰巧与淨利潤总額一样多。此外，利潤中将近 70 亿美元是作为重新投到企業中去的資本，剩下来作为股息的現金約为 50 亿美元。

## 第二部 从油田到炼油厂

### 第四章 弱肉强食的法則

宾夕法尼亚岩石石油公司的企業家們曾提供資金开掘世界上的第一口油井。他們無疑地会認為那涌到地面上的綠黑色的物資是屬於他們的。这块土地（宾夕法尼亚州提塔斯維耳附近的石油小港）既然屬於他們，因而石油也就屬於他們。根据英国的老習慣，土地的所有权应伸張到人們所能达到的地層的內部。

但是，当数以百計的开鑿油井的人开始在德雷克的油井四周向地面鑽井的时候，对于倡議开掘世界上第一口油井的埃德温·德雷克和他的雇主本来已很清楚的事情，却又变得模糊不清了。非常显然，石油是藏在一个油池之中（或像当时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一条溪流，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流到西弗吉尼亚州）。誰能够从自己的油井中首先把它吸引到地面上来，誰就可以得到它。因为石油是一种流动的矿物，它絲毫不理睬人們在地面上划分地区、确定界址和測量地基。

所有权的問題成了迫切的問題。律師們力圖从他們的書本中去寻找答案。他們發現，依照普通法，矿物应屬於土地地面的所有者，但这沒有多大用处，因为如以前許多世紀人們所知道的，矿物是靜止不动的。如果一个人提出要求說，地下的石油应归他所有，但这个人的邻居却不断从他們的油井中提取了石油，这种要求又有什么用处呢？石油究竟应归誰所有呢？

律師和法官們既然找不到更恰当的先例来作为指导，于是只有求助于关于野生动物的所有权之法則，即“自然野生物”之法則。

誰捕獲了野獸，就歸誰所有。正如某一權威在列舉另一種大不相同的油時所說的，誰先把魚叉刺進鯨魚的身上，誰就可以得到這條鯨魚<sup>①</sup>。因此，這種你爭我奪的野蠻的法則已充分推行。在你的鄰居劫取你的石油以前，你就得先去劫取他的。這自然激起了后起的冒險家的狂熱來探尋大陸的地層內部。野獸、森林、乃至土壤都成了急于追捕獵物的掠奪者的犧牲品。其次便是石油<sup>②</sup>。

這一法則使得非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感到了震驚。在這些國家中，地下的礦藏都是屬於君主——先是國王，後來是整個民族——所有的。如果君主准許開發地下的礦藏，那麼他所得到的份額叫做“礦區使用費”——這個名稱甚至在奉行盎格魯撒克遜法律的國家今天也仍然存在<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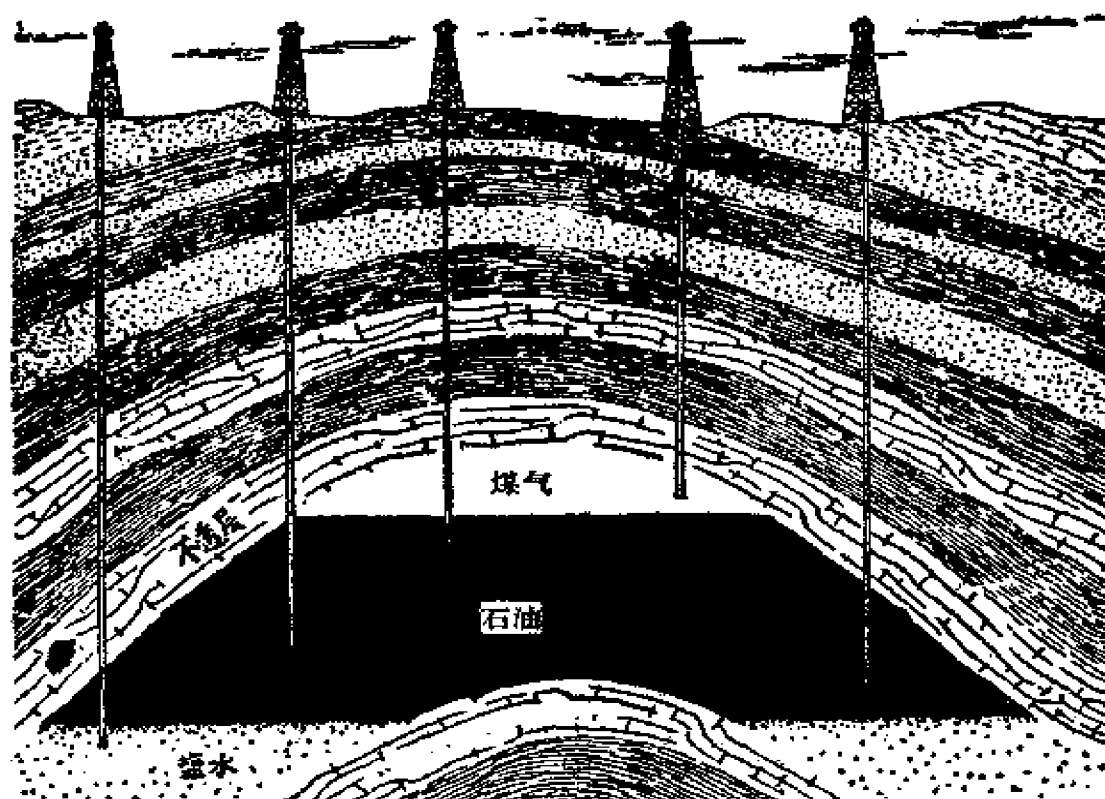
某些在道德上感到有些不安的人問道，准許將資源隨意據為己有，而逃避了堅定不移的財產規則，這難道是合理的和明智的嗎？他們的質詢並未受到法院或立法機關的重視，然而他們並沒有罷休。地位不高的農民和工人的政黨以及少數預言家害怕自然的遺產遭到搶劫，因而主張地下的一切應歸國家所有。但是，自然界的石油是那樣容易變為私人的財富，以致依據常理是無法阻止這種貪婪的行為的。

從此以後，適用於森林、沙漠和公海的爭奪的法則也就適用於石油。石油的追逐者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山上、堪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的平原上、墨西哥灣海岸的鹽澤和淺灘油礦地區，以及委內瑞拉和阿拉伯的湖沼和沙漠地帶到處跋涉着。在任何地方，石油都像野獸一樣地被追逐着，因而爭奪的法律也就適用到石油工業各個部分。在地方性的戰爭和世界戰爭中，在革命和貪污腐化的勾當中，在世界的繼續混亂中，已証實了這是一件可恥而帶着血腥氣味的事情。

應該注意下列事實是很有諷刺意義的：在殘酷地獵取石油這個野獸的時候，投入在毫無所獲的開采中的和損失在地下的一切正是從以前吸收到地面上的東西得來的；為了壟斷這種資源而耗

費在油井方面以及軍事方面及其他各方面的金錢，也正是从这些方面取得的。

据說石油是照在海里的陽光化成物質的結果。这是說，在一千万到四万年以前的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間，原始动物和植物，如浮游生物等被埋葬在古代的沙滩之中，在地球的大变动后掩沒了这些古代的沙滩并在后来使之移动之后，这些原始动物和植物發生了物質的分解作用。因此，今天人們在怀俄明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海濱附近發現了石油。巨大的压力把油沙压成了現在的油母頁岩和化石，而岩石的压力則把液体压縮成为油池。还有人認為，可能曾發生生物化学的变化。



(轉載自“今日和……明日的石油”，州际石油联盟委员会出版，俄克拉何馬城，1953年，第18頁。)

圖1 这是煤气、石油和盐水的典型結構圖。左边的一口井只能吸出盐水，第四口井只能把煤气引到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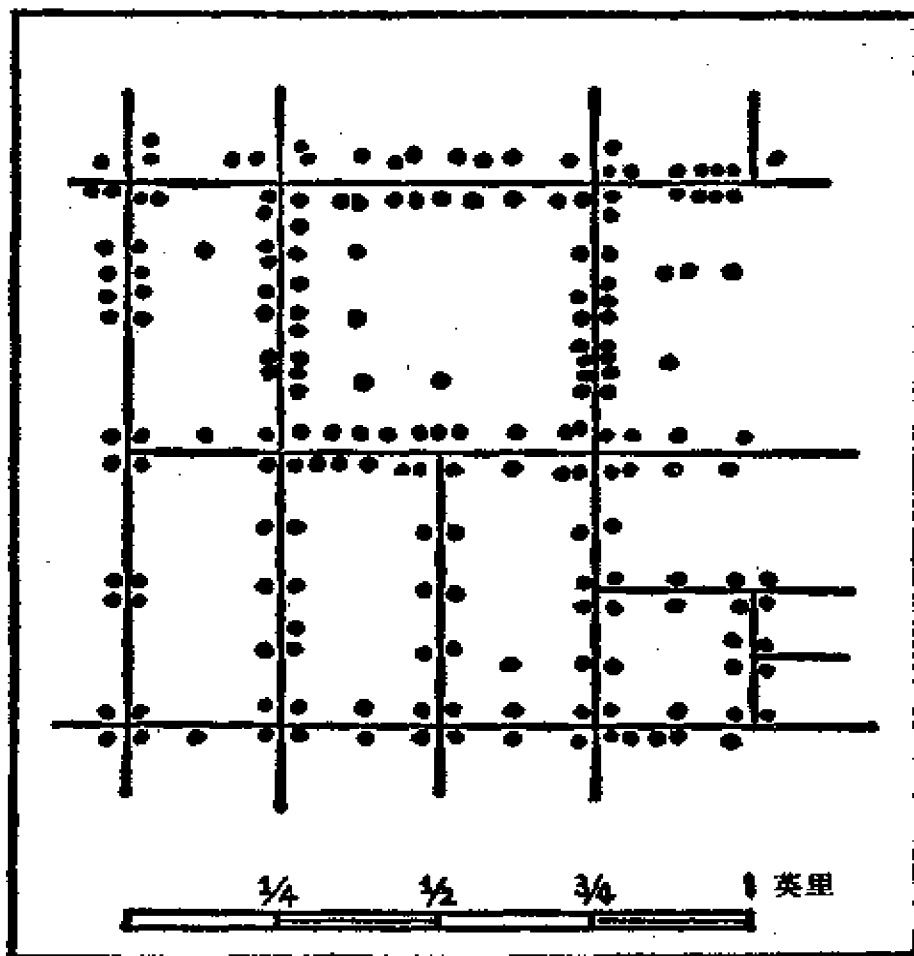
这种浪费包括人力和物力两方面。在从地下取出一滴液体之前，这种浪费就早已开始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随着石油的勘察，引起了投机和追逐石油的浪费现象；石油一旦被发现，它便成了贪婪者的不幸的牺牲品。这些贪婪者吸取了邻近地面的一层石油，而把其余的部分仍然封锁在地球之内。在世界各地，这种投机和追逐石油不仅引起了人们的贪欲，而且还引起了国家间的仇恨。

似乎有这样的情况：一种资源愈是珍贵和不可补偿，那么，开采起来就愈会浪费。早在钻孔机开始钻井之前，这种浪费便开始了。在1933年的安全法通过以前，骗子们在这个国家提出许多庞大的计划；“投资者”失望地把华美的采油证用来糊墙壁。许多未来的油井使得那些易欺的人在金钱上遭受损失的程度似乎比一般油井开凿的深度还要深。从1918年到1922年，每年都有新的拥有20亿美元的石油公司组织起来，但这些资金大部分都被盗走了。在现在这些比较谨慎的日子里，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持着石油股票推荐说——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大致是看涨的”，通常都不大谈到收益是怎样得来的。现在，加拿大的石油股票对那些石油公司发起人来说，是变化不定的东西。在过去90年中用在开采石油方面的金钱已经而易举地变成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和骗子们一道，还有一批热心的冒险家们。他们希望像1849年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那样，一举而赢得一生安闲的生活。他们在从事冒险，他们没有什么资本而在许多地方进行小规模的勘探，使用着一些陈旧的工具有，一口生锈的锅灶，有时并抱着获得石油的希望。他们是一群盲目钻井的人，对看不到的事情进行赌博。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即：只要一个人发现了石油便使得大家的心里都重新燃烧着希望。

根据石油地质学家凯姆尼兹尔和阿诺尔德的统计，到1929年为止，在未经证实有石油的土地上滥开的油井中，有95%的油井都是不出油的“干井”<sup>④</sup>。一位最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埃·德高里耶曾估计，发现石油的可能性约为1比30或40。由于使用较好的技

术, 这种可能性已增加了, 但是小生产者却不能使用这些技术。即令如此, 在 1945 年到 1950 年間濫开的油井之中, 每九口油井中仅有一口油井有用。1950年, 开鑿了約 8,000 口干井。据估計, 在这样濫开油井的情况下, 开辟一个儲藏 100 万桶石油的油田, 每开掘 44 个油井才能得到一口产油的油井, 而开辟一个儲藏 5,000 万桶石油的油田, 在 1,000 个油井中, 只占一口<sup>⑤</sup>。



(轉載自乔治·华德·斯托金:“石油工業和竞争制度”, 聚富頓·米富林書店, 1925年版, 第171頁。)

圖 2 上圖表明在俄克拉何馬州庫兴油田中油井和地產界址的关系。几乎所有的油井都是掘在地產边界的“相对称”的油井, 以便尽可能多地吸取邻居油田的石油。

在浪費的記錄中，濫開油井者的貪欲只不過是一個微小的因素，但是關於地面所有者應享有地下資源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律——而關於自然野生物法則使得這種情況更加複雜——才是浪費的主要根源。插圖系表示俄克拉何馬州庫興油田的一個區域的油井。綫條表示私人地產的區分，黑點代表油井。任何一塊地產中心都沒有油井，每塊地產的所有人都把油井掘來和鄰居的油井“相對稱”，以便在他的鄰居吸取他自己的區域的石油以前儘可能多地吸取他的鄰居的石油<sup>⑥</sup>。

這種愚蠢行為使資本不必要地浪費在開鑿無用的油井上面。而且這些無用的油井很快地消耗了油池中的煤氣和水的壓力。吸油管立即用來抽油，而混濁的石油由於喪失了潛伏的煤氣因而粘在沙粒上，這樣，結果也許有80%的石油不可能得到。

得克薩斯州倫哲油田遭到了掠奪，幾年之後，這個地區的新興城市都變成了礦區；但是，這却不是一種特殊情況。1918年，在得克薩斯州伯克伯內特油田發現了石油。在三個星期內，計開鑿56口油井；幾乎城內的每個地方都是財源，至少看來是如此。發起開采石油的人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印刷商得到了利益，如果沒有其他的人得到利益的話。由於在這個新的區域獲得了這樣多的石油，既不能銷售，又無儲油設備，因而價格大大地低落，以致於石油被倒在地上，而且由於沒有市場，它還被倒入紅河之中。據估計，多餘的油井所浪費的資金達2,600萬美元。不久，一度具有很大希望的地方又長出了很長的野草。數以百計的油田，都再一次遇到了這種悲慘的命運。那些曾一度充滿着希望的地名——代斯丹芒納、霍默、克恩河、斯迈寇佛、奧卡特、湯卡瓦、墨西哥阿——到現在都只有歷史的意義了。

在這個國家里，大約已開鑿100萬口油井，其中約有40萬口油井還在產油，一天多半只能產幾桶石油。據估計，在1938年一年之內開鑿4,000到5,000口不必要的油井所花的費用達一億美元，這個數字等於對所生產的石油每桶征收一角錢的生產稅的總額<sup>⑦</sup>。

如果这 100 万口油井中只有半数有用(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过大的数字),则这些年来所浪费的资金已达 50 亿美元之多。就 1928 年所发现的俄克拉何马城的油田而言,据一个石油公司的官员的估计,花费 300 万美元就可以开凿全部有用的油井,而实际上却花了 7,000 万美元<sup>②</sup>。在 1937 年到 1938 年期间所开凿的六万口油井中,有一半曾宣布是不必要的井。如果每口井的费用为二万美元,则它们的损失达三亿美元\*。

美国的油井的平均产量,每天只有 12 桶,或每年 4,500 桶。在伊拉克的克卡克油田中,1935 年石油的平均产量是 60 万桶;在伊朗的哈弗特凯耳油田中,平均产量是 675,000 桶;在墨西哥的颇特雷罗·第·蓝诺大油田中,10 年中共出产 1 亿桶石油,而且多半是产自一口油井。

所浪费的钱,除了开凿不必要的油井所浪费的数十亿美元以外,还必须另外加上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为油井的增多降低了油田的产量。一桶啤酒可以从一个孔或 12 个孔流完。但是如果这个孔是在桶顶上,像一口油井一样,那么从桶里冒出来的东西将是气泡;如果有 12 个孔在顶上,则气泡便不能保持多久。在一个油池中,煤气的巨大压力可以使石油上升,但是如果让煤气不受控制地放出,那么开凿更多的井会使这种压力消失得特别快。

据矿务局的估计,1915 年,当油井被废弃的时候,约有 80% 到 90% 的石油仍被留在地下。现在采用较好的回收方法,可以把三分之一左右的石油吸引到地面上来。国家资源计划局估计,如果这种回收量增加 50%,而能把地下的石油吸引 45% 到地面上来,则一年可收回 6 亿桶石油,每桶石油在 1938 年值一美元。据该局专家的估计,一年的浪费(资金和生产方面的损失)计达 10 亿美元。在 1910 年到 1911 年间,加利福尼亚州米德威油田的浪费是如此惊人,以致曾建议将多余的生产在地上烧掉<sup>③</sup>。

\* 数字疑有误。——译者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石油生产者的一個發言人所作的另一個估計，当 1945 年全国采油的油井被廢弃时，約有 1,000 亿桶石油留在地下。和这个数字相对照的是在 1945 年以前被吸取到地面上来的石油总计只有 280 亿桶。当时已知道的可以从地下再收回的石油仍有 200 亿桶<sup>⑩</sup>。

密执安大学法学院院长亨利·麦·貝次在 1935 年曾概括地說：

这样（由于爭夺法則）造成的損失，無疑已达数以十亿計的美元。这是对天然資源的一种最漠不关心的和最大的浪費。甚至美国人民也是有罪的。而且，这种瘋狂和貪婪的追求財富的竞赛已使得在这个国家中采取明智和有效率的生產方式为不可能了，因而生產成本已大大地而且不必要地提高到很高的程度<sup>⑪</sup>。

1926 年，在掠夺的中心地带附近出版的“土尔薩世界”評論道：

我們这个西方世界从未看見过比石油工業浪費得更为惊人的事業。若干年来，石油工業的这种無止境的浪費一直是一件丑事。現在对这种浪費現象也沒一点限制的迹象<sup>⑫</sup>。

如果大部分的石油注定不能得到而将埋藏在地下，采用第二步的回收方法当然也可以再取得一些石油，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对于已消失的煤气，却没有这种希望。地面一經挖掘，取得煤气并不成問題，問題在于控制它的泄出。如果像矿务局所估計的那样，至 1915 年，还有 80% 到 90% 的石油仍留在地下，則 90% 以上的煤气已散發到天空中去了，这是更可以肯定的。煤气的主要用途是促使石油升到地面上来。在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它便成为一种討厭的东西了，通常都是在导管的出口处被燃燒掉，但有时也可讓它自然地放出，直到油田上籠罩着茫茫的烟霧为止。这些烟霧可能达到如此密集的程度，以致須禁止汽車駛进油田以防爆炸<sup>⑬</sup>。

1913 年俄克拉何馬庫兴油田所浪費的煤气，足以用来供应紐

約城所有家庭需用的燃料<sup>⑭</sup>。讓這種浪費煤氣的情況——每天約值 75,000 美元——存在下去，是因為沒有導管綫和儲藏設備，而要每天生產價值不到 25,000 美元的石油。根據礦務局專家估計，1918 年俄克拉何馬的油田所浪費的煤氣的價值，已超過這一州所生產的全部石油的價值。

從 1922 年到 1934 年，油田所浪費的煤氣，平均每天是 12 億 5000 萬立方呎，共計是 60,000 億立方呎，等於 2 億 5000 萬噸煤（而且煤氣還是一種無需很費力地用手來開採的燃料）。1944 年，得克薩斯州生產的 9000 億立方呎的天然煤氣中就有 6000 億立方呎以上的煤氣被浪費了；1950 年生產的 18,000 億立方呎煤氣中有 4000 億立方呎被浪費。

如果和 1930 年初得克薩斯東部的掠奪情況相比，甚至這種浪費也不算大了。據國家資源計劃局估計，最初在這一油田中開鑿的油井計 24,000 口，其中至少有 21,000 口是完全不必要的<sup>⑮</sup>。這就浪費了 2 億 5000 萬美元的資金。德高里耶說，得克薩斯東部的油井實在太多了，至少超過八倍之多。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員會曾宣布每十英畝土地只應開鑿一口井，接着卻允許不下二萬口油井不受這一規定的限制。在 1932 年到 1938 年間，油井的數目增加了 300%，而石油的產量卻僅增加 20%<sup>⑯</sup>。

國家資源計劃局經濟顧問華特金斯曾總括地說：

在石油工業中所存在的關於資金和不可補償的資源的嚴重浪費，是由於它的經濟組織，包括重疊的所有權、開採單位和法律制度——即爭奪的法則，而石油工業必須在這種法律制度內經營。因此，造成這種浪費必須由我們全體即政府（包括法院）來負責，因為這個制度必須由政府來決定<sup>⑰</sup>。

這種坦率之言並未收到好的效果；石油工業所特別仇視的國家資源計劃局在私人企業家的攻擊下解体了，而計劃的問題則成爲一種禁忌的事情。

遠在 1919 年，一個英國的石油工程師埃加便以驚人的眼光窺

視到美国的将来：

美国的广大而富饒的遺產，以及这样迅速和無止境地被浪費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說明了人类的愚蠢。也許沒有任何国家曾以这样多种多样的浪費方式把財產揮霍掉，也沒有任何国家会表現得比这更不爱惜遺產了。美国人过去是，現在仍然是以一种創業者十足的掠夺精神来对待他們的資源的……

美国在 60 年內曾任意地浪費它的遺產，这些遺產如果适当地加以保存，至少可以供給一个半世紀之用……但是，現在已可以开始看到 60 年来的疏忽和無能所造成的影响了。正当美国人已習慣于消耗大量的石油，而每人的消耗量相当于英国人的 20 倍的时候，正当人們的發明已無限制地扩大了工業方面对石油的需要的时候，正当“石油即国王”这句话已像 20 年前“鋼鐵即国王”一样成为一句普通而真实的諺語的时候，正当問題已到了石油支配金錢而不是金錢支配石油的时候——美国却發現它国内供应的主要源泉已开始干涸，并且到了不能再統治世界的石油市場，而必須和其他国家竞争以确保它在天然产品中所占的分額的时候了<sup>⑧</sup>。

埃加的話是写在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間的大發現之前，但是，总的說来，他的話仍然是真实的，因为那个时期的巨大浪費可以和發現的石油互相比美的，而且只經過 10 年的冷战和热战，就已使美国从一个輸出石油的国家变为一个輸入石油的国家了。

## 第五章 租金和矿区使用費

如果你的土地下面埋藏有石油，那么，你就很幸运了。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富翁。如果地下的矿藏是液体，而你又是得克薩斯西部的畜牧大王，那么你将很快地成为一个最大的暴發戶。好萊塢将是供你飽殮的地方，而夏納則将是你的休养的地方。

就你而言，这一切都是十分偶然的。你并没有把石油埋藏在那里，也没有发现石油藏在那里，也没有把它开掘出来。你只要签署一个文件——有时是 88 式的租約，而甘露便会从天上掉下来。

据太陽石油公司的統計学家估計，这种甘露一年計达 10 亿美元的現款。这笔款項是石油和煤气工業付出的租用你的土地的租金和發現石油后所繳的矿区使用費<sup>①</sup>。美国石油研究所認為，太陽石油公司的估計是过于謹慎了，該工業在 1948 年曾付出矿区使用費八亿美元和租金及紅利四亿美元。根据这一数字看来，如果估計 1962 年的租金和矿区使用費在 15 亿美元以上，这似乎还是保守的。

全国 10% 的地区都需繳付这种費用。得克薩斯州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是供开采石油的租借地<sup>②</sup>。其他主要的具有这样巨大数量的租地的各州是：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亞州、堪薩斯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何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sup>③</sup>。

远在 1926 年，俄克拉何馬州龐卡城的大石油商馬藍德曾估計，付出的矿区使用費計达 40 亿美元，每年的数字达二亿美元。如果承認这些权威人士所提供的数字，那么，自从 1859 年以来所付出的費用如估計为 150 亿美元左右，看来似乎是可靠的。

当地質勘察人員报告一个地区可能有石油时，石油公司便派遣“租借人員”去把“土地”圈定下来。倘若認為这是一个不一定有石油的地区，租約可能規定每英亩的租金每年为 0.10 美元到 2 美

元。88式的租約是一种标准形式的租約，这种租約根据爭夺法則訂有这样的規定：一旦發現了石油，倘若显然發覺出租人的石油已开始枯竭，則租借人必須开鑿油井。88式的租約通常規定：生产出来的石油的八分之七归公司所有，其余八分之一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在地下的原油每桶約值一美元；当它吸取到地面时，須按油田的“标价”付款。标价只有一个，找不到更好的价格。也不会有更好的价格。标价需看原油的重量而定；原油愈輕，則标价愈高<sup>④</sup>。

如果在公司派遣的租借人員去租借以前就已發現有石油，那么，他的任务就更困难一些。这时每一英亩土地的租金可能需要一美元，如果这个地区靠近已發現产油的油井，則每英亩的租金可能比一美元还要高得多。此外，如果出产石油的希望很大，还可能需付出紅利。

較新的租約常常不規定租借人必須在一定的日期內开鑿油井。这将由公司自行决定。自然，也有可能根本不在出租人的土地上开鑿油井。較新的租約事实上可以容許租借人甚至在出租人的石油已开始枯竭时也不鑽井。反之，租借人可以根据地質学家对出租人的地下可能出产多少石油的估計而从油田中得到一定的份額。这种估計充其量是一个有預見性的猜測，因而出租人常常感到受騙<sup>⑤</sup>。

每当一个荒野被發現产油之后，“租地狂”便随着襲击未被租出的地区，这是一种周期性的現象。1951年，在威利斯頓盆地發現有一口油井产油而开辟了一个新油田之后，北达科他的五分之四的地区在一年內就全被租借出去了。壳牌石油公司租借了850万英亩，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租借了400万英亩，阿美腊达石油公司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各租借了180万英亩，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租借了370万英亩。其他的石油公司也爭先恐后地来租借可能租到的土地<sup>⑥</sup>。

根据1951年年中的估計，在威利斯頓盆地所付出的租借費已

达7,500万美元。油井附近每英亩土地的半开矿权售价达75美元（每英亩土地的半开矿权可以使具有这种权利的人享受从其中开采出来的石油的八分之一的矿区使用费的半数）。租借费过去是每英亩0.10美元，现已涨为一美元，在靠近已产油的油井的地区，甚至高到每英亩25美元⑦。

每个租借人和出租人的心里对于发财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用得克萨斯州独立石油生产者和开采权所有者协会执行付主席恩·湯普逊的话来说，在石油生意中，一夜之间成为富翁仍然是可能的。“这是一件碰运气的事，倘若你不断去碰，你迟早是会碰上的。”⑧他们在雷諾無意識說出的也是同样的一番话。

虽然石油公司每年在帐目中，在租金和矿区使用费的項目下曾支出10亿或更多的美元，但这种开支在政治上却得到了价值很高的报酬。不仅出租土地的人，而且还有大批希望石油埋藏在自己的土地下的人，都是争夺法则的坚决的保卫者，因而也是进行争夺的石油公司的坚决的保卫者。由于美国有一半土地都是冲积盆地，而这些地区都可能埋藏着石油，因此，几乎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可能发现石油。这个巨大而有势力的土地所有者集团都得到了或希望得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没有人认真建议放弃争夺法则和制定减少浪费的政策。地下的所有权如果属于公有，这就会意味着私人要遭受到巨大损失。

与其说私人的收益是正当劳动的报酬，毋宁说它是碰运气。在这个国家里，这是一种最大的赌博，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宗教界的抗议，也没引起法院的不安。到现在为止已付了150亿美元给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更不必说抗议了，但如果这块土地是在昔日的印第安区域内，并属于一个“未开化的”印第安人或他的部族的话，那就成了例外。因此，他们可以看到一向骑小驴的人竟坐上了“凯迪拉克”汽车，在破烂的茅屋里居住之后竟住在华丽的大厦里，这种情况显然使得那些羡慕这种生活的人感到烦恼；人们曾听到许许多多的传说，都是关于这种不

勞而獲的財富以及白種吸血鬼那樣心安理得強迫印第安人離開他們不應享有的財富。

對於租借聯邦政府的蘊藏着礦產的土地，下一代可能感到驚異的是，甚至當我們有機會廢除爭奪法則的時候，我們也拒絕這樣做。事實是，任何人都可以租借認為蘊藏有石油的聯邦政府的土地，然後把所取得的租借權賣給出價最高的人<sup>⑨</sup>。1951年11月17日聖大非所發出的一个消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報導說，美國土地管理局因出租81個准許進行石油和煤氣勘察的地區，而被二萬個投標忙得不可開交。這個數字不過是一個估計而已，因為工作人員是對這一大堆投標作一個估計而不是計算它們。

對於政府倡導的這種投機事業來說，最適當的辦法是採用搖彩的方式從二萬個投標者當中選出81個勝利者來。但是，走運的人並不限於這81個勝利者，因為數以百計的人早已組織了利益均沾的聯營機構，因而許多地區都有重疊的租借人。這些人以每英畝0.50美元的租金租得了土地。許多人卻又把他們租得的土地以每英畝10美元到15美元的租金轉租給石油公司，儘管石油還未被發現。那些保持租地的人則希望贏得這一賭博，他們希望從所獲得的石油得到很大的價錢，要么一切落空。

一個負責一般所謂“土地管理”的政府官員杰·阿·迪拉尼評論道，“這些人中間有許多人不理解在局長的許可下所獲得的石油租約。”<sup>⑩</sup>

如果聯邦政府的這種出租辦法是一種公然的不正當的投機，這種投機者是不難發現這一點的。內務部經常感到必需警告那些自命的租借人說，“任何合格的公民，都可以提出租借土地的申請，而沒有必要僱用中間人。”但是，第二批的騙子可以欺騙第一批的騙子；廣告商宣稱說，只需要100美元到200美元，他們就可以協助把有可能發現石油的土地租到手，從而可能開發無數的財富。

1945年，大約有400萬英畝的公地被租來供勘察石油和煤氣之用，據估計生產量約占全國生產量的5%。那時，聯邦政府

年来从出租土地所获得的矿区使用费已达1亿2,500万美元,其中6,800万美元作为联邦开垦基金;4,800万美元归于各州。据估计,在西部主要产石油的各州的公地下面,储藏有16亿1,500万桶石油。1944年,从公地吸取的石油,几乎有一半都只付了5%的矿区使用费,而一般付给私人地主的矿区使用费却是12.5%<sup>⑩</sup>。1952年,联邦政府所收到的石油和煤气的矿区使用费是2,850万美元。原油的产量是9,300万桶。

甚至政府从它自己的石油中得到的很低的矿区使用费对于公司说来也太高。1945年参加国会意见听取会的石油工业代言人火鲁奴奴石油公司总经理马提曾竭力主张矿区使用费应再降低。他说,无论如何,这种收入对税收以百亿计的政府来说,不过是极微小的数字。他不相信政府的收入——作为一种收入来说——对于决定矿区使用者是最重要的考虑。重要的考虑显然是使公司得到石油。<sup>⑪</sup>

政府的矿区使用费是有一定的高低标准的,但私人的矿区使用费通常都是八分之一,这个数字是来自以前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油田所付的矿区使用费,当时,一般认为经营者获得的利润率为25%左右,应和地主均分才公平。<sup>⑫</sup>继续保持这种算法对公司是有利的,虽然这种算法已不适当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油井都是属于小生产者,花费的成本很大;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这三州的油井通常都属于较大的生产者,其利润率通常都远超过25%。然而有钱发展企业的雇主必然处于控制地主的地位,对于这些地主来说,甚至很少的矿区使用费也是一笔横财。

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应把联邦政府的藏有石油的土地在私人地下的石油枯竭时保留起来,或是由联邦公司来开采以便在实际保存石油的工作中起典型示范作用,并用来作为衡量私人开采石油的社会效果和其他效果的准尺。贪图获得这个难以捕获的矿物的人,实在太多了。



## 第六章 保 存

大多数人都是到了物品很少的时候才保存物品，但石油工業却在石油太多的时候才“保存”。事实上，当“保存”这个名詞用于石油的时候，必須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来了解它。

“保存”的問題是在1930年后随着东得克薩斯油田的开辟而开始成为迫切的問題。当这个异常富裕的油田在經濟大恐慌时期开始把它的丰富石油向市場大量傾銷的时候，石油工業由于生产过剩而遭到了徹底的破产。这时，才發生“保存”的問題——不是去保存石油，而是保存这个工業的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保存这个名詞的含义，那我們就可以取消所加的引号了。

保存的目的是把产量限制在保証最大的公司获得最大利潤的生产水平上。这种解釋只是大致地說明了一下这个原則，因为它还会受到許多压力的限制。如果要下一个周詳的定义，而把那些和价格与生产有关的主要因素都考虑在內，那就需要很长的篇幅。<sup>①</sup>

如果要了解保存的定义的由来，你必須参加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举行的月会，在这个会上，这个严密的机构将規定下月的生产“定額”。你将听到与会者交談着这些名詞：“市場需求”、“入口”、“國內存貨”、“生产过剩”、“市場的負担”、“价格稳定”。不过你参加的这个會議有一个唯一合法的目的：保存石油。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前，很难說石油工業是真心想保存石油的。到了20年代的初期，随着工厂里生产出大量的汽車，而國內石油的增产却不能与之适应，才發覺有这样一个问题。悲观主义者断定石油很快就会耗尽，甚至一向覺得石油企業可以供应国家的需要的柯立芝总统也認為在1924年建立联邦石油儲备局是明智的。这种憂慮由于1926年在俄克拉何馬州發現巨大的西

明罗尼油田以及在得克薩斯州發現丰富的油田而消失了。后来在1928年又發現了俄克拉何馬城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凱特尔曼北多姆油田。<sup>②</sup>

这是一个产量迅速扩大的时期。不久，石油工業所憂慮的，不是石油少而是太多了。1930年，东得克薩斯的大量石油泛濫了市場；这些小本經營的油井把它們的产品傾銷給匆忙建立起来的旧式咖啡壺式的炼油厂，而这些炼油厂又把它們賤价的汽油向美国中西部各州的重要城市傾銷，并将石油殘渣在墨西哥灣出售，不論它能够卖回多少錢。对于石油的这种大量流出，是無法阻止的，因为爭夺法則要求每个人立即开鑿油井，否則自己的石油就会被邻居夺去。

現在，大公司已感到必須重新考虑“保存”这个名詞的意义了。在20世紀20年代，它們甚至不欢迎柯立芝总统对它們的利益表示关心，它們害怕由联邦政府控制的魔影。現在已可以看出，这个对于公众福利是如此明智、适宜而应当接受的名詞可能已被石油工業充分地利用来保存它的一定限度的利潤了。虽然柯立芝曾說过，“可以讓石油工業決定它自己的未来”，但不幸的是，由大公司設立并控制的美国石油研究所却不能使石油工業自己管理自己而达到規定产量的程度。解釋反托拉斯法律和高等法院的決定的司法部对这一点也表示反对。

这个問題是微妙的，不容易得到解决。石油工業反对联邦政府的干涉，而政府却阻止該工業控制生产。虽然拥有主权的各州可以制訂控制生产的法律，但是，如果一意孤行的各州不願意自己翻自己的話，那么它們必須采取一致的行动。在1930年以前就曾考虑过这些解决办法，但是危机并未尖銳到足以需要采取果斷的行动，而美国石油研究所却滿足于一个世界性的限制生产的計劃。由于这个計劃要求完全采取卡特尔化的行动，司法部感到有些不滿，因而这个計劃也就打消了。<sup>③</sup>

到1931年，如果要使石油工業中的所有經理人避免遭受共同

破产的命运，就不能再不采取行动了。内政部长向产石油的各州大声疾呼，要它们起来订立契约。落机山脉以东的石油产量最大的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堪萨斯各州的州长立即采取了行动。1931年下半年，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了生产定额；对进口的石油每桶征收 0.21 美元的关税，以平息国内独立生产石油者的反对，并且内政部也暂时不出租蕴藏有石油的土地。

在石油充塞市场时唯一可以获得利益的小规模生产者，表示反对那些州长和他们的契约，并继续从油井中生产石油，不受限制。在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国民兵被征召去强制实行生产定额；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备军的将军同时也是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杰柯伯·华特，指挥着国民警备军巡视得克萨斯东部油田，这个地区正是石油工业的灾难的主要源泉<sup>④</sup>。

但是，匆忙拟定的、以保存为名而颁布的控制生产的法律，在法院里遭到了小独立生产者的反对，而且被法官们所撕毁，这些法官们还不能接受那些要干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的油井中开采一切石油的这种天赋权利的人们的新奇观念。比如，俄克拉何马州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曾说：“我认为，分配产量是壟断的产物，是凭专横势力而产生的，因而它的儿子（如这些命令）是一个畸形的小孩，伴随着他的有贪污、偷窃、贿赂和腐化”<sup>⑤</sup>。

在这个时期中，标价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原油已从 1930 年初的每桶 1.30 美元降为 1931 年 7 月的每桶 0.24 美元的最低价格（虽然事实上出售的原油价格低到每桶 0.05 到 0.06 美元），其后一部分由于使用武力强迫停业的原故，价格才开始慢慢回升。在同一时期中，汽油的价格从每加仑 0.17 美元降为 0.13 美元。原油价格的猛跌和汽油价格的轻微下降足以说明原油生产者所遭受的灾难和综合性的公司——即一般所称的“炼油价格的榨取者”——所处的较好的境遇。当原油生产者的原油价格降低到 1930 年初的 18% 的时候，炼油者的汽油的价格只降低到 76%。二加仑汽油可以换取 42 加仑（一桶）以上的原油。

但是，尽管有国民警卫军，情势对每个人仍然是不利的。大公司本身就是原油的大生产者；国民的购买力继续在下降，而控制生产的计划又遭到法院的阻挠。我们只能说大伙计所受的损害比小伙计少些吧了。

在1933年罗斯福任总统后不久，他的内政部长伊克斯曾宣布说，“在石油产区，已普遍存在着对这个主要工业的总崩溃的恐惧。好几个州已坦白承认它们没有力量来对付这个局面。君子协定已证明无效……各州州长已感到束手无策，力促联邦政府干预此事并恢复秩序。”

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是同意这个办法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悲痛地谈到，“极少数经营者的价格政策所引起的竞争已使石油工业濒于灾难的边缘。”该公司用“破产”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石油工业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这个公司由于关闭了它所有的炼油厂并停止了许多油田的开采工作，而且拒绝开辟新油田并对雇用人员采取分配工作的方式，因而仍能够在它的报告中声称获得1,800万美元的利润，就这段时期而言，这样的利润并不算太少。

问题的关键在于东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城的油井以及所生产的“超过限额的原油”，这些原油从上述两地流到了圣路易、芝加哥和其他城市而被当作廉价的汽油出卖。如果能够制止上述油井的生产以致小型炼油厂无法开工，那末，大公司将能重新控制价格。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康纳利不得不在国家工业复兴法中补充一条，明文规定州与州之间运输“超过限额的原油”是不合法的。这种原油是不顾各州关于规定油井和油田的生产限额的措施而生产出来的。当联邦政府的人员大批来到东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城的时候，这两个地区所有石油的销售都必须取得联邦政府的许可。“秘密”贩卖的石油每天从15万桶减为3万桶。因此，原油的价格涨为每桶一美元，而汽油的价格在市场上仍然很“稳定”。过了一段时期，美国高等法院摒弃了康纳利的修正案，认为它将国会

的权力授予行政当局是無效的。因而康納利參議員重新将它提出作为国会的一个特別指令而获得通过。这就是这个參議員所自信的不朽之作——关于超过限額的康納利石油法<sup>①</sup>。

同时，俄克拉何馬州的立法机关拟定了一个不会被法院推翻的法案，該法案称，限制生产以适应市場需求是防止浪費和提倡保存的好方法。得克薩斯州随即仿效采取这种方式。如果这种限制生产的办法能够使价格穩定，那只是偶然的事而且不能持久。贊同俄克拉何馬州的法律的美国最高法院也同意这一点，由于上述法律曾明确說明其中沒有任何規定可以解釋为准許規定价格，因而更有这样的看法。

現在有必要对各州所实行的限制加以协调，以免这一州所得到的利益超过另一州。国家工業复兴法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是非常有用的。首先，石油工業認为石油应不在国家复兴署的一般控制之下。該工業辯論道，它的情形是如此特殊，以致必須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来控制。因此，根据国家工業复兴法，石油和煤气工業便成为唯一的具有它自己的特別管理人的工業而不受約翰遜將軍的控制。

这个管理人結果是內政部长伊克斯。这个管理者的嘴远比他的內心要惡毒。管理美国石油研究所制定的法規的工作移交給計划和統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員大部分是大公司的代表。根据上述規則，規定每月由美国矿务局估計各州应有的生产量，以适应“市場需求”。这种限額經管理人認可后，便送交給州的执行机构，如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和俄克拉何馬州公司委员会，这些执行机构又把這個限額为各个油田和油井进行定量分配（即准許的产量）。

当荣获藍鷹奖章的国家复兴署結束时，石油界未流过一滴眼泪。石油工業解除了联邦政府控制的威胁，而它自己对生产的控制这时已强大到足以单独維持下去了。1935年2月16日，国会曾核准建立州际石油联盟委员会，以統籌生产石油各州对生产的控

制；美国矿务局繼續按月送出“市場需求”的数字；州的机构現在已进行配合；市場也已受到控制。得克薩斯州东部数以百計的炼油厂，由于供应断絕，已开始一个一个地关闭了。准許生产的石油都流到阿瑟港和豪斯頓的炼油厂去了，而这些炼油厂分別屬於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及其他大公司。在几年之內，只有三个独立的炼油厂在这个大陆上最大的油田中保持着开工<sup>⑦</sup>。

这个結果曾給人以很深的印象。几乎可以这样說，經濟大恐慌对于大公司倒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讓这些大公司能合法地建立一个控制制度，而这种制度对于其他工業說来是可望不可即的。在經濟活动其他的主要領域中，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沒有和業主共同設法来保証他們的产品卖到好價錢。如果美国石油研究所将下月可能的需求量的估計数字送出，并暗示应調整生产以适应这种需求，那末，司法部就可能对它进行控訴，說它是在規定价格，以便和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問題上所作的許多决定取得一致。但是，任何人也不会为了可能的單純运用統計数字而去控告美国矿务局，何况这是由国会撥款特別准許办理的。美国矿务局还表明了各州在滿足市場需求方面所占的份額。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建議，对各州当局並沒有約束，因而也不包含联邦政府的官僚想进行控制的企圖。

各州自願地通过州际石油联盟委员会使彼此获得協調<sup>⑧</sup>。應該理解到，这个委员会也純粹是一个自願組織起来的机构，並沒有权力强迫任何州按照它的意圖办事。差不多所有产石油的各州都在这个契約上签了字；加拿大各省和委內瑞拉已被接受为准成員，它們有發言权但無选举权<sup>⑨</sup>。

現在正在設法使加拿大各省和委內瑞拉成为正式成員。这个由大进口公司提出的建議旨在成立一个大陆石油联盟，以扩大現在的州际組織。如果以后再接納中东国家加入这个組織，那么，它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石油联盟（苏联方面除外），而由和外

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来負責管理。

州际联盟委员会的季会使石油界的重要人物聚集于一堂。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州、堪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各州的州长、州调整委员会的委员、联邦政府的官员、大公司的代表和高级视察人员等等，都常常参加该委员会的名义上的各种活动；但是，真正的工作都是在议会走廊和旅馆里进行的。在这些地方，工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显要人物讨论着将来，安排现在的一切并庆贺他们在过去获得的成就。虽然这个联盟本身是严格地建立在“保存”的基础上，但是，经过了好几年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过问真正的保存的法律。所提出的理由是缺少这笔预算。这个委员会从未设法为各州拟定一个标准的保存法律，只是在最近才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工程技术方面。但是，1939年，这个委员会曾召开了一个会议，鼓动提高原油的价格，而这是这个委员会赖以建立的法律可能禁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严密地研究了矿务局提出的关于“市场需求”的估计数字，并仔细地加以讨论，虽然法律并未赋予它干预这个问题的权力。无论国会中提出削减联邦预算的建议如何主张，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仍然热烈要求不要触及撥给矿务局统计人员的经费。的确，这个联盟委员会除了使大公司和安排它们的行动的州委员会的代表聚集一堂以外，它主要是一个向国会施加压力的集团——这是在官方准许的掩护下而进行活动的“院外石油集团”的另一个方面<sup>⑥</sup>。

准许建立这个联盟的这项联邦法律每隔四年在它期满时应由国会讨论一次。通常总是共和党议员提出批评，而产石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则为延续这项法律而辩护。1951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议员希塞尔顿怀疑石油工业在这种联盟的协助下是否已“近乎壟断”。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沃伏尔顿认为，“保存”似乎以市场需求为转移。他支持关于要求联盟委员会每年向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司提出年度报告的议案。沃伏尔顿在1953年担任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他竭力主张，应以生产的“最大效率”为分配生产定额

的唯一准繩，而不應考慮市場需求這個因素。緬因州的共和黨議員海尼要求司法部對這個聯盟委員會的作用表示意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議員奧哈拉問道，石油集團是否迫切希望延續這項聯盟法律以避免可能的反托拉斯的行動。唯一在口頭上批評的民主黨議員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議員富勒德，他說，如果保存是這項法律的真正目的，那麼，以使用煤的辦法來保存石油就會好得多<sup>⑩</sup>。

但是，國會議員們考察這個聯盟在1951年所起的作用時，發現他們是多此一舉。州際石油聯盟委員會的辯護者斷言這個委員會並沒有權力限制生產、規定價格或向各州建議應如何處理這類問題。得克薩斯州州長西弗爾斯認為，如果價格是保存的偶然結果，那麼“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坏处”。內政部長恰普曼還認為，這個聯盟委員會是一個“有用的工具”<sup>⑪</sup>。

“石油日報”報道說，當國會在1955年指令總檢察長對這個聯盟委員會進行年度檢察，作為再延長四年期間的條件時，產石油各州的參議員不禁感到“驚異”。根據參議院議案的指示，總檢察長須報告這個聯盟活動的後果是否“已經穩定或規定了石油或煤氣的價格，造成了或延續了壟斷的情況，或是促進了石油和煤氣在生產和銷售中的組織化”。

國內石油卡特爾獲得法律上的許可，主要是由於保存這個名詞。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巴特勒在1932年堅持俄克拉何馬法律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他們主張獲得其他法官的一致贊同，他認為這個州的法律的目的是在於防止石油的物質上的浪費。因此，在保存的名義下，可以限制生產量以適應市場的需求，雖然控制生產以穩定價格是不合法的。

### 真正保存的用途

“保存”是一個有伸縮意義的字。有些人說，真正的保存需要這個國家封閉許多油田，而依靠外國的生產。國內的石油生產現



在已占世界石油生产量的三分之二；我們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我們自己的資源，而加勒比海一帶和中东的巨大矿藏却开采得很少。这种論調并不是出于为我們的孩子們保存一些資源的热切的願望，而是出于迫切需要在不能获得外国特别是中东的石油的时候确保用于軍事目的的石油的迅速供应<sup>⑭</sup>。

人們或者还可以从使用的角度来对保存加以考查。当煤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把国内的石油資源的一半用来作为家庭、工業和公用事業方面的燃料，这难道是明智的嗎？难道不应该节省石油来供自动机器使用或作为滑潤剂嗎？在这个国家里，有四分之一的石油供载客的汽車用，四分之一供其他运输用，六分之一供取暖用，三分之一供工業和其他方面用。

从上述任何一种角度来考查保存，都意味着国内石油生产的大大降低。石油工業是不理睬这些看法的。它希望各方面尽可能广泛地使用石油，因为利潤是从大量銷售中得来的。

無論是对军事供应或对于最重要的用途的考虑，显然都和俄克拉何馬州的保存法律或最高法院的批准沒有关系。支持該法的人所关心的只是这件事情：任何时候生产石油太多都会削弱价格体系，因而也会削弱利潤的构成。說得好听一点，最高法院在批准国内的石油卡特尔时忽視了經濟的实际情况和石油工業内部的無情發展。說坏一点，这是閉起眼睛不願看真实問題的法官們所采取的一种法律上的欺騙行为。

按照石油工程师的用法，保存还有另外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归納如下：

(1) 必須沒有噴油的井，也不讓石油不受控制地涌出，因为那样将会使煤气的压力过早地消失。

(2) 油井的数目必須保持在油田地質所許可的最小限度以內。油井太多将使油田中的煤气和水的压力消失；油井太少将使石油在流向油井途中受到損失。

(3) 对每口油井的出油应加以調整，以便使整个油田的压力

保持均衡。

(4)在每口油井出油时,应使煤气和石油的比率保持最小的限度,以确保出油<sup>④</sup>。

显然,这些保存的原则和矿务局为了指导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及类似的州委员会规定下月的生产限额而按月发表的市場需求数字,是毫無关系的。

州的立法机构、国会和法院設法通过市場需求来达到“保存”的目的,自然也非正式地真正限制了爭夺法則。这一法則迫使每个地主在邻居劫取他的石油以前先去劫取邻居的石油。这个适用捕获野兽的法律在用于石油时,必須加以修改,而拟定保存的法律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無論从地質上或經濟上講,石油的性質表明这是一种自然的壟断,它需要至少在油池和油田而不是在任意分割所有权的地面(如地区、农庄和农場)进行技术开發。事实上,真正的保存需要把石油收归国有,而且需要按照国家的計划来开發。由于自由企业的性質不許采取这种办法,因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个財富交給大公司,并将管制的权力交給州的委员会——石油工业控制州的委员会比控制全国性的委员会要更容易些——以維持一种公共机构的形式。

麻煩的是,这个办法不仅違背国家的利益,而且也違反正統的經濟学原則。正統的經濟学認為,市場的自由价格将通过减少勘探、延緩开發新油田和阻止鑽井来控制生产过剩。当生产过多迫使石油产品的价格下降时,生产的速度将緩慢下来,直到价格恢复正常为止。这样一个制度不仅准許上述私人企业——爭夺法則——繼續占优势,而且也給予成本較低的独立生产者和炼油公司以生存的机会。然而,这是不合大公司的胃口的。和自由企业比較起来,它們更喜欢对企业实行控制<sup>⑤</sup>。

很久以来就有人認為“統一”是达到保存的一个真正的步驟。在这个制度下,对一个油田中的一切財富都是实行共同管理以便“統一”生产。但是,除非采用强迫的手段,这个制度在比較老的油

田或在上地已分散在無数地主手中的地区中是很难实行的<sup>⑩</sup>。

甚至在得克薩斯州西部，在多間的畜牧区，要把油田統一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在新斯庫里区域，經過許多月的努力，才使工作地区的 93% 和租借地的 80% 納入統一計劃，其中包括有 1,200 个油井和 47,000 英亩的土地。据說，这是这个国家以这种方式来控制生产的最大的計劃，其目的是通过調节方式保持的压力多收 75 万桶石油<sup>⑪</sup>。

由于大公司往往处于控制油田和油池的地位，它們最热烈地贊成統一。为了抵制强迫統一的趋势，1946 年成立了得克薩斯州独立石油生产者和开采权所有者协会。他們警告說，“表面上是强迫統一，但實質上是社会主义”——这种非难使得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公司感到很窘迫<sup>⑫</sup>。

### 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员会的作用

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员会在控制生产的机构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得克薩斯州的石油生产量几乎占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上述委员会对于变化不定的市場需求数字——这个数字每月由华盛顿的矿务局發出——所采取的行动，成了其他产石油的各州的榜样。讓我們来看看这个委员会吧！

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员会是在 1891 年为管理铁路而設立的，在 1919 年石油工业也投入了它的怀抱。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組成，他們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隔两年就有一个席位需要进行賄选一次。这个委员会的現任委員是：1933 年以来一直任职的湯普逊，1941 年以来一直任职的庫耳伯森，和 1947 年选出的墨萊。

这个委员会每月在奧斯丁举行一次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务是規定下月的生产限額。在这个委员会的面前摆着美国矿务局的估計数字。在这些委員的周圍有大公司的代表，他們提出关于下月原油生产的“建議”。甲公司說它需要数千桶或数万桶石油，乙公司也提出它所需要的数字，其他公司也是如此。然后再把这些数字

加起来和美国矿务局提出的数字加以比較。政府机构，如国防石油管理局，也可提出建議，特别是关于軍事需要方面。

这样，这个委员会就最后决定生产限額。一般規定油田生产19天，而得克薩斯州东部的大油田則再减少几天。这个油田是小生产者的产业中心，每月减到只生产18天，它的产量一般都是以它的全部生产能力的2%为限。这个委员会根据原油生产者和买主的建議并估計到进口的数字来作出决定。

显然，每月提高或降低生产限額和石油工程师心目中的保存毫無关系。这种提高或降低和任何其他合理的保存也毫無共同之处。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年資最久的委員湯普逊对这一点表示得最露骨。他說，在一切影响保存的因素中，价格是最大的因素。“和标价2.50美元的石油比較起来，人們能够投入更多的金錢来获取标价4美元的石油。”他补充說，消費者“是願意付出适当的价格来保証获得能够避免分配汽油的保护和保障。”<sup>⑩</sup>自然，消費者是不参加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的意見听取会的。他們的利益大概由大公司来代表。这些大公司負責掌握消費者“願意付出的”价格。

这个委员会除了規定生产限額外，还有其他的任务。它制定关于油井之間間隔和保存天然煤气的規則。第一种規則的目的是在防止天然煤气的浪費。但是，尽管有这一規則，在20世紀30年代每天仍然浪費了数达10亿立方呎的天然煤气，因而缺乏压力而在回收方面产生浪費現象<sup>⑪</sup>。到20世紀40年代，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轉。参議院小企业委员会报告說，得克薩斯州在1948年1月間燃燒了147亿5,000万立方呎的煤气。該委员会以保守的共和党人參議員怀萊为首。該委员会認為，真正的保存需要使煤气回到地層內部或加以利用，或将油井封閉。該委员会接着說，如果把这种浪費的油井封閉起来，就可以不必实行专断地分配生产限額的办法。

在油井之間保持一定的間隔也沒有很好地执行。這項規定是好的，而且也有助于保存。实施的情况是，在爭奪法則下，这个委

員會決不願意妨碍得克薩斯州任何人所享有的獲得石油的天賦權力；由於例外情況太多，這項規則終於被忽視了。

限制一個油田中的油井的生產並不以石油工程的原理為依據，而完全以每口油井為基礎。比如，可能限制一個油田中的每口油井每天只能生產 40 桶。因此想多生產的生產者便會多開鑿一口油井以便生產 80 桶。這對於市場的需求來說未免“太多”了，因而這個委員會便可能把限額減為 30 桶。這樣，又會再開鑿一個油井，而三口油井的產量每天是 90 桶。這些額外的油井從經濟方面說來是不必要的，這樣耗費的金錢必然會提高消費者所付出的價格，這些油井都是在石油工業一貫抱怨油田缺乏導管和裝備的情況下挖掘的。

在過去五年內，由於國內的石油生產不能滿足全國的需要，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員會才更加注意真正的保存。在新開辟的油田中，油井之間的間隔是比較適當了，起重機的支柱緊接在一起的現象也看不見了，正如得克薩斯州東部的情形一樣。並且在得克薩斯州人強烈的個人主義所許可的範圍內，該委員會鼓勵實行統一。由於在東部各地為一度是石油生產中無用的付產物天然煤氣開辟了新的廣大的市場，因此，讓天然煤氣燃掉的浪費現象差不多已經停止了。僅僅在幾年以前，奧迪塞附近的得克薩斯州西部的整個產油區在晚上都因由煤氣的燃燒而被照亮着，但現在，在這地區乘飛機的旅客只能偶爾從黑暗中看到橙黃色的火光了。得克薩斯州西部的整個斯普雷貝里曲倫德油田曾奉命封閉，直到輸送 2 億 2,000 萬立方公呎的煤氣的導管纔安裝起來為止，而過去在這一個地區每天都在燃燒掉許多煤氣。

俄克拉何馬州和堪薩斯州的政府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但是它們誰也沒有抓住浪費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在開采石油時所適用的爭奪法則。每月的石油生產限額的增減並不是按石油的最大限度的回收率原則而確定的，而是使石油的生產適應市場的需求以保證從消費者身上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决不能認為得克薩斯州委員會是关起門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在得克薩斯州这个自由和方便的边界地区，人們做生意主張當場交易，根本就沒有把法規当做一回事。或者可以用得克薩斯州大学約克·揚·威尔邦——他曾研究过这个委員會在1943年的工作——的話來說，这个委員會的活动是在“特殊人物的影响下并常常在一些政治的影响下‘进行的’。特殊的政治接触和影响的存在大概是这个委員會最有意义的特色了……”<sup>②</sup>。他抱怨說，一般公众利益从不能像特殊人物的利益那样發生作用。这个委員會并不只是在意見听取会和公开的會議上和石油工業进行接触，而似乎經常在秘密會議上和它接触。关于这种秘密會議的情况公众一点也不知道，也沒有公开的記錄。根据威尔邦所說，这个委員會是依靠那些因政治上可靠和活躍而被雇用的人員供給情报的。即令那些具有技术条件而能够断定油井的潜在产量的人，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們的职位是相当不穩固的。他补充說，他們的薪金仅仅等于管理者付給比較負責的雇用人員的薪金的一小部分。

这种現象引起了另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情况。組成美国一个州的最高管理机构的三个成員每人每年获得7,000美元的报酬，以便对每年在得克薩斯州營業达25亿美元的石油工業作出判断。威尔邦对这一点只是很小心地說：“真正廉潔和有才能的人有时也被选用”。也不能立即导致这样一个結論，即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員會的成員可以从他們所管轄的大公司得到任何公开的收入。把美国的參議員和联邦政府的法官列入美孚油公司的薪俸名单的“腐化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在得克薩斯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政治人物在离职后都有希望被石油公司聘去作代理人。例如，必福德·杰斯特曾一度担任过鐵路委員會的委員，一度作过州长，后来却成了得克薩斯州紐約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木蓮石油公司的法律顧問。許多政治家都拥有大牧場，而他們却以很高的租金把这些牧場的采矿权租出去了，虽然这些土地可能距离油田都很遙远。許多独立生产者常常在新开辟的油田中發現丰富的石油；

作为一种优待，就准許朋友們在公布这个消息以前收購这个公司的股票或取得租借权。选举經常有，而且要用金錢来从事竞选。得克薩斯州是一个大州，拥有 200 多万选民，因而竞选一个职位就需要很大的开支。近年来，石油集团的对还沒有在选举中获得过胜利。像得克薩斯州那样富裕的州似乎每年很可以付給它的石油委员会的委員比 7,000 美元更多的报酬。說来也奇怪，从沒有人提議增加(比如增加到 25,000 美元)，以便稍为改进一个大工業和那些薪金收入比公司偿付給能干的鑽井工人的工資还低的委員們二者之間的不平衡关系。在得克薩斯州，每个人似乎都对現存的安排感到滿意。

但是，石油工業的独立銷售者对国内的卡特尔活动提出了許多責难。大西洋海岸石油會議和帝国石油协会是代表大多数石油經紀人的，它們曾这样說：

在这个規定价格的制度下，把保存天然資源作为基本理由，因而这个州的管理机构就具有高于一切供求法則的权力。而且，它还使石油工業的基本供应服从政治的活动和压力……

近来，这里的生产者和管理委员会常常錯誤地認為石油工業只是少数綜合性的公司，这大概是由于他們接近綜合性公司的原故。但是，正如俗語所說的，“只見树木不見林”，他們很少考慮到石油工業的广大基础——独立的炼油者和市場中的經銷人，包括有数以千計的不同形式的活动。

任何一个具有天才的領導而且能进行世界性的活动的大工業怎么能够一方面反对实现国家管理，而同时又能忍受州所采取的强迫、規定价格和管理的方法呢？

在我們許多下層的人看来，这种矛盾現象是沒有存在的理由的。对于反抗濫用一种形式(州的控制)表示消極豈不会招来另一种形式(国家的控制)嗎？而后一形式对于石油工業的經濟無疑会产生更大的影响<sup>②</sup>。

## 第七章 蘊藏量

石油將能維持多久？

如果考慮到工業方面急于要在尽可能短的時間內得到最多的石油以便賺取最大的利潤，則對上述問題的答案似乎會使人感到失望。但是大公司開采石油時所根據的假定是：在過去，石油一直是充足的，將來也一定永遠是充足的。然而工業內部的悲觀人士却情願說並非如此。

在這個熱中于使用合成物的時代中，石油在經過一代以後就將告罄的可能性並沒有引起在 20 世紀 20 年代提出這種預言時所具有的恐懼。我們不是有原子能、太陽能和其他發光的代用品，而它們將會使我們認為石油似乎和現在的煤一樣是一種笨重的動力源泉嗎？這樣的遠景可能減輕那些為我們的下一代需要的石油而感到憂慮的人的煩惱，但對於現在需要而且急于需要這種動力的軍人來說，是不能使他們感到滿意的。截至目前為止，螺旋槳或噴氣式的飛機都需要石油燃料，而從原子或太陽中都無法得到這種能。

悲觀的人士曾和我們相處過一個時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代里，當時任美國燃料署石油局局長的馬克·勒·瑞奎曾說過：

或者我們必須計劃未來，或者我們必須處於商業上的附庸地位；在和平時期倚靠外國的石油用來促進商業上的往來；在戰爭時期則受到敵人的支配，他們不是控制資源的供應，就是控制運輸工具；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的鐵路和工廠將會陷于停頓狀態，我們的軍艦將會無可奈何地拋錨，而我們的國家將會聽到敵人勝利的步伐聲。

1918年，在史密森學院任職的約瑟夫·波格在談到 70 億桶潛



在的供应量的估計时認為，“在我們已查清的資源之外要找到相当大的新油田而大大修改已提出的估計数字是沒有希望的”。美国最有名的地質学家在 1919 年說，1921 年生产就会达到最高峰。<sup>①</sup>

現任海灣石油公司董事和大通銀行副總經理及該銀行石油顧問的波格从 1918 年起改变了他的看法。但是甚至在 1925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仍認為在这个国家中只有 50 亿桶的蘊藏量。后来就發現了 12 个大油区，以得克薩斯州东部的藏量为最大，所以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 1935 年的估計，已証实的蘊藏量共达 120 亿桶。这个数字于 1943 年达到 200 亿桶，而在 1954 年，达 350 亿桶。<sup>②</sup>以 1954 年一年中所用的 25 亿桶来除一下，这个数字将可以供应 14 年。但是，石油的蘊藏量頗像人类的死亡率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原来命中注定的岁数，那么他就有可能再多活几年。更多的石油經常發現。

太陽石油公司的季·爱德加·皮犹表示了工業方面的官方看法，他在担任美国石油研究所蘊藏量委员会主席时曾声言，在需要石油的时候就發現了石油，因而将会繼續發現石油。他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将有足够的石油，而在那时以后，又有誰能够看到，誰能够預料到呢？（可以补充一句，有誰关心呢？）

在石油地質学方面公認的杰出权威埃·德高里耶对这个看法表示怀疑。他認為，自 1938 年以来，發現石油的比例已在下降。他指出，美国石油研究所对蘊藏量估計数字所作的引人注目的补充中，关于已知油田地带的补充数字多于新發現油田的补充数字。例如 1951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估計，已知的蘊藏量增加了 40 亿桶，但其中只有 4 亿桶是屬於新的油田或旧油田中的新油池。

發現新石油还需要花費很多錢。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的統計，在 1937 年每鑽一英尺的孔才能得到 33.4 桶油；这个数字不断地下降，至 1954 年降为 13.2 桶。在 1940 年，往地下鑽孔一英尺花費 11.80 美元；在 1954 年是 17.25 美元。这意味着每一桶石油的發現及开采費用已从 1940 年的 0.68 美元增至 1954 年的 1.30 美元。

1954年，工業方面在發現和開采工作上花費了34億美元，而在1940年是10億美元。在這個期間，鑽孔的總呎數由9,700萬英尺增加到2億英尺。<sup>③</sup>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傾向就是干洞（不出油）在全部所鑽的油井中所占的百分比的增加。1936年的百分比是10，1947年是27，而1953年是37.5。在另一種不同的計算基礎上，每一個掘井人在1945年的“勘查鑽探”——在已試探的地區以外的地方進行勘查——中鑽出3.62個干洞。這個數字在1951年上升為4.8。然而，1951年在“新油區盲目鑽探”——最冒險的一種鑽探——中，九個孔中只有一個孔出油。

然而，所有這些令人沮喪的趨勢都被像華萊士·伊·布拉特等這類專家所推翻。布拉特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首席物理學家，是“地球上的石油”一書的作者及“石油世界地理”雜誌的付編輯。他認為，現有礦床的規模相當於原始水成岩的地區，而其前景的確令人興奮，因為有很多這樣的岩石散佈在全球。基於這種熱烈願望而提出的數字，據估計在不到600英尺深的海岸淺灘中有一萬億桶石油。在這樣的深度情況下，要想獲得這種分散的礦物的確需要有熱情才行，因為在地下尋找石油是需要人類的智慧的。

史丹佛大學教授利福森於1949年向聯合國資源保存和使用科學會議說，按現在的消耗率來計算，世界上未發現的石油資源足夠500年之用。雖然已知的世界蘊藏量在當時不過是700億桶——足夠20年之用——，可是如果石油是均勻地分布在良好的岩層之中，則可能有15,000億桶之多。這種岩石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海水的下面，約有600英尺深。他又說，我們在美國國內尋找石油獲得成功應歸功於“美國的礦藏所有權的法律，根據這種法律，個人占有他地下的石油並能隨意處理。”他認為，國家所有制對於石油的開發是一個障礙。<sup>④</sup>如果將來事實證明，美國在一代以內就耗盡了它的豐富的儲藏量，而對地下礦藏的权利採取不同制度的國家只是才着手開發它的資源的話，那麼對這種論點的最後結論可能會

有相反的看法。

壳牌石油公司的金·休伯特把利福森的估計說成是“形而上学的實習”，而他在这个問題上反映出其他地質学家的看法，这些地質学家并不十分热衷于更为乐观的看法。

事实是，虽然全国有一半的地層可能藏有含油的水成岩，然而300万平方英里中却只有約8,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际上出产石油。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已被划为可能产油的区域，但是不断濫开的油井大部分已失敗了。<sup>⑤</sup>石油也可能藏在現在已經知道的矿床的下面更深的地方，但截至目前为止，鑽探只能深及三至四英里，而勘查費用却随着鑽探的深度以几何級数上升。

关于石油的發現仍旧存在着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很引人注意的地球物理学家的新技术在尔得克薩斯全部落空了，而后来由一个資本不多的盲目鑽探的人發現了美国最富的油田。奥伯他的艾沙巴斯加瀝青沙滩据估計含有相等于西半球中已發現的石油量，但是在勘探人員遇到一小塊浸蝕的地区之前从沒有怀疑这个沙漠里有石油。工艺学家們正在研究以低廉的費用从这些沙滩中吸取石油的方法。可是，本国最有希望的地区已經三番五次地被勘查和測量过了。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像这样被挖掘过；而且将不会推翻这样令人不快的結論：美国已經度过了它的石油鼎盛时代，并且产油中心将在未来的十年内轉到其他國家去，那里已知的矿床几乎还未开发，未知的資源尚待周密地勘查。

新澤西石油公司对未来所抱的乐观态度一部分是根据世界資源而得出的。它的兄弟公司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它沒有国外来源——竭力对国内的情况表示乐观。1952年，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对未来15年(就石油商所关心的期限而言)作了这样的預測：

#### 美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

(以每天一千桶計算)

1951	1955	1960	1965	1967
7,043	8,300	9,180	9,990	10,280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認為，这个 46% 的增加的需求量将由國內的生产来供应，而且还会有 5% 的超額。如果允許进口的数字为國內生产数量的 10%，那么就会有 18—20% 的余額。<sup>⑥</sup> 軍事方面要求的余額数字是 25%，但是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認為，它們似乎得不到这个数字。这些数字意味着工業方面必須找到 490 亿桶石油，比从 1859 年以来出产的石油还要多加 70 亿桶。这些石油大部分必須来自美国大陆中部和墨西哥灣；指出下述这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即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期望在 15 年后每天从海岸淺滩得到 35 万桶石油。这大約等于 1965 年全部預計供应量的 4%——这距离某些人所热烈希望从海底获得的財產确实相差很远。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所以乐观的另一个理由是可能改进取得石油的方法。現有的方法只能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石油吸到地面上来。人們希望利用注水和压入气体的方法能够提高到 40—60%。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还希望內华达—犹他大盆地、堪薩斯—內布拉斯加的塞林那盆地及科罗拉多州的东南部成为巨大的产油地区，而和現在在北达科他—蒙大拿—薩斯伽齐万的魏立斯頓盆地及犹他州的温达盆地开采規模并駕齐驅。人們認為，加利福尼亞州即使開發海岸淺滩油田也只能維持其現有的产量。这个州每年用去它的資源的 10%，而全世界的平均数字是 2%。<sup>⑦</sup>

尤金·艾勒斯和查尔斯·斯卡劳特于 1952 年在“能的資源——世界的財富”一書中所發表的預測提出一个更長远的看法。他們不相信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所認為的在未来 15 年中产量不断上升的情况，在他們看来，到 1960 年就开始下降了。他們認為，經過 20 年后，生产將縮小到每年只有 10 亿桶——現有数字的一半。即使 1975 年的产量能維持現有的水平，但仍將短少 49 亿桶石油，而这是必須由进口供給的。<sup>⑧</sup>

到那时候，我們显然勢必要在工業和家庭用途方面少用三分之一的国产石油；那时，汽車燃料和机油的需求量总数或許只有 35 亿桶。15 亿至 25 亿桶（視生产將維持在現有的水平上或下降为 10

亿桶而定)的石油势必要依靠进口或得自其他来源。作者不相信在进口石油的竞争中,从油母頁岩每年能够廉价地供应3亿桶以上的石油。从煤炭中可以提炼2亿桶石油,这是比较贵重的碳化学物的一种副产品。③

由于艾勒斯与海湾石油公司的研究部门有关系,所以这种对未来的长远看法就更有意义了。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的乐观看法可能出于它对国内来源的倚赖,而海湾石油公司占有波斯湾丰富的科威特的一半矿床,因此艾勒斯便更高兴地瞩望着需要大量进口的前景。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专门研究人员的科学智慧使他們从任何科学家都能找到的材料中得出互相对立得出奇的结论。海湾石油公司的专家似乎对油母頁岩(只要在科威特还没有发现它)并没有抱过大的希望,而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的专家却对有关合成燃料的问题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并寄以很大的希望。

海湾石油公司专家艾勒斯在考虑主要国家使用能的问题时指出,英国利用煤的能建立起它的帝国。远在1875年,英国每一个人的用煤相等于世界其他国家每人用煤的30倍,因而英国强大;现在,它所使用的煤只比其他国家大四倍并且还在不断地下降。在美国方面,石油是主要供给能的燃料。但是,我们的消费曲线已经追随英国用煤方面的不祥的趋势。1930年,我们每人用的石油等于世界其他国家每人用油的30倍;在1940年是26倍;1952年是17倍;他说,到1975年,我们用石油的情况将大致和英国现在用煤的情况相同,只等于世界其他国家每人用油的5倍。

艾勒斯指出,在另一方面,俄国在它的煤、石油和煤气的使用上正在步步上升;目前,它的数字只等于我们的数字的10%,但是它在每十年中就上升25%,而我们在1910年就已度过占世界石油消耗量最高数字的时代。更不利的是我们已经用去了我们已证实的石油蕴藏量的61%,而俄国只不过刚刚开始。俄国的已证实的石油资源尚不及所推测的数字的4%,因此它所消耗的石油自

然就更少了。就将来而言，这些数字预示着美国的悲哀。苏联的土地上估计拥有世界全部石油的四分之一，而我们拥有五分之一。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油井已经提供了世界石油生产的68%，在此期间，我们已证实的蕴藏量的61%已经被消耗净尽。

根据艾勒斯的估计，世界石油的分布情况如下：中东25%；苏联25%；美国20%；美洲其他部分20%，其他地区10%。

艾勒斯从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多多输入石油，储存我们自己的石油并在生产和使用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sup>⑩</sup>这个结论与海湾石油公司的外交政策是相符合的。

### 来自油母頁岩和煤的石油

远比一些地质学家的“形而上学的”推测和大多数公司洋洋得意的乐观主义更为具体的是在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发现有含石油的油母頁岩的巨大矿床，其中大部分可从地面开采；另外是在北达科他发现有褐煤——一种劣质煤——的巨大矿床。

石油工业方面和留在内政部的关心公众事业的地质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正在为这些矿床的前途进行着一场默不作声和无情的斗争。在内政部中从民主党的观点转变到共和党的观点，可能使这个可怕的冲突变成石油公司的一个轻而易举的胜利。<sup>⑪</sup>

冲突是来自两方面。仅仅关心石油生产的石油公司坚决地和扩展石油产品来源的任何努力进行斗争。它们对于经常存在的石油告罄的恐惧的答复总是依靠价格；如果2.90美元不能从地下取得一桶石油，那么4块美元或是5块美元就可以取得一桶石油。它们并不是为消费者斗争；他们只相信在一定价格下就有充足的天然石油。

另一方面，把生产、提炼和销售等合在一起经营的石油公司，特别是对天然石油显然只有有限的前途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公司和直接在落机山脉有巨大利益的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都不反对开发油母頁岩石油。它们只是坚持，如果有任何开发工作，应

由它們去干。它們的論点令人信服地簡單明了：如果發展人造液体燃料是有利可圖的，那么就由它們去獲得这种利益；如果無利可圖，那就應由政府出錢來加速这种開發工作。

这个冲突因 1946 年的人造燃料法而表面化，該法授权美国矿业局开办示范工厂，以便在科学上試驗是否可能以相当于提炼原油的成本来提炼油母頁岩。該局因而在科罗拉多州的萊福尔城修建了一个典型示范工厂，每桶石油的成本降低到 2.25—2.50 美元，从每一吨油母頁岩中可以提炼出将近一桶原油。該局补充說，在科罗拉多州西北部有大约 2,000 亿桶油母頁岩石油。<sup>⑭</sup>

加利福尼亚州联合石油公司很关心它石油来源能够得到补充，它部分地証實了該局的說法。联合石油公司總經理李斯·泰勒估計，可以獲得 1,000 亿桶，并且每桶的成本将低于 4.50 美元，一旦有相当規模的工厂投入生产，則成本或許还要减少。联合石油公司已經建議修建一座日产 50,000 桶石油的工厂，而由国防部担負可能的亏欠。<sup>⑮</sup>

政府發起的石油团体全国石油委员会，为一个报告花費了 30 万美元，該报告認為从油母頁岩提炼的汽油每加侖为 0.147 美元，而从真正的石油提炼的汽油，現在的批發价格是每加侖 0.12—0.13 美元。一位大胆的美联社記者写道，石油工業方面“对于政府已經開發廉价人造燃料的来源感到發愁，这种燃料有一天将会使石油工業的利潤大大减少。过去和現在还存在着另一个煩惱，那就是从含石油的頁岩获得的石油将来会有一天严重地侵吞天然石油市場的前景。”<sup>⑯</sup>

委员会說，不利于油母頁岩汽油的价格上的差别，显然打乱了整个計劃；如果在将来似乎有任何開發油母頁岩的情况，工業方面在获得利潤的条件下将会乐意去干。

委员会甚至更少談到将煤变成液体燃料的問題。它說，使氫与煤化合而生产的一加侖汽油将花費 0.435 美元，但是据研究美国矿业局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所建的典型示范工厂的一个紐

約工程管理公司(伊巴斯科服务处)說,如果对于煤的液化和气化后的許多产品能够适当地分別确定它們的成本,則能够生产出0.11美元一加侖的汽油。伊伯尔斯台特公司設計了一个在伊利諾州南部設立的价值4亿美元的“煤炭化学”工厂,以便每天生产30,000桶汽油和化学品,而以化学品为主要的合乎經濟原則的产品。“幸福”杂志評論說,在这項計劃中,已人为地創造出高度的資金周轉、高度的工艺学、石油和政治。<sup>⑮</sup>

“全国石油新聞”以怀疑态度藐視內政部对这类計劃的兴趣:“看来更加像是內政部在發动一个处心积虑的运动,以鼓动輿論达到这样的目的,即私有企業或者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开始从事商業範圍內合成品生产,或者人們将請求政府插足其間。但是,共和党人执政以后,1951年10月3日所表現出的这种情緒似乎成为多余的事情了。<sup>⑯</sup>新政府提出的第一批法案中的一个法案就是关闭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的工厂。內政部部长麦凱于1954年宣布,科罗拉多州的萊福尔油母頁岩工厂也将关闭。

“石油日报”直率地談到这件事:

工業方面願意允許“典型示范工厂”的試驗进行下去,但只是在一個临时性的基础之上,并且只能在它自己的控制之下。即使如此,一些石油物理学家和經濟学家承認,或許在十年之內并且在太平洋海岸这样一些地区中,合成品时代可能超过大多数人民的想像而更快地来临。技术上的进步可能很快地带来令人滿意的工作程序。工業方面徘徊在反面意見和正面意見之間。反面意見是合成品并不需要或者是不經濟的;正面意見是,如果可能,它們只能由現有的公司来發展。<sup>⑰</sup>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总經理尤金·霍尔曼将这个論点縮短为一句話:“当为了这个目的似乎需要合成品时刻到来时,我們就一定制造它。”<sup>⑱</sup>

在这个爭論中最奇怪的是,主張战争的人似乎很少关心这个国家将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国内供应的石油产品。他們似乎满足于



接受那些在海外拥有大量矿藏的石油公司的想法，即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总可以弄到手。事实上，忽视大力发展国内油母頁岩和褐煤石油产品的供应，正是努力取得巨大的军事优势的另一个论据，这种军事优势将可能使他们在战时得到委内瑞拉和中东的资源。

## 第八章 运 输

随着从地下发现并开采出原油而来的是不安和怀疑，混乱和机智，丑恶的个人主义和冒然的独立性。这种流动的矿物一旦被开采出来就被送入油管，并进入另一个受到平稳的控制的世界中，既安闲，又有效率。这是石油工业的第二大部门：运输，不论是用油管运输还是油船运输。这时，吵闹和叫嚣沉寂了，代替它们的是大公司发出的冷酷专横的命令。石油的一半可能都是由独立生产者生产的，但在缴纳油管运输费的时候，独立的幻想也就破灭了。

离开乱烘烘的油田不论是只有几英里或是半个大陆，油管站成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唯一听到的声音是马达的声音，它推动着石油沿着油管流到下一个抽油站。抽油站常常是在乡村，它的环境可能风景优美，小溪潺潺流过洁净的砖或洋灰的建筑物；一种田野的迷人风光弥漫于这个地方。这里听不到鑽探机的哀鸣和压轧声，也看不到“粗脖子”、“硬挤排挡的人”、“起重机猴子”、“棉子象鼻虫”和“推动机器的人”辛苦劳动的景象。<sup>①</sup>在马达的沉重单调的鸣声中，一些机器工人默默地在仪表和汽门之间安闲地走来走去。

在油田中，仍然有碰运气的机会，一个盲目开油井的人可能发财致富，一个倡议开油井的人可能赚一笔大钱。但是大公司却沟通了他的油井或油田，并告诉他能够赚到多少钱和什么时候可以赚到钱。一条从墨西哥海湾—中部大陆石油公司的油田到芝加哥的油管花费二千万到一亿美元。取得通过一千英里的路程的权利需要大批测量人员、工程师、土地勘探人员和律师进行工作。巨大的油管铺设机紧随着机械化的挖掘机越过大草原。当油管准备妥当以供使用时，还需要私人电话和电报线甚至微波无线电以便将每一个站与其他站和总部联系起来。

只有大公司才能为工业的血液修建这样的血管。有时候它们甚至也需要集中资金修建并经营油管綫，这些油管綫每一英里的費用达 50,000 美元至 100,000 美元之多。从油田通到干綫的一个地点的較小的油管是“匯集管”；大的油管——很多油管的直徑是 20 到 30 英寸——将原油送到炼油厂，然后通过“产品”油管輸送到銷售中心地点。这些油管能够一个紧接一个地輸送不同产品的貨物，而不同种类的液体很少混合在一起。1953 年，134,000 英里的原油和产品的油管綫每天运送一千万桶石油，它們担負着美国全部运貨重量的八分之一。

油船是海上的油管。这些油船包括由几百吨的沿海和內河汽船到时速达 18 海哩并可装载 25 万桶石油的 45,000 吨超級油船，它們构成东海岸和墨西哥灣、委內瑞拉和中东間的紐帶。此外，駁船在內河和海岸之間的运河上負担着龐大的运输量。

用在石油和产品油管及油船方面的投資达 20 亿美元，另外有 10 亿美元用在油車、卡車、駁船和內地水上設備上。显然只有大的联合公司才能花費这样的巨款。当然，独立生产者可以用更高的運費拿油車运送他的石油，但是实际上現在很少用油車运送原油。大公司控制着大的干綫——陆地上占 89%，海洋上占 87%。按照法律，油管是“公共的运输工具”，对于任何要把他的石油从这里运到那里的人大概都是开放的，但是“独立生产者的”石油很少从主要干綫运送。首先，这样做是沒有益处的，因为离开油管后的石油价格和进入油管时的价格同样受到控制。如果他們使用油管，則他們是在对大公司便利的条件下才这样做。如果油管沒有空閑，則可能沒有这种便利。或許，接受运送石油的最低数量可能太大，以致超过独立生产者的儲藏量。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独立生产者得以使用这个公共的运输工具，他就得按照收費的规定向他的竞争者——大公司——繳納運費。这样便回到了美孚油公司壟断下的“过去糟糕的日子”，当时它强迫铁路方面不仅对它所托运的石油給予折扣，而且还对它的竞

爭者所托运的石油給予類似的折扣。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會上的證據表明，獨立生產的貨主為了運輸他自己的石油需要繳納的費用比大公司為運送它自己的石油的費用大一倍到兩倍。據說，對於必需運輸相當數量的貨物的嚴格規定和罰款在近年中已經減輕了。但是，由於競爭的馬已經被偷走，馬廐的門現在是否上了鎖就無關緊要了。小人物在任何情形下都被再三勸告要量力而行；如果他花不起百萬美元，他至少能夠開設一個小的加油站。

據標準統計公司稱，在原油方面沒有自由市場主要是因為一切購買實際上通過集中的油管系統進行的。

這樣，原油的價格就是人為的價格了，並且部分地由於這個原因和核算方法以及愈益按照比例進行分配等，石油工業因而與原油的價格發生了連帶的關係。這是對於利潤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和影響擴展和開發的主要因素。因而運輸部門成了大石油公司力量的主要源泉，大公司都重視原油事業的發展<sup>②</sup>。

油井的所有者通常只能利用一個油管，即使可以利用幾個油管，但由於油田中的石油牌價和石油的比重相一致，因此很難說在賣主遇到買主的時候會發生價格上的競爭。

在每天的報紙上，你不會找到原油或汽油的“市場”價格。棉花和豬肉、豆油和亞麻油、玉蜀黍和小麥、橡膠和錫——幾乎每一種商品在各種商業交易所中都有它的市價。但是沒有石油交易所。過去曾經有過，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在商業上活躍的人幾乎沒有人能夠回憶起這件事。美孚油公司在1895年曾宣稱它將不理采交易所的價格而只按它自己的牌價付款。不久以後，石油交易所便失去作用而停業，以後從沒有恢復。其理由在今天和在1895年同樣是簡單的；美孚油公司那時控制了全部油管綫并購買了賓夕法尼亞州全部原油的80%。這是一個道地的買主的市場，也是洛克菲勒整個計劃的目標。現在，大公司購買原油的百分

比甚至更大，并且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油管綫。美孚油公司或其他主要的大公司在油田中的牌价仍然是原油独立生产者所知道的唯一价格，他們在向油管收油站交付他們的原油时，就是按照这个价格付款的。

洛克菲勒發覺油管綫是石油的咽喉。它也被用来当作财务监督，能够实行大公司所要求的調整。即使在生产和銷售方面——在这两方面，独立生产者为数甚多——亏本的时候，人为的油管綫利潤仍能够保証巨大联合公司的整个利潤。州际商業委员会曾于1933年报告称，油管綫的收入是“令人惊异的，因为考虑到这些收入是在普遍工業蕭条的时期获得的。”从1929年至1937年，每年的股利平均为33.2%。根据該委员会的統計，在1929—1933年蕭条的年代里，17个大油管公司的股利相当于全部投資的98%<sup>③</sup>。

生产者、炼油厂和銷售商可能亏本，但是联合公司由于控制了油管“收入”，是不可能亏本的。在向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报告它們在不幸的蕭条年代中的營業情况的12个大公司中，九个大公司报告它們在炼油方面亏了本，七个在銷售方面亏了本，一个在生产上亏了本，但沒有一个大公司在运输上亏了本。

油管成了控制生产、进行分配和确定各州生产日数的监护人，也是“超过国家定額的石油”的監視人。除了極少量的石油外，所有的石油——不論是原油或提炼过的石油——总有一个时候必須用油管运输；由于大公司購買大部分的石油，超过“市場需要”的石油不会大量地流到消費者的手中。

油管是設在油田中的小炼油厂的敌人，因它以另一种身份作为控制市場的工具而替大公司服务。在墨西哥灣、大湖泊和东岸的巨大炼油厂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由于利用油管匯集了所有西南部的原油并把它送到發生触媒作用的怪物的口中。小炼油厂由于它不接近較大的市場因而失去了接近油田所可能具有的优势，因为它沒有供自己产品使用的油管綫，并且为了使用它的强大竞争者的設備而必須向它們繳納運費。

联邦政府在半個多世紀以來曾和擁有油管綫的公司進行着一場煞有介事的鬥爭。早在1906年，海伯恩法就已宣布油管綫為公共的運輸工具，但是在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確認該法之前，公司對該法一直置之不理。參議院原來關於該法的草案禁止公共運輸工具運輸與它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商品。這樣就阻止煉油和銷售公司擁有油管綫，但是在和眾議院的最后一次會議中，決定用“鐵路”來代替“公共運輸工具”，因而石油公司不包括在內。

1914年以後，公司很願意成為公共運輸工具，但是只運輸25,000桶至100,000桶的貨物。1922年，州際商務委員會設法把最低數量10,000桶的訂貨包括在內，但由於這只適用於某些特殊的交貨地點，因此這種辦法大部分變為無效。1928年，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美孚油公司的油管綫並沒有關心過“公共運輸”；1936年，獨立石油協會埋怨說，大部分公司將它們的油管綫看成工廠的設備；儘管有海伯恩法的規定，殼牌石油公司甚至拒絕繳稅。

關於准許獨立生產者的石油流經大公司控制下的油管的問題似乎無法解決，以致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15年建議油管綫和大公司分開——過去在無煙煤的鐵路問題和後來在肉類包裝機問題上曾試圖採取過這一英勇的行動。主張油管綫和它們的石油公司主人分開的論點在1913年對羅斯福似乎很中聽，他曾建議國會為此目的制定緊急法令。國會事實上在全國工業復興法的第九節中授與了總統所要求的權力，作為同節中關於禁止生產“超過國家定額的石油”的一種對抗。他有权使任何擁有油管綫的公司和油管分開，如果這個公司“利用不正當的行徑或非法價格而導致壟斷”的話。雖然關於超過國家定額的石油一節的規定曾迅速而有力地付諸實施，但依照第九節使油管分開的工作却從未進行過。

州際商業委員會後來建議利潤率應不超過投資數的80%。由於這種關於利潤率的計算方法需要對最初成本費、折舊費、再生產成本費等方面作一番精確的推算，所以此項建議沒有什麼結果。

既然石油產品由於對生產的限制以及大公司對於從油井到加

油站的市場的强大管制而被紧紧地控制住，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利潤率和运送石油的价格也就不再是人們严重关切的事了。在現在，沒有一个独立生产者梦想他如果把原油从油管运到炼油厂而不在油井旁出售，就能够获得較高的价格。

但是在利用分配和各种联合机构来对生产进行合法控制的时代以前，油管是壟断公司强迫独立生产者在油井旁出售石油(或者修建他自己的效率較低的小型炼油厂，以处理他的产品)的方法。正如霍尔姆斯法官于 1914 年所指出的，美孚油公司在那些日子里已經“使它自己成为油田的主人而無須将油田占为己有并且把来自很多石油主人的国际商業上的主要貨物运过半个大陆，但是美孚油公司利用它所具有的威胁力量，而把它当作自己的貨物来运送。”

## 第九章 煉油廠

在現代的煉油廠中，人們能夠很好地看到石油工業的真正宏偉氣象。在一般稱為“高度辛烷氣體製造廠”的宏大的工業建築中，人們所知道的關於化學的一切知識都被用在分裂分子和改變它們的工作上。在夜間，有成千盞的燈光照亮了高聳入雲的樓台、狹窄的過道和樓梯，起觸煤作用的裂化廠形成了 20 世紀技藝上的奇景之一。

石油是氫和碳的分子的某種組成物，它們在這些裂化廠中被分裂，重新結合并以不同的類型再組織起來。各種過程的名稱——聚化、醇化、氫化、同質異性化——正表明改造它們的複雜的化學程序。在這些沒有牆壁和屋頂的進行合成工作的場所，進行着只有試驗室中的高級技術人員了解全貌的操作程序。

這的確與較早時期中原始的“茶壺”式“咖啡壺”式的煉油廠大不相同，那些廠的操作情況能夠迅速地為一個熟練工人所了解。在這些工廠中，原油被放在一個封閉的油槽中并从下面的火爐將它煮沸。隨着溫度上升，較輕的部分開始升華為氣體——粗揮發油、火油和汽油。它們通過一個管子被送入一個冷凝器，在冷凝器中被冷卻、液化并被抽出。剩下的殘余的油則被當作燃料油出賣，還有較重的礦滓則供瀝青、柏油和焦炭等之用。

在洛克菲勒所熟知的火油時代中，汽油是一種沒有用的副產品，它有時摻雜在火油中而使它爆炸。亨利·福特把這一切改變了。汽油成為可貴的產品。由於原始的工作程序從原油中只能蒸餾出四分之一的汽油，所以採用管子蒸餾方式。原油經過爐中的幾千呎長的管子受到 700 度以上的熱度，除了最重部分的原油以外，它足以蒸發原油中所有其他部分。這還具有可以連續進行工作的好處，因為隨着蒸氣升入分餾塔，而在不同的溫度下被冷凝的



时候，原油能够经常不断地被送进管子。

这仍然是属于第一个步骤：选出原油中的各种成分。然后再将非汽油部分的产品进一步加热，利用压力改变分子的结构。这就是热“裂化”。如果为了加速化学反应加入触媒剂，这就变成有触媒剂的裂化。用这些办法，大约有一半原油能够成为汽油。进一步加工增加了辛烷的含量，可以供飞机和高压的引擎使用。从理论上讲，几乎全部原油都能够变为汽油。

化学的加工尚不止于此。用改组和改造分子的办法，原油被送到迅速发展中的石油化学工业——正在代替煤渣化学工业——的储藏所中。在很多炼油的中心，管子与附近的化学工厂相连，这些化学工厂可以生产染料、药品、塑胶、人造橡胶、清洁剂、炸药以及从现代石油中所能够得到的上千种产品。

在1925年，从石油中生产不到1%的有机化学品，但是目前分馏物将近占了半数。化学品的基地正从大西洋中部各州转移到墨西哥湾，在这个区域，从新奥尔良到考普斯克赖斯蒂，到处都林立着新的工厂。1940年起投资于扩展化学工业的150亿美元中，大部分款项是用于根据使用石油和天然煤气，而不是用于根据使用煤渣的计划上。<sup>①</sup>

高达一百呎有余的庞大的制造高度辛烷气体的工厂是油管的饲养物，油管吸取数以多少万计的油井中的东西来饲养这些工厂。在油田中的小炼油厂跟它们无法相比。油田可能枯竭；小炼油厂可能距离广大市场太远，并且即使它们是现代化的工厂，也仍须倚赖大公司的油管，而且还必须向竞争者缴付运费，以便将产品送到买主手中。如果它是一个仅将汽油和其余的油分开的工厂，则它完全没有竞争者，如果它既无自己的油井、油管，也没有销售机构，则它是工业上的孤儿。它所买的和卖的一切东西和联合的大公司比起来是很不利的，它之能存在下去，应归功于工厂所有者的才能，或是工厂所在地的某些特点。

大公司所拥有的最大炼油厂集中在巴通奥吉到考普斯克赖斯

蒂的墨西哥灣沿岸、由芝加哥到克利夫兰的大湖泊沿岸、聖路易、紐約和費拉特尔費亞以及洛杉磯和旧金山等地区。

較小一些的大公司在中部大陆拥有相当規模的現代化炼油厂。由于它們靠近供应的來源地并接近广大的中西部市場，它們保持着一个立足地。斯克萊石油公司和中大陆公司是散布在落杭山脉和密士失比河之間这一地区的典型的地方公司。但是到1940年，沿大西洋海岸的所有不屬於大公司的炼油厂都不存在了，东部得克薩斯州仅在五年前还吹嘘不已的74个炼油厂已减少到三个。大公司在整个得克薩斯州的炼油厂当时平均的生产能力每天达77,000桶；独立生产者不过8,000桶。在全国，大公司拥有炼油能力的80%以上，裂化能力的90%。1950年，联邦貿易委员会認為大公司在炼油中的份額占全部产品的83%。

威廉·凱姆尼茲尔生动而詳細地敘述了得克薩斯州东部在20世紀30年代中發生的事情。他的典型的炼油厂拥有20个油井，日产10,000桶油，并且他通过独立的小商人来推銷。因为他想尽一切办法来經營，不需要巨大的經常开支，也許还使用一些用折扣价格买来的国家定額以外生产的石油，所以这个独立的炼油厂能够以低于大公司几分錢的价格出售产品。因为这样，他被称为强盜和騙子。大公司經常要在他的市場上以低廉的价格和他竞争，以便使他的經營資本受到損失，并使得他难以存在下去；他們刀下留情的唯一理由是，如果徹底消灭了他，可能会引起公众的大驚小怪。

于是这个小独立生产者坚持下去。接着大公司又要铁路委员会强制实行分配。这样一来，这个小独立生产者的每个油井的产量被削減到每天20桶，因此他获得的石油供应是400桶，而不再是10,000桶。他必須按照牌价来購買別人的原油。如果他吃得消这一手并且繼續出售汽油，他可能被要求参加大公司为消除市場上“不幸”（即賤价出售）的汽油而設立的“机构”。他必須接受被指派的一个大公司作为“舞伴”。这个大公司按照現行价格購買他的“不幸”的汽油；他不必再去为他的賤价汽油寻找出路了。这对于

小的独立生产者方便得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自己的顧客的連系便被切断了。他現在变成大公司的一个附屬品，成了大公司的一項工厂設備。在另一种情况下，大公司可能提高原油价格而压低汽油价格。这样便把小的炼油厂商置于死地。

由于采取这种和那种策略——主要是通过对允許生产的數額采取分配办法，得克薩斯州东部的独立生产者到 1940 年几乎全部都成了附屬品。

这样，联合就是获得成功的秘訣。炼油厂必須控制大部分原油——通常是一半，它必須在油田中有一个匯集石油的油管网，一条通到工厂的巨大的輸送原油的油管和一条通到市場的輸送制成品的油管，它还必須有它自己的銷售机构，包括为自己所有或根据租約而由其控制的主要油站和加油站。

1953 年的情况可以說明沒有联合起来的公司盈利或亏本的触目惊心的情形。当时独立炼油厂商反对原油加价。他們說，原油的价格提高三角五分或者炼成品的价格降低 5% 就会使很多小炼油厂亏本并且最后会迫使它們倒閉<sup>②</sup>。

耶魯大学法律教授尤金·罗斯托認為独立炼油厂照理是可能維持下去的。專業化的机器公司能够掌握先进的裂化工作程序；这类公司甚至花費 200 万美元或更多錢就可以修建它自己的炼油厂。不幸的是，正如罗斯托所說的那樣，大公司控制了通向原油和市場的道路。而它們对专利品的控制也是一个大的障碍。

关于制造合成品的各个程序的一长串严謹的名称就可以表明这种专利的情况。直到最近，很多专利的制造方法仍为各大公司所私有，但是它們在侵犯权利等等問題上陷入了極其复杂的糾紛中，以致它們最后不得不取得協議互相給予特許。这样便十分接近于司法部所抗議的联合专利。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曾和不下十个专利公司發生关系，有些大公司共同进行合作来控制一种专利制造方法。独立的炼油厂商可以得到大部分这些专利制造方法，但要花一笔錢，而这笔錢是必須向他的竞争者繳納的另一种捐稅，以

便取得他的生存权利。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合資經營的乙基石油公司屬於一種更專門的類型。乙基石油公司直到最近還有一種獨占的專利製造方法，它使每個公司——大公司和小公司一樣——為了獲得使用這種產品的許可而需要向它付出代價，因而間接地向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付出代價。太陽石油公司——幾年來一直堅持不屈的一個公司——只是最近才投降，雖然它仍舊銷售一個等級、一種價格的汽油。

原始的工廠儘可能從原油中提煉出最多的汽油並將其他部分當作燃料石油出賣，而複雜的煉油廠卻能夠調節它們的產量，使之適應市場上的需要。在夏季快來臨的時候生產出更多數量的汽油，在秋季則生產更多數量的供取暖用的石油以供應冬季的貿易。應根據市場的需要而決定生產多少航空用的汽油、可溶解的粗揮發油、火油、柴油、人造橡膠用的碳化氫氣、塑膠、酒精、工業燃料油、高級潤滑油、石蠟、焦炭和瀝青。它們的比例能夠隨意加以改變，而煉油廠越複雜，它的適應市場需要的能力就越有伸縮性。

來自委內瑞拉的入口的大量增加和天然煤氣被送到東海岸這兩件事正在改變着國內生產的性質。內地和西海岸的煉油廠不得不轉而生產更多的汽油、柴油、潤滑劑和特種產品，而將重油的市場讓給委內瑞拉。控制大量委內瑞拉產品的大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海灣油公司和殼牌油公司——能夠從這一轉變得到好處；那些依靠國內原油的公司不得不在煉油廠的設備上投下大量的資本，這些設備將能使它們的殘油改變成為更有銷路的产品<sup>③</sup>。

汽油是石油工業最能賺錢的產品，因為它碰不到任何其他產品的競爭。工業方面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有利可圖的價格將汽油出售。剩下的東西大体上只是按照市場上所能給與的價格出售。例如，燃料油與煤相競爭，石油化學制品與煤落化學制品相競爭。

關於石油工業所以能夠盈利的真正來源的問題，曾展開了相

当大的爭論。盈利真正来源究竟是原油生产,控制油管綫,炼油厂还是汽油站呢?对联合公司來說,这四部分似乎都是保証全部利潤所必需的。銷售上可能亏本,但是大公司認為,不控制零售市場就会进一步影响它的盈利。油管綫的利潤,在榨取这种利潤的时候,只是一次帳簿上的事,因为大公司在运输它們自己的产品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它們自己多收或少收費用。‘炼油是工業方面被控制的部分,而使傲慢的独立生产者力不能及。但是,大多数經營石油的人都同意,真正的錢財是从原油生产中得到的,其余的机构只不过是保护这个提供一切好处的主要源泉而已。例如,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說,它生产和銷售一桶原油的成本是0.88美元,但它的售价是2.90美元<sup>④</sup>。

虽然注重实际利益的油商認為盈利主要是在于原油生产和出售汽油,但是在經濟学家看来,这种理解似乎大部分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实际上工業是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分門別类的零件的集合体。消費者所付的价格可以远超过生产、提炼、运输和銷售全部成本这一事实,就是利潤的真正来源。对于那些可能得到廉价的外國原油的公司,利潤就变得極其龐大了。

比較实际的油商所以認為他們对于盈利問題的看法有理由,只是因为石油工業的两端——生产和銷售——有許多独立生产者。因此,对于原油和汽油以及其他产品都定有价格,而这样形成的价格情况引起了对于哪一部分究竟更能获利的推測。但是对于联合的大公司來說,哪一部分更能获利的問題只不过是一个會計問題,對它們來說,整个的联合經營都是获利的。

#### 主要炼油厂

		原油生产能力 (日产一千桶計算)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汉波尔)	灣仔城, 得克薩斯州	282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埃索)	巴通奥吉, 路易斯安那州	265.6
海灣石油公司	阿瑟港, 得克薩斯州	245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	阿瑟港, 得克薩斯州	210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	維丁，印第安納州	195
海灣石油公司	費拉特爾費亞城，賓夕法尼亞州	183
紐約美孚油公司（木連石油公司）	波蒙特，得克薩斯州	182.5
城市服務石油公司	查理斯湖，路易斯安那州	175
殼牌石油公司	伍德河，伊利諾州	170
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	里支蒙特，加利福尼亞州	165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埃索）	林登，新澤西州	163.4
太陽石油公司	麻克斯胡克，賓夕法尼亞州	145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泛美）	得克薩斯城，得克薩斯州	145
大西洋煉油公司	費城，賓夕法尼亞州	142.9
殼牌石油公司	豪斯頓，得克薩斯州	125
紐約美孚油公司（通用石油公司）	陶倫斯，加利福尼亞州	125
辛克萊石油公司	豪斯頓，得克薩斯州	125
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	艾爾西根多，加利福尼亞州	120
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辛克萊—城市服務）	瓦遜，加利福尼亞州	115
辛克萊石油公司	東芝加哥，印第安納州	110
辛克萊石油公司	麻克斯胡克，賓夕法尼亞州	100

（“包括裂化廠在內的美國煉油廠”，美國內政部礦務局印發資料第7693號）這是1955年1月1日的數字。

## 第三部 市場上的弱肉強食

---

### 第十章 汽油的銷售

对油田來說，它的生产控制得好不好，可以从市場中看出。原油流入油管并經煉油厂加以提煉之后，它的产品就被輸送到大約20万个加油站去，这些加油站每年收入有90亿美元。如果一个地区的每个主要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都一样，那么，这就說明生产一定控制得很好，而巨大的利潤也就跟着来了。

这种成就对石油卡特尔來說，是無上的荣誉，說明它从在油田里踱来踱去的地球物理工作人員起一直到高聳天空的煉油厂止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在这里，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的自由企業家都可以开办一个加油站，而这些占有統治地位的公司能否保証它們的統治地位完全要看它們能不能把这样一个市場組織起来。

这种現象看来似乎是乱七八糟的：全国各处每一个較大的十字路口都設有加油站，飄揚着各大公司的商标——埃索、紅飞馬、大海灣、得克薩斯明星，等等。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美元投入了似乎是沒有意义的以同样价格出售同样油質的汽油的競争中，但是从年度財政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宗能賺錢的好生意。

在这20万个加油站中大約有80%是直接受大公司的控制的。有些是公开归公司所有；其余的則是采取一种租賃方式，借以逃避某些州的鏈鎖商店稅或規避社会保險制度和勞工法中的某些規定。經銷商是石油工業中自由企業的象征，但是他要不就是通过合同，或者就是通过“諒解”的方式和他的供应者而不是和别人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这是直接違反克萊頓法的，該法禁止製造業公司为了减少竞争、制造壟断或規定价格的目的而用包办式的合同把經銷商或購買者拉在一起。但是克萊頓法是可以由法院来任意加以解釋的，而事实上专卖經銷合同是界于明目張胆的違法行为和法律制裁之間的东西，它的界限很含糊不清。經銷商，不論是批發商或零售者，都是大公司的銷售工具。他的真正的自由只限于享有以下的特权：因为市場的風險而造成的意外損失由他負責。

不能認為这些大公司是毫不費力就控制了市場。的确，事实就像一籠子野兽面对着馴兽人一样，馴兽人用鞭子和空槍鞭策野兽并强迫它們接受任务。很少有哪一年司法部沒有对一个大公司或很多大公司起訴；很少有一年联邦貿易委員會不在調查市場上的弱肉强食的情况；經銷商無时無刻不在和他們的供应者吵鬧，要求更多的中間利潤——他們就是靠这点微不足道的利潤生存的。

这些大公司为了提高“汽油消費量”，彼此間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宁可牺牲一部分利益向大工業或公用事業兜售汽油；以“服务”为借口拼命大打折扣；竭力想增加它們的銷售量，即使是万分之一也是好的。在貿易組織方面，它們不断宣傳“倫理”观念的必要性，不断宣傳一定要在群众面前維持一个在价格上的統一战线；推銷部經理在工作中尽其所能地設法增加銷售額，找寻蒙騙顧客的窍门，設法按照石油工業自己的法律規定来詐取非正当的利益。

因此，当不了解情况的人說其中沒有竞争时，就难怪这些公司会觉得不高兴了。竞争在每一条可以想像得到的战线上以每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式在进行着——只有一个例外：在每个遵守“倫理”观念的加油站，汽油的价格必須划一。

这种無限制的竞争所消耗的費用是惊人的，但是这些費用的大部分都轉嫁到 5,000 万輛汽車和卡車的主人身上。倒霉的是他們而不是石油工業。

一位显赫的巨头哈里·辛克萊簡單明了地說：“我們建立了过多的加油站，浪費了人力，进行了数百万哩的不必要的运输交流



錢，並且在銷售費用方面浪費了成億美元的錢財。”根據他的公司所作的調查，只要有現在使用的加油站的35%就足以很好地為公眾服務了。但是，辛克萊又補充說，這種浪費是由於“我們正在努力加以維護的‘自由企業’制度所引起的。”

辛克萊引証了石油工業在1932年所作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指出，多餘的加油站的數量等於是一億美元的超額投資，每年造成4億5,500萬美元的浪費，等於在每加侖汽油的價格上加上二分半美元。在156,000個加油站中，有111,000個據說是不必要的。石油工業最近在一個85,000人的地區里所作的一項調查表明，在16個大油廠中有13個是可以關閉的；在37輛運油車中只有9輛是必要的；在315個加油站中，有187個是已經因戰時緊急狀態而歇業的。另一個在加利福尼亞州作的調查表明，在12,600個加油站中有8,600個是不需要的<sup>①</sup>。

在石油工業公開的兩“端”——生產與銷售——實際情況也非常相似。如果張三在他的油田上開了一個井，那麼鄰近的李四就馬上也得開一個井來進行抵制；因此如果埃索石油公司在一個地方設立了一個加油站，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公司就得在一個有利的地方設立一個站來抵制。如果海灣石油公司設立了一個閃閃發光的銘和鋼建成的新加油站，那麼馬路對過的20世紀80年代形式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公司的加油站就必須洗刮乾淨，以便油漆得更光亮些。事實上，大公司為了專門研究開車人的興致——他為什麼選擇某一個加油站而不選擇另一個加油站——每年要化費成千上萬的美元。這些學術性的調查使用了最新的社会統計學的技术來斷定為什麼一個開車人寧願在某一個加油站付出二角九分半美元買一加侖汽油，而不願在另一個加油站付出二角九分半美元買一加侖汽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含有“心理學”，人類的動搖性，以及“服務”的榮譽等。這個問題還有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每200輛汽車平均就有一個加油站。

在談到維持大公司对市場的控制的時候這個問題就甚至更加

重要了。独立的經銷商付不起高昂的价格来購買或租用适中的地点，或为新的加油站装置發亮的装璜和豪華的設備。因此，大公司控制了汽油銷售量总数的 85%。如果說油泵和加油站的装备、發展和設立的数目都太多，多出的数字像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主席曾經声明的那样是百分之百的話，那么这就是消費者为了这些大公司每年宣布的巨大利潤所付出的代价。甚至朝鮮的危机和隨之而来的鋼和其他重要物資的缺乏，也制止不住这种浪費。到 1951 年末，有人預言在 1952 年将開設 24,000 个加油站，比 1951 年多一倍<sup>②</sup>。

一般來說，分配方面的技術問題是很簡單的。煉成品从煉油厂經過輸油管 and 運油車送到了分配站。然后再从大約二万八千个“儲油站”里用運油車把油送給加油站和工業和商業顧客。大公司拥有大約二万个这样的儲油站。不由大公司直接出售的产品由大約八千个經銷商处理，他們有 80% 是和大公司有合同的。經銷商的中間利潤大約每加侖汽油为二分美元左右，而零售加油站的中間利潤則約为三分半美元。

大多数挂着公司名称招牌的加油站是归公司所有的，由公司按照汽油銷售量收取租金的原則租給管理人，通常是从他的三分半美元的中間利潤中抽出一分美元。大公司維持一些示范加油站，以便探測市場的活动情况。一个汽油銷售量降低的經銷商可以很快地被赶走——有时租約中規定以 24 小时为解除租約的期限，有时是 10 天或 30 天。

經銷商有义务推銷公司的全套产品，这类产品在石油工業里叫做“TBA”（輪胎、电瓶、零件）。他們还有推銷机油和潤滑油的义务。

在过去，美孚油公司的帝国被划分为十一个地理省份，每一个省份由一个分公司統治。在过去 40 年中，美孚以外的大公司的兴起，曾經改变一些形式，但是一般來說，仍然有“价格領袖”在各銷售区域里决定价格。通常的程度是先由一个为首的大公司宣布改

变原油价格，改变由“运油車”輸送的汽油价格或燃料油价格。在几天之内，别的大公司宣布，它們也正在按照“市場”改变它們的价格。有时候一个大公司在了解情况之后，宣布改变价格，然后就神經緊張地等候着，看別人是否同意追随它之后也改变价格。这种情况發生在1953年，当时紐約美孚油公司、辛克萊石油公司和大西洋石油公司在紐約市場上宣布汽油漲价。賺飽了利潤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不願意碰坏它的搖錢樹，表示反对。这些較小的公司只好恭恭敬敬地讓步，撤消了漲价的措施<sup>③</sup>。1948年，菲利普斯公司把原油的价格从2.65美元提升到3美元，辛克萊公司也很快就跟着这样做了。但是美孚的两个公司——汉波尔公司和木蓮石油公司——否決了这一漲价。菲利普斯和辛克萊公司無可奈何，只好撤消漲价的措施，同时激烈地攻击那些靠廉价的外國进口石油統治国内石油生产者的公司。几个月之后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降低重燃料油的价格，以便为它的委內瑞拉石油寻找更大的市場。这使国内炼油厂在这个产品上的中間利潤每桶减少二角五分，并使那些受美孚的降低价格影响的中部炼油厂感到非常困难<sup>④</sup>。

关于这个事件，“紐約时报”的石油問題編輯季·赫·卡米考以动人的坦率态度向他的讀者說明价格的情况。他說，重燃料油減价了，因为許多工業和公用事業公司已經开始改用煤炭。他說明，其他石油产品将不会相应地減价，因为得克薩斯铁路委员会已經削減了那里的正常生产量，而且公司本身也削減了委內瑞拉的生产，因此，“随着原油产量的降低，石油工業希望能够維持价格不变。在这方面應該指出，汽油是沒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sup>⑤</sup>

卡米考对規定价格的各种情况作了如下的深入研究：

但是，在稳定价格方面，显而易見的策略是要能够阻止得克薩斯州和委內瑞拉的原油过分生产，而同时擴張中东的生产。为了政治和其他原因，在中东經營的公司認為，如果不尽速擴張在那里的經營将是不智的。

虽然在国外生产原油的成本比在美国要低得多，但是也有可能目前数量的进口除了对重燃料油外，对任何其他产品的价格起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将取决于产油各州的调节机构能够控制不让生产提高，以便使一大部分过剩的国外产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有利地被销售之前能够先在这里被吸收掉。

一年之后卡米考还能够对他的意见加上一个注解：

像 1949 年燃料油那样的猛烈降价，通常是会造成汽油价格的下降的。但是由于没有汽油的代用品，而且对汽油的需要正在增加，价格倒反而有了少量的提高，以便弥补其他产品降低价格所造成的损失。由于调节机构使原油生产符合需要，因而汽油市场在下半年来价格方面作了某些让步之前，一般地是很稳定的。<sup>⑥</sup>

“全国石油新闻”对待消费者针对卡米考所指出的情况表示的抗议是草率的。它在一篇社论中说，“汽油消费者不应抱怨石油公司在降低蒸馏与重燃料油的价格的同时却提高了汽油的价格，而应该感谢自己的福星高照，因为没有物价管理局在旁边阻碍竞争性的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自然活动。”<sup>⑦</sup>

这并没有使密执安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荷默·弗利森心平气和，他说，“一个寒冷的冬季和燃料油的供应不足，可能会刺激汽油价格上涨。同样地一个温和的冬季也会抬高汽油的价格。重石油的进口被用来作为提高汽油价格的理由，但是外国产品供应不足也同样可以作为理由。还有其他等等理由。”<sup>⑧</sup>

1949 年在纽约的一次像煞有根据的每加侖汽油价格的分析<sup>⑨</sup>，表明了其中的比例关系。下表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石油工业在决定这种价格分析时是审慎从事的）：

原油在油井中的成本	6.20 分
由油管输往炼油厂	0.50 分
炼油厂劳工	0.67 分

其他提炼成本	1.00 分
炼油厂利润	1.63 分
从墨西哥灣到紐約的油船運費	1.20 分
運送到加油站	2.20 分
儲存等雜費	0.57 分
分配商的利潤	0.33 分
<b>總 額</b>	<b>14.30 分</b>
國家稅	1.50 分
紐約州稅	4.00 分
加油站利潤	5.70—6.20 分
<b>零售價格</b>	<b>26 分</b>

1949年參議院小企業小組委員會要求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尼克遜前往說明為什麼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零售汽油價格只有14.06分美元(稅不在內)，而在產油區中心附近的阿肯色州的小岩石却為15.2分美元(也不包括稅)。尼克遜的解釋是，“運輸費用可以很容易地引人錯誤的結論。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都能有不同的價格。”<sup>⑩</sup>

像大公司首先承認的那樣，這的確是很難解釋的。例如，在一個公司每年的貿易額達60億美元，利潤達5億美元，生產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成萬油井和幾十個煉油廠的成千種產品的情況下，要說出一加侖汽油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幾乎是不可能的。根據全國石油經銷商協會的說法，這些大公司甚至不能“透露”它們是否在銷售上賺了什麼錢，該協會說24家大公司對這一點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是“閃爍其詞”或“沒有透露什麼”。<sup>⑪</sup>

有人說，這個神密的價格制度是以“土耳其蔞價格加上運費”為基礎的。一些較小的煉油廠在土耳其蔞的“當場交易的油車”市場上出售一些汽油，而大公司則以據說是受“市場”影響的價格來收購這些汽油。大湖泊地區的價格於是又以此價格為基礎，再加上油車運費。當然，石油是經過油管運輸的，因此由於用油車運輸

而增加的運輸費用，就像土耳其薩當場交易的油車市場一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獨立的經銷商則認為這個市場是受人操縱的。

墨西哥灣海岸的小煉油廠也臨時出售些汽油和其他產品。這個價格加上運費，就構成了紐約港口的銷售價格。直到最近，在豪斯頓的這個“市場”甚至还控制了中東石油的價格。

也許對價格問題談得還不太明確。那麼，讓我們設法用另一種方法來說明。簡單地說，重燃料油可以說是以一種與煤相競爭的價格出售的。沒有競爭性的汽油價格是由市場接受的程度來決定的——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估計。其他的石油產品價格是根據它們各自在從真正競爭到自然壟斷之間的這個幅度中所占的地位而定。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從委內瑞拉和中東的產品中賺飽了超額利潤，它顯然並不願意在每一美元的銷售額里賺取比一角七分美元更多的利潤，因為恐怕那樣做將會在國會中或其他地方引起大驚小怪以及（或者）會使它們感到眼紅。這就迫使主要依靠國內生產的石油工業中較小的主要公司和其他部門少賺點錢——否則它們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要多賺些。這就是為什麼當較小的主要公司偶然伸出爪子想在價格上更多撈一點的時候，它們就受到新澤西公司的打擊。除非新澤西公司認為把自己的巨額利潤數字再向上提是安全的，否則它是反對加價的。

至於對消費者來說，石油公司認為在說明汽油的加油站價格的時候，以攻為守是更好的方法。聯合石油公司在剛提高了價格時在整版的大廣告上問道：“為什麼汽油價格不更提高一些？”如果消費者把這個廣告一直看到底，他就會感到很幸運，因為每加侖油他只要付三角錢而不是五角錢。<sup>⑫</sup>

## 第十一章 承包商和大公司

承包商和大公司之間的磨擦的火花照亮了石油工業的黑暗的角落。激烈的价格战一次又一次地發生，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承包商的罢市，汽油漏到降低价格的加油站去了——所有这些都公开表明了批發的承包商和零售商为了反对削減他們的中間利潤，为了維持或提高这些中間利潤而作的垂死斗争。

控制市場的准則对經銷商和零售商來說是中間利潤，对大公司來說是汽油銷售量。中間利潤与汽油銷售量这两个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因为大公司不仅是生产者、提炼者与运输者，而且本身也是批發商与零售商；它們与那些半独立的承包商和零售商——这些承包商和零售商根据或多或少是公开的专卖經售合同，受它們紧紧的約束——互相竞争。”此外，总銷售額的五分之一是操在“独立”經銷商的手里。这些商家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它們要依賴大公司的供应来源。

对于大公司來說，在某一方面，这些独立的商家是可貴的，因為它們証明，在石油工業中竞争是存在的，任何有魄力并有点錢的人都可以分享一点利潤。但是这些独立經銷商，不知是因为受了专卖經售合同的約束还是由于它們自己的原因，發現它們作为自由企業的作用相当受到下面这个事实的限制：它們的供应者也是它們的競爭者。大公司的地区經理人很难不受誘惑，不去攫夺独立經銷商的工商業主願——他們都是些油水很大的主願。独立經銷商不能在高价租用的引人注目的街头位置上、或在建立光彩夺

---

\* 根据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在 1952 年編纂的材料，从事生产、提炼、运输和批發石油产品的企業共有 44,000 家。在零售方面，有 188,000 个加油站，其中有 177,000 个是独家經營的企業，归为独立企業一类。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統計共有 14,000 个批發儲油站、11,000 个燃料油零售店和 5,500 个装瓶汽油零售商。

意見。意見如下：

(1) 承包商認為他們仅仅是因为反托拉斯法的关系才成为石油工業中的受到容忍而存在的一部分。

(2) 大公司的地方經理人只是“傀儡”而已，但是他們是承包商和他們的供应者之間的唯一联系。

(3) 承包商感到他对自己的合同沒有發言权。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大堆合同条文，他或者同意这些条文，或者放弃他的供应者。”对于合同中的改变並沒有說明。人家告訴他說，要就要，不要就拉倒。

(4) 承包商深切不滿大公司出售給商業顧客的价格比出售給承包商本人的价格还低。是否承包商不該“享用佳穀，而只該分享殘羹呢？”

(5) 在缺油的时候，承包商認為他的供应量被削減了，而大公司則仍然供应它自己的直接顧客的需要。<sup>②</sup>

这次演說的結果是大公司邀請承包商和大公司的經理人进行協商，举行了圓桌會議，使經銷商能够傾訴苦衷。这带来了良好的心理反应，并且使大公司能够很好地透徹地看到誰是真正的“鼓动者”。虽然这一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說包括了伊利斯的第二点，但其他各点却並沒有受到处理。全国石油承包商委员会在这一健康的运动中所提供的合作受到了相当的贊揚，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內，吐苦水似乎是对付他們的一个好办法。<sup>③</sup>

然而，南卡罗来納州石油承包商协会并不滿足于这种办法。尽管有圓桌會議和大公司經理人的安慰与解釋，利潤終究还是和从前一样沒有增加。在經過調查之后，該协会决定必須把大公司从銷售業務中排除出去，这种立場受到了會員的一致拥护。<sup>④</sup>

南卡罗来納州的調查报告說，石油工業是在国内把生产与銷售結合为整体的唯一实例。承包商对政府用生产与銷售实行分而治之的这种吓唬人的办法加以嘲笑說：

这种处理办法好像說明在今天並沒有管制。事实上現有



的管制对石油生产公司和綜合的石油公司來說是很完善的。因为这些管制是如此地适合他們的目的，他們希望使你相信在石油工業里是实行自由企業制度的……

在石油銷售方面，綜合的石油公司的竞争对那些只从事銷售業務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只要銷售出路的扩大与合并的这种趋向繼續發展下去，則石油工業的壟斷控制也就愈来愈徹底。綜合的石油公司受到生产原油、炼油、油管运油以及油船运油所得到的利潤的保护。这样它們就可以从石油工業的更有利可圖的部門中得到的利潤来抵銷銷售中的損失。

报告中提到了油井枯竭豁免、原油进口稅、国家分配法、康納尼石油法、州际石油合同以及美国矿务局的每月預报，認為这些都是保證大公司从原油生产中得到利潤的方法。

南卡罗来納州的承包商声称，大公司是在亏损的情况下进行它們的銷售業務的。“也許可以反駁這句話，但是沒有大石油公司曾經公开过它的帳簿，透露过它的銷售部門的真正業務費用。每当在必要的公开档案中对这点有些透露的时候，人們总是看到它們是在賠錢”。报告又补充說，如果透露了这些数字而又表明有了利潤，那么就必須把这些数字核对一下，看看对批發部門的售价和对承包商的售价是否定在同一基础上，看看是否一切費用連同广告費都被包括在內。

石油工業里的大众之友“全国石油新聞”警告小商家說，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場合中还有比大公司更可怕的野兽。有人害怕“扶輪社和商会的領袖們在他們的家乡正在認真地談論請求政府插一手并且强制实施他們明知他們在原則上是反对的規定。”这家報紙承認独立的銷售商在談到大公司在賺錢而他們自己的利潤却在下跌的那个热烈的报告时是很痛苦的。<sup>⑤</sup>

这家石油工業的報紙对自己的石油工業进行了調查，并作了下面的評論：

大問題在于“在生产成本和售价之間維持一个合理的中間利

潤，而這些都是由大公司決定的。”(阿肯色州)

“壟斷企業是使用不公正的戰略并具有無限資本的大企業。”  
(佛羅里達州)

“在我們這裡，輪胎、電瓶和零件的中間利潤是很少的。”(佐治亞州)

“要保證有一個永久供應的來源，這種供應在質量和費用上都可以和大公司競爭。”(密蘇里州)

“大公司允許承包商在他們經銷的產品上得到一點小賺頭。一個大公司決定了這個地區的汽油價格，我們就得遵守。”(新墨西哥州)

“我是反對大公司的。如果它們把好處拿出來和承包商大家共同享受，而不是從後門施舍些有時還是霉爛的東西，那麼情況就會好得多。”(田納西州)

“大公司為了添置家業和建設加油站所付出的價格，對一個承包商來說，簡直高到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得克薩斯州)

“當我們開始營業的時候，煉油廠給經銷商的中間利潤是七分美元，其中分配商得四分，經銷商得三分。今天分配商還得不到三分，其餘均歸經售商所有。”(賓夕法尼亞州)<sup>⑥</sup>

許多承包商的組織都以把銷售和大公司的其他活動分開作為大棒在揮舞着，以使大公司害怕。當大公司在1952年答复一些問題時聲明，它們不能把銷售的費用和別的費用分開的時候，全國石油承包商委員會就得出明顯的結論說，這些銷售業務是在賠錢的情形下進行的。委員會故意裝做很關懷的樣子告誡大公司不但把銷售業務分出來，而且可以丟掉它們在石油工業這一部門中所蒙受的重大虧損。

西北石油協會會長譴責“有些在大企業中的人——當然是少數人——一面在談論自由企業，而同時却盡其所能想搞垮小商家，就好像這些小商家是外國敵人一樣。”獨立的經銷商並不嫉妒大公司在新廠方面所享受的免稅待遇和它們的油井枯竭豁免，“但是當

这笔錢被用来弥补銷售方面的損失，以夺取独立經銷商的买卖时，他开始怀疑并且知道是有些不对头了。”<sup>⑦</sup>

这些猜疑使“全国石油新聞”也感到害怕。它嘲笑利潤来自油管的說法，而大家都知道炼油厂不是所有財富的来源，因为許多独立的炼油厂都倒閉了，而且在生产方面亏损很大这一点也已經是臭名昭彰的了。利潤一定来自分配，而承包商是認錯了目标。<sup>⑧</sup>

但是，石油工業的报纸承認，“近来，承包商、中間利潤代理人 and 經售商这些人之間为了整个工業的利益都对大石油公司抱有極大的惡感。首先大公司知道在华盛顿的政府将会痛击它們，而且各州政府可能会加入进来。”編輯还补充說，“石油工業的大头子的毛手毛脚的行为和眼光短小以及对其他同業的漠不关心”，是造成石油工業的許多麻煩——包括給予承包商少額利潤在內——的根源<sup>⑨</sup>。

全国石油承包商委员会主席約翰·哈普斯重新回到大公司的銷售業務中的亏額这一老問題。他說，“許多大公司坦白地承認，它們在銷售部門方面賠錢，而我不相信任何大公司的銷售部門如果不利用从其他部門中获得的利潤、貸款和投資資本，可以自己站得住脚。”<sup>⑩</sup> 他坚持說，承包商在銷售業務方面比大公司做得好。

据报道，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在回顧了在控制下的石油工業后，發現“联邦和州政府的現存的管制石油工業的法律、法令、命令和活动等，造成了石油工業处于少数几家綜合公司壟斷之下的情况”。这个协会說，消費者因此受着“过度高昂的价格”的威胁。这个协会一針見血地提出要求，要廢除国家維持法和康納尼石油法，撤消国会对于州际石油合同法的批准，取消对美国矿务局的撥款，以便使該局不能發表所謂市場需求預报。<sup>⑪</sup>

阿希兰石油及提炼公司（是一家独立公司）的布累澤曾对佐治亞州石油协会說，已經被公众和政府“严重地誤解”了的石油工業，最好还是停止調整价格、統一質量、鋪設油管、交換产品和鋪張浪費地登載广告。他說，大公司应对設立了“比我們的需要多两倍

的加油站”这件事負責。<sup>⑫</sup>

协会譴責了大公司为了統治銷售市場所造成的鋪張浪費，像下面这些事实：主动建議裝設新器材，虽然这种投資和營業量并不相称；不必要經售商付錢就改善加油站的条件；發放低息貸款；給予商業顧客比給予承包商更多的折扣；以大大超过潜在營業量的費用購買或租用地皮和建筑房屋——这一切都促成了这种头重脚輕的銷售情况，其費用决非独立銷售商所能承担得起，或則这种情况使得独立經銷商無可挽回地受到供应者的束縛。<sup>⑬</sup>

全国石油承包商委员会的沃提斯·埃利斯警告說，大公司本身是在为承包商写关于把銷售業務从石油工業的其他部分分出去的問題的建議書。如果利潤繼續减少，商業顧客被拉走，而且类似的操縱还繼續下去的話，承包商除了請求联邦政府的援助外沒有别的办法。<sup>⑭</sup>

“全国石油新聞”感到很不安。它說，大公司似乎認為分散業務經營的要求仅仅来自“不了解情况的国会議員和司法部的社会計划工作者，他們都执意要打垮‘大企業’，不是为了別的原因，只是因为它太‘大’了。”“全国石油新聞”說，真正的情况是：支持分散業務經營这一要求的人实际上是石油銷售商。

它說，“独立的竞争者相信，大公司对待他們的政策是殘酷的、不顧死活的、忽視他們的权利和最高利益的，而且有些人还認為，大公司的政策甚至就是真正为了消灭竞争这个目的而策划的……。現在仍然有許多人普遍相信，大公司在产油、油管运油和炼油上获得了巨額利潤，它們用这些利潤来弥补在銷售方面为了消灭竞争而造成的过度的亏损。”石油工業的報紙补充說，这种愚蠢的概念表明大公司本身是迫切地需要“更多的、更激烈的竞争。”<sup>⑮</sup>

報紙要求大公司和全国石油承包商委员会举行“最高級”會議。“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追溯到全国工業复兴法中的公平竞争条例的时代，大公司曾經多次侵犯独立銷售商，并且使他們在外面

的客厅坐了好几个镜头的冷板凳，因此，如果美国石油研究所奏起第一个前奏曲的话，也许是仁慈之举。”<sup>⑩</sup>

大公司的确应当停止悬挂这些刺眼的招牌，像纽约美孚的**红飞马**、**大海湾**和**埃索**，等等，因为这会给予人们这样的印象，认为这些大公司统治了石油工业。如果招牌上用大得多的字写着“**约翰·琼斯石油公司**”，那会好得多。这位编辑说，在他乘汽车从克利夫兰到波士顿的旅途中，他所看到的存在石油竞争现象的唯一标记就是一个承包商的卡车在宾夕法尼亚州爬上一个山坡，和在哈特福特的一座桥下的一块小招牌。他说，就是这种情况使公众产生竞争并不存在的印象。<sup>⑪</sup>

独立的销售商继续辩论处理这个难题的各种办法。有些人主张分散业务经营，其他的人主张废除各种限制生产的联邦的和州的法律。佐治亚州的独立石油商协会要求在沿油管线的地方由联邦政府控制价格，用法律固定利润<sup>⑫</sup>。他们也攻击了大公司以直接廉价出售给商业顾客的办法来打击承包商的政策，以及在缺油时期歧视他们的政策。佐治亚州人说，“我们希望公众都知道，大公司都记住，石油工业中的我们这一部分并没有从过去的多次涨价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开口咒骂得愈早，也就愈能在促使大公司采取公正态度方面给人深刻的印象。”<sup>⑬</sup>

北卡罗来纳州石油承包商协会讨论了一项关于建立自己的炼油厂以便逃避大公司在这方面的严格的市場控制的建议。俄亥俄石油销售商协会说，只要把利润增加半分錢它就会感到很滿意，从而拯救“承包商使他們不致被消灭，并且糾正对待供应者的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态度。”

田纳西州的油商协会呼吁制定一项三点计划，包括“用任何現有的政府或法律方法”提高利润以及可能的分散业务经营的做法，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圍的话。此外，除非大公司开始采取公正的行动，他們拒絕支持石油工业的宣傳机构。<sup>⑭</sup>

在邻近的南卡罗来纳州，承包商的組織指出，在肉类和电影工

業中已經實行分散業務經營的做法。這個組織的秘書說，作為從前給大公司從事銷售工作的職員，他過去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避免赤字”。他說，“在家養家畜的圍場中打獵被認為是很好的辦法。”<sup>②</sup>

威斯康星州石油協會的機關報似乎失去了耐心：

在過去兩年中，我們看到許多關於公共關係的宣傳品，聽到鼓勵的話等等，說石油工業是進步的工業。笨蛋！像這樣的工業，阻礙和扼殺它自己的骨幹——火線上的獨立銷售商，還有什麼進步呢？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完善的工業關係計劃，而公眾的計劃用不着別人操心，公眾自己會關心它的。

現在，我們設法用外交手段、策略和各種可能的和平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已經為時太久了，但是一無實效——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另一次有益的，由政府實施有力控制的“麥迪生試驗法”。這看起來似乎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sup>③</sup>

1949年，衣阿華州參議員吉勒特提出了把運輸和銷售部門從大公司中分割出來的三個法案。他說，獨立的承包商是“幾乎全體一致地”支持這些措施的。衣阿華州的獨立石油承包商協會支持他，而肯塔基州的石油銷售商協會的承包商部門說，他們將支持全國石油承包商委員會的謀求分散業務經營的努力。<sup>④</sup>

隨著分散業務經營問題的尖銳化，“全國石油新聞”也懷疑保持整體的必要性了。大公司如果能夠保存其整體的四分之三而存在下去，豈不是比在一次政治暴動中被完全打垮更好？

該報勸告說，“這些認為石油工業必須完全統一的人是對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熟視無睹，而奇怪的是有些愈來愈頻繁地被大石油公司諮詢意見的經濟學教授，似乎是最無視於某些事實的人。這些教授說，大公司不能把它們的設備投資、生產成本和存貨的各部分分別分配給公司的各部門。它們只是揮揮手，溫和地說道，‘這是不能分割的’。”

但是大公司有它們反對分散業務經營的理由。銷售也許是無

利可圖的，但是在石油工業的這一部門所受到的損失却撐持了工業的其他部門賴以維持總的利潤的價格結構。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的尼克遜知道這一點。他對關於分散業務經營的宣傳感到震驚，譴責它是在這個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們的敵人以援助和安慰的社會主義方法的試驗。”他在1950年說，“我們的政府在今天的情況下，是不能沉溺於政治把戲和進行社會主義與意識形態的試驗的。必須立即無情地粉碎這些把戲與試驗……如果把銷售業務分割出來，那只不过是最後完全分割這個工業的運動中的一個步驟，它是帶有明顯的危險與顛復性的。”<sup>④</sup>

紐約美孚油公司的這位仁兄是摸到了癢處的。這些關於分散業務經營的談論要到什麼程度為止呢？摩尼斯·派克指出了終止點。派克是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城中西部石油公司的副總經理，又是印第安納州的獨立石油協會主席和全國石油承包商委員會的委員，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獨立的銷售商的確認為，在石油工業的生產、運輸和煉油各部門中正在進行的資本集中將最後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大公司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獲得很難認為是合理的利潤。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肯定地會帶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sup>⑤</sup>

小鷄似乎是要回家休息的。石油工業的銷售部門，受到了大公司的冷落和挫折，對石油工業或它的代表美國石油研究所和全國石油委員會\*已經失去希望。<sup>⑥</sup>“全國石油新聞”直截了當地說：

承包商過去受到美國石油研究所如此的冷落……以致美國石油研究所受到獨立經銷商很少或根本值不得一提的支持……美國石油研究所被認為是主要代表大公司的機構，因此不能取得認為同樣也公正地代表獨立經銷商那種應有的地位……

---

\* 關於全國石油委員會的組成，將在後面談到，參看第 177 頁。

石油工業和華盛頓的領袖也應該重新研究承包商在全國石油委員會的代表性的問題，這個委員會在今天並不能對獨立的經銷商以任何方式產生它應有的影響。對承包商來說——他們有 15,000 人——可以更正確地說，委員會被視為是美國石油研究所的附屬品。<sup>②</sup>

石油工業的這家報紙在 1952 年刊登了一篇社論，對漢波爾公司購置新式裝備的巨額開支表示痛惜，並要求政府在油井枯竭豁免上能更放寬些。托雷多的一位名叫威斯的分配商寫下自己的評論，登載在“全國石油新聞”上：

你在使我心碎！讓我們坐在一起每人都拿一條擦眼淚的手巾，來為可憐的漢波爾石油和提煉公司哭泣吧。這個公司在去年只賺了 1 億 6,948 萬美元。那麼，可憐的承包商又怎樣呢？他在同一年中非但沒有賺錢而且還虧損了哩！他到那裏去弄錢來購買新式設備呢？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承包商一直坐視大石油公司把賣給消費者的汽油價格每加侖提高了七分美元。這裏面有多少是到了承包商手中呢？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公司說話——一分臭錢也沒有弄到！<sup>③</sup>

也許最後的幾句話應該由全國石油承包商委員會發言人沃提斯·埃利斯來說。委員會對大公司提出的一大串關於它們的銷售費用的問題引起了某一個公司這樣的說法：也許“銷售經濟學”規定不准增加中間利潤——換言之，當大公司可以自己做全部的工作而把中間利潤保持在原有水平的時候，為什麼它們要付給獨立經銷商更高的中間利潤呢？埃利斯勃然大怒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那麼，我將改變我對分散業務經營問題和油井枯竭豁免的立場以及我目前對所謂的“自由競爭性企業”的信仰，利用我所有的一切條件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司法部和美國國會中



进行斗争，来粉碎这种统一的权力——它是唯一可以造成上述情况的因素。<sup>⑨</sup>

在1955年，和在前几年一样，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又在对销售市场上的这些愤愤不平的哀鸣的来源和原因进行调查；承包商的组织正在为中间利润问题和油水很多的商业顾客的销售额被进行竞争的供应商夺去的问题提出抗议，并且正在向司法部和联邦法院提出控诉；埃利斯还再一次宣称：“我再也没有比目前更接受于改变我对分散业务经营问题的看法了。”<sup>⑩</sup>

大公司对“汽油销售量的贪婪”抵销了美国石油研究所在小独立承包商中所作的辛勤的教育工作，并且继续在石油工业内部形成一个有力的、心怀不满的派系。它们都的确是在将来任何坚决反对傲慢的垄断组织的运动中的同盟者。

## 第十二章 市場上的麻煩

“全國石油新聞”在回顧 1950 年新澤西州的經銷商罷市的情況時評論說，這是“石油工業中發生過的最奇怪的事了”。飽受價格競爭的痛苦，經銷商不但關閉了他們的商店，而且还組成了工作隊去訪問那些仍然營業的加油站，並說服他們——據石油工業的這家報紙說，有時是威脅他們——也關門。然後他們一直游行到春通去，要求州長對降低價格這件事想想辦法。

“全國石油新聞”提出警告說，這次罷市完全是一次企圖規定價格的陰謀。有人向小商人進言說，他們用不着認為，僅僅因為他們是小商人，就可以贊成提高價格。<sup>①</sup>

州長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經銷商的苦衷。這個委員會提出報告說：

分了等級的和有牌名的汽油的一般零售價格水平在性質上是有些人為的，並不符合供求關係這一經濟規律。在“正常”情況下價格的相對穩定，而在市場有過剩時卻沒有把價格降低，這就證明了價格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那些聯合的、有關係的、甚至互相競爭的銷售機構之間的互相諒解，而不是經濟因素。<sup>②</sup>

委員會得出結論說，由於零售價格“全靠人為的支持，因此汽油的價格競爭就不能說沒有可能是由於這個價格結構協議的瓦解的結果……公眾由於價格的降低而得到了好處”，雖然“經銷商本人卻處在一種不能令人羨慕的地位。”委員會並沒有給經銷商多大的安慰。“雖然他們從汽油銷售中得到的收入，由於競爭的壓力使成本與零售價格之間的距離縮短許多，發生顯著的下降，但這是經銷商和他所代理的公司之間的事情，而不是一個要求政府實行某種形式的管制的問題。”

“全国石油新聞”对組成州长的委员会的三个保守企業家竟会如此曲解价格的情况而感到不安。它極力主張必須做更多事情来“說明竞争是怎样在加油站的銷售方面發生作用的……石油工業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因为它給委员会和公众以灵活的想像的把柄是太多了。”<sup>③</sup>

价格竞争是規定价格的另外一面。这个通常控制得很好的石油銷售結構也时时有陣把狂热的竞争發生。原因是很多的。在油田附近，也許会有石油循着不受控制的途徑进入市場。在大都市中心的附近，也許需要在不損害永久性的价格結構的情况下处理一批临时的剩余品。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司并不讓它們的正規經銷商降低价格，而是把它們的剩余品以更便宜的价格卖給沒有牌子的經銷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扩充營業額的希望可能会誘使某些經銷商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来吸引更多的交易。像“全国石油新聞”所指出的，也許承包商或經銷商可能由于中間利潤尚有余地，可以使他怀有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来增加汽油銷售量的“奢望”。或則供应商可能給予某些經銷商補助，这就鼓励了他們在大公司之間經常进行的隱蔽的斗争中增加汽油銷售量。而当大公司与大戶頭顧客以低于售予承包商与經銷商的价格直接进行交易时，后者則可能降低他們自己的价格以示报复。<sup>④</sup>

1951年5月在罗得島的普罗維登斯發生了一場价格竞争。汽油价格由通常的二角五分半下降到一角九分九厘。大公司給予它們的經銷商以每加侖約三分美元的補助参加竞争。众議員富加太怀疑說，其目的可能是“通过低于成本的銷售来消灭竞争，而一旦竞争消灭之后就立即提高价格。”<sup>⑤</sup>

罗得島独立零售汽油經銷商协会的會員以及許多因为这个組織“一無成就”而沒有参加这个协会的經銷商，組成了一个搬运工人工会的地方分会，以制止这个正在“毁灭我們”的价格竞争。这种奇怪的、勉强隶屬于一个工会的做法，利用一个强大的劳工組織的权力、稳定性和財力来給予經銷商以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

團結一致，倒并不是个别的事例。在許多地区，搬运工人工会都表现得急于吸收經銷商参加，而不太考虑他們的地位究竟是雇主兼工人，或者就是工人。归根到底，从技术上来講，在一項专卖經售合同約束之下的經銷商是不是一个工人？<sup>⑥</sup>

有时价格竞争是針對着一家独立的煤油厂的。1952年11月到12月間在曼非斯發生的事就是这样，当时决定要搞垮密苏里州农民协会在那里办的代尔他合作炼油厂。这家合作炼油厂正在安装一套触媒性分裂分子的炼油机器，使用这套机器将使它的每日产油量由1,700桶增加为3,000桶。这一扩充要化費許多錢；如果能够扼杀合作油厂正在扩大中的市場，那么，就可以使它在正需要周轉資金的时候在財政方面感到很拮据。

大公司的加油站把它們的零售汽油价格降低到比合作油厂索取的批發价格还低六分美元。合作油厂不为所动并拒絕降低价格。它的零售商开着油車到大公司的加油站說，“把它們灌滿吧！”这是一个管理大批發油厂的寡妇焦士芬·麦克金嫩夫人的主意。此外，麦克金嫩夫人还叫来了警察。他們从新奥尔良来了一——是联邦貿易委员会的調查員。感謝这位勇敢的寡妇的創議，全国各地放映了关于独立經銷商的油車停在大公司加油站前面的影片。到了加油站貯油量变得很小的时候，加油站經理人就拒絕再卖油。据律師說，加油站不是公用事業，不一定非卖油給顧客不可，也不必說什么理由。

在全部竞争过程中，据估計汽車主在購油方面节省了45万美元，而大公司則投資了35万美元的补助金去讓它們的經銷商降低价格。吃亏的是密苏里州农民协会和它的經銷商，它們并没有完全被搞垮，只是元气大伤而已。这就是这种战略的目的——警告农民不要指望从他們的石油合作社方面节省太多的錢。<sup>⑦</sup>

在曼非斯的这次价格竞争中，一群納西維尔的大公司的經銷商刊登了一則广告說，沒有大公司保証的那些“私家”牌子的汽油是劣等汽油。这則广告在石油工業中造成了一些騷动，因为在这

个工业中，大家都知道某些大公司也把没有牌子的汽油供应给独立经销商，而这些没有牌子的汽油就和它们自己有牌子的汽油一式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汽油销售量并且处理掉暂时的剩余品而又不至于扰乱有牌子的汽油的市场；结果往往是帮助了没有牌子或带私人牌子的产品，使它们的价格比大公司自己的有牌子的汽油的经销商的价格还要低廉，使这些经销商大为不满。<sup>⑧</sup>

也许在汽油价格方面全国吵得最厉害的地方要算是洛杉矶。在这里，人口非常稠密而公共交通则不够发达，周围有洛杉矶盆地的巨大油田和一大堆小的独立炼油厂，因而大公司的价格管制就受到了严厉的考验。多少年来大公司一直在排挤独立炼油厂，把它们完全搞破产或者把它们吞掉。在1950年初，这个地区的周期性价格竞争爆发了。

桑·福兰多谷的加油站经销商协会在报纸广告中说：

当你手中某种产品太多的时候，你降低价格，卖得贱些。处理掉你的剩余品并给公众一些好处。你说对不对？

错了！大石油公司这样说。坚持按同一价格卖给加油站经销商，但是要他卖得贱些。从他的微小的利润中夺去这样多的一部分以至使他不能维持营业——如果他有怨言的话就威胁他说要撤消他的合同！

今天我们最狠毒的竞争者就是把“汽油”卖给我们的那些公司，不要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但是事情就这样在发生着。<sup>⑨</sup>

几个月后，价格竞争仍然继续着，自助加油站协会的秘书向司法部提出了很严厉的控诉。<sup>\*</sup>他说，“大公司发明了一种伤害我们的办法。它们的阴谋是要迫使我们这些独立的自助加油站歇业。”虽然在零售价格上发生了竞争，油车上的价格却维持不变。他说，大公司方法包括给回扣、给竞争津贴以及给予各经销商以租车

\* 在自助加油站中，顾客自己取用汽油。服务人员——有时是一个穿着很漂亮的制服的女郎——只核对数量和找零钱。

的好处，因此，公布的油車上的价格并不是真实的价格。有时大公司的經銷商售价为每加侖一角八分九厘，而油車价格却是一角九分六厘。<sup>⑩</sup> 他極力主張自助加油站应自动組織起来。“由于認識到政府的援助是絕望的而且會員們都面临着现实，他們最好还是認真对待大公司的威胁。”

他的这种处境有一条显而易見的出路，那就是独立經銷商得認輸并且直接依附于一个大公司。1952年密尔頓石油公司在密苏里州的市場上就是这样干的。这个公司通过500个挂有“狄克西尔”牌子的加油站銷售汽油。这正是使哈里·密尔頓决定放弃独立而成为城市服务石油公司銷售机构的一員的因素之一。他的48吋型的招牌每塊价值25美元，但已經很旧了；城市服务石油公司銷售机构供应每塊价值300美元的72吋型的招牌。

作为城市服务石油公司銷售机构的一員，密尔頓認為他可以向在其他情况下对他关着門的地区进行擴張。他解釋說，“普通的承包商是不能以一塊私人的牌子进行擴張而同时实行一个与大公司具有同样規模的广告計劃的。私人牌子的承包商将会垮台，而大公司則將得到胜利。”

密尔頓說，在缺油的时候大公司是不会供应独立經銷商的，而銷售商从前对独立炼油厂的依賴也接近結束，因为在需要化費很多錢来使它們的工厂現代化的汽油質量競賽中，这些小公司是不能和大公司相匹敌的。

城市服务石油公司銷售机构带来了下列好处：一个全国規模的广告計劃、石油产品的稳定供应、它在全国的信貸声誉、推銷業務的訓練和一些推广計劃。因此“狄克西尔”的招牌被取下来了，而城市服务石油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了——这不过是集中的另一实例。<sup>⑪</sup>

各州政府曾經对汽油价格的秘密进行調查，但是提出了这项工作已遭到失敗的报告。調查官員常常寻找这样的陰謀实例，那就是大公司坐在一起，議定一个固定的价格，再把这些实例写成一

項可以在法庭上被用來作終止壟斷的正式文件。事實上他們所找到的都是一些過於表面而不能在法官面前提出來的東西。

例如，在北卡羅來納州，人們對統一價格的情況發生了興趣，因為那里發生了周期性的短期激烈價格競爭，這種競爭困擾了經銷商和承包商，並且給了公眾一個印象覺得他們是被敲了竹杠。州長在1951年任命了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

多數派和少數派都提出了報告。多數派認為，看起來有很大“嫌疑”的事實是這樣：在全州各地，除了在偶然的幾次價格競爭中，價格經常是一致的，但是，除了由於大公司屢次幾乎同時宣布改變價格而可以得出的一些推測外，卻沒有發現陰謀的證據。多數派建議修改該州的反托拉斯法，以便取消關於必須提出有關規定價格的協議的成文證據的規定。

少數派說得更坦率些。“在這個事實上正在增長和攫取空前利潤的壟斷組織的面前”，反托拉斯法是“無力的”。它建議授予州公用事業委員會以管制汽油價格的權力，這種權力和該委員會對其他公用事業的權力是相同的。州司法部長甚至建議把追隨市場領袖同時改變價格以及規定相同價格這些事實視作違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證據。

州長任命的委員會宣稱，在北卡羅來納州營業的九個大公司都報告說，在全國範圍內利潤增加了21%，它們的利潤是每加侖一分二厘七毫美元到二分五厘三毫美元，而純利潤占總收入的8—18%。埃索公司的銷售額占全州的80%，因此被認為是占統治地位的公司，它的價格就是標準價格。據估計，北卡羅來納州的汽車主每年付出的汽油錢比弗吉尼亞州的消費者要多200萬到300萬美元。

該委員會中的一位委員是個退休了的新澤西美孚公司的經理，他對於認為在價格方面有任何歧視的看法表示反對。他說，“政府對於一個企業家根據他的最好的判斷來規定他的產品的價格的權利進行干預，這是與自由企業的原則不相符合的。”<sup>⑩</sup>

密执安州的立法机构对在該州据說是受印第安納美孚公司所控制的价格結構也觉得奇怪。密执安州石油协会秘書在1951年作証說，他对大公司陰謀規定价格一点表示怀疑，但是补充說，“我必須承認，一个炼油厂或供应商为任何特定地区或某种类别的顧客訂出一个既定价格的方法經常是一个很大的秘密。”<sup>⑬</sup>

得克薩斯州对大石油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起訴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而其結果又是如此的徒勞無功，以致有人模糊地暗示說，这些訴訟只不过是一种敲詐的騙局，其目的在于在关系重大的选举中使石油商的院外活动人士放松他們的錢袋。

最近的一次訴訟是在1949年2月21日由后来升任美国参議員的州司法部长普賴斯·丹尼尔所發起的。他指責說，在物价管理局的管制在1946年7月結束之后，十家公司曾經統一地和無竞争地把汽油价格提高六次。在1948年，有八家公司进行合作，反抗原油漲价，因为它们們是原油的大宗买主。<sup>⑭</sup>丹尼尔指出，这十个公司根据专卖經售合同控制了該州零售机构的90%。虽然每个公司都自夸它自己的汽油質量优越，它們却常常按照市場的方便而互相交換汽油。他指責說，得克薩斯州的汽油在大西洋沿岸的售价比得克薩斯州低廉。在全得克薩斯州，虽然運費上有差別，汽油的售价却到处一样。

“全国石油新聞”輕蔑地說，丹尼尔是在依靠“幼稚的經济学”来証明他的关于統一的价格就是壟断的証据的指控。該报还認為，这就是它所謂的“菩提树”式的代表的慣常的做法。該报問道，如果州政府胜訴了，这十个公司又将如何决定誰是“圖騰柱上的下等人”？\*在1955年，这件案子还在备审案件表上，等待着得克薩斯州的政治發展。

在邻近的阿肯色州，州长西特·麦克迈斯要求州政府为“大石油經銷商”規定汽油价格而提出訴訟。他說五家大公司在阿肯色

\*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即使这十家公司敗訴，誰能断定其中哪一个是“罪魁”？



州規定的價格比在鄰近各州每加侖要多兩分美元。這使消費者從1947年到1951年幾年間多化了4,000萬美元。<sup>⑮</sup>

在1955年，蒙大拿州的立法機構批准對汽油定價方法進行調查。法案的發起人指控說，蒙大拿州的人不得不在蒙大拿州生產並提煉出來的油付出從俄克拉何馬州的土耳其薩到蒙大拿州的油車運費。<sup>⑯</sup>蒙大拿州的調查是否會比在新澤西、密執安和其他十幾個州所進行的調查發現更多汽油定價的秘密是成問題的。大公司扶持一些有學問的經濟學家來證明：在一個公開的市場上的正常的競爭是會產生相同的價格的。這可把調查官員與立法官員都弄糊塗了。當公眾的憤慨過於激昂的時候，大公司通常總是在暴風雨過去之前放鬆一些價格方面的壓力來哄騙獨立的經銷商。要一群小經銷商和一些不知所措的立法機構來設法了解一個受紐約的一些億萬美元大公司組成的小集團所控制的价格制度，的確是有困難的。

## 第四部 密切的关系

### 第十三章 大公司和公众

对一个坚定地效忠“单一价格”制度而又不和别人讨价还价的工业来说，建立企业永久名誉的广告制度有着双重任务：它一方面要把登广告的企业名字经常让公众看得见，另一方面还得和一般对价格、利润以及组织庞大等问题的错误的看法作斗争。

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确信这种广告宣传方法既能有助销售出品，还能“执行它的首要任务——用巧妙的手法替自由企业讲话。”“全国石油新闻”评论说，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才不用“自由企业”这种“滥调”呢。例如，有一个广告的标题是：“如何在你婚后保持快乐”。一个印第安纳美孚的职员和他的新娘——前印第安纳美孚的女职员——已掌握了这个秘诀，因为他们未来的生活保障就是建立在为这家公司服务的基础上。用不着在这里直接攻击政府的不实惠的“社会”保险制度。<sup>①</sup>

印第安纳美孚还说，当你给 40,000 个妇女股东寄去股息支票的时候，你一点也不用因为有了利润而觉得难为情。另外一个广告的标题是：能出生在美国是很合算的。广告画了一个胖娃娃和各种各样的人——领养老金的人、工人、股东、消费者；他们都是印第安纳美孚快乐大家庭的成员。至于利润，那是用来“帮助购买供我们职员们使用的新工具”的，而消费者也会从更好的产品中得到好处。那就是他们的股息。<sup>②</sup>

“人民无知”是这些专门为自己名誉做广告的公司所喜欢用的一个主题。这种对世界上最花钱的广告教育制度的看法当然也意

味着这些公司确实是在为啓發人們而服务的。据太陽石油公司公共关系部主任說，美国人不曉自己国家的商業制度，因而不能不把这个问题解釋給他們听。比如說，弄清楚价格与利潤的关系就“成为企業方面的一項主要工作”<sup>③</sup>。

新澤西美孚在公共关系方面采取了严肃而又冠冕堂皇的方法。它宁願大談其滿足“自由人民的石油需要”而不在什么婚礼和上礼拜堂方面多嚙嚙。“星期六評論”和“哈潑斯”杂志的讀者所看到的长达三頁名叫“海外的新澤西”的广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与公众有关的广告。广告指出，一个大公司要花費很長的时间才能完成像在委內瑞拉和阿拉伯等地的工程。“新澤西美孚反对卡特尔……用公开的、直截了当的方法来进行它的商業業務……主張激烈的竞争……相信貨物与服务的自由流通”，同时它对一切有自己投資的国家的經濟發展都有所貢獻。<sup>④</sup>

这种从从容容的作風对新澤西美孚是适宜的，但当司法部为了要把加利福尼亚美孚和联合石油公司等公司的銷售活动和它們的其他活动加以分离而向这些公司起訴的时候，它們的广告可就一点兒也不甘示弱了。

一个很驚訝的漁夫問道，“他們为什么要对这种‘合并’进行攻击呢？”加利福尼亚美孚摆出一副漁夫的面孔来作了解釋：漁夫把他捕来的魚在他自己的鋪子里卖掉，不是和美孚公司把自己开采的石油在它自己的加油站出賣一样嗎？<sup>⑤</sup>

一个戴眼鏡的公民問道，“如果司法部把它們分开，对我们有什么損失呢？”美孚于是画了一个實驗室，一个在油井旁騎在駱駝背上的阿拉伯人，一个加油站和一架正在加油的轟炸机，并解釋說，“我們相信，就是因为我們公司的龐大，我們才能最好地为它們服务”。<sup>⑥</sup>

一个也許听說过一些关于洛克菲勒的坏話并帶有怀疑眼光的旁觀者問道，“究竟是誰拥有美孚？”美孚回答說，并不是漫画里的那些大企業的巨頭，而是 115,000 个股東，他們中只有極少几个

人可以称为是富有者。广告里画了一个牧师、一个护士、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职员和其他普通人。

联合石油公司喜欢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路线。它问，“现在谈利润有什么坏处？”广告说，过去20年中利润这两个字“可被左翼宣传家给整得太惨了，以致许多老实的美国人都开始怀疑，到底利润这东西是不是一点坏处都没有呢？”不过广告指出，最大部份的利润都用作再投资重新投进企业去了，从而给工人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消费者以更好的产品，只有40%是给股东的⑦。

加利福尼亚美孚把对付司法部分散公司业务诉讼的各种广告总结起来，并要求它的股东、职工和消费者“为了要和那些想毁掉你们的公司、你们的工业和你们有历史传统的自由的力量进行我们共同的斗争，请给我们以支援和谅解！”它把这个诉讼案描写成“为了毁灭很有成绩的美国大企业制度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阶段”。“走这条路的结果是：政府将控制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是剥夺自由”。⑧

广告中大部份篇幅用了绕弯子的办法来自吹自擂。一个占有两页篇幅的石油工业广告登了一些大公司和小公司在北达科他州争相要求租用土地的情况。这个广告启发“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赞扬在鼓励北达科他州勘查石油方面采用利诱办法所起的作用。而这篇社论又启发了石油工业情报委员会，它把这篇社论重印出来，还加上了一些吹捧“纽约时报”、利诱办法以及北达科他州和石油工业的话⑨。

“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则石油工业的广告。广告包括原来在这个报上登过的一篇关于“美国石油家如何满足1951年的最高需要量”的新闻特写。虽然各大石油公司在这一年中所得到的利润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高，该报的小标题还是说这是“一种冒险事业”。这则广告很高兴地称呼“论坛报”为一家“伟大的美国报纸”，并且说“它向石油工业致敬”！⑩

这种广告的宣方式已近乎不断地自我歌颂。这就是促使“幸

福”杂志来调查究竟这种为着建立公司永久名誉的广告手法是否值得的一个因素。据“幸福”杂志估计，各公司为了替自由企业辩护，每年付出了一亿美元（石油工业在其中约占1,000万美元）。它说实际上“这连一个铜板都不值”。①

“幸福”杂志说，这个运动“在心理上就不健全，它是抽象的，带有被动性的，而且是消极的。最重要的是，它在许许多多方面表现对美国人民极度缺乏信心，而且在某些方面简直侮辱了美国人民”。

“幸福”杂志还说，至于谈到广告中的那些“事实”，它们常常“只是结论”而并不是事实。自从战争时期我们听到关于美国士兵是为了苹果馅饼和冰箱而战以来，“我们再也没有受过像这种对‘美国理想’的有毒的解释的侮辱”。

就普通人而论，事情的真实情况似乎是这样：这种为建立公司永久名誉的广告结果是不会有什麼大用处的。大部份人看那些有价值的广告，——而石油工业的广告则没有什么价值。至于说其余的作用，它至少给了日益兴盛的“辅助企业”（指广告业——译者）一点工作做，并且还补助了那些靠印刷为生的人。

在繁荣时期，人们对企业制度的看法是从彻底这种制度对他们本身有多少价值这一观点出发的，很少顾及到这个制度究竟是自由的还是被人控制的。在倒霉时期，广告不过是用来反映一些酸溜溜的话题，如果人们还记得有广告这回事的话。对那些认为历史只是从今天的报纸报道开始起算的人，他们是会受到影响的，不过在大风暴时代里，石油工业恐怕还不能依靠这些人。

在争取朋友——如果不是想影响人们的话——的运动中比较中肯的做法就是石油工业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是唯一在全美国48州都有销售组织的公司。虽说美孚的各公司十分肯定地遍布整个美国，但每个公司最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它自己所在的那些州。因此就轮到这个最大的非美孚公司来发起这个雄心勃勃的接触公众的运动。几年来得

克薩斯公司一直在这方面花錢举办每星期二晚上都有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电视先生”米尔頓·伯尔本人主持的，观众約有2,500万人。这家公司告訴它的經銷商說，全国对伯尔先生的文娱节目的爱好就意味着“在銀行里有錢”。<sup>⑫</sup>

如果說伯尔的节目是为了照顧包括小孩子在內的千百万一般群众，那么每年冬天星期六广播紐約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剧节目該是为了照顧上層人士。250个以上的“美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播送总共18場日場的歌剧节目。广播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二时至五时，如果歌剧本身拖长，則有时五点还完不了。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在領受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贈給的奖状时所感到的驕傲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个奖状对該公司为文化服务加以贊許。爱好音乐的人也很感激。他們不但感激这些广播节目，而且也感激节目中那些簡短的商业广告并没有尽力吹嘘該公司对这个节目的貢獻。<sup>⑬</sup>

城市服务石油公司喜欢比較輕松的音乐广播节目，而且它在过去25年中为了这些节目向1,300个广播电台付出了1,800万美元。目前它的“美国乐队”节目每年要花上100万美元，占它广告預算的三分之一。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精煉石油公司、太陽石油公司、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喜欢定时的新聞节目；大西洋公司、印地安納美孚、海濱石油公司和汉波尔石油公司則喜欢定时的和区域性的体育新聞。<sup>⑭</sup>

虽然精煉石油公司的銷售市場只是区域性的，它过去14年中也曾在全国广播系統中主办了考頓波恩的节目。不过，道威斯家族对公众服务和石油一样都有兴趣，而且考頓波恩大罵民主党悄悄地搞社会主义和攻击工会，則正是道威斯家族最乐意听的。不少精煉石油公司的經銷商抗議說，考頓波恩对于他們的銷售業務一点好处也沒有，但他可正合芝加哥共和党大本营的胃口<sup>⑮</sup>。

广播和电视美妙地配合着这些公司的需要。首先，听众不会回嘴，而且在节目到达听众的时候，对这些人的眼睛和耳朵來說是不会有什么竞争的。由于只有百万富翁才有錢来搞这些节目，所

以这些广播和电视的听众大概靠得住不会接受任何不正确的概念。按美国方式来说，既然各大公司担负了全国的娱乐和新闻节目的费用，那么要这些节目讲什么它们就得讲什么，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就不用说什么客观不客观了，因为老实说这就是笔商业交易，即使它们披上了为公众服务的外衣也是如此。各石油公司所雇佣的评论员当然不免都是些偏右偏得很厉害的人，而看样子它们大概也不会雇佣其他那些接近中间或偏左的人。

亲口讲话仍不失是个最好的宣传方法。纽约美孚就通过一个专搞演讲的组织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方法。一年之中就有 317 个美孚的高级职员在 468 个场合下向 69,000 人讲过话。与新闻界建立友好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并且应该经常举行鸡尾酒会使新的负责人员和新闻界人士碰碰头或邀请新闻界人士来听一听很动人的声明。新泽西美孚以主人身份招待美洲新闻会议的代表时所给予那些来访的新闻工作者的款待，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sup>⑯</sup>。

更加显得野心勃勃的是大陆石油公司为了庆祝扩展它的旁加城的大炼油厂所作的那种努力。这个城市在美国的西部，靠近好莱坞常用来拍电影的“奇罗基走廊”地带。于是这个大陆石油公司用飞机把五十多位石油、金融和商业方面的记者从美国各地接来一起大吃大喝一顿。同时被邀去的“全国石油新闻”的编者碰巧和一般新闻界的同业们聊上了。他惊讶地发现甚至在这些最高级的人士中居然也有许多人不懂得石油价格的奥妙。这些人相信石油价格是“武断地强加在长期受罪的公众头上的，并且简直是莫明其妙的”。这位石油工业的报纸编者在回到报馆后对于下面这件事大摇其头，即各大石油公司甚至在像旁加城这种出色的场合下都没有能够把这点向大家讲清楚。商业记者们也许懂得了价格之所以要提高的一个原因——为了保证像他们刚享受过的这种排场的宴会的费用来源。<sup>⑰</sup>

大部份公司自己出版的刊物则主张多讲一些关于职工、股东、消费者等都是“一家人”的话。新泽西美孚的季刊“灯”就是这类刊

物中最考究的一种，这是个装璜漂亮的刊物，經常反映公司的成就和政策。也有許多公司利用放电影的方法，有些則向學生們解釋石油工業的技术方法和过程。最著名的公司电影是罗柏特·福萊赫特为新澤西美孚拍摄的“路易斯安那的故事”。这是关于在沼澤地帶的一个男孩子的遭遇的故事；看来好像新澤西美孚在海岸淺滩采油純屬偶然。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大地上的人”一片更加露骨。它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消費者，并且談到了用油的农業机械和“在一个竞争气氛中”的进步。

### 为啓發公众而服务

既然美国一般老百姓在經濟方面很無知，而石油工業对他們的無知又經常表示关心，所以石油工業在教育事業方面伸出一只援助的手也是應該的。在这方面鼓励着大公司慷慨解囊的因素是各大学經常向各方面募捐和联邦的稅收制度。

新澤西美孚的前任董事长富兰克·阿伯拉姆斯就带头为大公司与高等教育界之間架上一座財政桥梁而努力。他和通用汽車公司、美国鋼鉄公司、美国容器公司以及阿姆斯特朗鞭木塞公司的老塔当們合組了一个公司形式的“財政援助教育委员会”。阿伯拉姆斯說，各公司每年約共付出2亿3,500万美元，但各公司如按可予減稅的限額5%来捐助的話則有能力付出17亿5,000万美元。这种作法的妙处在于：公司每捐出5,500美元自己只須掏出1,000美元——山姆大叔照1954年的征稅法須补足剩下的4,500美元，而公司却可把功劳归諸自己<sup>⑧</sup>。新澤西美孚在1954年就給了138个高等教育机关100万美元。

阿伯拉姆斯評論道，这种作法的报酬不仅仅在于贏得了支持一种有价值的事業的美德。他認為这个共和国和“股東們对各公司的投資”的前途有着極大的危險，除非我們有“謹慎、成熟、而又可靠的人……依我的意見看来，对这些需要支持的教育机关不予補助并不是一件上算的事”。<sup>⑨</sup>



这位新澤西美孚的董事长在向美国大学协会講話时強調指出了支援教育事業的必要性。“国家的和平、繁荣和安全也許要倚靠我們对待我們的教师們和宗教領袖們的态度，就像倚靠其他任何一种单独的势力一样。单单供給他們面包和牛油是不够的，我們必須讓他們有机会去作有益的事業。美国人民坚持法人——即我們所謂的公司——对这个社会負責。在我們看来，美国人民是对的”。<sup>②</sup>

阿伯拉姆斯还說，从一个实际的角度上来看，各公司老討私人办学的便宜，一方面迫切地叫嚷要得到工程和其他專業方面的有訓練的畢業生，而另一方面对这些畢業生的学費却不願捐助分文，这样做也是不对的。<sup>③</sup>

还有一个很討厭的細节問題尚待解决；在許多州，一个光火的股东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出面控告董事会的董事把公司的錢贈送給別人。可是偏不碰巧，新澤西州就有这种法律。这妨碍了新澤西美孚一心想帮忙的热情。于是它希望各州在这方面会采取一种較开明的态度，就像阿伯拉姆斯所解釋的那樣，因为許多公司的董事都不是太有錢的人。

新澤西州并没有法律不讓美孚公司去帮助那些有着过多的教学人員負擔的学院校。这家公司就雇用了十个这种教学人員，并且用直接向这些院校付薪金的办法指派他們担任美孚職員所应做的工作。阿伯拉姆斯說，这种試驗方法的效果将会“使这些教育工作者的經驗变得更广泛，也会給公司的日常工作灌注一些新鮮的思想”。这个計劃“在今后数年内将能帮助减少学术界的失業問題，也能够大大地增进教育界与石油工業間的了解……我們希望，我們現在所作的这一切正是朝着建立了解这方面的一个恰当的开始”。<sup>④</sup>

“全国石油新聞”贊揚說，“对于一个被誤解得很厉害的工業來說，我們想不出还有比这种隔閡更須予以消除的了；然而对每个有关的人來說，我們也想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除方法”。一个

“新澤西美孚的教授”正在研究社会团体的态度，另一个“教授”正在开展一个研究股东間关系的計劃，而第三个“教授”正在为公司的职工关系部門草拟一本新的政策手册。<sup>②</sup>

另外一种帮助各大学的办法就是承包研究工作。据阿伯拉姆斯說，各大学所进行的关于工业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有25%是各石油公司出資供給的<sup>③</sup>。六家石油公司就曾捐給麻省理工学院1,325,000美元。这笔錢是供核子科学、物理、化学和化学工程等方面的五年研究計劃之用的<sup>④</sup>。

阿伯拉姆斯和他在其他大工业方面的同事警告說，不支持高等教育就会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干預。“全国石油新聞”警告說，“已經有人在談論政府应补助高等学校这件事了——恐怕由于补助的关系，这些学校的自由和独立就将会被剝夺。我們并没有說石油工业能够单独地扭轉这种局面……它們只能帮忙而已”。

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議員杰·威廉·富尔布賴特对这計劃所包含的意义頗为悲觀。1955年在紐約举行的“全国优秀書籍給奖会”的聚餐会上，他引証了一本紐約美孚关于人事方面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分發給那些想在畢業后进入公司工作的大学生的。这本紐約美孚的小册子警告說，“个人的观点可能引起許多麻煩事。各种‘主义’根本就不必談。商業总是逃不出商業的一套的，它当然不欢迎充滿幻想的極端分子，即使比較温和的粉紅色分子也不会受欢迎”。

紐約美孚这下可臉紅了。它宣布那个小册子早已經过修改，而且那些得罪人的条文已被刪掉了。但这小册子已經在各大学院校里流行了七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周刊”發現这点以前学术界的負責人从未提过任何抗議<sup>⑤</sup>。

在比較高級的方面，很难說石油工业公开地运用麦卡錫方法。例如，耶魯大学就有一位法学教授出版过一本狠狠地批評石油工业走向壟断的書。美国石油研究所倒沒有公开抨击罗斯托博士写的这本“石油工业的全国性政策”。相反地，它很巧妙地通过耶魯大

学出版社出錢支持一个关于石油工業內部竞争的研究計劃。它挑选了两个石油专家和四个很有地位的教授——都是些“無党無派”和“不偏不倚”的人。这些人还得到指示要对石油的生产、保存、合并、价格以及价格結構等問題进行研究。

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是洛杉磯加利福尼亚大学銷售学教授小拉福·卡塞迪写的。他証实了美国石油研究所的說法：零售市場方面操縱价格和削价的情况还很多。但在得克薩斯州、委內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价格的单一性——这才是問題的焦点——方面，这家石油工業的报纸在它对这本書的热情的書評里却只字未提。这位教授的确也曾承認，也許有很少数操縱价格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都是在某些不稳定的地区一些小零售商和靠差价吃飯的零售商搞出来的。他推測道，如果要埋怨的話，那就應該埋怨竞争实际上可能是“过于厉害”的緣故<sup>27</sup>。

哥倫比亞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的辞职对学校來說是一个損失，但对石油工業却是一个收获，因为那时候艾森豪威尔开展了反对联邦政府对海岸淺滩油矿拥有所有权的运动。然而这所規模宏大的大学在了解石油工業的問題方面倒并没有什么損失，艾森豪威尔的校长职务由葛雷逊·克尔克博士——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繼任。克尔克博士\*被提升后發表談話說，他看不出同时兼任这两个职位有什么矛盾。此后不久，新澤西美孚主管高級公共关系部門的科特內·布朗就被任命为哥倫比亞大学商業研究院的院长<sup>28</sup>。

由于慷慨的贈款，許多学者終于把他們的注意力移轉到这个被人忽視的石油工業方面来了。阿勒衛尼学院的保罗·基邓士写的“早期的石油”一書就以宾夕法尼亚州高等原油协会的名义大批地分贈給了許多学校和圖書館。当1947年基邓士被委托来写这部印第安納美孚历史时，他說，“像这样一个对这个公司的历史作一

---

\* 原任該大学副校长。——譯者

番客觀的和獨立的研究的機會——既不受任何方式的檢查，又可以看到公司的全部檔案——實在是很難得的，所以我接受了這個邀請”<sup>⑳</sup>。

1952年得克薩斯公司為了慶祝公司成立50周年紀念，請了馬魁斯·詹姆士替公司寫了一本歷史。石油界的名人像邁克·比尼當、前參議員湯姆·康納利、得克薩斯鐵路委員會的恩斯特·沃·湯普遜、休·洛埃·克冷和一位與辛克萊公司有多年歷史的烏·勒·康來利等人的傳記都紛紛出版問世。

不過，當時還沒有出版過一本關於石油工業通史的書——這真是對石油界和學術界的一個美妙的評語。曾經受新澤西美孚的委託寫過關於美國西南部的石油的卡爾·柯克·里斯特，目前正在寫石油工業百年來的歷史。這書預計1959年可以出版。西北大學也計劃寫一本類似的書。

哈佛大學商學院有兩個學者寫過一本“合併後的石油公司的成長”的巨著，重點放在1911年以後期間，而1911年則正是美孚石油托拉斯分成好幾家的一年。他們得出的結論說，煉油公司幾乎不得不合併；那些如此結合在一起的公司掌握了全國煉油生產力的93%，掌握了為收集原油用的油管的85%、原油干線油管的81%和產品油管的92%。小煉油廠已由30年前占全國煉油能力的28%下降到現在的15%左右<sup>㉑</sup>。

新澤西美孚出錢讓卡爾·柯克·里斯特寫的“石油：西南的巨人”一書是1949年由俄克拉何馬州立大學基金會出版的。新澤西美孚在得克薩斯州的附屬公司——漢波爾公司——也在等着那位曾替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寫過傳記的肯尼斯·波特來給公司的全部歷史寫一本書<sup>㉒</sup>。

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城南方美以美教會大學的阿爾弗雷德·里斯頓博士在1951年寫了一本“有魔力的石油：這個世界的僕人”。這書是對“那些批評石油工業和自由企業的論調的反駁”。海灣石油公司出版了由克列格·湯普遜寫的“從斯賓德托普以來”來慶祝

它的五十周年紀念。這是一本插圖很多的历史書。托馬斯·霍里曼寫了一本“石油家”，用照片來講解石油工業的历史。這書是“同亮牌石油公司的職員合寫的”，于1952年出版。“黑色富源”這本講加利福尼亞聯合石油公司的历史的書則“會帶給你一種像小說般的情調而又難以令人相信的石油故事”。這書是富蘭克·杰·泰勒和厄尔·威尔蒂合寫的，兼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新聞性的敏銳觀察力<sup>②</sup>。

加利福尼亞美孚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事要比任何別家石油公司都多。它的活動範圍遍及各个方面——从小学到大学。由于1948年的一次調查指出了西海岸有三分之一的教師都認為美孚是家“坏”公司，所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是有必要的。因此它就開始了一個計劃，供給中小學校下列各種教育工具：关于石油工業的电影、文学作品、成套的标准建筑模型，等等。

1951年有十几个大学被邀請派遣它們的教師到旧金山这家公司“小住”两星期。这些教師參觀了公司在旧金山灣对面里支蒙德地方的巨大設備。公司的高級和中級領導人員則不惜花費許多時間來和他們討論公司的業務情况。他們唯一的“費用”就是得交出一篇关于他們參觀后的觀感的報告<sup>③</sup>。

“石油日報”說，結果这些教育家客人們都已“成为很亲切、很关心和很有影响的朋友”。有位客人甚至还願意为“鏟除教育界的反商業宣傳”效勞。根据一个新的調查，目前西海岸的教師中認為美孚“坏”的已只有13%。这家公司对这个成績非常滿意，并且打算把这个計劃繼續再搞两年，扩大到50个以上院校的教師們。

加利福尼亞美孚公司通过它的公共关系部所設立的一个教育科来进行这些計劃。有一年它送出了6,000套油田模型，第二年它又送出了煉油厂的模型。它还給了36个学生每人500美元的奖学金上大学“以促进美国在民主方面的未来領導地位”。合格的学生还得到了66个“美国未来的农民”和“4H俱樂部”\*的奖学金，其數額由200美元到350美元不等<sup>④</sup>。

經過三年試驗的經驗，石油工業新聞委員會滲透全國中等學校的計劃已于 1954 年布置就緒，并成爲一種永久性的計劃。這個把石油工業的觀點介紹給 1,000 萬中學生的目標被認爲是石油工業新聞委員會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從 24 個示范縣小規模地做起，預計在 1955 年石油工業的這種宣傳可以深入到 200 萬到 300 萬個學生中去。

---

\* “4 H 俱樂部”是美國的一個青少年的組織。4 H 是指“頭腦、手、心、健康”，因爲這幾個字的英文字首都是“H”，故叫“4 H”。——譯者

## 第十四章 大公司和消費者

要在不同牌子但含辛烷率大体相同的汽油中挑选出明显的优点，并且还要說服公众买这一种牌子而不买另一种牌子，这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石油公司的撰稿人很果敢地起来应战。于是在汽油中所加的各种神奇的“附加品”<sup>\*</sup>和所用的神奇的形容詞就同时出现了。

1953年，壳牌石油公司宣布了“31年来汽油史上最偉大的發展”。它声称：壳牌的TCP牌汽油可使汽油的力量“增加”15%，还可使汽油在内燃机的火星塞中的寿命“延长”150%。城市服务石油公司就以“世界上第一种五面空間的汽油”来应战，这种汽油能使車主們的車子不致再孔隆孔隆地响。这家公司还夸口說，它聘請了許多訓練有素的“石油精神病学家”在实验室工作。

埃索(新澤西美孚)牌汽油为了不致吃虧，敦劝車主們“試用你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汽油”。为了显示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这种唯我独尊的力量，全国的杂志和广告牌上都画上了这种叫做“全能”的汽油——“全能”这两个字是对这个龐大公司的一个預兆性的歌頌，即使这不是有意的歌頌。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很注意这场形容詞的斗争，并且为它在美国东海岸行銷的阿莫科牌汽油宣称：“对不起！我們可不参加这个附加品的竞争，因为阿莫科牌汽油是唯一不用加任何附加品的汽油”。印第安納公司还加上这句忠告：“——而且这种汽油还不留

---

\* “附加品”的广告战于1953年春在报纸上开始出现。附加品是指混合在汽油里的各种使汽油成为更好的燃料的化学品。四乙基鉛就是一种使引擎不致发出“砰”或“孔隆”等怪声音的附加品。但由于这种附加品会有沉淀，而这种沉淀又会引起汽油在内燃机内“不到时候就先燃燒”，于是就需用其他的附加品来防止“不到时候就先燃燒”，其中之一就是有三甲吩磷酸盐(即TCP)。

下任何金屬沉淀”。印第安納美孚還含含糊糊地暗示車主說，它的汽油是用“純石油”做成的。由於商業道德的微妙關係，它並沒有說明別的公司用的是什麼。

俄亥俄美孚油公司夸口說，它“今天已開始出售……一種新的價值連城的燃料，這種燃料會給你的車子一種你從來沒有認為是可能的性能，‘馬拉松貓’牌汽油能給你的車子以像野貓式的平穩和力量”。而菲利普斯石油公司的“66”牌汽油則自稱，“如果要說‘起步快’的話，那就得數這種汽油了”。紐約美孚油公司的汽油“能給汽車以最大的力量”；辛克萊石油公司則生產“世界上第一種防鏽的汽油”；而殼牌普通汽油的力量則大得幾乎可以使引擎脫離車身。快樂的開車人直喊，“這種汽油使車子變活了！”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提出了辛烷率最高並特別加了“佩特羅克斯”(Petrox)的天字第一號汽油以相抗衡，並說用了這種汽油實際上會使“引擎的最大限度壽命增加60%”。太陽石油公司宣稱，它的普通汽油“給予引擎的最高性能比那些賣價貴得多的汽油每塊錢能跑更多的哩數”。海濱石油公司有一種升空高動力的甲種飛行乙基汽油。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避免在汽油里加進各種各樣的多余的東西，自夸它的新汽油“的革命性的改進——差不多可以使車主們在每一箱汽油中能省出兩加侖”。

全國石油協會的會員很是擔心，同時也被搞糊塗了。殼牌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支持在汽油中加附加品，而新澤西美孚、太陽石油公司和大西洋提煉公司則說需要有更多的揮發性的汽油和機油。乙基(海濱石油公司)則圓滑地主張既應有附加品又應有更多的揮發性油。據報道，實驗室的科學家所關心的是，究竟“這些附加品以及其他有吸引力的萬靈藥品是否將存在下去，或者是否將毀掉甚至那些壓縮比率很高的最好的引擎”<sup>①</sup>。

“紐約時報”的卡米考說，比較小的煉油廠商大概經不起這種新汽油的競爭。他報道說，石油界的企業經理人對於附加品的價值未得出“確實的結論”以前，仍然保留他們的意見。<sup>②</sup>



广告杂志“潮水”調查了這場大加特加形容詞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劝告說，这些石油公司“正在招惹像香烟公司所遇到的那种由于广告所引起的危險”。“潮水”杂志把这种石油竞争說成“今天誇張得最厉害的广告宣傳术的一种”，并警告說，石油工业可能会因此失掉公众对它的信心。

联合石油公司的總經理李斯·泰勒为他的手下总结这种情况說：“我可以說，我們正在避开这场汽油附加品的風潮，这些附加品是各处的报纸和广告牌都描写过的。我們的研究人員把这些所謂神妙的化学品作过一次徹底的檢查。他們發現，由于用了这种被附加品所加强的汽油而造成的引擎磨損、汽門变坏等情况，使这些附加品即使有任何优点，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我們發現：沒有任何可以代替好汽油的代用品”③。

当这些形容詞和名詞的濫用已扩展到了想像不到的程度的时候，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就下令停止了。它的“加尔索”牌汽油在侵入新英格兰市場时說，“头等汽油用不着什么騙人的花样……我們拒絕装腔作勢，自吹自擂如何用分裂的方法来重新安排分子組成才制成了‘加尔索’。”这家公司承認，“既然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制成一种具有最高效率、哩数而又最經濟的汽油，那么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地說这是一个唯一無二的方法呢？”

关于辛烷率的問題，“你将不会發現我們在胡扯什么辛烷率。要硬說你的汽油的辛烷率比許多牌子的一般辛烷率要高，那無异于是在瞎鬧一通”。因此它自己招認說，“我們知道‘加尔索’汽油是好的——比絕大部分汽油好，沒有任何汽油能比它更好”④。

一家独立的納普—索尔石油公司譏諷其他中西部的公司的广告技倆，它說：“沒有哪一種‘汽油’能够給一个引擎以比設計師們原来設計时所給予这部引擎的更大的力量……济富尔牌汽油的科学家們（即从前叫做石油专家的人）並沒有用什么鈾、次等金子或乱七八糟的原子来給你的汽車装上一架噴气式的發动机……济富尔的科学家們承認他們現在还是用的那些老式的基本原料来制造

好汽油……顧客們，讓我們面對這個事實吧！無論是為了開動你家庭的華貴小轎車或‘老牛破車’，你所需要的都只是好的濟富爾牌汽油而已”。納普—索爾石油公司提醒車主們說，絕大部分汽車所需要的“僅僅是普通級的汽油”<sup>⑤</sup>。

“廣告時代”雜誌同情石油工業的廣告作家為了把“沒有”的東西誇大成“有”所處的困難境地，列舉了四種“沒有”的東西：（1）各種毫無事實根據的關於好處的誇大諾言；（2）一些聰明伶俐的人所追求的兴趣；（3）一些雖無害處但也無意義的一般性的說法；以及（4）非一般不內行的人所能了解的過分技術性的論斷。

在“100幅最大的廣告”彙編中，只有一家石油公司的廣告是夠得上標準的。“廣告時代”承認，石油工業的問題是很難辦的，因為在一種汽油和另外一種汽油之間實在沒有什麼可談的。它還說，甚至那些永久性的廣告也把一般的車主們看成“只有土包子一般的智慧和好奇心”<sup>⑥</sup>。

辛烷率問題是會搞得很混亂的，因為計算它的方法有兩種——汽車的試驗和實驗室的試驗。1953年1月，48個城市出售的上等汽油在汽車試驗中的平均辛烷率是82.5，而在實驗室的試驗中則為90.78。所含的三乙基鉛（這又是另外一回事）是每加侖2.1CC，比1952年10月調查的2.25CC還低。

普通級汽油在汽車試驗中的平均辛烷率是79.08，而在實驗室的試驗中是84.3。普通汽油含三乙基鉛是1.78CC。<sup>⑦</sup>

各個不同地區含辛烷和鉛的數量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是說甚至在同一地區也有很大的不同的話。根據杜邦公司——三乙基鉛的主要供應者——所作的連續性的調查，1953年上等汽油所含的辛烷率從阿爾伯達省卡爾加里（加拿大）的78.2到得克薩斯州科帕斯克利斯蒂的85.2不等；含鉛量則由鹽湖城的1.05CC到溫哥華（加拿大）的2.85CC不等。普通級汽油的含辛烷率由鹽湖城的75.1到紐約的81.5不等，而含鉛量則由鹽湖城的0.43CC到路易斯安那州謝雷夫港的2.34CC不等。大家會注意到，紐約普通

級汽油的含辛烷率要比卡尔加里的上等汽油高，同时謝雷夫港普通級汽油的含鉛量也比卡尔加里的上等汽油多<sup>④</sup>。杜邦的調查報告承認，普通級汽油中有三分之一的样品經化驗后証明其含鉛量和上等汽油一样多，或更多些，而有两个上等汽油的样品甚至根本不含任何鉛！

1949年4月号的“讀者文摘”惹起了好大一場風波，因为它登載了一篇文章劝告車主們如果想省錢的話就應該經常用“普通”汽油。文章作者哈兰德·曼徹斯特引証了美国汽車协会的权威意見来支持他的說法。他的說法就是，“群众对上等汽油的幻想”使車主們每年多付了2亿美元的代价。他說，联邦政府曾經告訴它的71,000輛汽車的司机說：引擎是依照用普通汽油就能滿意地开動那样来設計的。<sup>⑤</sup>

北卡罗来納州政府的採購代理人仔細地調查了这种情况，并作出決定說，这两种汽油没有什么差別，如果怕沒有招牌或“次牌子”的汽油会伤害引擎，那才叫“荒唐”呢！他說，“其实很可能这种汽油就和馬路那边大名鼎鼎的加油站所卖的汽油完全一样”<sup>⑥</sup>。

在自己人中間，乙基石油公司很坦率地指出过为什么車主們肯为了名牌汽油多付2分錢一加侖。乙基在石油工業的報紙上夸耀它自1923年成立以來銷售量的巨大增长，并問道：

你有沒有靜下来想过这种巨大的增长的原因？我們所能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乙基公司經年累月地在为“乙基”牌汽油做广告并进行推銷。譬如說，它經常通过杂志、广播和現在的电视把要講的話告訴車主們……1952年，乙基在杂志上的广告每个月有4,800万讀者……在将来的岁月里，还会有数以百万計的新車主出現。如果想要維持这个市場的話，也非得把汽油卖给这些新車主不可。这就是为什么乙基公司的未来計劃包括有規模更大的广告和推銷工作，还加上各种各样的对經銷商进行教育的計劃<sup>⑦</sup>。

这篇“讀者文摘”上的文章也引用了美国財政部联邦供应局給

政府各部門的請求。這項請求說，所有的車子只須在春季和秋季換機油，或每跑四千英里換一次機油，如季節未到而已跑了四千英里或季節已到雖未跑足四千英里時都應換油。那些常在寒冷天氣的情況下時停時走的，或常在多灰沙地帶開行的車子則應把機油換得勤一些。

不過，石油工業勸車主們每個月或每 1,000 英里就換一次機油，如果不到一個月而跑了 1,000 英里或滿了一個月尚未跑足一千英里時都應換機油。在這一點上，石油公司就得罪了汽車製造公司，因為汽車製造公司對於它們製造出來的引擎受到別人誹謗而大為不滿。這些汽車製造商認為，每跑 2,000 到 2,500 英里換一次或一年之內換兩次（未跑足 2,000 到 2,500 英里而時間滿半年，或每到半年雖未跑足 2,000 到 2,500 英里，都換一次）就行了。“全國石油新聞”為了這種摩擦很傷腦筋，並建議兩種工業間為這個問題進行“高級”協商。這家石油工業的報紙着重指出，它“並不主張禁止汽車工程師講話，但它的确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石油工業應如何作出計劃來對付這些工程師所公開發表的意見”<sup>⑬</sup>。

石油工業對財政部關於換油的建議的最好的回答是：聯邦政府的車子是由職業司機開的，而且有機械士加以保養和照顧，因此這不能和私人自己開的汽車相比。由普通開車的人來判斷究竟他們的汽車是否在正常地行駛是件靠不住的事，所以每一千英里換一次機油就等於是防止機器發生故障方面保了險<sup>⑭</sup>。

石油再提煉廠商協會說，機油從來也不會被用掉，它只會變臟。協會認為，每年有 1,200 萬桶機油是被浪費掉的，因為它們都被倒掉了。美國空軍和許多航空公司與鐵路公司都買再提煉的機油。據說這種機油的性能比“新”機油還要好，因為它多經過一次提煉的過程。這些再提煉廠商們比汽車公司還進了一步，它們聲稱汽車在未跑滿一萬英里以前不需要換機油。<sup>⑮</sup>

好像這些還不夠糟糕似的，石油工業現在又受到了來自內部的攻擊。聯合石油公司以它的海神牌機油侵入了東部的市場。這是

一种“惊人的紫色机油”，据称这种机油装进机器在太平洋海岸南北走了三万英里后，它的損耗都不比使用“普通”机油而只走一千英里所受的損耗更多。“从东海岸来的游客甚至买了它带回家去，并且还繼續邮購它”。联合石油公司說，这才引起該公司想在东部出售这种机油，以便所有东部的車主們都有买海神牌机油的权利。

無論如何，車主們正在放弃那每千英里換一次油的習慣，如果他們从前有过这种習慣的話。各加油站机油銷售量在汽油銷售量中所占的百分比由 1947 年的 1.62 下降到 1952 年的 1.31。“全国石油新聞”大声疾呼說，必須教育公众到底隔多久應該換一次机油，必須命令加油站的服务人員尽可能把“汽車前面的蓋子揭開”。这里的第一个問題就是要使服务人員主动建議需要換油。这家石油業的報紙对加油站經理們和他們的雇員的乖僻和懶惰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們不使用他們的嘴吧、眼睛和双手来建議：“先生，机油脏啦！”<sup>⑮</sup>

当一个地区各种牌子的汽油都卖同样價錢时，是什么东西促使車主們去用某一种牌子呢？这一莫测高深的事实引起了石油工業專家們的注意，并且甚至激起了杜邦公司的好奇心——它的石油化学部門設立了“全国化学分析公司”来寻找这些奥妙的綫索。这些偵察人員在 1,193 个加油站对 21,000 个車主进行了观察，并且跟着还进行过 3,100 次家庭訪問。

1953 年公布的令人奇怪的结果表明，只有 12% 的顧客是按牌子来选择他們的加油站的。大約有 40% 的人是圖其方便，另外 81% 則是由于加油站的友好接待。年紀大些和收入多些的車主們喜欢得到周到的服务，而年紀較輕和收入較低的則宁可要友好的态度。至于那些不固定地在各加油站都买过油的人，大多数都是看哪一家方便就上哪家。公路上開車的人大約有 40% 不在乎汽油有沒有牌子，不过也很难說广告是完全白費，因为真有 41% 的人是专找某个特别牌子的汽油用的。对于 20% 的人說，公路右边最近的一家加油站就成。价格倒是一个不算一回事的因素——只

有 3 %不到的人才到处找廉价汽油用，这也可以說是对价格控制的效果的一种恭維<sup>⑥</sup>。

牌子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由大公司衷心支持的商标名称基金会正式發动的。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把汽油分为甲、乙等級，而这种分級办法則是某些政府人士所贊成的。这个基金会提醒顧客說，在汽油方面代替等級而存在的是“顧客能在各种牌子之間有随时随地可进行选择的广泛机会”。顧客們不一定要按照辛烷率和含鉛量来买汽油；这些情报当然在杜邦公司的調查报告中可以找到，不过沒有牌子的名字而已。其結果是，炼油厂商“用不着按照某些政府批准的规格来訂計劃，只有顧客才是最后的法官”。由于手边沒有一个杜邦試驗室在，作为最后的法官的顧客就很容易会犯各种錯誤；不过犯錯誤乃是人之常情。

商品牌子“是生活方式的象征”。这个基金会为家政和社会学的訓練班以及一些妇女团体提供了教育材料。它說，“在过去，学校、妇女团体和其他訓練思想的組織都曾經成为攻击商品牌子和商标制度的常用的講壇”。这个基金会主持石油工業竞赛，請大家推荐，看哪些挂了有名牌子的加油站是本年度最先进的加油站<sup>⑦</sup>。

这些装璜华丽的“服务”加油站說尽一切漂亮話来保証給車主們第一流的服务，尽管所有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都一样。如果这些話都可以相信，那倒也是件乐事，不幸的是，这些話并不是真的。石油銷售商弗·艾·畢恩在这些事情上等于是一个单人調查机构。多年来他曾为“全国石油新聞”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专文，他在东南部各州的五千英里旅行的調查报告就是一个典型。<sup>⑧</sup>这家石油工業的报纸对他的調查报告的印象如此深刻，还把它印成了小册子。报告大意如下：

畢恩进入过 78 个加油站。但他路过了四倍于那个数目的加油站，因为他从公路經過时就看得出这些加油站的肮脏、沒有秩序、和有游手好閑的人在。在这 78 个加油站中，只有一个在各方面看来是可以列为头等的。

这些他进去过的加油站比他在 18 个月以前调查时所注意到的更脏、服务更坏，销售商品的能力更差。当服务人员发现他的汽车挂着别的州牌照的时候，他们就对他极其冷淡，因为这种车子大概是不会再次光顾的。经理和服务人员对于他们所经手的产品“一无所知”。他们的推销技术是他所知道的各种行业中最最差的一种。

作为一个石油专家，畢恩保持了在沿途跟各公司的经理和管理人员谈话的习惯。一个拥有 100 个加油站的承包商告诉他，“汽油总是汽油，不管你到哪儿去买都一样。辛烷率根本毫无意义”。一个加油站的监督人说，他的普通级汽油的辛烷率是 92，而上等汽油则为 100！某一分部的副经理对为什么要买上等汽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你买的话，公司就会多赚些钱。”

有人问起另一位高级职员关于他的机油的各种试验，他说，“这种情报事属机密，而且竞争也很激烈，因此不能公开”。另一个经销商却说，他的供应者给过他所有这种情报，不过他从来没去看它。还有一个经销商不懂试验意味着什么，但他肯定卖四角钱一夸特的机油要好些，因为它的价钱贵一点。

有两个加油站在畢恩的车子里灌了含有不少脏东西和水质的汽油。这两种都是有牌子的汽油，可是供应商对它们的经销商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尽管加油站有紫外线消毒过的抽水马桶和其他广告上登过的特点，畢恩就清洁方面把所有的加油站作了如下的分类：清洁或很清洁的占 23.8%；中等的占 30.7%，差的和脏的占 46.1%。至于“休息室”，有 61.5%都属于不清洁和脏得不成话的一类。只有 6%是完全干净的，而其余的则介乎清洁与不清洁之间。

39.6% 的加油站对顾客的服务是介乎很差到糟透了之间的。只有一个加油站给予顾客以应有的服务。畢恩发现，洗擦汽车挡风玻璃的通常方法是：将一块脏羊皮在脏水里搓一把，用一个脏的机器把它绞干，然后在玻璃上乱涂一通。幸亏没有人想去塗汽车

两旁和后面窗子的玻璃。畢恩的車子在整個旅途中所需要修理的地方都是由于加油站的粗枝大叶作風所造成的。畢恩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到过五个加油站去測驗他的汽車的水箱，可是最后仍然沒法知道他的水箱到底保險不保險。在 78 个加油站中只有两个未經請求就自动替顧客檢查电瓶。畢恩發現要搞到一个合适的电瓶就很困难。只有两个加油站有挺好的供飲用的冰水，而其他的加油站則大概都假定所有車主宁可买可口可乐喝，不管他們喜不喜欢。

在这些加油站里，57.6%都沒有設法替顧客檢查机油的情况；只有一个加油站曾建議該換机油了。在 64.1%的加油站里，畢恩認為如果把車子交給他們做全部上潤滑油的工作是很不智的；但是，有两个他認為够条件的加油站后来却証明并不行，因此畢恩承認他所估計的百分数可能还嫌过低。在一个挂有一家大公司招牌的漂亮加油站里，一个服务人員說上潤滑油的全部过程約需 45 分鐘，另外一个服务人員則說只要 30 分鐘。但經過 15 分鐘的工作后加油站就把車子交回了車主。畢恩自己也是一个石油专家，他認為，要在 15 分鐘內很好地把一輛汽車打上潤滑油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到另一家去試試，这一家就發現头一家加油站沒有檢查刹車油。然后他再把車开到一家汽車經售公司去，这家公司發現，前面两个加油站既沒有打开差动器，也沒有打开換擋箱，这两个地方都沒有上潤滑油。

虽然当季节到来的时候，每一家石油公司都在广播节目中強調“防寒”的重要性，但沒有一家加油站願意做這項工作。由于这些糟糕的服务和敲竹杠的情况，畢恩恨透了这些大公司：

“所有这些公司还在繼續告訴車主們說，它們和它們的經銷商是如何的好。如果它們真像它們所講的一半那么好，車主們很快就会知道的，而且这些公司就会声誉載道。这样也就会使石油公司能够大大节省目前的广告費”。

畢恩在他的总評論里指出，在 78 个加油站中只有六分之一是



屬於中等以上的（此外他还路过了 300 多个不屑一試的加油站），屬於中等的加油站占 29.6%，而那些蹩腳的和糟糕的則占 53.8%。

虽然畢恩这次的旅程只限于东南部的几州，但他以前几次旅行曾到过美国的东部和西部的大部份地方。“全国各地之間可以看出的是極微小的。車主們明明知道，当他們光顧这些加油站时他們花了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接待……像其他一些工業一样，如果石油工業不开始整頓自己，那么有些人，也許是一些联邦或州政府的机构，就会来替它整頓整頓。”

够了，关于这个美国汽車文明引以为荣的“服务”加油站就講到这里吧。

## 第十五章 合作社的挑战

有没有一个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方法会带给消费者以好处而又可以避免壟断資本的坏处呢？合作社說它們掌握了这个方法。

它們的方法并不是从理論方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而是一个由于实际需要的考驗得到的并透过經驗而改进的方法。20世紀20年代初，地方上的农民合作社就想到：如果把机油和潤滑油列入它們所推銷的商品，并讓合作社的社員們享受批發進貨的好处，那不是很好嗎？随着农場逐步机械化，石油产品就成为地方合作社業務中的一項主要商品。还有許多合作社經銷汽油泵，甚至用社里自己的油車来分銷汽油。随着業務的發展，批發合作社开始承担替地方合作社採購的任务，这样就更能省下一些錢来。

促进农民合作社石油業務繁榮的因素有三个。在20世紀20年代，各大公司每銷售一加侖汽油就能賺上六至九分美元，即做一元买卖就可賺上三角到四角。这当然比生产石油的成本要多得多。合作社則能够把这个賺头的大部份分配給它的社員。当时各大公司每每重視城市方面的大規模市場而忽視乡区，这就給了合作社能够插足进来的一个机会。同时，市場上买得到的潤滑剂的質量对农業机械又是那样的不合适，使得批發合作社实际上不得不建立一些潤滑油厂，以保証社員們的拖拉機和其他机械装备不至于受到損坏。

各主要的农業組織如美国中西部密士失必河以东的“农会”、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农民联盟”和沿大西洋海岸及北太平洋海岸的各州的“农民协进会”等都鼓励了石油合作社的成长。各大公司在許多地方施行报复，把零售价格削減到低于批發价格水平，以消除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常常把它們的石油業務停止，到战争結束为止；由于这些大农業組織的批發企業的支持，也由于它們石

油商品以外的一般業務的支持，大多數合作社都能生存并保持繁榮。

在 20 世紀 20 年代的后期和 30 年代的早期，許多合作社每銷售價值一元的石油產品可以賺 10% 以上。印地安納的合作社在汽油方面每加侖可節省 3.5 到 3.7 分美元。自從 1935 年以來，賺頭已下降至 5—7%，到了 1950 年平均就只有 4% 了。這種下降本身就是合作社成功的證明。因為它反映出：各大公司由於合作社的競爭不得不在農業地帶接受較低的差價。除了降低價格這方面的成就外，還有所經銷的產品質量的改進、保證合作社顧客滿意的完善辦法和交易的誠實可靠。

到 1950 年底，全國有 2,230 個地方合作社通過 2,685 個大型修配廠、2,000 個加油站和 5,660 部油車經銷石油產品。它們供應 20 億加侖以上的燃料給 100 萬個農場，約等於在合作社經營地區內的農民總消費量的五分之一。總起來說，合作社經銷的石油只占國內總消費量的 2.1%。合作社在石油業務的各部門的投資是 17,800 萬美元，大約僅僅等於 30 家主要石油公司總投資額的 1%，或等於新澤西美孚公司一年利潤的三分之一。

雖然這些數目表示了合作社在全國石油業中所占的份額很小，不過在某些地區倒是很可觀的。例如在伊利諾州，農村用油的 40% 都是合作社經銷的。1950 年美國國情普查數字指出，全國銷售量很高的加油站（每年經銷額在 30 萬美元以上者）中有六分之一是合作社的。<sup>①</sup>

最顯著的成功例子是密蘇里州堪薩斯城以霍華德·考登為首的消費者合作協會（即 CCA）。1929 年這個協會以 3,000 美元為資本進入了潤滑油市場。它建立了一個很繁榮的石油產品企業，這一方面是由於它的經銷差價很大，能夠賺很多錢，另一方面也由於它的潤滑油的質量很好。1939 年該協會在堪薩斯州菲利浦斯堡建了一個小煉油廠——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完全屬於合作社的煉油廠。跟在墨西哥灣沿岸的巨型煉油廠比起來，它當然很渺小；不過

在庆祝这个厂落成的户外聚餐会上，有 27,000 个合作社社员和市民来参加，这件事的意义倒很重大。但是这个厂还没有投入生产以前就因为缺乏原油而不得不关门。消费者合作协会 1940 年度的报告叙述了这回事。

有一家大石油公司本来对这地区建立贮油池毫无兴趣，并且拒绝把它的油管 and 这地区的贮油池联接起来。但是当合作社开始建造合作社自己的油管时，这家公司却急着这样做了……它建造了一条与我们的油管平行长达 12—15 英里的油管，并且用尽一切力量来使得合作社无法通过与油井的联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量——每天 3,000 桶原油……

我们在原油方面的困难渊源于堪萨斯州的石油定额分配法律的修正条款……我们 4 月里提出的总需要量是 90,000 桶……但州政府的公司委员会只分配了 26,000 桶。消费者合作协会立即呈递了一个申请书……要求委员会重予审查。不过，这个请求被批驳了。那时情况已经很明显，要想得到特别的分配额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够困难的，并且知道委员会根据法律不能调配那些已分配但还没有用完的定额……

这时候，消费者合作协会在堪萨斯州的合作社成员已有五万人。它对州政府施加压力，吁请协助解决这一问题……它设法使那些供应消费者合作协会以各种商品的供应商——特别是那些在合作社炼油厂附近拥有油井的供应商——对合作社供应石油。后来，华盛顿司法部正在调查这个案子的壟断方面的情况的消息传出来了……当这个混乱的僵局终于被打开时，各公司就都抢着要把原油卖给合作社了……到那时候，批发合作社的董事们才决定建造一条 22 英里长的油管延长线，使我们一共有 90 多处衔接原油的地方。

在这事件以后，合作社便开始向石油的地下来源地方面发展——搞自己的勘探工作。今天合作社拥有近 1,000 个油井。

消费者合作协会经理考登于 1946 年说，“以往石油被开采出

来，为的是使少数几个人变成亿万富翁。在地面上耕种的农民总是日益贫困。他们没有像他们所应该得到的那样从‘地底下’掘出来的石油中得到很多好处。现在他们既然正在以合作的方式来开发这‘地底下’的资源，把它输送到合作社所拥有的油管 and 炼油厂去，他们将会获得一些在私人利润的旧制度下根本不可能获得的好处”。

菲利普斯堡炼油厂在两年之内就把本钱赚回来了。它们所发的横财是由于发现石油价格是各大公司按照不同生产区域的所谓“基价”而订定的。消费者合作协会因而能省下一笔大公司捏造出来的运费。

第二次世界大战狠狠地打击了农业区域。随着石油供应的紧张，各大公司认为不必特别照顾这些专靠合作社的批发和加油站供给用油的农业区域，并且硬把它们自己的买卖差价降低。各大公司的态度是：让这些合作社去自谋生计。为了自衛起见，消费者合作协会和其他石油合作社就不得不去购买一些炼油厂以保证它们社员们的用油。协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斯卡茨布拉夫买了一个小厂。到了两个炼油厂也不敷需求时，好几个批发合作社就和消费者合作协会一道在堪萨斯州的麦克费尔逊买了一个每天能生产17,500桶油的炼油厂。到1944年，又在堪萨斯州的科费维尔买了第四个炼油厂，这个厂还能生产润滑油。这个厂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那就是把产品输出给欧洲的合作社。

其他的合作社也不得不购买炼油厂，其中许多是小得要命可按拍卖价格买来的旧式炼油厂。即使如此，盈余还是很可观的，因而只要一有材料这些老古董厂子很快地就被改装成新式的炼油厂——许多厂还有最新式的热力和触媒性分裂分子的炼油设备。最大的几个炼油厂包括：一些东部合作社支持的“得克萨斯城炼油公司”、消费者合作协会和其他几个地区合作社在麦克费尔逊共同拥有的“国民合作炼油厂”、协会在科费维尔的厂、农民联盟在蒙大拿州罗列尔的厂和印地安纳州农会在满特维尔隆的厂。这些厂每

天提炼原油的能力都在一万桶以上。科費維尔、滿特維尔隆、罗列尔、麦克費尔逊、萊維尔兰德、得克薩斯、路易維尔和福特沃斯各厂每厂用热力分裂分子法来炼油的能力每天都是在三千桶或三千桶以上。不过，所有这些合作社每天的总炼油能力在1954年也只有157,000桶，而新澤西美孚所屬的汉波尔公司在得克薩斯州灣仔城的一个巨型炼油厂每天就有282,000桶的生产能力。虽说合作社炼油厂占了堪薩斯州总生产量的四分之一，合作社的总生产量在1954年大約只占全国炼油总生产量的1.8%。

石油合作社中最大的消費者合作协会在1953—54这个財政年度中共售出价值6,470万美元的石油产品。其他規模較大的石油合作社是：明尼苏达州的“农民联盟中央交換公司”和“密德兰德批發合作社”、伊利諾州的“农場供应公司”、印地安納州的“农会合作社”、濱太平洋西北部的“太平洋供应合作社”、密苏里州的“农民协会”、紐約州的“农民合作协会联邦交換公司”和俄亥俄州的“农会合作社”。但是，很少有像消費者合作协会那样从油井到銷售都有自己的一个体系。

炼油厂对农民的价值真是不能以价格来計算的。在20世紀40年代，农民不仅可以省錢，更重要的是，当各大公司把注意力集中到更能賺錢的市場的时候，农民还能买到石油。从1940年到1949年，合作社炼油厂每炼油一桶的純利約为1角5分到3角。在1947—48年，每桶的純利是5角到6角5分。依靠它們所賺来的錢，它們一般能够付清工厂的买价，并且支付使它們所購買的旧厂現代化的費用的一部份。但是，到1949—50年各大公司削減从委內瑞拉輸入的燃料和取暖用油的卖价时，合作社的处境就極端困难了。好些合作社賠了錢，其他的合作社則仅仅是勉强地渡过了难关。从那时开始，合作社对国内供应来源的依賴，使它們同那些可以从委內瑞拉和中东取得石油的公司竞争时就处于不利地位。

为了保証自己不吃原油市場乱标卖价的亏，也为了在供应緊張的期間無断油之虞，合作社不得不生产石油。到1954年底，合

合作社拥有 2,927 个油井，仅占国内油井总数的 0.6%。合作社在炼油和生产方面生产不到它们需要量的五分之一。为了要在供应方面得到可靠的保证，它们至少得拥有它们所需要原油的一半，并控制另外的四分之一。但是，找石油矿是一件风险很大也很花钱的事。只有消费者生产合作社才能雇得起一批地质学家和勘探人员。

大多数的石油合作社都沿用受到尊重的“罗奇德尔”原则，即每个社员只有一票的投票权，不管它拥有多少股份。它们的股份一般的票面价值是 10 元和 25 元。股息通常是限于 4—5%。盈余每年按每个社员购买总额来分配，称为购货退款。实际上这种退款的数目不大，因为合作社不得不从它的利润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来添置新设备，借以继续对付各大公司的激烈竞争。

在它们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尝试中，合作社受到了很大的阻难。它们在石油生产方面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依照市上挂牌的价格来购买原油，因而就得受各大公司所订的原油价格制度支配。由于缺乏自己的足够的油管和其他运输工具，就使得它们的市场受到限制，并且使它们在用竞争者的油管时不得不向竞争者缴纳使用费，或者不得不因租用油车向铁路方面支付昂贵的运费。

作为农民的組織，合作社不能不限制于范围狭窄的市场。这种市场和各大公司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的优越市场比较起来，成本也要高一些。更重要的是，石油工业的合作社部份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的。各大公司可以在主要的股票证券市场发行亿万美金的股票，在这方面合作社是无能为力的。农业信贷局也提供某些财政上的方便，但它们大大地受到法令规章和官僚主义的限制。

因此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它们自己的社员辛辛苦苦所凑出的票面价值很小的股票。而且它们在降低大公司售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势必减弱合作社对农民的财政上的吸引力。

此外，它們必須抽出很大部份的資金來擴展業務，這就大大地減少了它們按社員購買額來發放的退款數目。

然而儘管有這一切困難，合作社在華盛頓當局的友好照顧下，在它有限的範圍內還是日益繁榮。華盛頓的政府當局支持農產品的價格，也提供了有限的信貸便利。司法部則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銷售市場方面的爭奪戰。

在1947年，幾個國內和國外的合作社和消費者合作協會一道建立了“國際石油合作社協會”。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紐約，在倫敦設有一個辦事處。雖然這個組織只要有機會就有打進生產和煉油方面的希望，它主要還是在批發和抽取佣金的基础上進行國際貿易的。1950年，它在15個國家中共有21個成員合作社。

“國際石油合作社協會”是消費者合作協會於1934年第一次運機油到歐洲時產生的。由於英國與美國大公司的有力控制，歐洲的合作社發現它們為取得油料供應保證所作的努力受到了阻礙。卡特爾有它的固定的價格，而合作社只有在銷售方面能做到比別人便宜時才會受到歡迎。消費者合作協會的總經理考登於1937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合作社同盟”會議上建議組織一個世界石油合作社。第二次世界大戰把這個夢想暫時打消了。

考登於1945年在倫敦國際合作社貿易機構的會議上又提到了他的建議。一個包括英國、蘇格蘭、瑞典和法國等合作社代表的五人委員會於1947年建立了這個組織。

在這同時，從13個國家來的不少於21個合作社代表團曾經訪問過堪薩斯城的消費者合作協會總部，而且接着就有大量的機油運往法國、瑞典、澳大利亞、南非洲和荷蘭。瑞典人成立了一個國家石油合作社，在瑪爾摩有一個卸貨站，並且計劃建立一個煉油廠。挪威人也有一個相類似的合作社。

消費者合作協會曾經從中東輸入原油，其他地區的合作社也曾買過屬於委內瑞拉政府的原油。由於歷史上的一次奇遇，消費者合作協會實際上曾向伊朗出口過石油產品，伊朗自己平常就是



最大石油生产国之一；这是因英伊糾紛的后果而發生的。

为了要应付合作社的競争，各大公司依靠着偶尔發生的价格战争——就像在曼非斯的那次一样\*——来削減合作社的利潤；还给大农场以慷慨的折扣来削減在农场惠顧合作社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利潤；并且在农业区域普遍降低差价（即賺头）来好好地把合作社整垮。更重要的是，从生产控制、从大型炼油厂和遍及全国的油管和油車油船系統所获得的經濟力量，保证了各大公司不必害怕小家伙們，不管它們是合作社还是小的独立公司。和各大公司对待小合作社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相比，合作社也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們的斗争能博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国会中有發言的力量，并且对司法部也有影响。虽说这种支持对于打开一条迅速扩展的康庄大道沒有起什么作用，它倒的确保证了合作社有生存和成长的机会。

石油工业喜欢作側面攻击。它并不正面对合作社进行攻击，而只是攻击合作社的“納稅方面的有利条件”。“国民稅收平等协会”經常在进行一个宣傳运动，宣傳的主题是：合作社逃稅，因为它們的“利潤”是以購貨退款的方式發放給社員的。

这是针对合作社的中心思想的一种攻击。合作社照現行的市場价格出售，并把利潤退还給它們的社員。这些利潤——即購貨退款——是社員的收入，不是合作社的收入。如果把这笔款項当作合作社的收入課以重稅，那末合作社就会丧失繼續办社的主要动力。“国民稅收平等协会”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因此加紧进行它的計劃。

合作社用机耕时代以前的农民的比喻：农民养自己的馬并种飼料来喂馬，既不用付养馬的稅，也不用付种飼料的稅。現在农民非得用錢来买拖拉机和其设备不可，并且还必須从市場上买石油产品来推动它們。如果他情願通过他自己的合作社来“养”他自

---

\* 參見本書 124 頁。

己的拖拉机，并取得燃料，难道他就应该受課稅的处分嗎？

“國民稅收平等協會”舉辦了一個經常性的運動，其特點之一就是“現成”的廣告。“全國石油新聞”解釋說，“這些廣告可以由個別的公司來經營，也可以由一個集團或協會聯合出錢來搞。這種廣告可以以你的名義、以任何集團的名義、或以‘國民稅收平等協會’的名義刊登出來。”<sup>②</sup>

這些院外活動很少得到來自農業地區的議員們的贊許。很保守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但尼爾·里德就曾經很嚴厲地指責過這個主張稅收平等的集團，特別是在這個院外集團分子在紐約州北部展開攻擊他的運動以後更是如此，他自從1918年起就一直是這個選區的代表。他說，“這個組織的活動簡直就是大規模的流氓活動。它主要是為了一大幫子肆無忌憚的職業性的院外集團分子和煽動者的利益。”這個集團是一家芝加哥的“工業顧問”公司所組織的，並且從石油公司、大的公用事業和大的製造商等方面得到了大量捐款<sup>③</sup>。

這個問題常常鬧得火熱。譬如消費者合作協會有一次在科羅拉多州得到州公路當局招購35,000加侖機油的標，印第安納美孚公司就提出抗議，說一個農民的合作社應該只限于和它的社員做買賣，而供應州政府的需要是在合作社業務範圍以外的事；還說由於該協會的納稅地位與別人不同，這次投標就成為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消費者合作協會否認它享受任何納稅方面的豁免。它說，所“不公平”的，要不是消費者合作協會比起印第安納美孚公司來是一個更有效率的機油製造者，那末就是消費者合作協會比較願意把產品價格壓低到接近成本的程度。州當局的決定說，科羅拉多州應找賣價最低的人買貨，不問誰是賣主，何況並沒有什麼法律禁止和合作社作買賣<sup>④</sup>。

### 對卡特爾的遏制

搞合作社的人認為，它們的運動是對壟斷組織的唯一有效的

遏制。它們指出了反托拉斯法在限制各大公司的力量方面的失敗，并說如果石油工業不斷地集中，結果也許會產生國有化，而國有化也是合作社所反對的。

消費合作者協會的領導人霍華德·考登說，石油工業是這個國家的壟斷組織的最突出的例子。考登引証了各大公司在生產、運輸、煉油和銷售等方面握有的控制權的百分比，并指出各大公司的巨額利潤就是這種控制的報酬。

[考登說]包括獨立的煉油廠、石油承包商、零售商在內的“小企業家們”的悲哀在全國都很普遍。他們把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小企業委員會當作哭訴場所。這些委員會不管在什麼地方舉行意見听取會，總有不少“飽受創傷”的承包商要來伸冤，証明壟斷資本的那套辦法如何捉弄他們，不僅在石油工業是如此，差不多全國的每一種工業都是如此。如果當前的趨向繼續下去的話，這些號稱“自由”的小企業家們用不着征求蓋洛普、克勞斯勒、羅培爾等搞民意測驗的專家們的意見，就能預卜到自己的命運了……

無論是合作性質的或其他小企業事實上在每一領域都面臨着占壓倒優勢的有錢有勢的集團的競爭。然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使全國石油工業不至于被壟斷資本所攫奪呢？——而且我還寧可用“世界”兩個字來代替“全國”這兩個字——因為石油壟斷資本的范疇不僅是全國性的，而且還是國際性的哩……

消費合作社就給小商人提供了一個和企業界的巨頭們作鬥爭的方法——也是一種阻止財富和力量日益集中在一些不妥當的人手中的方法。但是，為了要很有效地做到這點，合作社非得有很大的發展不可<sup>⑤</sup>。

---

\* 1955年春，眾議院小企業小組委員會再度調查汽油零售商對各大公司控制銷售市場所提出的很多不滿意見。很明顯，當考登在引証石油工業銷售方面的各種事實時，他不單是在代表合作社發言。

合作社也曾向独立的承包商接过头，要它們参加合作社的队伍，这个建議在其他一些地方还得到了很有利的反应<sup>⑥</sup>。由于合作社自己大概不可能湊出巨額投資来达到甚至是大公司中的一个小公司的規模，因此合作社和独立的銷售商結成联盟的建議就很可能具有吸引力。合作社在生产和炼油方面有經驗，足以解除独立的銷售商对它們現在的供应者的依賴。

[考登作出結論說]合作社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胜利地和大企業联合組織抗衡的东西。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用相当和平和漸进的方法来把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交給沒有多少錢的老百姓的計劃。这些作为个人而在单干着的老百姓已經被压垮了。这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在它的活动中还考虑到像公众利益这类的抽象概念的运动。一个消費合作社就体现了公众的利益。

依我看来，小百姓的出路是相当清楚的了。千百万小百姓需要通过消費合作社来積極地对付壟断資本的控制。他們需要作好准备来挑起这个担子。如果他們准备这样做的话，他們就能有相当的把握：即他們在数量上的力量将使他們成为一支活躍的反托拉斯队伍来“冲鋒陷陣”。随着消費者建立的强大組織在每一方面都足以自給的时候，这支反托拉斯的队伍也很有可能越来越無事可干。

考登还补充說，合作社并不想为它們自己建立一种壟断。他指出瑞典的例子，那里的合作社占營業總額的 12%，而且發現这个比数就足以使以謀利为目的的大公司的售价受到一定的限制。

## 第十六章 石油工業的工会

在石油工業方面，自由企業和壟斷組織都曾同樣給职工們造成崎嶇難行的旅途。公司方面和它們的职工打交道時情願把职工們當作一些個人來看待；而职工們知道依靠有組織的團體比較上算，寧願採取共同行動。絕大多數煉油工人、大部份油管工人和一部份鑽探工人都組織了工会。最大的工会是產會的國際石油、化學和原子能工人工会。這是1955年石油與化學工会合併後組成的。但也還有很大的部分工人參加了一些獨立的工会和勞聯所屬的工会。\*

新澤西美孚公司從來就沒有喜歡過工会。在舊的壟斷時代里，是不准成立工会的；在20世紀20年代，职工參與管理的計劃頗受歡迎。1937年全國勞工關係法（即華格納法）把這些“公司工会”認為非法以後，美孚的各個組織就逐漸變成了獨立的工会。

早期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工会組織只限于油田方面，在賓夕法

---

\* 根據美國石油研究所1954年關於就業情況的調查報告，石油工業共有1,648,000個职工。其中在生產方面有305,000人，運輸方面129,000人，煉油方面211,000人，批發經營方面242,000人，以及在零售方面761,000人。煉油方面每周平均的工資是94.19美元（合每小時2.31美元），而生產方面則是90.39美元。每周平均工時為40.9小時。

世界石油統計年鑒（1953—54年版）採用了一個不同的分法。根據這個年鑒，調查方面90,000人、鑽探方面39,000人、生產方面125,000人、運輸方面26,000人、煉油方面150,000人、天然氣汽油（直接由天然氣製成）方面28,000人、海上運輸方面29,000人、以及一般辦公和行政工作人員方面241,000人，總數是747,000人。零售方面列有853,000人，批發方面則為96,000人。兩項的總數是1,696,000人。再加上服務方面的90,000人和裝備與供應方面的144,000人，年鑒說，美國石油工業就業人數總共有1,930,000人。

根據美國石油研究所，對每個职工的投資額約為2萬美元。但如只把生產、煉油和運輸算進去，對每個职工的投資額就增至41,000美元。

尼亚西部和俄亥俄州的油田中曾有過一些時緊時鬆的組織工作。這些活動在 20 世紀初終於形成一個勞聯所屬的國際工會，但該工會不久就垮了。工會組織從來沒有打進洛克菲勒的煉油或油管系統去；如果一個工人不滿意的話，他只能辭職不干或被開除。美孚在 20 世紀初年為它的沿海的煉油廠從南歐和東歐甚至從近東諸國輸入勞工。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紐約港附近的煉油廠發生過暴動——這些暴動由於它們是自發的、無組織和無領導的，很難叫做罷工。它們被美孚的警衛隊和警察以及新澤西州拜俄尼城的議員們用野蠻的手段給搞垮了。這一事件的發生幾乎緊接着“盧德勞大屠殺”事件——柯羅拉多州的民兵屠殺了參加洛克菲勒的煤礦罷工的礦工的妻子和兒童。這些暴動震動了全美國的自由人士和勞工界，把洛克菲勒的名字打進了十八層地獄。

只是在這些事件以後，美孚才有了它的“新面貌”。洛克菲勒的幫手們由於受了公眾的辱罵感到很狼狽，於是延請了一位年青的社會工作專家馬肯齊·金氏來把它的勞工政策大加整理一番。他建議採用溫情主義——諸如給養老金、讓職工購買股票的計劃、職工福利工作和成立一種專搞勞資關係的組織。這位後來擔任加拿大總理的金氏提出了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在 20 世紀 20 年代被稱為“美國方式”的勞工關係。勞資合作計劃特別狡猾。它規定職工可選出代表參加由勞資雙方各占半數所組成的委員會，來考慮衛生保健、安全與文娛活動等事項。美孚用這種方法就能夠確定哪些人是職工中最自然的領導者，用提升的方法把那些有希望當勞工領袖的人一個個都搞到管理方面來，還給工人們一個發泄不平的場所，也給行政當局一個听取下情的情報站。這種計劃在美孚首創後，其他工業也廣泛地採用，並且變成後來大家知道的所謂“公司工會主義”的藍本。這種政策加上頗為慷慨的施舍和艾維·李的聯繫公眾的工作，就給洛克菲勒的名字貼上了一層金，也使這個一度被稱為美國工業界最討厭的老頭子洛克菲勒顯得頗為光彩。

洛克菲勒的新策略在西南部才興起的石油工業中倒沒有什麼

用处。得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的粗暴的業主們对这种新玩意兒是不需要的，他們那兒有的是取之不尽的收割棉花的劳工——对油田和炼油两方面都有用。不过，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劳工缺乏时，工会确曾由加利福尼亚向东發展，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劳联国际工会。1917年，得克薩斯州的一次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就曾被武力和飢餓的联合力量所扑灭。四年后，加利福尼亚的工会也被判了死刑。然而，工会的努力确爭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并且留下了一段职工間互相帮助的回憶。

業主們的战后黄金时代到了經濟大恐慌时就突然結束。这场灾难使得各油田黯然失色。随后出現了罗斯福，出現了希望，出現了全国工業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根据这个条款，工人有組織自己工会的权利。好像借助于魔术似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工会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在加利福尼亚，一群曾使劳联的执照仍然有效的工会人士首途前往华盛顿，对全国复兴工業法石油工業部份的法規提出劳工方面所贊成的条款。美国石油研究所所拟的法規漏列了第七条第一款。工会領袖哈維·弗萊明硬把这一条款添了进去，同时也添列了每周36小时工作制以减少失業人数。

但当国家复兴委员会这一机构裁撤后，工会發現第七条第一款并帮不了什么忙，只有少数几个比較强大的地方工会——主要是在炼油方面——能够幸存，等待着1937年通过的华格納法来保护它們組織工会的权利。依靠这个法案和产会的新的產業工会运动的鼓励，工会組織才慢慢地复活起来。到1940年，这个工会在新的领导下变成了“国际石油工人工会”。世界大战再一次刺激了工会組織的成长；劳工的缺乏、避免罢工的需要、国家劳工关系局規定的选举等帮助了工会把墨西哥海灣沿岸——石油工業的心脏——大部份炼油厂的工人組織起来，并且消除了美国南部与北部的工資差异。

到战后，工会在一系列全国性的罢工中，成功地对美孚在石油工業工資政策方面的控制权进行了挑战。美孚和它自己的工会

“重新訂立”了合同，給了它的工会以产会各工会在其他地方所贏得的那些成果。这种景况逐渐地瓦解了公司工会主义。在华格納法公布之后，这种劳資各半的委员会很尷尬地变成了完全是劳方的組織。但即使如此，国家劳工关系局还是三番五次地判定这些組織为非法。每干涉一次，美孚的工会就得重新改組一次，最后到了50年代，这些工会差不多就真正摆脱公司的控制了。1952年，印第安納美孚的工会在同产会工会一起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罢工；1954年，新澤西美孚各单位的工会組織和产会、独立工会、劳联三方面的联合会代表会談，計劃成立一个新机构来吸收格兰得河以北差不多所有有組織的石油工人。

在技术方法方面和公司組織方面都聪敏过人的各公司——甚至美孚——却不能够集中智慧来阻拦工人爭取独立的要求。像壳牌、得克薩斯和海灣石油公司的粗暴反对正好为工会所利用；美孚各公司的比較温和的态度也只能稍微延緩一下它的末日的到来。印第安納美孚甚至还鼓励各工会組織一个以公司为范围的联合会，而最好是不讓产会打进来。不过，印第安納美孚的工会还是参加了1952年的全国产会—独立工会—劳联的大罢工。罢工是在朝鮮战争期間發生的（加利福尼亞免于响应罢工的号召，以免軍用品的供应受到影响）。“全国石油新聞”可气坏了。它說：“在武装部队里，这种‘罢工’叫做‘兵变和叛乱’；甚至可以叫做‘叛国’，是的，就像‘叛国’这个字一样的粗暴和丑恶”。后来，这家石油工業的报纸宣称：“这个国家已快要达到这种地步了——受害的和憤怒的公民将掏出自己的枪来和下面这些人作斗争；即那些好像正在用他們全部力量来使我們国内的生活瘫痪，并在一个日益恶化的真正的战争中破坏我們武装部队的努力的人”<sup>①</sup>。

新澤西美孚的各工会沒有参加1952年的全国性罢工，但也决不能說它們的态度是很可靠的。“幸福”杂志很悲慘地說，新澤西美孚的劳工关系“最近已經恶化，甚至到了会危害公司極长一段时期的工業和平記錄的程度”。“幸福”杂志害怕美孚各工会逐渐



具有真正的階級覺悟。“有時它們有這種想法，如果美孚肯付給每個工人以每年一萬美元的年薪（美孚當然付得起），那末就會把對勞工的剝削降低到一個新的低點”。看來好像美孚也許不得不“把工會的領導和組織當作一項資產加以承認和接受”<sup>②</sup>。

這種問題對各公司的影響主要是在它們的煉油廠方面。煉油廠方面的勞工有高度的穩定性，他們受到很精確的工齡和在職年限等制度的保護，這種制度實際上給職工們保證了終身的職業。工資在提煉產品價值中所占的比例很微小（約合汽油零售價格的2.5%）；勞工的操作是高度機械化的。

石油生產方面可沒有這種穩定性。這方面是石油工業中自由企業的最後根據地。經常移動的勘探工作使鑽探工人的流動性非常大；鑽探工人在從得克薩斯州到加拿大的阿爾伯達省的整個石油產區流蕩着。這種流動性使工會的組織工作受到了挫折。石油工業的另一方面——銷售方面——工會化也同樣是很困難的。這方面的特征是各單位都很小——大部份都是加油站和零售商；由於組織這些分散的小團體和為它們進行談判與履行合同所付的費用浩大，規規矩矩的工會運動在這裡會得不償失，因而流氓惡棍就在這裡找到了他們的根據地。勞聯的搬運工人工會在這方面曾有一些進展，不過產會的工會卻沒有取得什麼成績。

如果那些美孚的大工會終於會同其他的工會聯合，那麼這種組織就能夠把它的勢力從煉油和油管方面伸展到生產和銷售方面去。這種前景，以及隨之而來的全國性的討價還價的威脅，就像在煤炭、鋼鐵和汽車等工業中一樣，是石油工業所最害怕的。像“全國石油新聞”所說的，產會工會的主席奈特“現在差不多可以說是美國勞工史上最有力量的角色”。<sup>③</sup> 這家石油業的報紙指出，這個新的石油與化學工人工會會和約翰·劉易斯的聯合煤礦工人工會有相似的地位。但是同煤炭比起來，石油更是美國工業和運輸方面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的控制權由業主和經理方面轉移到工人，這件事本身就是民主管理的一個重要改變。石油工業對這個前

景害怕得發抖。过去 20 年中，它向它的职工自行組織起来的趨勢所作的斗争是非常缺乏效果的；在处理人的問題上——無論这些人是工人、消費者或选民——它的社会才智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赶得上它在技术方面的成就。

在石油工業的工会运动中，产会的石油与化学工人工会、劳联的化学工人工会以及在 20 世紀 30 年代由于公司支持而产生的各种独立工会的进一步合并是很有希望的。这种合并将影响一个基本而又有高度战略性的工業的近百万的职工，将使合并后的工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工会中最强大的一个，潜在力远比那个走下坡路的联合煤矿工人工会要强大得多。

如果公司方面坚持它們現有的敌对态度，这种工会就会不得不采取像現在产会工会的頑强战斗的路綫。由于美孚范围以外的各公司坚持粗暴的个人主义的变态，雇主似乎准会对工会繼續采取敌对态度。只要工会在这种斗争中可以贏得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石油工会大概很少会改变大多数美国劳工的“事業性工会”的方向。可是到了不可能依靠傳統的路綫来取得改进的时候，这些石油工人（他們的工資是所有各工業中工資最高者之一）就很可能带头用其他的新方法来改善自己的待遇。如果这种新的方法意味着石油工業国有化的話，那么工会只須回头看一看 1918 年它們自己开成立大会时所訂出的先例——那时候工会就是主張把石油工業和其他各基本工業一起国有化的。

## 第五部 石油工業与政府

### 第十七章 来自政府方面的威胁

石油工業在大白天看起来好像很活躍，很有自信力，甚至大言不慚地自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这个世界不过是它掌上的一塊肥肉，它想飽嗜這塊肥肉的滋味。

但是夜里却充滿了恐惧和不安。潜在暗中的魔鬼靜悄悄地把自己的魔爪环繞在石油工業的脖子上，要把它拖进到用来提煉石油的粘液的深渊中去。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而石油工業就在这个恶梦中絕望地为它的生存而斗争。就像吃得太飽喝得太多的梦游神一样，石油工業中的大富翁們想入非非，硬說他們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群妖魔正在华盛顿和白宮瘋狂地舞蹈着。虽然黎明終于随着艾森豪威尔而一同来到，这些睡得昏头昏脑的人們似乎應該醒过来，去度过新的光明一天，可是他們还是被一些莫明其妙的恐惧繼續纏繞着。

这一切禍害的根源在于人民。人民痛恨，或者被認為痛恨这种集中的权力。他們对从天然資源中积累起来的这样巨大財富表示妒忌，或者被認為在妒忌。人民要求——或者有人害怕人民会有这样的要求——群众應該加紧控制私营企業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之下，必須要贏得人民的心理才行，而且这种胡乱和不正当的想法應該加以取締或者至少不准它發表才对。联合石油公司總經理李斯·赫·泰勒在1953年就这样說过，“企業界决不要存这种想法……即認為大多数的美国人民会理解和羨慕我們的經濟制度。”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石油研究所曾經仔細考虑过这个问题，并于1947年得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成立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在商業中心举行民意測驗，用統計的办法来調查一下人民的看法。經過对10,276人的調查以后，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不到半数——41%——的人認為，在石油工業中有很多竞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石油公司不肯把較新的和較好的产品送到市場中去；五分之一的人認為，石油公司的錢賺得太多了；十分之一的人認為石油工業很不好，它發生过舞弊案件，有实行壟断的趨勢，在国际方面还有糾葛；17%的人認為，政府應該厉害一点才对；15%的人真正地相信石油工業应归联邦政府所有。<sup>②</sup>

当时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主席、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乔治·弗里亞默斯說了以下这段話：“人們思想中有很大的空白。我們不能讓別人来填补这个空白。我們必須創造一些知識来填补人民的思想。这就是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所正要做的事。”

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計劃用以下办法来实现它的目标：通过范围很大的广告計劃和一些主要的报纸杂志取得联系；通过普及的小册子、傳单和标語；通过想出一些像“石油是进步的”这类动人的口号；对来自报纸或講演方面的对石油工業的攻击加以答复。这就出現了众所周知的一年举行一次的富丽堂皇的“石油进步周”。在这一周中，石油工業在餐桌上和大宴会席上頌揚自己，用石油卡車和大标語举行的游行以及把这类歌功頌德的社論送交报纸發表，以便替自己吹嘘。

天哪，宣傳竟然会毫無效力！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發現，1954年竟然比1950年有更多的人贊成由政府来管理石油工業。有更多的人——42%，而1950年只有30%——認為汽油价錢太高了。在这些人中間有77%譴責他們認為控制了石油工業的大石油公司。以上数字系由替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进行調查的普林斯敦民意調查公司予以証实的。

壳牌石油公司的總經理布恩斯說，伤脑筋的是，“有这么多人不願意听我們的报道。”石油工業的巨大任务还是要“打破关于壟断的神話。”③

处理石油工業与群众的关系是一种很艰巨的工作。不管你怎样設法去拉攏朋友以及設法去影响人民，还是有一些爱管閑事的人認為进展得太慢了，热心地想免費提供一些意見。举例來說，用来点綴石油进步周的那些預备得很精致的午餐、晚餐和大宴会，在“石油日报”看来，大半都是不必要的。它說“我們不过是在自拉自唱”。1951年在华道夫—阿斯多利亞飯店举行聚会时，曾規定每个人一定要带一个石油工業以外的朋友免費前往参加。可是“石油日报”却担心地認為，“屈指可数的一点理論和若干数目的金錢，再点綴上一些演說、聚餐以及公开展覽”，这可能是“与群众的关系中最費錢不討好的作法”④。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当这么多承包商和零售商正在注意傾听的时候，石油工業还要吹嘘它的規模宏大呢？“全国石油新聞”曾經这样写道：“有人認為，当政府和一些比較激动的人民——其中包括很多承包商和汽油商——正是由于感到石油工業規模太大而对它展开攻击时，还把規模很大这件事拿出来吹嘘，是多少有点不够恰当的。”⑤

事实是，有很多各州所屬的一些承包商和油商的組織“不肯参加”石油进步周。它們認為这是大公司在演戏，除非它們保證能够分到一部分利潤，它們是不准备参加的。“全国石油新聞”对宣傳战有另一套事后諸葛亮的想法。当石油工業情报委员会成立后，經調查結果得知公众对石油工業的印象不好，“于是就普遍展开了一套动人的广告宣传。”但是这家报纸指出，如果作进一步的深入調查，就可以看出，使公众“印象不好”的真正原因是“采取欠思考、欠小心以及有时粗暴無情的办法处理竞争的局面”。大公司應該停止購買独立的石油公司；如果必要的話，應該对独立公司間的轉售給以財政上的支援，以停止这种不断的合并。“石油工業不仅壟

理自己的工業來說，任何政府对它都是一种挑战和威胁。不管是西奥多·罗斯福或是弗兰克林·罗斯福都同样要挨罵。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全国石油新聞”說，“所有这些神經有点不正常的檢察官們也許現在都已离开华盛顿回家，不过我們也听說过，某些据說是‘很好’的共和党人也激烈反对大企業，而且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新政人物。”<sup>⑨</sup>

如果有人認為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不但会使感情冲动的石油工業感到恐怖，而且还会引起石油工業去反对最頑固的共和党人——已故的内布拉斯加參議員怀萊。“全国石油新聞”說，怀萊的委員會在1947—1948年对石油工業所作的調查“除了对共产党人以及对其他想摧毀我們的竞争式的企業和我們的民主政府的人們”有好处以外，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如果他的調查繼續下去的話，那么石油工業就有理由“来为它的正当立場而斗争，不管怀萊怎样叫嚷以及怎样‘嗾使’他自己認為是他手下的‘特务’去伤害石油界的人并威胁要把他們关进监牢中去。”

至于談到以怀萊为首的共和党国会，“如果說曾經有过使石油工業很难堪的一届国会的话，那就是第80届国会……而糟糕的是——几乎令人惊讶——，这届国会还是以得意的姿态走馬上任。”事实上第80届国会除了授权怀萊进行調查以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石油工業的行动。<sup>⑩</sup>

担任美国石油研究所所长、城市服务石油公司的奥通·琼斯，这样簡明地提出問題：“对自由的威胁超越了党派的政治路綫。其实驢子和大象一样\*，它执政后在走向完全極权主义統治的道路这点上也不会是共产主义的主張者，虽然大象自以为了不起地在大喊大叫它能干得更好些。”<sup>⑪</sup>

事实上，很多石油界的行政負責人似乎願意在国内而不願在国外和共产主义展开斗争，因为这样做可使賦稅較輕些。但是，正

\* 驢子指民主党，大象指共和党。——譯者

如“全国石油新聞”所指出的，如果战争到来，“毫無疑問，它将不仅是一场反对强大的外国的战争，它也将是一场反对这个国家中的罪恶甚至叛国式的鋪張浪費的官僚政治的斗争。”<sup>②</sup>

从以上种种情形来看，一个从外国来的对情况不了解的游客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即美国已經走在內战的边缘上，它的政府——克里姆林宮的附庸——在外国共产主义沒有被征服以前，将首先被推翻；認為美国正在从黄昏的社会主义走向黑暗的独裁政治。石油工業界上上下下都在鬧，似乎有一种显著的狂妄气味。

## 第十八章 大公司和華盛頓的關係

石油工業和政府之間是通過全國石油委員會（在華盛頓得到政府支持的、唯一非官方的院外活動機構）保持聯繫的。這種安排是為了方便而已。如果政府需要有一個全國性的石油政策，內政部長只須通知全國石油委員會，它就一定照辦。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一定很高明，但是實質上並沒有違背約翰·杰在共和國成立的早期所規定的原則：“作為國家主人翁的人們，應該管理國家。”

在政府方面，這種聯繫是通過內政部石油煤氣局來進行的。康納利石油條例就是由這個機構來執行的。這個石油條例是石油工業的生產和價格管制的機構所依據的基礎之一。石油煤氣局也繼承了戰時石油管理局解散後所移交下來的一些雜務。戰時石油管理局是一個在內政部長領導下的機構，但本身並不屬於內政部<sup>①</sup>。

全國石油委員會成立於1946年，歸內政部長克腊格領導。該委員會的委員大概是由內政部長根據美國石油研究所的提名而選派出來的。委員的報酬由他們自己志願捐款來供給。這種頗為奇怪的財政安排的用意大概是：既然各石油公司雇用委員會的委員們，它們也負責這些人的報酬；各公司還捐款供養委員會的一般工作人員。不過關於這方面的財政報告則從來沒有公布過。

雖然如此，石油工業中的某些部門由於種種原因，還是對全國石油委員會表示懷疑。獨立銷售商認為它是美國石油研究所創立的；另一方面，“全國石油新聞”也批評石油委員會，因為它是一個“政府”機構。如果政府想知道石油工業的意圖的話，它可以直接去詢問美國石油研究所；石油委員會可能是一個用來陷害石油工業並把它置於官僚政治控制之下的圈套<sup>②</sup>。



1950年10月3日朝鮮危機時期成立了國防石油管理局。於是嚴格的考驗來到了。華盛頓有一種長期傳統，即政府機構必須由政府官員來領導，儘管這個機構中的大多數成員來自工業部門。這個立場得到國會的熱烈支持。但是另一方面，石油工業堅決反對由官僚政治來領導一個和石油動員（為了應付冷戰）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機構。如果各局和各委員會的負責人由官僚來充當，他們就能夠規定議事日程，決定討論什麼問題。

內政部長沃斯卡·恰普曼對這件事展開了鬥爭，結果一直鬧到白宮。恰普曼告訴杜魯門總統，石油工業堅持要控制國防石油管理局，否則寧可不要管理局。最後還是採取一種巧妙的折衷辦法：由恰普曼自己出任管理局局長，管理局作為內政部以外的一個獨立機構，而實際控制權則操在副局長手中。結果出任副局長的是泛美南方公司（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的布魯士·布朗<sup>③</sup>。

另一個危機緊接着又來了。司法部堅持，國防石油管理局的僱用人員由於替政府工作就應由政府付給工資。但是布魯士·布朗和其他高級人員不願意領取政府工資來工作。他們要求，他們在告假期間還是照常從他們以前的僱主那里領取規定的公司薪金。恰普曼又一次不得不前往白宮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問題得到了解決，因為實在也沒有別的办法：要么就接受領取公司薪金的管理局職員，要么就根本沒有職員。有着陳旧的“上帝與財神”思想的司法部，只好退到一旁舐它的傷口<sup>④</sup>。

據“全國石油新聞”追述，石油工業曾經糾正一個在第二次大戰初期所犯的錯誤。當時有太多沒有能力的人被安插在戰時石油管理局的高級職位中。“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石油業管理部門考慮得欠周到，把一些最不中用的人交給了政府……這些人中有些在第二次大戰中似乎對他的僱主和其他企業懷有一定程度的報復心理。”戰爭快要結束時這個錯誤已經被糾正，“工業中找到了很多能幹的人來指導必要的政府活動，終於減少了很多由於官僚政治而給石油工業帶來的損失。”<sup>⑤</sup>

全国石油委员会不接受政府指示而挑选自己的主席。现任主席是普利穆斯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瓦特斯·海蓝南，他是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时主席。然而，众议院处理壟断事务的司法小组委员会还是对这种办法提出了批评。该小组委员会认为，让工业界人士来“领导一些管理他们的公司或竞争者的活动的工业管理机构”是很不明智的，“……关于政府諮詢机构，曾经有过一套经过深思远虑后而制定出来的程序。人们找不出原因为什么全国石油委员会和它屬下的各小组委员会必定要采取显著地与其他政府諮詢机构不同的程序。”<sup>⑥</sup>

1948年石油荒时，人们急于想要找到一个全国性的石油政策——这是全国石油委员会特别关心的一件事。但是找不出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石油政策。事实是，在石油工业以外就很少有人有足够的知识来制定这样一个政策。由于石油工业壟断了关于它本身方面的知识，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引起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不满：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关于石油各方面的一套专门理论。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和石油所提供的力量紧密地连在一起。但是，由于毫无根据的论点、官方的沉默以及百分之百的假仁假义等情况掺杂一起而把这个問題搞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石油的生产和分配問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少有人像美国人知道得这样少。”<sup>⑦</sup>（美国人又一次挨骂，骂他们在经济方面这样愚昧无知！）

政府显然感到自己没有专家来应付这个危机，于是向它的官方支持的院外活动组织全国石油委员会求援，要它提供諮詢意見。内政部长克腊格曾警告说，把我们的石油耗尽在取暖方面以及把我们的决定“建筑在狭隘的金钱基础之上”是危险的。克腊格和他的继承人恰普曼一样，都主张“迅速发展人造燃料工业”以“保障美国的前途”。他说这样做可能需要政府的财政补助<sup>⑧</sup>。这时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专家华莱士·普拉特正提出警告，应该削减国内的

产量，鼓励由中东输入石油。他甚至主張保存委內瑞拉的产量以防万一在战时無法利用中东石油<sup>⑧</sup>。

大通銀行副總經理兼海灣石油公司董事約瑟夫·波格已經預示全国石油委员会将要向內政部提出怎样一种全国性的石油政策。他表現得很鎮靜，但是坚持反对由联邦政府掏錢来修建人造石油工厂。他說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联邦法律或管理机构，只要讓一个有效率和开明的私营工業繼續下去即可，而这些私营工業在其个别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方面不得受政府規定的限制。可是政府應該对在国外有投資的石油公司給以友好的外交协助。

至于生产方面的管理不妨讓得克薩斯鐵路委员会和它的同行者以及洲际石油委员会来管。官僚机构不应干涉拟訂价格的制度；事实上在平时根本就不應該有什么管制。

應該鼓励美国人民在外国開發石油，用海軍来保护海上航綫；我們應該和墨西哥取得協議，以便美国資本可以投放在石油業上。我們还應該和委內瑞拉維持友好关系。

政府應該放弃它对海岸淺滩石油的要求权；應該繼續發放油井枯竭的津貼，以鼓励石油的勘探工作；私人開發联邦政府油田的条件應該放寬；司法部对合并和壟断不應該持有“偏見”。

至于人造石油問題，并不如內政部长克腊格所担心的那样，私营工業必要时会發展它們的。不應該大量囤积石油供应。联邦动力委员会对天然煤气的权力應該削減<sup>⑨</sup>。

全国石油委员会为国家拟定的政策是在几个月以后——1949年1月13日——提出的。它所包括的内容大半与以上所述相同。它建議，万一战争爆發，价格控制問題應該交由战时石油管理局处理，而不应由物价管理局来处理<sup>⑩</sup>。

內政部长恰普曼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报告。它实际上成了正式的国家石油政策。

不久以后，应內政部长恰普曼之請，国会圖書館就同样的問題也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对浪費国家石油資源这件事敲起了

警鐘，極力主張迅速擬訂一個發展人造石油的計劃。“全國石油新聞”大動肝火，不客气地指出：

這些在國會圖書館中工作的官僚們到底在搞他媽的什麼鬼？他們從什麼時候起就準備好這套關於這個問題的聰明意見？是誰要他們這麼做的？我們主張奉勸這些人們一聲，請他們還是去管理他們的卡片索引，去把書角上的灰塵除淨後再把它們借給他們的主顧——長期感到傷腦筋的納稅人。<sup>⑭</sup>

在經濟方面的無知，特別是在石油問題上，是美國人民無可爭辯的特權。

### 海岸淺灘油田

據權威地質學家稱，埋藏在大陸架下的石油要比陸地下已發現的石油蘊藏還要多。大陸實際上要比地圖上所畫的為大。近幾個世紀以來，海水淹沒了大陸沿岸地帶的某些部分。這些沿岸地帶逐漸傾斜地延伸到距海面約 600 英尺的深處，然後突然下降到真正的海底。

在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弗羅里達各州的海岸，這種大陸架有些地方向外延伸到墨西哥灣達 100 英里或 100 英里以上；在加利福尼亞海岸，大陸架在離岸幾英里處消失，突然下降到太平洋海底。在地質學家開始對水底下的巨大沉澱儲藏感到詫異以前，從來沒有任何人考慮過這些海底地帶。

如果說沒有人真正知道在早期發現的賓夕法尼亞西部油田下面的石油究竟歸誰所有，那麼在目前這個大陸架所引起的疑問還要大，因為甚至海底下的土地到底歸誰所有也沒有人知道。早期經營的人至少還能抓住弱肉強食的法則——即關於野蠻所有權的規律。但是關於大陸架這個問題，簡直沒有任何法律的規定。由於考慮到一種無人提出所有權的東西似乎無可爭辯一定是屬於大家——屬於國家——的，因此法院從來沒有討論過低潮界線以外的土地歸誰所有的問題。

目前的問題是关于一笔財富的問題，这笔財富比以前历史上任何一次所掠夺的財富都要大。达拉斯的地質学家德高里耶在1949年估計，在人类技术能力所能够开采的上述各海岸淺滩下儲藏的石油約有150亿桶。以每桶两元六角五分計算，則它的价值将近400亿美元；另外，天然煤气又值100亿美元。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測而已，就連德高里耶也得首先这样承認。真正的价值可能要比这高出半倍到十倍。如果有可能發明出某种方法能够在超过100英尺深的水中鑽探，則所能發現的財富可能增加到5,000亿美元。不过这种推測就像估計海水中有价值亿万的金子一样——如果能够用很經濟的办法找到这种金子的話。

海底鑽探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海滩地方，20世紀30年代就沿着淺滩打过井；20世紀40年代，密士失必州的代尔他海岸淺滩开始产油。当然，委內瑞拉的产油大半都是从馬拉卡波湖中开采出来的。

海底所有权的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莫明其妙地产生了出来——不过对此感到滿意的，是各家石油公司。这些公司很乐于和各州打交道，而各州也同样高兴可以从出租权及使用費中撈到一笔收入。沒有人去理采法律問題。当然無可否認，国家主权可以延伸至离海岸三海里的范围，这个距离相当于过去航海时期的炮彈射程。不过这个問題只是与領水有关。

1933年哈罗德·伊克斯就任內政部长之后，这个問題提到他的面前。他当时很随便就答应了，說各州有权把它們的沿岸海底地带出租。他的这种見解在后来几年給他带来了許多麻煩。当苏必利尔石油公司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完成深水鑽探技术的消息傳到首都，罗斯福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新奇。他要伊克斯和哈里·霍普金斯認真地調查这个問題。后来他們报告，这是一个尚在辯論中的問題，法院对此从来沒有作出过决定。

1937年8月19日，参議院一致通过一項联合決議，規定海岸淺滩所有权归联邦政府所有，并命令司法部对侵占这个所有权的

人提起訴訟。众議院的一个小組委員會批准了这个決議，但是从来沒有提到众議院。罗斯福總統要求国会把海岸淺灘撥归海軍作为海軍后备之用，但是沒有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战争拖住了联邦政府，使它沒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公司方面却存了戒心。

对历史上最大一笔無人領取的財富的斗争即将开始。站在一边的是联邦政府，它开始还犹豫不决，后来又被战争問題搞得头昏眼花，等到最后参加斗争时，这场斗争已經快宣告失败了。站在另一边的是沿岸有石油的四州。在路易斯安那和加利福尼亚州已經証明有丰富的儲藏，得克薩斯和佛罗里达州也非常有希望。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似乎是一场不知起自何时的联邦主义和各州权利之間的斗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国家的世襲财产放弃讓給四个州，这似乎很难說得上是对联邦的其余 44 个州有利的。

人們为美国历史上最离奇的插曲之一敲起了警鐘。共和党要分裂民主党控制下的南方各州；民主党自己也分裂为二；得克薩斯州的民主党支持共和党總統候选人，而这个總統候选人的副總統候选人則是与石油有关的；多少代以来都以支持联邦原則的姿态出現的共和党，这次居然要扩大各州的权利；他們甚至还抬出特权主义的死敌托馬斯·杰弗逊的聖名来替南方的民主党人辯护。

对各公司來說，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問題。問題到并不在于它們向各州还是向联邦政府支付租金和使用費，因为支付的条件大体上总是差不多的。使它們感到不安的是联邦政府的控制。如果华盛顿获得了海底下的土地的所有权，則政府可能同意罗斯福的要求，宣布把它留下来以待将来供海軍作为儲备之用。<sup>⑬</sup>也許更糟的是，它可能采取前联邦动力委员会主席尼兰·奥茲——他被天然煤气企業赶下台——的建議。奥茲主張政府不要把海底下的土地租給私营公司，而由政府建立一个公共的公司，使政府能够通过这个公司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成本和价格才是合理的。<sup>⑭</sup>另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政府在它的扩充政策中，可能会危及很容易加在产油各州所屬委员会头上的微妙的生产和价格管制制度。

的确，石油公司越注視联邦政府将要控制这个巨大石油王国这件事，它們就越要大吵大鬧。在華盛頓甚至一个保守的政府也难免受到国会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代表石油工業中的独立商和消費者的利益的議員們。把控制权交給華盛頓是不明智的，不管是谁在華盛頓执政，不管执政者的看法是多么穩妥。“蔓延的社会主义”正在蔓延的地方是華盛頓而不是奧斯丁、巴頓魯日或薩克拉門托等地方。一个拥有价值 400 亿美元的石油財富的联邦政府，对它自己的这笔財富無动于衷，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

分而治之是在这里很适用的口号。石油公司对比較听話的四个州要比对一个联邦政府更容易施加压力。石油公司不需要說一句話，它們的官方院外活动机构——全国石油委员会——可以整天在那里搗鬼。由于产油四州的貪婪，它們必定会打先鋒、發表演說和提供政治动力，而石油公司則不需要开口，只需要打开它們的保險柜就够了。

### 斗争展开了

运气一开始就站在石油公司这一边。它們能把“海岸淺滩”这几个字牢牢地和爭端結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傳招牌。全国各地报纸都在談“海岸淺滩石油”，而大家都知道，根据無數次的法院判決，这些被潮水冲洗的淺滩是属于各州的。联邦政府被譴責企圖攫取这些海岸淺滩。不过有人解釋——但已迟了些——，所爭論的大地是从低潮界綫起向外延伸到三海里止这个範圍内的水底地带。不过标题一經用出来以后报纸一般对这种精細的划分是不感兴趣的。报纸上标题既然被称为海岸淺滩石油，它終归就是海岸淺滩石油。

众議院早于 1945 年 9 月 20 日就投票通过四州对海岸淺滩石油的所有权，只有 11 票反对，参議院也同意这个決議。不过参議院中还有足够的票数支持杜魯門的否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司法部考虑要对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

訟，不承認海岸淺灘石油歸後者所有。這件事一直沒有人知道，直到1946年2月初，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將繼續支持加利福尼亞州油商埃德·鮑萊擔任海軍部副部長的職務之後，人們才知道。這事發生在以下這件事之後：內政部長伊克斯作証時指出，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司庫鮑萊曾經“向我提出了一個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的最刺耳的建議”。伊克斯說，這個建議就是：如果司法部能夠延遲它的訴訟，加利福尼亞州可以提供30萬美元的競選費用<sup>⑮</sup>。石油氣味已經像一股瘴氣從“海岸淺灘”中冒起。

杜魯門說伊克斯可能弄錯了。這位犯有急性病的老吝嗇鬼已經看到“地平綫上的一朵很小的黑暗烏雲，可能發展成為一件很大的舞弊案件，”他在一封兩千字的信中，提出了辭呈。“我並不在乎要在一個由於黨派原因可能控告我犯有偽証之罪的政府中工作。我並不是一個對真理採取草率和漠不關心態度的人。”<sup>⑯</sup>在這之後，杜魯門撤銷了對鮑萊的任命，不過伊克斯已經離開了內閣，海岸淺灘的石油味不是沾污了共和黨，而是沾污了民主黨。好朋友統治的時代已經出現。民主黨失去了油商方面的30萬美元而落得了一身臭名。

到參議院已通過所有權歸聯邦政府之後10年，並且在國會兩院亦已決定把爭論中的土地歸四州所有之後一年多的時候，司法部才遲遲地在1947年1月對加利福尼亞提起訴訟。1947年6月23日，美國最高法院以六票對兩票判決聯邦政府對加利福尼亞州海岸地帶擁有“最高的權利”。不過最高法院作了一點補充，如果國會願意的話，它可以把這些土地移交給各州。

由於最高法院的判決只影響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就趕忙把它的海邊地帶出租，獲得了83萬美元的利潤和租用費的報酬。後來，密士失必州又出租了80萬英畝海底地帶。路易斯安那州在黑色黃金中也撈到很肥一筆。

1948年，整個南方掀起南方民主黨人運動。這個運動是由於石油而掀起來的。在得克薩斯州是由一位漢波爾石油公司（新澤



西美孚油公司)的律師領導搞起來的；在亞拉巴馬州，南方民主黨的領導人替好幾家大石油公司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運動是由一位名叫林德爾·珀萊茲的油商領導進行的。在得克薩斯州，杰士·琼斯、前任州長考克·史蒂文森和赫·爾·克冷都帶有濃厚的石油氣味，他們助長這些鼓吹“州權”的人們<sup>⑭</sup>。從南方民主黨運動中得到好處的是托馬斯·杜威。他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紐約金融界的寵兒，特別是圍繞在大通銀行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周圍的這群企業的寵兒。

據“亞特蘭大憲政”雜誌報道，在財政上支持南方民主黨運動的是石油公司。艾爾索普兄弟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評論道，“南方民主黨運動的經費來源和南方代表團之所以這樣瘋狂地支持一項贊成攫奪海岸淺灘石油的政綱這兩件事是有卑鄙腌臢的聯系的。這太明顯了，因此無需再加以討論。”<sup>⑮</sup>前佐治亞州長伊利斯·阿納耳宣稱，“石油的院外活動人物導演和控制了伯明翰的南方民主黨大會，並把它的指導委員會和政綱委員會當作傀儡一般來操縱。”<sup>⑯</sup>

剛強的杜魯門在1948年大選中推翻了這些預言家的推測後，採取一種很漂亮的報復辦法：下令對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提起訴訟，被控的罪名是侵占聯邦政府的財產。

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湯姆·康納利有點沖動。他怒吼道，“聯邦政府襲擊海岸淺灘是走向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步驟，並且一般來說是对各州的權利的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些挑起海岸淺灘糾紛的人們可能採取的下一個步驟無疑是要接收整個石油工業並把它國有化。”<sup>⑰</sup>

伊克斯這時由於杜魯門在聯邦政府權利這個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他原諒了杜魯門在鮑萊事件上的疏忽。他在1948年支持杜魯門並提出要求，主張從海岸淺灘石油所得的資金中，抽出一部分作為聯邦政府補助教育之用。伊克斯用他最有名的散文體撰文猛烈抨擊兩個最得寵的敵人：共和黨眾議院領袖和內華達州的共和

党参議員：

乔·馬丁、麦卡倫参議員之流一心同情着富有和有势力的石油公司，他們認為上帝安置的这些丰富石油儲藏是为了洛克菲勒、皮犹、梅隆、辛克萊等家族的利益，以及是为了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油腔滑調的爱国者的利益，这些人出資供給石油界走卒以圖用鬼鬼祟祟的手段来攻击杜魯門總統。<sup>②</sup>

伊克斯在他最后的四年生命中，把他自己变成了一个爭取联邦石油权利的单人委员会。“美国历史上最大規模的盜窃公共财产的行为已經迅速地展开了，”伊克斯向人們發出了这样的警告。“茶壺油田舞弊案的这段插曲和今天正在进行的舞弊情形比較起来，真是小巫見大巫。今天正在进行的舞弊是在这些盘据高位的政府官員默許之下或者至少是由于他們的漠不关心而造成的。这种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糾正，它将成为美国百余年来的空前罪行，而以如此譏諷性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罪行，是我从来没有見過的事。甚至大部分报纸也不关心这件事。”<sup>③</sup>

伊克斯所指責的是，內政部和司法部的高級官員們对联邦政府这个案件进行长期怠工。这些高級官員中有湯姆·克拉克——后来調升至最高法院；有內政部长周林斯·克腊格和奧斯卡·恰普曼；他們都是伊克斯的后任。<sup>④</sup>

1950年6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对得克薩斯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海岸淺灘地带也有最高权利，以支持最高法院对加利福尼亚的判决。路易斯安那州希望把它的主权延伸至27海里以外的要求，也像加利福尼亚州一样被判無效。法官的表决是六票对一票。<sup>⑤</sup>

但是，在得克薩斯案上，最高法院的投票結果为四比三，杰克逊与克拉克两位法官因为是前任司法部长沒有参加。多数法官的意見認為得克薩斯州是以与原来十三州平等的地位加入联邦的，因此在把州界伸出海外十海里半的要求上，并不享有特殊的法律

地位。多数法官意见中对国家主权的措辞，使得那些搞法律的人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来给予各种可怕的解释。得克萨斯一案也并不是败诉了，因为到底在这多数判决上签署的只占最高法院全部法官中的少数。<sup>⑤</sup>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国家主权的最高权利的意见而引伸出来的各种解释，惊动了美国律师协会，并使各州、县、镇等对它们自己的生存感到不寒而栗。它们叫嚷道，这样说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联邦至上的魔掌可以席卷河流、海湾、海港，席卷波士顿与纽约所在的人工填成的陆地和苏必利尔湖湖底的珍贵的铁矿。

当司法部在判决之后要求各州把那些从联邦租借来的产油地的税收清理出一个帐目时，得克萨斯众议员埃特·果塞特就大发雷霆说：

“那批管理司法部与内政部的贪权的、有权力狂的家伙提出的关于海岸浅滩案的法令原是大家所想像得到的。他们将乐于掠夺各州主权的最后一点痕迹。副检察长西洛克·珀耳曼将继续在其职权范围内用尽一切力气，从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两州勒索最后的一滴血。”<sup>⑥</sup>后来果塞特不干议员而变成一个公认的院外活动人士。

“达拉斯晨报”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大掠夺”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攻击石油企业的，它们所攻击的是：“由于联邦掠夺海岸浅滩，使全美国对财产的所有权都人人自危。它的影响之巨是惊人的。”这一系列文章主要是针对哈罗德·伊克斯而发的，他到后来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进行这场斗争。晨报的这一系列文章经转载在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使伊克斯被迫作出回答：

当前的国会里充斥着满手油污的石油院外活动人士，他们像往常一样，以崭新的钞票自由运用在可以收到最大好处的地方。他们真心希求的，是另外一个要联邦政府放弃权利的议案，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个法案会从人民手

里把海岸淺灘的油田所有權拿過來，因而使納稅公眾蒙受差不多億萬元的損失，而這筆錢也許可以用來教育他們的子女。那些聰明的騙子們想犧牲兒童的幸福以自肥。他們甚至不願意把這些公有的海岸淺灘油田作為我們武裝部队的儲備，或者把它們貢獻出來作清償公債之用。無情的貪婪從沒有放肆到這樣可憎的、露骨的程度。今天，在華盛頓可以看到人性中最惡劣的一面，在那兒，忠誠的參議員與眾議員照理是應該遵守他們的就職宣誓去為人民造福的。他們把錢搞到了手，還要拿什麼公民道德這一套東西來裝門面。我們民主力量的純潔性不斷地被石油所沾污。<sup>②</sup>

眾議院的法案是賓夕法尼亞民主黨議員華爾特提出的，他是麥卡倫移民法的兩個起草人之一。他這法案不但使聯邦政府的權利向三海里的限制低了頭，而且還給了得克薩斯以十海里半那樣寬的限度。然後，為了表示政府的慷慨，法案還加送那些從大陸海岸起算向海面延伸十海里半之間的地区所取得的一切石油收入的八分之三。這法案以 265 票對 109 票通過。

“紐約時報”評論說，這法案是“把有巨大經濟和戰略重要性的國家資源分送給三個州作為禮物。華爾特法案的名字叫做‘海岸淺灘法’。對我們來說，就有关美國人民的利益而言，似乎把它叫做‘放棄權利法’更來得恰當些。”<sup>③</sup>

在參議院中，參議員奧馬洪尼提出了一個“臨時”議案，似乎也對各州很慷慨。在他的議案里，各州可以在五年以內，否決那些對各州自己的租借權有危害的聯邦租借權。這一點是得到了承認。各州已經獲得的收入，也將予以承認，而且五年內各州可從三海里限度外的海岸淺灘石油收入中獲得八分之三的收益。參議員利斯特·希爾和其他十人共同發起了一個議案，把聯邦從海岸淺灘中所獲得的收入轉移給各州作教育經費之用。勞聯、產會、全國農會、全國農民聯盟、美國教育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組織都贊成該議案。<sup>④</sup>

參議員奧馬洪尼力圖拖延表決，但在1952年4月2日終于攤了牌，參議院以50票對35票通過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郝蘭德所提出的替代案，將所有權歸于各州。辯論因一個不折不扣的院外活動者在參院議員席上的出現——這在記憶中還是第一次——而顯得生動活躍。參議員郝蘭德乘只有少數同僚出席參議院會議的機會，居然能夠破格允許華爾特·約翰遜（年薪18,000美元的各州檢查長院外集團的代表）發表長達三小時的演說，在議員席上幫他的忙。郝蘭德在油田問題方面到底還沒有冒充是個專家。後來參院領袖們作出允諾說：准許院外活動者出現于議員席這將是最后一次。<sup>⑳</sup>

經過協商後，參眾兩院都同意把各州海岸淺灘的權利限于三海里以內，並將該法案送交白宮。杜魯門早已表示過不滿。他不願意支持“這個正好是院外活動者所想要的東西。他們希望我們把這巨大的寶藏交給少數幾個州的手里，而強大的私人石油企業就會在那里進行開發來滿足自己的利益。”在他的政敵們借貂皮大衣和高級冰箱舞弊案攻擊他的憤慨下，他氣憤地說：“說什麼貪污！說什麼盜竊人民的財產！這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的搶劫，而且還是大規模的搶劫！”<sup>㉑</sup>他終于把這法案否決了。

### 給勝利者的贖物

杜魯門總統否決海岸淺灘石油案成為1952年總統競選的主要爭端。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並沒有假裝很懂國內政治的複雜性，但是他的競選經理們可就不懂裝懂。他們對得克薩斯州正規的共和黨選民們保證說艾森豪威爾對石油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六月里有一天，當艾森豪威爾在底特律被記者們問到他對於最高法院肯定聯邦對海岸淺灘油田的權利一案有什麼觀感的時候，他對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示非常驚異，但是他對新聞界保證說，他深信應遵守法院的判決。

這句話使得得克薩斯人的內心深處直打哆嗦。三天之後，他在

丹佛的时候，就显示了有人已經在这个問題上向他进行过教育。他宣称，一方面他深信联邦对国家資源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他認為“賦予各州以海岸淺滩的所有权”与前者并沒有什么冲突。<sup>②</sup>

到了这位总统候选人到达与海岸淺滩有最大利害关系的路易斯安那州时，他就获得了一个小教訓。在那里，人們遞給他一張字条，他随即讀了一遍，上面写着：“对海岸淺滩的攻击只是政府方面希望集中更多的权力与金錢的努力的一部分。”至于談到他的对手們所作的妥协，这种“随华盛顿任意决定把任何一部分收入来施舍給各州的办法……我想把它叫做是一笔騙人的买卖。”

“华盛顿权力販子們的政策是一个攫夺的政策……假若他們把路易斯安那、得克薩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海岸油田搶了去，那末五大湖又如何呢？五大湖是曾經被当做公海看待的。芝加哥城有一大部分是建筑在一度为密执安湖湖水所掩盖的土地上的。那些在俄克拉何馬、衣阿华、伊利諾及堪薩斯的內地湖泊、河流与溪流又該怎样呢？那些在明尼苏达可以航行的水道下的鉄矿以及在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及其他各州水底下的煤矿又該怎样？佛罗里达的漁業呢？緬因的海菜呢？那些在紐約与麻薩諸塞一度被水掩盖过的經填筑而成的土地上建筑的房产又該怎么办呢？”<sup>③</sup>

艾森豪威尔的一部份东部拥护者退縮了，但是他的竞选經理們都告訴他說在路易斯安那及得克薩斯两州获胜的可能性倒很大。

在海岸淺滩石油蘊藏量仅次于路易斯安那的加利福尼亚州，石油問題也斗争得很激烈。这位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同支持的华倫州长也曾經参加过总统竞选，他还被人家怀疑是个联邦主义者。华倫反駁說，“独立的石油公司集团”正在加利福尼亚拚命花錢搞“誹謗战”。他指名首先从事淺滩鑽探工程的苏必利尔石油公司的總經理凱克是院外活动的領袖，而富有的油商杰克·史密斯則是他的狡猾的通訊員。“那些”独立的石油公司集团欢笑地回答說，他們在1942年曾資助华倫竞选州长，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sup>④</sup>

淺灘石油問題深深地卷进了加利福尼亚的政治。有人指責說華倫的參加競選，只不過是一種遮眼法而已，其目的在於打擊加州政治舞台的神童、參議員尼克松的巨大野心。“獨立的石油公司集團資助尼克松搞反共和反海岸淺灘聯邦所有制的十字軍運動。他們的這些活動，在尼克松獲得副總統提名以後，似乎曾有一個時期給全國競選運動提供了最轟動一時的新聞，因為這時候，尼克松自己都有被艾森豪威爾拋棄的可能。圓滑的尼克松幸亏靠了他那次著名的無線電傳真節目與公眾在銀幕上見面而躲掉了這場大災難。但是人家對他的懷疑仍未消釋，並且在他就任以後還不斷地去煩擾他。

### 艾森豪威爾政府

估計 1952 年總統競選的費用大概總不下一億美元。前任勞聯廣播評論員富蘭克·愛德華說，石油企業捐助了這筆費用的半數，而且全部都是捐給艾森豪威爾這一方面的。這話無法証實，因為沒有一個執政的人會願意去揭發大公司資助政黨的黑暗隱情。

在西南一帶，石油集團是通過各州民主黨人士進行工作的，這些人已經倒向全國共和黨的懷抱。在加利福尼亞則根本不需要運用這一着。艾森豪威爾的競選伙伴尼克松得到西岸石油人士的熱烈支持。正像對他私人的十字軍運動費的捐助者加以調查後所透露的那樣，這可不是嚷兩聲就能了事的。

對石油工業來說，艾森豪威爾的勝利，主要是意味着把聯邦對海岸淺灘油田的控制權給取銷了。這些油田，據著名石油地質學家德果厄的估計，約值 400 億美元。石油工業的天然煤氣業方面對共和黨將要控制聯邦動力委員會感到興高采烈；大家對聯邦貿易委員會用搞企業的方式來管理業務的前途表示歡迎。幾個最大的大石油公司在他們國內外的壟斷活動上都可以指望得到司法部較好的諒解。<sup>⑤</sup>

偏不湊巧，國會中經常總有一些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共和

黨議員，而且有些人現在已位居顯要。這些人大多是从中部或中西部這些消費石油的州而不是从生產石油的各州來的。他們比較願意傾聽各選區的選民的話，不管他們是獨立的經銷商，或僅僅是消費者。這情勢嚴重到足以使已去世的新罕布什爾共和黨參議員托貝警告艾森豪威爾總統說：

“我知道我們共和黨人是如何处于石油業與煤氣業的壓力之下……但是我們對以下這件事應採取有分寸和明智的看法：即由于我們向我們的朋友們\*作出一定程度與範圍的讓步后，我們會收到什麼政治后果。”<sup>②</sup>

對那些比較大而且又有國外投資的大石油公司來說，具有頭等意義的事就是任命大通銀行的董事長溫特羅普·阿爾德里奇為駐英大使。這意味着洛克菲勒的姻兄可以駐節在倫敦保護美孚油公司的利益，並且替美孚油公司與它唯一的外國競爭者——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等集團起橋梁作用。

一位油商被任命為海軍部部長——海軍部是全国最大的石油顧客。羅伯特·安德遜以有名的得克薩斯州瓦根納石油業和畜牧業集團的經理以及全国石油委員會的委員的身份，可以獲得有關石油工業問題的第一手情報。他親自知道石油工業期望得到27.5%的油井枯竭津貼，而且能夠就近來啓發啓發政府。由于杜魯門總統離職前的最后一炮，把海岸淺灘油田撥歸海軍作為儲備之用，安德遜可以直接掌管這個寶藏，直到這些油田可以移交給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加利福尼亞州為止。<sup>③</sup>

司法部的部長是小赫伯特·布朗奈爾，他比較贊成用“實事求是”的方式來執行反托拉斯的法律。

即使如此，“全国石油新聞”還警告艾森豪威爾說，反對派雖然被削弱了，但也有可能變得“更凶恨，更毒辣”。在他們爭取在1956年恢復權力的鬥爭中，這一群人“當然會得到世界上所有顛覆力量

---

\* 指石油大老板。——譯者



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不过他们征服世界的大进军总算被艾森豪威尔的当选所阻止住了。”

这家石油业的报纸继续警告说：“我们与国内的敌人仍需要作斗争，其情势甚至还更严重。联邦官僚中还有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在怀念着‘新政’，这仍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也许甚至有必要偶尔把那些跟在总统自己身边或那些总统带到华盛顿来并占据显要位置的人们中清除掉几个。”<sup>②</sup>

### “海岸浅滩是我们的”

大选胜利之后，主张州权的势力就开始要来分赃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他们。为总统否决的郝兰德—华尔特法案所订出的三海里的限制显然是不合适的。林德尔·珀莱兹，这个在路易斯安那州领导斗争的百折不挠的油商宣称，现在非要有不少于60海里宽的海岸浅滩，不足以满足各州权利的要求。

当杜鲁门总统在他离开白宫前四天针对“石油院外活动人士”放出他那离职前的最后一炮时，对于共和党必然会获得胜利的信心一变而为不可阻抑的愤怒。杜鲁门宣布海岸浅滩是美国海军石油储备的一部分，归国防部管辖。这个看法并不新奇；罗斯福总统早在1937年就曾建议国会应把沿海土地搁在一边作为海军储备。

由于他这最后的一炮，杜鲁门把这新的海军储备的价值提高到2,500亿美元。他说，就三州海岸外的22个已经知道的油田而言，经查明拥有资源49,200万桶，并且估计蕴藏量约有150亿桶。“这一直是，而且仍旧是我坚定的信念，即美国若将大陆浅滩所蕴藏的大量石油转让给他人，然后为了陆军、海军、空军保卫国家的需要，再用高价把那些石油买回来，那真是笨不可言了！”<sup>③</sup>

杜鲁门简直没有接触到主要的問題。他并没有表示他们认为海军管辖下的石油可以由联邦来经营和管理。联邦政府就像各州一样，将来也会要把海岸浅滩出租给同样一个集团，而石油也将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进行销售，正像从其他油井中得到的石油一样，主

要的不同点是产油区使用費——通常总在 12.5% 左右——将付給联邦政府而不付給各州。按照罗斯福—杜魯門政府所制定的生产与物价管制的规划, 不論海岸淺滩屬于誰, 石油的价格对山姆大叔和其他相当的买主來說是一視同仁的。

众議院的法案, 正如委员会所通过的一样, 把海岸淺滩的所有权归于各州。但法案規定, 万一它在宪法上的合法性發生了問題, 那末各州無論如何总还有权去开发这些資源。一切海灣、海港、海峽以及島嶼等应算作內水, 而三海里或十海里半的限度則应从这些地方起划一直綫向外推算。此外, 該法案并授权各州分別对三海里与十海里半的范围的內海上所生产的石油与煤气, 征收生产稅及分离稅。但在联邦政府需要購買原屬于它的淺滩的石油时, 該法案慷慨地規定給予联邦政府以“优先購買”权。后来, 在刪去有关生产稅及海岸淺滩的巡邏等几个部分之后, 众院以 285 票对 108 票通过此法案(1951 年的投票結果是 265 票对 109 票)。<sup>④</sup>

当辯論还在参議院緩慢地进行的时候, 海岸淺滩的价值增长到像天文数字那样大——高到差不多 5,000 亿美元。伊利諾州民主党参議員道格拉斯估計其价值約达 3,000 亿美元, 并說如果用 1,000 元一張的美鈔堆起来, 这笔錢将有 300 个華盛頓紀念塔那样高。其他参議員开始把这个总数平均分攤給各州借以說明把联邦财产送掉会有多么大的損失。在这情况之下, 似乎可以假定約有价值 1,000 亿美元的石油——或者不論它的总数是多少——可以不費分文就从海灣的底里开发出来。只有在州权案的提議者佛罗里达参議員郝兰德說各州也許因为只能得到很有限的一点錢而会吃一惊的时候, 他所說的話才是比較接近事实的。这些参加分贖的人忘記了業主通常不过只能得到  $\frac{1}{8}$  的石油, 而公司却可以得到其他的  $\frac{7}{8}$ , 公司从这  $\frac{7}{8}$  里面, 再去支付勘测与鑽探的費用。<sup>⑤</sup>

这个漫长的辯論, 只使極少数人改变了投票。参議院以 56 票对 35 票通过此法案(1952 年的投票結果是 50 票对 35 票)。<sup>⑥</sup>

像“紐約时报”这种贊成联邦主义的报纸, 过去曾經反对这种

“贈送”，現在只好聊以自慰地說至少聯邦政府還保留了那些在州限度以外的海岸淺灘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聯邦的利害關係是很大的，特別是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以外的淺灘。雖然路易斯安那曾要求“歷史”疆界遠及海岸以外 27 海里，而事實上也不得不向三海里的限制低頭（購買路易斯安那時的限制）。不過密士失必河三角洲土地的傾斜度較平緩，並且目前在離海岸遠達 20 海里水深 60 英尺的地方都有了油井。

亞拉巴馬及羅得島兩州對國會把它們對海岸淺灘石油的權益給予三、四個受惠州的權利提出了抗議，但是最高法院在 1954 年 3 月 14 日大選揭曉後以六票對兩票的表決——駁斥了這兩個持異議的州的抗議。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認為，這些邊界上的土地就像不動產一樣，只要國會願意的話，是可以拿來讓給別人的。但是布萊克法官認為國會似乎不能夠出賣或讓與大西洋或太平洋，而道格拉斯法官則認為為了“極少數受惠人的利益”，“強大的政治力量正在組織起來”以鏟除國家對海底土地最高權利的學說。<sup>④</sup>

目前剩下來所要做的，就是把這個勝利導向它的合乎邏輯的結論。落基山的油頁岩和南、北達科他州的褐煤層中的巨大石油蘊藏仍在聯邦控制之下——這是對私人企業的另一個威脅——這些礦藏也必須交給各州，以便解除石油公司對來自華盛頓的命令和競爭的威脅。假若在“海岸淺灘”的石油的價值都有幾千億美元的話，那末這塊資源准要值上一萬億美元了！這似乎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但並不比一個大國把它的海岸邊緣地帶拿來送人的做法更令人難以置信。<sup>④</sup>

當新內政部長道格拉斯·麥凱——前任俄勒岡州長——在參議院被問到有關參議院同意其任命的問題時，石油利益的最終目標就由內布拉斯加參議員休·巴特勒說出來了。他說：“我願意在這裡說一句話，等到海岸淺灘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的時候——而且我希望這事不久就會在本屆會議上得到很肯定的解決——我們還預備提出一個新議案。這議案將使這同一理論適用於那些現在由

联邦政府所掌握的各州内的公地。”麦凯提醒各参议员说，因为他过去总是“主张州权的许多州长中的一个，我并不会因为我要替联邦政府服务而改变我的政治哲学。”当得克萨斯参议员丹尼尔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回答说：“我希望我不会使你失望。”

## 第十九章 得克薩斯州

得克薩斯是首屈一指的产油州，它的产量几乎占全国产量的一半，已知的蘊藏量要占全国已知蘊藏量的一半以上。得克薩斯到处都是石油；得克薩斯西部的广大油田只有东部的巨大财富才能超过它。北部狭长地带的广大的天然煤气油田可以与墨西哥灣的石油富藏相提并論。北部和西南部的富藏又使自然賜与得克薩斯州的無比富饒錦上添花。而且这一切都是屬於公司的！

罗伯特·卡耳佛特——他是 1947 年得克薩斯州民主党的主席，和大多数“孤星政客”\* 同样的保守——在介绍一位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的委员给希尔斯包罗獅子俱乐部时，曾把問題这样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样說一下也許没有什么好处，”卡耳佛特宣称，“不过石油工业完全控制着州政府和州的政治。”石油工业是这样的强大，它控制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石油工业的利潤是如此巨大，而它的势力又伸入到每个角落，以致它能实现任何它所支持的政府计划，也能击败任何反对它的计划。”①

在得克薩斯州没有任何人怀疑上述这番話的真实性。得克薩斯公司中有六家生产或購買 80% 以上的得克薩斯州石油。汉波尔石油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一家就生产 15.5%；泛美石油公司(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 6.9%；海灣石油公司 6.6%；木蓮石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 4.8%；得克薩斯石油公司 4.7%；壳牌石油公司 3.5%。由于这些公司一般來說只生产它們需要量的二分之一，因此从消費角度来看，这个百分比應該提高一倍左右。②

汉波尔公司是主要的石油公司，它是得克薩斯州大陆中部石

\* 孤星州即得克薩斯州，此处即指該州的政客。——譯者

油和煤气协会中的最有势力的公司。不过由于和得克薩斯州大陆中部石油和煤气协会有关系的公司都很大，因此汉波尔石油公司只能說是在一些势均力敌公司中占第一位的公司。它們的負責人互相紧密結合在一个小圈子內，这个小圈子控制了“孤星州”的石油、硫磺、天然煤气、公用事業、不动产和銀行業。

在得克薩斯州事务中几乎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一些大的独立石油公司的老板。这些人大多出身中等之家，但是由于发现了油田而暴富。这些人中昆塔納石油公司的休·罗伊·克冷是典型人物。他是从事油井投机事業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在墨西哥灣发现的湯普生油田价值 2,000 万美元。接着又发现了奥康諾油田——也是在墨西哥灣維多利亞附近——使他成为所有独立油商中最大的富翁之一。据估計，他的財富在10亿美元左右。<sup>③</sup>

有了这么多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克冷于是成了热心群众福利的人。他成立了克冷基金委员会。据说这个委员会拥有基金 1,600 万美元，主要用于得克薩斯州的衛生和教育事業方面。豪斯頓大学是他的寵兒，它是克冷 2,000 万美元捐款的受惠者。当克冷把这个学校接收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学院。今天它的校园已經列入全国最富丽堂皇者之列。国会調查委员会永远不用耽心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会侵入学校的新大楼中。作为对一場激动的足球賽胜利的奖賞，克冷在 1953 年又給了豪斯頓大学 225 万美元。<sup>④</sup>

克冷不但关心群众福利，而且也关心政治。他曾和他的一位名叫杰西·琼斯的豪斯頓同乡发生过尖銳的辯論。他卑視琼斯，認為他是“国际主义者”<sup>⑤</sup>。

克冷是一个很好的南方民主党人。当麦克阿瑟將軍从日本回来之后，他曾和另一位名叫格萊恩·麦卡錫的油商共同主持麦克阿瑟的得克薩斯州之行。虽然这次旅行不是很成功，不过这点損失对他們这样巨大的財富來說，是算不了什么的。<sup>⑥</sup>

1951 年，克冷購得了自由广播公司中的一些股份。这个公司

在 48 州中共有 431 个电台。一个名叫約翰·弗林的反国际主义知名人物，被指派負責新聞和時事評論。“国际主义”的評論員或者离开或者被解雇。<sup>⑦</sup>

老牌參議員康納利虽然对得克薩斯州石油有过真正的貢獻，但由于克冷反对他，不得不于 1952 年下台。作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犯有向国际主义卖弄秋波的嫌疑。虽然各大公司对这位老人落得如此不光采的下場感到很不过意，但是它們却同意下述論点：用一个还有很多年事業前途的青年，总比用一个“活不了多久”的老头兒要好得多。<sup>⑧</sup> 康納利的繼承人是普賴斯·丹尼耳。丹尼耳是当时的得克薩斯州首席檢察官，他手下有一宗拖了三年之久的控告十家大公司的反托拉斯訴訟案。虽然他有 18 个月沒有过問这个案件，但是在他宣布参加竞选之前，他突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番猛烈攻击。这样他就使群众相信，他是痛恨壟断的。对克冷和克冷的一帮油商，他宣布永远支持 27.5% 的油井枯竭津貼——这是他們财富的主要来源。他同时还拥护塔夫特—哈特萊法，以示蔑視工会，并且还宣布，他将为“公民权”而斗争到底。克冷的自由电台网和小富頓·路易斯都替丹尼耳大事宣傳。丹尼耳在完成把康納利粉飾成一个自由派人物这个艰巨任务之后，就輕而易举地获得了这场胜利。

支持克冷使美国參議院“返老还童”的努力的是达拉斯城的神秘的哈罗德逊·亨特。据说亨特的每周收入有 100 万美元。这是由于他的石油财产享有 27.5% 油井枯竭津貼的关系。享受这种油井枯竭津貼的这类石油界巨子还有达拉斯城的克林特·麦齐森和福特渥斯的西特·理查逊。这些人大半都逍遥自在地居住在他們巨大的牧牛农場中，有的甚至在墨西哥都有他們的隱居別墅，內中設有完备的私人飞机场。<sup>⑨</sup>

亨特和克冷一样，也是一位热心公共福利的人。他不反对把他的一部分錢用于可以免稅的教育事業方面。他在达拉斯的事实論壇社發行一种新聞杂志，执行民意測驗和主办全国無錢电和电

視廣播。由于这些广播是属于“公共服务”性質的，这些节目一年可以从222个电台中享受到100万美元以上的免費播音优待。事实論壇社的一位前任社长現在在联邦交通委员会中任职，而从前任研究工作的一位职员就是現在的約瑟夫·麦卡錫夫人。

事实論壇社是肯定地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它保證决不把“它所得的任何部分用于加强联合国或归联合国所用”。民意測驗提出了这样一类的問題：“朝鮮战争是不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引起的？”“顯复活动在學校中是不是比以前更活躍了？”“嘲弄爱国主义这类書籍在書評一栏中是否受到欢迎？”事实論壇社在新聞报道、广播和民意測驗中提出双方面的問題时，总是傾向于把自由和保守的看法归納起来放在一边，而把它自己的过激民族主义和極端的右派看法放在另一边。它大声疾呼反对人們認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的这种看法，而認为美国实际上是个“共和国”。<sup>⑩</sup>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議員麦卡錫在亨特的事实論壇社广播中既扮演演員又扮演預言家的角色。1958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对事实論壇社是一个有趣的說明。“普罗維登斯日报”駐在華盛頓的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卡林斯的工作人員被邀参加麦卡錫的录音广播。共和党全国参議員委员会常务委員維克多·約翰斯頓作为中間人来安排這場播音。卡林斯可以从這場播音中得到125美元的报酬。不过卡林斯最后决定不参加，他后来詢問約翰斯頓，亨特与广播有什么关系。根据卡林斯的报告：

他說亨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渴望花錢选出他所喜欢的参議員与众議員。認为亨特企圖捧麦卡錫当总统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說亨特每周有两三百万美元的进款，而他——約翰斯頓——不过是在設法帮助亨特把錢花在“和我們这一类的人物”的身上。他說亨特并不坏……

因此，这一切归根到底是：麦卡錫釘上了一个每周有两三百万美元进款的人。其結果是，麦卡錫經常在电视节目中出現，而这些节目都是由他負責录音运往全国各地作为直接討



論的节目放送。因此，下次事实論壇社在你的电视銀幕上出現时，記住以上的情形也許是有好处的。<sup>①</sup>

得克薩斯最富有的油商之一克林特·麦齐森曾經告訴“紐約郵報”記者，參議員麦卡錫曾伸手向他要一个油井。麦齐森曾經为麦卡錫主办的事务掏过大約 25,000 美元。其中包括击败馬里兰州民主党參議員密拉·提丁斯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參議員威廉·本頓。虽然如此，麦齐森說，麦卡錫並沒有給他很深刻的印象。“滾他的蛋，我在国会中有十个比麦卡錫中用的人。我并不需要他替我撑腰。”麦齐森在 1952 年無党派偏見的自由竞选中，大約花費了 10 万美元。<sup>②</sup>

虽然如此，一般說来豪斯頓、达拉斯和福特渥斯的石油和畜牧大王們对參議員麦卡錫的印象都很好。1953 年麦卡錫結婚时，他們送了他一輛价值 6,000 美元的卡狄来克汽車作为結婚礼物，同时謝福尔斯州长还給他一份証書，証明“麦卡錫——一位真正的美國人——現在已經正式是一个得克薩斯州人。”<sup>③</sup>

得克薩斯州 20 位最富有的油商的总收入加在一起，可以支付該州一年 35,000 万美元的全部管理費用。很幸运，他們連百分之一都不必付，因为得克薩斯州沒有所得稅的法律。以豪斯頓而論，据估計大約有 400 个百万富翁；够得上和这个墨西哥灣城市相媲美的达拉斯城，它的百万富翁数目也一定不会少于 400 个；福特渥斯和聖安东尼这两个地方也許每个地方都有 100 个左右的百万富翁。<sup>④</sup>

这些人的生活野蛮粗俗，豪华放蕩，各色各样都有。不过在群众眼前显得最放肆和胡来的，恐怕要算格萊恩·麦卡錫了。他 1949 年在豪斯頓開設的西蒙拉克旅館打破了鋪張浪費的新紀錄。在很多小說中充滿了“难以置信”等这类形容詞来形容战后的得克薩斯州的石油百万富翁，而形容得最甚的恐怕要算爱德拉·富帕尔所写的“巨人”一書了。这些人享尽人間一切豪华，甚至在看到自己的生活在小說里被淋漓尽至地描写出来的时候，也覺得是一种享

受。<sup>⑩</sup>

得克薩斯州是在這些人的絕對統治之下。這得感謝 1876 年的憲法，這個憲法當時的目的是要規定一種柔軟無力的行政管理。得克薩斯州是由一個每兩年開會一次的州議會管理的。州議員的薪金是每天十塊美元，共支付 120 天。如果會期超過三個月以上，則每天的收入改為 5 塊美元。其結果是，州議員大半都是由一些賺錢很多的開業律師來充當，因為他們很有錢，不依靠從他們所代表的奧斯丁主顧得到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另外一小部分的州議員則由得克薩斯大學的法律系學生以及其他一些認為十元美金一天可以幫助他們解決食宿問題的具有相當資格的青年來充當。

這個由 31 名議員組成的參議會，是按照對大工業和金融企業的代表性而選出來的。眾議會中的普通人比較多。石油和天然煤氣企業對窮人比較照顧。一個“忠實”的民主黨人——那就是說忠於全國候選人的名單——可以得到照顧。即使他投錯了票，只要他年青，也會得到照顧。像得克薩斯大陸中部石油煤氣協會和得克薩斯獨立石油生產者及開採權所有者協會等這類機構，在州議會開會期間都是慷慨解囊的主人。前美國參議員奧丹尼爾“爸爸”曾經對他們這套作法有過一次很好的諷刺。奧丹尼爾時常冷嘲熱諷，說他們是在用牛排和美酒這套辦法來引誘這些新近來到州議會中的“老實鄉下孩子”。這些話是在河道岔口這個地方的一次頗為引人注意的譏諷談話中說的。

得克薩斯在這些關係上不大玩弄假仁假義手法，這是它的優點。在這塊西部土地上，對陌生人慷慨好客有傳統之風。如果一個全副武裝的院外活動人物不去幫助窮人，將會被認為是真正有失禮貌的事。以下是這種荒唐態度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一個青年州議員向作者公開坦白地承認，石油和煤氣界人們曾經對他表示過很熱切的關懷。他們替他安排了一種很好的借貸辦法，通過這種辦法他在法律學校讀書時一年可以得到好幾千美元。他表示十分感激，因為他腦中顯然沒有想到有貪污這回事；而且歸根到

底來說，他們給他這些好處並沒有附帶任何條件，沒有要他在州議會中對任何具體的措施投票。他津津有味地敘述某一石油煤氣協會邀他參加一次宴會的詳情。他在这次宴會上很受優待，被邀坐在首席餐桌上。談話扯到一位頑固的州議員身上，這位州議員引起了這些先生們的深深不滿。有人舉出另一個人，說他將在下次競選中捧這個人以擊敗那個犯了錯誤的政客，別的人也熱烈地贊成他的話，好像大拍賣時喊價一樣。

就像民主黨主席卡耳佛特公開所說的，在得克薩斯大家都知道，石油和煤氣企業控制着該州。從來沒有人對此表示大驚小怪。報紙從相當保守到真正的反動都有，死板板地報道一些關於州首府的消息，並以此而滿足。對院外活動人物則很少提到。關於他們歡宴州議員這類的消息只占一小段的篇幅——如果竟然能被發現的話。對這些在奧斯丁擁有企業的人們之間的商業關係則不加評論。

雖然如此，在得克薩斯州還是有一個反對石油工業的堅強核心。這個核心一部分是由一些具有各種不同哲學思想的驕傲的得克薩斯人組織成的，他們不願看到他們自己的州處於北方佬的公司控制之下。有些人甚至把“孤星共和國”看成是華爾街的一個省，它的巨大財富讓遠地的大老板們發了財。他們的州雖然從石油儲藏的价值方面來說是全國第一，但是就每個人的收入來說却名列第34位。其餘的反對勢力來自組織的工人方面，他們最有團結性的部分是產業組織大會中的石油工人工會。由於對石油公司有最清楚的認識，工會堅持不懈地進行了15年的堅苦奮鬥，成立了一個進步的同盟，沖破了排擠黑人的圍牆，為得克薩斯州從它的天然資源中取得了較多的利益。

一方面由於碰到這樣的反對勢力，一方面又必須要照顧得克薩斯州鐵路委員會的困難處境，使得這幫石油院外活動人物不敢麻痺大意。得克薩斯州的反對勢力是豐富多彩和強而有力的。總而言之，毛來·馬弗里克在1952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同包括轟

西哥人和黑人在內的聖安東尼代表團在一起，一同向受石油業支持的“得克薩斯正規”團體展開鬥爭，這場鬥爭就像克冷這位人物一樣，可以列為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奇觀。得克薩斯大學董事會中的油商們趕走了該校校長胡木爾·奈尼。不過奈尼於1949年競選州長時提出了一個連北方的新政人物都會認為是進步的政綱，並且獲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目前的人頭稅使奈尼之流的人物無法獲得三分之一以上的選票，因為這種人頭稅使貧窮的公民——不管他是白人或是黑人——無法參加選舉。

近年來得克薩斯州的石油、煤氣和石油化學工業有了驚人的發展。經濟繁榮的浪潮也隨着而來，使得克薩斯幾乎完全忘記了經濟不景氣的教訓。既然從天然資源中很容易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額財富。這些新發了財的人們就感到自高自大、活動面很廣、派頭十足、又和石油公司一搭一當。這些石油公司幾乎把得克薩斯看作和委內瑞拉及阿拉伯一樣，是他們的發財園地。

控制了得克薩斯就意味着控制了美國石油。而控制了得克薩斯的產量，就可以控制鄰邦的俄克拉何馬和路易斯安那兩州的產量。這三州的產量占除加利福尼亞州以外的全國產量的五分之四。掌握了這些，就可以任意調整價格，利潤就會源源滾進大公司的保險櫃中。至於那些運氣欠佳的工業所將遭到的危機，則沒有人把它放在心上。

早在人們懷疑得克薩斯州地下埋藏有石油以前，州議會就已經決定把公共土地中所得的收入用於辦學校和補助各大學之用。這對石油工業來說是很幸運的。而現在更幸運的是：把海岸淺灘的這筆財富也加在學校頭上，因此誰攻擊得克薩斯州的權利，誰就是在攻擊它的學校。為了這個原因，出生在全國最大煉油廠中心——阿瑟港——的艾倫·謝福爾斯州長，就極力想以得克薩斯州兒童的名義來進行他的鬥爭。他前往伊利諾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磋商。作為一個州長對另一個州長，史蒂文森告訴謝福爾斯，他贊成海岸淺灘地帶歸聯邦政

府所有，不过他願意讓沿岸各州也分得一杯羹。謝福爾斯匆匆忙忙趕回奧斯丁，要公民們把他們對這種威脅該州學校的意見通知即將到來的民主黨州代表大會。

緊接着得克薩斯州各處就出現了各種保衛淺灘權利的組織，像保護海岸淺灘協會、捍衛得克薩斯州財產協會以及其他像墨西哥灣五月之蠅一樣短命的組織。全州到處都是傳單。孩子們從學校中帶回了這些傳單。學校中的傳單是這些為了保護教育而成立的父母教師協會所散發的。

這些被弄得一身都是脏泥的“忠實”民主黨人簡直不敢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在得克薩斯州，愛護州要比愛護國家主權還要重要。這個州的主要幽默產品之一是一個地圖，其中畫着一個巨大的得克薩斯州，周圍不整齊的空紙上畫着其他 47 州。這些“忠實之徒”發表演說，企圖激起得克薩斯州對民主黨的固有偏愛之心。他們譴責他們的敵人——得克薩斯州“正規”共和黨人——，說他們是偽裝的共和黨人。

這種指責引起了一些激怒。共和黨州代表大會完全投了民主黨州候選人的名單的票。<sup>⑩</sup> 作為禮尚往來，得克薩斯的正規共和黨人則投票贊成以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為首的民主黨的州候選人“正規”名單。這樣，忠實的民主黨候選人名單幾乎成了第三黨。雖然各大城市沒有一家報紙為民主黨全國候選人名單說話，選票結果仍然有不下于 97 萬張得克薩斯選票保持“效忠不變”。投艾森豪威爾票的則有 110 萬票。

石油公司到底在得克薩斯競選上花了多少錢，這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紐約時報”根據“可靠來源”報道，那里為艾森豪威爾花了 100 萬美元。擁護艾森豪威爾的民主黨人說，他們通過該州總部花了 25 萬美元，不過這其中沒有把城市的基金包括在內。據說共和黨州委員會花了 50 萬美元，其中 263,000 元送給了全國委員會。此外，“紐約時報”還報道，個別有錢的人則向雙方全國委員會給錢。至于民主黨的州委員會，在整個競選中幾乎都閑着沒事干，

而必須設立另一個史蒂文森組織。<sup>⑩</sup>

對這種在保證得克薩斯州安全方面所消耗的錢的估計是表面的。總之，報紙知道，在廣告宣傳方面是否下過本錢。但就廣播電台而言，感謝克冷和他的朋友們，這是他們自己的，無需在上面花錢。在任何只認識錢不認識人的地方，宣傳機構都得適當地需要一筆運動費。在得克薩斯則可以免去這筆開消。這兩個政黨在得克薩斯州都聽從和“海岸淺灘”有關的人們的調動，只要付出普通代價即可。

在選舉時異乎尋常慷慨的石油和煤氣院外活動人物，他們一直都很慷慨。不過光是把他們這種異乎尋常的開銷拿來看作是他們極力使人民“在經濟上愚昧無知”的特征，那也是不公平的。

## 第二十章 向百万富翁送礼的征税法

根据从油井中开出石油愈多它所余下的石油就会愈少这个理论，引伸出了一个巧妙的征税政策。这个政策是为了要保証一帮最大而且最囂張的百万富翁的生产能够获利。自从19世紀末叶大强盗头子猖獗一时以来，美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些富翁一样的人物。

这个窍门叫做“油井枯竭豁免”。财政部說，这是税收法律所有漏洞中最大的一个。单单在石油一項上，每年的税收損失就在5亿美元以上。关于这些靠不义之财而致富的得克薩斯百万富翁，曾經有过一些言过其实的故事，說他們的财产估計在10亿美元以上，而且大半都是在过去20年中积累起来的。这些故事都是来自油井枯竭豁免这个無底洞。

如果可以从一个产油油井的总收入中免除27.5%不被征税，由于油井不出油所受的損失額也可以不被征税，那么在某些情形下，山姆大叔就会發現他从这些最新的暴發戶的身上一文錢也撈不到。根据财政部的資料，10位享有油井枯竭豁免待遇的人从1943到1947年的这段期間，每人每年所得都在100万美元以上，但是他們所付的所得稅多的达63.5%，而少的則連1%都不到。如果沒有这个不可思議的枯竭豁免，他們所付的稅本来应在90%以上！据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議員休伯特·汉弗萊估計，如果廢除这种油井枯竭豁免，只准按普通的折旧法計算，則1951年稅收法中关于加征每年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者的所得稅这条規定就完全可以免去。<sup>①</sup>

油井枯竭豁免的这套理論和普通工商業所允許的折旧理論大不相同。如果估計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工厂的寿命为20年，則厂主可以从总收入中每年扣除5万元作为折旧費。

但是在这里折旧費并不是按一个油井的价值来估計的。如果对一个油井的投資額是 10 万美元，每年生产的石油价值为 50 万美元，假定到了 10 年后油井枯竭，那么按照普通折旧办法，它的豁免应为一万美元一年。可是他們不用这种从投資額中計算折旧的办法，稅收法准許投資者从生产总收入中每年扣除 27.5% 免于征稅，即每年有 137,500 美元免税。这样，10 年后油井主人就可以从 10 万美元的投資中总共免除 1,375,000 美元所得稅。<sup>②</sup>

杜魯門总统在他 1950 年的預算咨文中指出：“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稅收法律的漏洞会像目前石油業和采礦業所享受的这种过分的枯竭豁免那样不合理。一个有眼光的開發資源計劃，并不需要我們牺牲大家每年把許多亿美元用免征稅款的办法贈送給很少几个得天独厚的人。”

以 12 名石油百万富翁为例就可以說明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他們在 1943 到 1947 这几年中所付出的所得稅平均只占他們收入的 22.5%，比战时規定应予征收所得稅的第一个 2,000 美元的稅率还要低 0.5%\*。1947 年，石油公司通过油井枯竭豁免所得到的免征稅額，比它們按照大多数工業所能得到的折旧免稅率要高出 12 倍之多。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在 1953 年估計，如果用“真正”的枯竭豁免办法来代替 27.5% 这个硬性規定的数字，政府每年可以多征 10 亿美元以上的稅款。<sup>③</sup>

其他采礦工業也渴望得到这种从 1926 年才开始的施舍。硫磺業老板得到了 23% 的豁免，煤矿 10%；其他采礦業从 5% 到 15% 不等。目前黃沙、金砂矿、石料、陶土、牡蠣和蛤貝以及盐矿等業也都得到了这种豁免。

一切想堵死这个漏洞的努力簡直都被看作像褻瀆了神似地在侵犯石油工業的特权。当 1950 年以保守的北卡罗来納州民主党

---

\* 美国所得稅是按累进制計算的。每年每人有 600 美元的豁免，600 美元以上的收入都得繳納所得稅。所謂第一个 2,000 元即指 600 与 2,600 之間的 2,000 元，而 2,600 与 4,600 之間的 2,000 元則称第二个 2,000 元。——譯者



人罗伯特·道敦为主席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准备提出建议把37.5%减为15%时，众议院议长得克萨斯州人山姆·雷朋便大发雷霆。道敦说，“这位议长坚决反对对石油枯竭豁免的规定作任何修改。我知道关于这点他向委员会中的其他委员也表示得很明白。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个漏洞应该堵死，因为这是不对的。但是其他的人则极力主张保留它，以至毫无办法可想。”④

对这些在油井和油田上肯下上百万美元赌注的特种类型的投机者来说，油井枯竭豁免就像天方夜谭小说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开门咒”，可以叫开满藏财富的现代宝库。赫·尔·克冷、格莱恩·麦卡锡和哈·耳·亨特等家族的财富在短短几年中没费多少力气就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洛克菲勒则费了半生时间的耐心计划才能达到这同样的高峰。

油井枯竭豁免所刺激起来的这种油井投机事业，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赌博。如果赌注下得够大而且这位赌棍又是被列入应缴纳90%所得税之列的话，那他就很少有输的可能。如果他开的是一个不出油的井，则一切勘探费用都可从总收入中应纳税的部分予以扣除。如果油井出油，则一切“莫名其妙”的开支像初步地质勘探工作、所有在勘探方面花费的人工、机器设备和燃料等费用——经常约占一切费用的60%——也都属于可以扣除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油井枯竭豁免。

假定这位赌棍收入中应予征税的最后部分的10万美元应缴纳9万元的所得税，再假定开一个新的油井要花费10万美元，那么即使他所钻的不过是一个不出油的干井，对于他来说也就差不多等于拿本来应付所得税的钱来付钻干井的费用而已\*。如果他收入中有20万美元被列入应缴纳90%所得税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赌博，而且他化了80万美元共钻了8个不出油的干

\* 前面已说过勘探费用可以由应缴纳所得税的收入中予以扣除。因此开钻一个干井所费的10万元都可由应予征税部分的10万元中去扣除，这就是说9万元可以不缴纳给政府，而拿了应缴给政府的钱再贴上一万元就可完全偿付钻井费用。——译者

井，那么幸运之神就会告诉他，他的第九个井一定是一个出油的井。他在8个不出油的干井上将总共损失8万美元，不过他在第九个出油井上面就可大捞一笔。<sup>⑤</sup>

为了强调石油工业是要冒风险的，石油公司向国会议员要了一套很天真的名叫“机会的赌博”的游戏。在一块四四方方的卡片纸板上，一个圆圈被分成九份，其中八份注明是不出油的“干井”，而第九份则再加以划分，借以表明从事油井投机事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大多数不在缴纳90%所得税这个等级上的国会议员自然都很为这种风险所动，于是投票赞成继续27.5%的油井枯竭豁免。

但是只要多想一下，稍微用点脑筋，就知道这些有金钱做后盾的油井投机者是一定会获胜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在没有钻够九个油井以前就能钻出一个出油的井的问题。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穷小子能赌得起的玩意儿，这是那些每年要向山姆大叔缴纳其收入80%或80%以上的人所能捞到的本世纪最大的一笔横财。

有些华尔街的公司倚靠枯竭豁免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赌博。每一种赌博的赌注起码都是5万元。这种赌博是拿使用费、租契、采矿权和其他东西做赌注的。如果参加赌博的是属于应缴纳90%所得税这一等级的人，他每押一块钱充其量只有输一角钱的危险。如果他输了（油井出油比例是8:1），他可以从他应缴的所得税中刨去他的这笔开支。如果他赢了，他的石油的毛收入的每元中就有两角七分五可以不上税，而且他还可以保留那该上税的七角二分五的10%（即七分二厘五）——那就是说他如果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收入，政府所允许他保留的数目也不过是10%——，这样算来，他每收入一块钱就可以得到三角五分，而不像在沒有对石油工业的特别照顾的情形下只能得到一角钱。因此，他以普通的边际收入去博取石油的边际收入时每元可以获利两角五分\*。而且，如

\* 他还可以赢三角五分，而输只会输一角。——譯者

果他日后不打算靠石油来得到他的收入，因而出售他的股份和收回他所賺的錢，那么稅收法准許他从所賺的款項中每元留下七角四分錢。

賭客無需乎有任何关于石油的知識，也从來無需乎見過油井。因为在紐約的“經紀們”会帮忙照顧他的。許多专搞石油的有名交易公司，向那些穷小子提出警告，警告他們最好別来参加。一般來說，它們只是对那些每年至少願意花費 25,000 元而且还肯花上一段时间的人感到兴趣。据估計，每年耗費在这类石油投机上的約有 25,000 万美金，恐怕只有联邦稅务局才知道政府在这上面損失了多少錢。

对一些外界人士來說，这是一种只有靠联邦征稅法大發慈悲才能获胜的賭博，可是对大公司來說，它們是准能穩操胜券的。它們有最精确的地質情报，有無数的金錢可供它們開發之用，它們大部分的利潤也正是靠这种投机事業得到的。生产石油是它們賺大錢的来源\*，而油井枯竭豁免則是它的关键之所在。

油商們对批評很敏感，他們辯称，这种豁免对扩大石油生产非常重要，而扩大石油生产对国防來說又是極为需要的。因此他們說，如果没有这些豁免，人們冒險打井的勁头就会下降；也很少能刺激人們在沒有勘测过的油田中进行鑽探。由此而引起原油的缺少将会使汽油漲价，而最后吃亏的将会是消費者。这个論点輕描淡写地故意撇开下列事实不談，即不管怎样汽油总归是要漲价的。問題仍然是：是否應該把勘测性的鑽探当作是一种对投机冒險的刺激，而不把它当作是一种应当有計劃地去作的社会責任——尤其因为石油是一种有限的天然資源，那就更不應該如此。

“紐約先驅論壇报”財政金融版的編輯評論道，这些豁免是“給予那些大胆敢于把自己的錢投入天然物生产事業中的人。这种特权不适用于你我；也不适用于那些制造洋鉄罐和肥皂这类东西的

\* 參見本書 100 頁。

人。其結果是，投資者都情願買生產原油的公司的股票。”<sup>⑥</sup> 財政專家們把石油股票說成是“可以逃避稅收的投資”。這種說法已很流行，於是漢波爾石油公司的財務主任便提出抗議，說他們是在幫石油工業的“倒忙”。<sup>⑦</sup>

獨立石油銷售商對枯竭豁免特別感到興趣，因為他們認為，大公司可用從生產方面所獲得的驚人利潤——由於那個妙不可言的27.5%才使這種利潤成為可能——來抵銷它們在銷售方面的虧損。全國石油承包商協會曾責成它們的專門研究經濟集中的委員會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不過西北石油協會的阿諾德警告這個協會說，“如果認為大公司會向我們提供關於他們如何使用枯竭豁免這方面的數字，那我們就是在作毫無根據的妄想。”阿諾德擔心，綜合公司正在用“從枯竭豁免、運輸以及在某種程度上靠免稅所騙來的利潤——我們之中誰也沒有這些利潤——來把我們從這行業中排擠出去……如果它們得逞的話，那麼10年之後就不要再有什麼獨立的承包商了。”

## 第二十一章 进口問題上的进退两难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个重要立法就是要报答石油企業，消除联邦政府控制海岸淺滩資源的威胁。石油工業感到伤脑筋的第二个重要立法問題是进口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新政府發現它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痛苦处境。

过去所提出的每一个解决办法都很令人感到棘手，因为石油工業本身分裂为两派。那些主要是依靠国内生产的大公司主張抵制委內瑞拉和中东原油的侵入。西南部的独立油商已經看到，由于大量外国石油的侵入，他們提高油价的希望受到阻碍。但是新澤西美孚和它的一帮进口石油的大公司則坚决反对任何国会的限制。大进口公司可以把軍事上的需要和危害美国与产油国之間的并不牢固的关系作为理由，来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支持它的論点。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外国”大公司，則可以知道这些大公司的处境是决無危险的，尽管和以往一样，国会总是有一些怀疑和不安，而且还充当石油工業不滿分子的应声虫。<sup>①</sup>

“本国”产油公司的势力的确不可輕視，因为它们可以無所顧忌地挑选它們的盟友。它們的核心力量来自产油各州的代表身上。站在这些公司兩側的有一貫“保护貿易政策”的北方共和党人；有由于受到委內瑞拉进口的石油殘渣的打击而很快失去了市場的煤矿企業；有东部的煤运鐵路企業；还有工作受到威胁的鐵路兄弟会和联合煤矿工人工会等。

“全国石油新聞”对石油工業內部的分裂感到十分痛苦，为了重大政策上的原因，它要求双方合作。它說，“如果不合作，石油工業就要遭到非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力所能保护的困难，这种困难情形可能导致艾森豪威尔在再度竞选中的失敗，可能使石油工業在四年以后碰到更严重的問題，何况現在石油工業的战略地位又最

为薄弱。”②

把問題簡單歸納起來就是：進口和國內被“封閉”的與未加使用的生產能力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問題。1955年，封閉的生產能力將近200万桶一天③，而進口量則將近150万桶一天。如果油井准予產油，則根本無需進口。對獨立產油公司和“本國”大石油公司來說，解決辦法無庸爭辯是很明顯的。它們是華爾街—國務院國際主義者的犧牲者，因為這幫國際主義者是在替新澤西美孚、紐約美孚、加利福尼亞美孚、得克薩斯、海灣和殼牌石油公司謀取更大的利潤。這些大公司受到攻擊後感到無詞以對。難道它們在委內瑞拉的石油不是和得克薩斯或俄克拉何馬的石油一樣，都是美國造的石油嗎？難道這些石油不是由美國公司生產、提煉和銷售因而通盤是“美國化”了的石油嗎？

這個問題是最近才發生的。自從洛克菲勒開始點亮了中國的油燈以後，美國石油就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一項重要商品。斯賓特托普油田出油後，英國海軍開始用石油作燃料。除了1920年以後的短短幾年中從墨西哥進口一陣原油以外，美國一直都是石油出口國。但是到1948年，情況改變了。委內瑞拉和中東的巨大油井開始代替美國的國外石油市場，而且甚至侵襲到美國東岸。1947年，進口只占國內產量的8%，1951年已經增加到12%，1955年則將近15%。進口中大約有一半是原油，另一半是石油殘渣（其中汽油和其他較輕的“殘屑”都已經被提出）。進口石油大半來自委內瑞拉，雖然波斯灣的石油的進口數量正在不斷上升，而印度尼西亞的石油也流入了加利福尼亞。在進口總量中，新澤西美孚在委內瑞拉的分公司克列俄公司占五分之一。

據全國煤礦協會稱，由於外國石油的進口，煤礦工業一年要損失16,500萬美元。此外，鐵路企業方面一年要損失9,400萬美元；煤礦工人8,400萬美元；鐵路工人4,700萬美元；而稅收機構方面大約要損失4,300萬美元。④

當然，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總經理尤金·霍爾曼不贊成把原油

进口的百分比限制到国内产量10%。他強調国防需要和委內瑞拉的困难局勢，并強調这样做会使希望用石油来代替煤的燃料消費者遭到不幸。<sup>⑤</sup>

委內瑞拉方面傳來的消息的确令人不安。为了抗議国会中即将提出的議案，全国正在掀起一陣“經濟国有化的浪潮”。加拉加斯的“宇宙报”很憤憤不平地說，“委內瑞拉不能允許美国国會議員来管理它的經濟。”委內瑞拉全国商人协会警告說，委內瑞拉在“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特別措施来捍衛国家的利益。”<sup>⑥</sup>

委內瑞拉是一个在刺刀統治下的国家。它的軍事統治集团虽然在讓美孚的克列俄公司、海灣的梅納—格兰得和壳牌石油公司在榨取惊人利潤这点上得到許多方便，可是在坚持它自己的交易上，却証明是一群非常厉害的討价还价者。这个軍事統治集团看到墨西哥国有化的成功\*，看到伊朗的局勢，便允許它的經濟学家在經過檢查的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委內瑞拉需要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石油工業。这对美国石油公司來說，是凉水澆头。以往炮艦外交的好日子已經过去，有很多因素使人开始感到煩惱。

得克薩斯的局勢很严重。石油企業中，無論是大公司或是独立生产商，都曾拥护艾森豪威尔。在“海岸淺滩”事件上它們已經取得胜利，然而这笔财富主要将留待将来开发。不过得克薩斯鐵路委员会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在縮減生产日期\*\*。鐵路委员会主席湯曼生將軍所处的地位是很伤脑筋的。在他最好的朋友中，有的是大进口石油公司的總經理，也有的是独立石油商，而这些独立油商的好朋友对压制他們原油价格的可恶进口很为不滿。毫無疑問，进口公司方面的势力是要大些，不过他和他的一帮鐵路委员会

\* 墨西哥石油工業于1938年国有化。——譯者

\*\* 得克薩斯允許生产的日数由1945—49年的平均每年291天下降到1954年的194天。逐年的数字如下：1950年230天；1951年278天；1952年259天；1953年236天；1954年194天；1950—54年平均239天。1955年5月，得克薩斯鐵路委员会把6月和7月这两个月的每月生产日期規定为每月16天。<sup>⑦</sup>

委員們每六年必須和得克薩斯的選民碰一次面。因此，他也向大進口公司說好話，要它們自動克制自己<sup>⑧</sup>。

但是得克薩斯獨立生產者和開採權所有者協會並不是這樣容易依順。它要求增加得克薩斯州的生產日數，以便使該州能恢復由於外國進口而失去的每天約 40 萬桶的產量。據該協會稱，減少生產日數使得克薩斯州的經濟每天蒙受 100 萬美元的損失，而且“市場需求”條例是很不對頭的，因為它使得外國人的發財致富建築在得克薩斯的痛苦上。<sup>⑨</sup>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市場需求條例是大公司操縱價格和控制生產的根本原理，因此，干預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條例就等於對石油卡特爾的致命打擊。這也等於公開叛變，而且可以相信，如果得克薩斯開始增加它的生產日數，則俄克拉何馬、堪薩斯和路易斯安那也會跟着這樣做。這樣一來，或者委內瑞拉停產，或者價格結構完蛋。也許西母遜\* 還不至於愚蠢到想用拆掉神廟的棟梁這個辦法來同歸於盡，不過他的威脅卻顯示了不祥之兆。

聯合石油公司的副總經理魯貝爾向獨立石油協會宣稱，“你們國內生產者受到這些顯然是旨在以保存為目的的各州法律的壓力而封閉了你們自己的產量，為不必要的進口讓開一條路。”<sup>⑩</sup> 當時得克薩斯的油井每月只准生產 15 到 17 天。不過最後一次的難堪似乎是在 1954 年 2 月，當時有一批由科威特運來的石油抵達了豪斯頓。

美國獨立石油協會對進口公司答應限制外國石油進口這件事表示不信任。它堅決主張“為了大眾的利益國會必須現在負起責任來”。美國獨立石油協會“不是為了摧毀國內石油工業而組織的”。它要求國會採取行動，把進口限制為國內產量的 10%。<sup>⑪</sup>

美國獨立石油協會發言人布朗懷疑聯邦政府各機構無論是在艾森豪威爾或杜魯門之下，都是受新澤西美孚以及受和新澤西美

\* 西母遜是舊約士師記 13--16 章中的希伯萊大力士。——譯者



爭有关的各公司的控制。布朗說，“当我们發現政府某一官員草拟破坏性的建議时，大公司的陰影就出現在他的身边，这种情形太司空見慣了。我们以焦慮的心情注意到，我們国务院、商务部和其他机构的官員，很随便地可以和各进口公司的職員互相对調。”<sup>⑬</sup>

1952 年和委內瑞拉簽訂的关于降低石油进口关税的貿易协定，是引起受压迫的生产者和煤矿企業再度表示不滿的信号。該协定完全忽視了税务局提出的两个相持不下的建議。其中一个建議主張維持目前的关税規定：对相当于美国制成品銷售量 5 % 的这份限額每桶抽美金 10.5 分，对超过限額的进口則每桶抽美金 21 分；另一建議則主張一律抽美金 10.5 分的关税。税务局在这两个建議上的票数分裂成为 3 对 3。这两个建議都沒有考虑到主張每桶抽美金 1.05 元的抵制关税的呼吁。

这个适用于一切国家在石油进口上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委內瑞拉条約，把进口稅降低到最低合法数字：較重油美金 5.25 分，适用于提炼的重油美金 10.5 分。关税就是一种稅，它或者由委內瑞拉政府以削減它的收入的形式来承担，或者通过提高价格标准由美国消費者来承担。以目前的石油价格为基础，新征的关税是 2 %，而在 1930 年代中，相应的数字是 20 %。<sup>⑭</sup>

上述情形对国内生产者來說好像还不够糟糕似的，1952 年国家安全資源局又主張，如果必要的話，把关税完全取消。这个建議得到共同安全局的支持。有人認為，最好是不必要求国会来特別批准，而是設法通过一項法律，授权总統便宜行事，从而繞过国会这道关口。在这点上，国家安全資源局奉行的是总統的重要政策委員會的路綫。<sup>⑮</sup>

国内生产者对这种想法倒并不感兴趣。当內政部石油煤气局局长尤·斯蒂华特說他們并没有因进口而受到損失时，美国独立石油协会激怒起来了。石油协会法律顧問布朗說，斯蒂华特的話“是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老一套的答复。”（斯蒂华特以前是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經理）“当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總經理或其他經理反

对采取立法行动或力图影响赞成进口的輿論时，那是很容易去公开地对付他的。人們很快就会察觉到他的行动是和他的公司的利益一致的。当該公司的职员担任了联邦政府的重要职位，还繼續以他的高地位来反映他以前的雇主的意見时，那就應該对他是否能胜任他的职位这点表示怀疑。”<sup>⑮</sup>

对得克薩斯独立生产者和开采权所有者协会以及美国独立石油协会來說，加拿大的石油情况并不比委內瑞拉好。它們感到有苦难言，因为加利福尼亚美孚和其他西岸大公司宁可由油管从阿尔伯达油田輸入原油，而不要得克薩斯的原油。事实是，有人譴責大公司阻塞得克薩斯西部的油管，不讓它把油輸入日益感到油荒的加利福尼亚州。<sup>⑯</sup>

美国独立提炼者协会也蠢蠢欲动。該协会抱怨說，日益增加的燃料廢渣的进口，大有把独立提炼商一扫而空之势。小提炼商無法和傾銷在美国市場上的石油殘渣的价格相抗衡；因此，他們或者被迫装置一些价錢昂貴的設備来把自己的殘渣分裂成为比較容易銷售的产品，或者是完蛋。<sup>⑰</sup>

对大的“国际”公司來說，它們成本低廉的海外原油，当然是它們的主要好处。它們对成本非常保密，不过据 1946 年美国商务部的估計，阿拉伯原油每桶合美金三角；委內瑞拉五角；墨西哥灣一元八角五。<sup>⑱</sup> 当时得克薩斯的原油的售价是二元六角五分，这个价格支配了世界价格。1955 年联合国欧洲經濟委员会把阿拉伯的生产成本估計为每桶三角五分。

1955 年，墨西哥灣的价格是美金二元九角，外国石油的价格也相应上漲。当然，从阿拉伯和委內瑞拉原油中所能得到的好处都归納在利潤之中，而不归消費者所有。国内价格是严格地以墨西哥灣为准。

至于委內瑞拉的石油殘渣，情况就不同了。当委內瑞拉海岸之外的荷屬烏吗上的新澤西美孚和海灣石油公司的巨型炼油厂把汽油和其他有价值的产品提炼出来送到拉丁美洲和欧洲之后，剩

下的殘渣就被送到美国东岸出售和煤相竞争。

煤矿工業說，大进口公司故意操縱石油殘渣价格，迫使煤从市場中排挤出来。1950年，殘渣是从原油中来的，但是它的售价是每桶美金一元六角五分，比原油几乎还要便宜一塊錢。这种情况与1949年的殘渣价格每桶美金三元零五分是大不相同的。据全国煤矿协会称，当汽油价格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上涨时，殘渣的价格反而下降。在紐約的煤矿工業發言人称，“情况似乎很明显，这种大半来自南美的石油正在大量傾銷，它的傾銷不但要牺牲到烟煤和無烟煤工業的利益，而且还要牺牲国内独立石油生产商和数百万車主的利益。这些車主事实上是在津貼大工業中石油殘渣的使用者。”<sup>⑩</sup>

“全国石油新聞”赶忙替大进口公司进行辯护。“当我们注意进口或人造燃料問題或者要求‘一个全国性的石油政策’时，我們發現煤矿工業就在叫喊，包括約翰·刘易斯在內。它們正在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来摧毁石油工業。”<sup>⑪</sup>

全国煤矿协会和美国独立石油协会的勾勾搭搭引起了大进口公司的極度不滿，認為这种降低身分的做法是近乎叛徒的行为。另一方面，全国石油承包商协会和煤矿及独立生产集团之間展开了斗争，它渴望得到委内瑞拉的价格低廉的石油殘渣，因为它的很多成員都靠这維持生命。这些承包商威胁說，如果煤矿和独立生产者的联盟能够通过国会迫使进口削減，則全国石油承包商协会将要求国会对美国原油生产商的“价格和利潤結構”进行調查。此外，它还要鼓动国会議員注意“目前对原油和煤产量的枯竭豁免是否有点过分，如果是过分的話，过分到什么程度。”<sup>⑫</sup>

进口問題成了1955年总統对外貿易計劃的中心問題。有一个修正案，想把进口石油限制为国内产量的10%。大进口公司的回答是，願意保證把进口維持在1954年的水平上，它們的保證被接受了。

对依靠国内生产的公司來說，問題是很严重的。尽管石油工

業的利潤在 1953 年普遍增加了 1.2%，但是有 25 家比較重要的公司宣布它們的利潤下降。宣布利潤上升的有 16 家。這些利潤上升的公司中，除紐約美孚油公司外，全都是“國際”公司。這些“本國”公司為了自身所遭到的困難，對進口深表不滿，對國內產量所實行的嚴格限制也表不滿。有 29 家公司宣布，它們 1954 年的國內產量下降，而宣布增產的只有 10 家公司。在年終報告中，至少有 15 家公司專門把這一切歸咎於進口，要求糾正這種情形，最好是由國會採取行動。

一家名叫阿希蘭的提煉和銷售公司抱怨說，在它這一邊的是帶有競爭性的批發市場，在它另一邊的是它必須照價收購的固定原油價格，它被緊緊夾在中間。阿希蘭石油公司稱，原油價格通過嚴格的定量分配生產已被固定下來，由於成本低廉的外國原油的進口，這種定量分配生產的情形就更加嚴重。大陸中部的小深岩石油公司稱，“這些國內公司由於從成本低廉的國外儲藏上發不到橫財，它們在工業的每個部門里都是處於顯然不利的地位。”

在得克薩斯州產量被削減了的普利穆斯石油公司，要求採取“強硬措施來保護我們的國內市場，使之不致再蒙受損失”。規模很大的印第安那美孚油公司抗議說，當它在得克薩斯州的產量因分配生產而在 1951—54 年削減了 30% 時，進口增加了 85%。“當然，進口只是部分而不是整個代替了國內產量。”太陽石油公司稱，它必須每天從公開市場上購買三萬桶原油，以彌補 1954 年它自己油井中所封閉了的原油。太陽石油公司又稱，如果它能從自己的油井中提取石油，則它的純利將會增加 1,000 萬美元。為了自衛起見，公司只好收購中東的原油來“減輕……國內石油提煉者目前所正在遭受到的一部分的懲罰”。就像是在用來對付這種可怕的損失似的，伊朗國際財團中的美國五大公司建議，如果其他美國公司願意購買財團中的股份的話，它們願意讓出 5% 的伊朗產量。

對新澤西美孚以及對和它這幫有聯繫的公司來說，雖然石油工業的這些擺在群眾面前的丑事對它們並沒有什麼教育意義，但

是它們对国会遏制进口的威胁，并不是毫不在乎。美孚公司的克列俄石油公司称，委內瑞拉的产量已經削減；美孚公司的汉波尔公司称，它信任得克薩斯的产量。在洛克菲勒广场 80 号开会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政治局，完全控制了整个局势，它权衡自己的策略，把委內瑞拉的克列俄和得克薩斯的汉波尔公司的需要加以調和。这需要有相当的机智和耐心，因为無論得克薩斯或委內瑞拉，在美国市場要求这点上，都不是正好恰如其份的。但是为了新澤西美孚的最高利益而达成公正的協議，这种令人羨慕的技巧就說明了为什么新澤西美孚董事会在石油工業管理专家中間享有那样高的威望的原因。

## 第二十二章 限制的嘗試

国会、司法部、联邦貿易委员会、从区法院直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联邦法官們以及国家复兴署，都屡次想把弱肉强食的石油市場置于法律管理之下。可是經過了 50 年的这种努力之后，1949 年全国小企業联合会还是要向司法部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号称代表 18 万会员意見的这个联合会宣称，独立的石油經售商“正被他們的供給者剥夺了作为独立商人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①

### 克萊頓法

专卖經售合同使主要的供应者操縱了独立的承包商和另售商，因此也成为控制市場的一个主要工具。1914 年的克萊頓法明确规定禁止这种合同。該法規定，不能禁止一个經銷商在和一個供应者訂立了合同以后，再和其它的供应者簽訂合同。这个法令的文字是簡明的，它的意圖也是显而易見的。但是根据麦克雷諾尔德法官的意見，美国最高法院在 1928 年認為，虽然专卖經售合同規定，一个經售商用辛克萊公司的加油站只能經售辛克萊的产品，但是这个合同并没有禁止他購買或承租別家的加油站以推銷其它供应者的产品。②

这是多么的名符其实啊！經售商在設置其它加油站方面的确沒有受到任何阻碍，然而它如果这样做的话，辛克萊公司就要收回它自己的設備，或者提高它的产品价格。如果一个經售商和辛克萊公司割断了关系，他也可以自由地与其它的大公司訂立类似的承租合同。可是在这种承租合同的后面却有着糾纏不清的牽連关系，从而有效地阻止了經售商的自由选择。大公司可以供給信貸，其中包括双重租讓权、票据和股票买卖等——这些都是公司律師們在制定租約时所耍的花样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方法，就把市

場上的烏合之眾組織成清一色的經售商集團，使它們全都依從石油大亨們所訂的價格政策。

### 國家復興署

1929年聯邦貿易委員會試圖通過胡佛的公平競爭法來清除弱肉強食的市場中的某些障礙。公平競爭法詳細規定了銷售條件。這個法並不具有強制性，但是卻逃不脫得克薩斯州法律的羅網，因為該州系把這個法看做一種壟斷的工具。

根據1933年的全國工業復興法的規定，1929年的胡佛公平競爭法被看做是制定全面的工業計劃的基礎。規定價格是個難題，而小婁羅們為了防備大公司的侵犯都贊成這個法案。大公司也同意規定價格，但他們不信任聯邦機構能擔任這個工作。假如要規定價格的話，則要由大公司來辦這件事。於是達成了一項折衷方案，規定了固定的盈利，但是並不通過國家復興署法來強制實施。這個規定多少是一種自願遵守的辦法，為了處置市場上“不幸的”汽油，凡是不願參加的商人可以通過聯營辦法得到照顧。司法部對這項折衷辦法很冷淡，而大公司又對此半心半意，因此這個方案就取消了。大公司用更迂迴的辦法，而且最後是用更有效和更持久的管制生產的方法來規定價格。

關於市場方面，公平競爭法涉及到一些使人迷惑的問題，例如免費擦洗汽車究竟應做到怎樣程度，挂公司的招牌應該付多少錢，以及規定高級汽油的最高貼水不得超過二分等。作為對獨立生產者的一些小惠，據說大公司必須把它們的利潤平均分配在石油工業的各部門中，以消除獨立生產者的恐懼，因為他們害怕大公司會把從其他部門所獲得的利潤來貼補銷售中的損失。要這樣辦是行不通的，因為大公司宣稱，它們向來不能把它們的成本劃分開來。

另外一個規定是明文禁止專賣經售合同，但是這一規定公然受到忽視，因此使賓夕法尼亞西部的專門製造潤滑油的小公司感到非常苦惱。在公平競爭法執行人開始實施該法以前，這些小公

司有 20 个月未能进入市場。在那个时候，連汽油也不免受到影响。由于汽油是主要的产品，因此，虽然克萊頓法有相反的規定，但专卖經售合同实际上是得到政府的認可的。这是石油工業得到的重大胜利之一。虽然公平竞争法由于全国工業复兴法的制訂而失效，但专卖經售合同仍旧保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防备严密的制度，而且是一个为政府机构間接批准的制度。

### 紐約美孚油公司案

各独立公司对于它們不幸遭遇中的这种新的轉变十分悲痛。国会議員側起耳朵，司法部也动作起来。1936 年，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另外几家在中西部經營的大公司受到了控告，該案件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审理。司法部声称，在 1931 年到 1936 年間，这些大公司經常在芝加哥的布拉克斯頓聚会，来規定那些不幸的經售商在下一年的賺头和必須遵守的条款。銷售商当然沒有資格参加这个集体合同的談判。案件在 1940 年上訴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些大公司并不否認这种内容一致的合同是强加于經售商头上的，也規定了統一的折扣，而且价格构成一律以土耳其薩的汽油价格为基础，而不論其实际的出产地点。如果土耳其薩能够把所有“不幸的”汽油都收买过来的話，那么只要控制那里的供应，就可以規定整个中西部的价格了。当然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它的伙伴們并沒有在土耳其薩規定任何特定的价格；它們只不过是把那兒的銷售市場安排成这样一种状况，使市場上所出現的价格只是一种受到操縱的价格。<sup>③</sup>

最高法院对这种陋習盛行十分震怒，尤其在看到这些被控告的大公司并不否認这种陋習时更是火上加油。法院对大公司的答辯置之不理，它們答辯說，这些做法是得到了內政部和國家复兴署的認可的。最高法院認為联邦机关的官員無权取消法律。紐約美孚油公司及其同伴对自己的違法行为付了罰款。

这是一个輝煌的胜利，也引起了律師們旁証博引的学术上的



爭論不休。但是資金只在几千元到几百萬元之間的經銷商与承包商仍然面临着那些拥有亿万資本的大公司的威胁。这些大公司出得起錢来聘請那些費用更高和更有名望的律師。

蒙大拿州議会在 1955 年声称該州的油价是以土耳其薩的市場价格为基础，再加上从土耳其薩到蒙大拿的油車運費，虽然这些石油是該州所生产的。但是，由于各大公司不承認它們仍然以土耳其薩作为它們价格的基础，因此至少在它們看来，它們并不違反最高法院关于紐約美孚油公司一案的判決。

### 乙基公司案

1940年司法部也贏得了一次对乙基公司控訴案的胜利。为了更严密地控制市場，乙基公司不授权人家去使用它的专利权，而是去从事能使汽車發动机免去震动的液体的生产，并直接出售給煉油者。它这样做是附有条件的，就是这种“高級”燃料比“普通”燃料的售價每加侖必須高出 2 分錢，虽然每加侖汽油中所含的这种燃料的成本只有美金 .038 分。这种液体的經售商必須“講道德”，这就是說，他必須不进行价格竞争，以便一起对公众从事欺騙。最高法院認為这家一半股份屬於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所有的乙基公司是在利用这种差价来控制未經加工的汽油的价格。但是这种“高級”汽油的售價仍然有 2 分錢的差异。<sup>④</sup>

1958年司法部在对杜邦公司的反托拉斯控訴案中再一次向乙基公司找麻煩。这一次司法部要求乙基公司脫离杜邦公司(虽然掌握該公司另一半股份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对銷售市場無疑有着更大的影响)。司法部說，到 1947 年为止，也就是到乙基公司的专利权期滿为止，杜邦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各从乙基公司获得利潤 8,100 万美元。尽管农業部的农業及工業化学局局长 格·伊·希尔伯特博士曾作証說，只要有 5% 的时间利用“高級”汽油就够了，但是到那个时候，許多汽車主已經習慣于乙基公司所說的好处，他們繼續多化这二分錢的額外費用。希尔伯特說，普通的載重

量少的車輛在平坦的道路上以正常的速度行駛時<sup>⑤</sup>，普通汽油和“高級”汽油的功用是一模一樣的。這一聲明對避免震動的汽油是一種不利的評價；乙基公司繼續在商業報刊上指出，只是由於在一般報紙上登了廣告才使得幾百萬汽車主在加油站前說：要“高級”汽油。

### 赫巴爾德母親訴訟案

1940年，司法部對石油業提出了控訴，這就是後來被稱作“赫巴爾德母親”的案件，因為這個案件涉及了各个方面。司法部說，美國石油研究所和各大公司是擁有壟斷權力的聯合組織，通過定額、合併、約束條款、規定價格和限制產量等辦法來控制石油工業的各個部門。<sup>⑥</sup>

但是接着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要贏得戰爭勝利，就要取得這些被控告的壟斷公司的合作。的確，要是這些被控告的公司不與控告它們的政府合作的話，就不能進行戰爭，更談不上什麼勝利。因此在整個戰爭期間，這個訴訟暫時被擱置起來。1946年，這個訴訟又被重新提出，但是，不論身為得克薩斯州人的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或是其繼任者季·霍瓦德·麥克格雷斯都沒有催着要辦，於是在1951年，這個訴訟就不知不覺地消失了，而這種情況要是在別的時候和別的国家是會比在這兒引起人們更大的驚奇的。<sup>⑦</sup>

也許這個案件沒有多大關係，雖然“赫巴爾德母親”訴訟案所牽涉的範圍很廣，而它所要求的是發布禁令來限制大公司用某種方式進行某種活動以糾正其活動。但是，以往歷次對托拉斯採取行動的經驗都證明了這種禁令是不發生效力的，它只是使各公司的狡猾的律師採用其他辦法來達到所希望的目的。在這次訴訟中所提出的要把石油工業分成四個部門以補救由於集中所產生的後果的建議，是被完全忽視了，雖然這個建議在不同的時期里會得到國會、法院甚至歷屆總統的贊成。

##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案

在这一种复杂的企業里，任何想干預一种商業活动的努力，多少要引起一些麻煩，涉及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的所謂“底特律案件”就正好証明了这一点。1951年最高法院法官对这件案子的分歧意見是五对三，而这个案件早在1940年就已受理了。司法部与坚决主張起訴的联邦貿易委员会之間的意見極不一致，因此前者拒絕受理这个案件，这样就只得由联邦貿易委员会自己的律師出来辯論。<sup>③</sup>

这个案件的爭論点是在于竞争中的“信实”問題——这个名詞显然是律師們为了保証自己的生意而想出来的。問題的爭点在于：大公司为了竞争而减低价格是否表现了信实，或者仅仅是为了企圖打垮竞争者？在克萊頓法中，信实一詞是完全可以用来辯护关于不公正的竞争的指責的。1986年的魯賓遜—佩特曼法加强了这个名字的作用，它允許被告可以不在开始的辯詞中用信实来作辯护，而只是在必要时可以用它来反駁政府的某些指責。联邦貿易委员会指控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为了同它的竞争者进行竞争，对四个印第安納承包商降低了价格。其中有两个承包商对消費者相应地减了价，因而使这两个承包商的竞争者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是魯賓遜—佩特曼法禁止一个供应者对其主顧規定不同的价格。同样数量的物品的价錢應該对一切人都一样。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答辯說，它是本着信实的精神进行减价以应付竞争者，如果不在各处减价以适应当地的情况，那么它就会失去它的很大部分的市場。<sup>④</sup>

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認為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确实是本着信实精神行事的，并且这一点用不到提出更多的証明，虽則魯賓遜—佩特曼法中有与此相反的規定。少数法官則認為，这个判決完全沒有解决下述問題，即：对于价格的歧視待遇問題，一个出售商人有什么办法。

##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案

如果說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案的爭論点还不算十分令人迷惑莫解的話，那么法官們对 1951 年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案的分歧意見，却提供了一个最典型的例証，表明法官們对壟断这个名詞的真正意义所作的解釋是混乱的。

最高法院对該案的分歧意見是 5 比 4。多数派認為，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 5,987 个专卖經售合同違反了克萊頓法，因为这些合同建立了該法所要設法取締的“妨碍竞争的可能的障碍”。这些合同“使互相竞争的供应者失去了招徠他的（經售商的）顧客的一切可能机会”。<sup>⑩</sup>

另外四位博学的法官在考察同一事实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但是，所有的法官都同意，不管有还是没有专卖經售合同，都会产生壟断！这就無怪乎公众摸不清头脑了。

多数派指出，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其他大公司憑借这些合同維持它們对市場的控制，并阻止“一个后来者分得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市場”。但是多数派又补充說，如果取締了这些合同，那末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可能要回复到它的老办法，那就是用补助金的办法把加油站完全掌握在手中。

少数派的法官道格拉斯表示，情况的确要变成这样，他并預見到美孚油公司将在另售業方面也建立一个石油帝国。他說，多数派的決定促成了大公司“壟断势力的有害的發展”和“有助于把美洲改造成卡特尔的型式”。

法官杰克逊也不同意这一判決，他認為，不能把美孚油公司置于反复無常的另售者的支配下，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那种鼓励大家准备充分存貨的力量。

法官的各种意見实际上表明，另售商只能在充当美孚油公司的俘虏或雇用者之間作一选择。这就是薛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 60 年在自由企業幌子下的选择！法官道格拉斯評論說：“法院根据

反托拉斯法而加以闡釋的經濟理論，與其說是阻止壟斷，還不如說是促進了壟斷。由於大公司的這種基本理論的發展（許多案件說明了這點），大公司愈來愈大了。壟斷盛行一時。卡特爾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各托拉斯日益強大起來了。獨立公司的地盤愈來愈少。”

他繼續說：“壟斷公司的競爭是一種友好聯盟的制度，是一種不必借助於商業組織就能夠迅速和容易地調整價格的制度，是一種像布蘭德斯所說的被委婉地稱作‘合作’的制度。”<sup>①</sup>

至於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的經售商，他們仍然像過去一樣的眾多。大約有 1,100 人充當美孚加油站的經理人，這些加油站直接屬美孚油公司所有；大約有 6,000 人經營切夫朗加油站的業務，他們名義上是不隸屬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的獨立經銷商，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自由地向其他公司打交道，不過實際上他們却要仰賴於美孚油公司的產品和恩賜。

### 利支菲爾德案

另外一個與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案情形類似的案件是，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辛克萊——城市服務公司在西海岸的一家附屬公司——被禁止繼續實行它的租借策略，不論是成文的或是口頭上的。這些租約包括屬於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所有而租借給經售商的加油站，和本來屬於經售商但租給了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以後又再租回給經售商的加油站——雙重的租借。聯邦初級法院曾判決說，一個支付租金的承租人是他自己房屋的支配者，他能夠經營任何他願意經營的產品。一個承租人不能夠同時成為代理商（受雇人）。專賣經售合同的目的是要“排除一切競爭”。這些合同不僅包括石油產品，而且包括輪胎、電瓶和另件。承租人必須經營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的輪胎、電瓶和另件，雖然他們可以從別的方面取得更有利的條件。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的租約的特色之一就是關於允許該公司在 24 小時內解除租約的條款。<sup>②</sup>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52 年以七票对零票同意初級法院的判決。法院命令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取消它的在 24 小时內解除租約的條款，并限定只有違反成文合同才能解除租約，而違反口头諒解則不在此限，該公司还奉命每解除一个租約都必須呈报司法部长办公室。<sup>⑬</sup>

一家不願意被指名的东部的太公司的法律顧問对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的判決感到兴趣；他說：

我怀疑真有多少公司的活动会受这个判決的影响。我确信你們一般的經售商是独立的，是不受强制的。証据就在你面前——你可以在加油站看到竞争的产品。

的确，这一情况并不包括汽油在內；但是他們在这方面也不是被强制的。作怪的不过是那些“分裂油泵”，它們不能同时抽放几种不同的汽油。

要知道，有一批經售商喜欢說他們是受强制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遁辞而已。如果一个顧客要买一种經售商所沒有的石油，那末經售商就說，“我的供应者不准我卖这种石油。”如果一个顧客对石油的价格提出意見，經售商就說，“我的供应者吩咐我要卖这个价錢。”

这是他脱身的方法之一。<sup>⑭</sup>

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經售商們得到了一种比較穩定的合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可以自由地取得其他的加油設備。但是絕大多數經售商仍然像过去一样，繼續經售单独一家公司的产品。一般的經售商既沒有地方安置各种加油設備，也不願担当由于要照料許多不同的“島嶼”而引起的麻煩和費用。至于坐汽車的人，如果在一個加油站滿足不了他們的選擇，那么他們可以沿着公路在不同的加油站挑选各种牌子的汽油，价格和質量都是一样的。

### 資產的購買

1951 年对辛克萊法作了修改，以禁止購買帶有竞争性企業中

的財產。這是為了堵塞這個法律中的漏洞而作的一種努力，因為該法中的漏洞使人可以規避關於購買帶有競爭性企業中的股票和支配權的禁令。

這件事使“全國石油新聞”感到很恐慌。它是這樣想的，如果一個老年人在他仍然活着時想出售他的公司，碰到這種情形將會多么悲慘。因為唯一能買得起他的公司的主顧，必然是同行中的大公司。老頭兒在這種情形下感到進退兩難，因為不管他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他只有硬著頭皮再競爭下去。<sup>⑮</sup>

這一不愉快事件和“全國石油新聞”的總編輯兼發行人有切身關係，他在經過一段歲月的掙扎之後，終於在1953年把他的全部新聞企業售給期刊業中最有勢力的公司——麥克格羅—希爾組織。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費了畢生精力在為石油界的獨立公司而鬥爭，可是他最後連自己的獨立都沒有保住。

### 阿特拉斯供應公司案

當1951年各美孚油公司同意不再沿用一般慣例為它們合資經營的阿特拉斯供應公司購買輪胎、電瓶和另件時，它們得到的慘痛教訓是：要競爭，但不能“太過頭”。新澤西、印第安納、俄亥俄、肯塔基和加利福尼亞等美孚油公司以及它們的阿特拉斯供應公司都被聯邦貿易委員會控告採取不正當的競爭，因為由於它們大批採購，它們所得到的折扣比獨立輪胎經銷商所能得到的折扣約低10—30%。這種交易有一個奇怪的特點，就是阿特拉斯供應公司實際上既沒有買進過一條輪胎，也沒有經手過一條輪胎。參加阿特拉斯供應公司的各美孚油公司每定購一條輪胎，輪胎廠主就得付給阿特拉斯供應公司一筆“回扣”，阿特拉斯供應公司的真正任務就是設法使美孚油公司的經售商只有通過阿特拉斯供應公司的關係才能買到貨。全國獨立輪胎經售商協會埋怨道，美孚—阿特拉斯集團把買進價格殺得太低，以致輪胎生產者必須要提高賣給獨立經售商的價錢，以便不使總利潤降低。阿特拉斯供應公司的

另一个奇怪的特点是，它严格地遵循罗奇德尔的合作社原则，它分给各美孚油公司的红利是按它们的购买量而定，而不是按照它们在阿特拉斯供应公司的投资比例。<sup>⑯</sup>

1951年各美孚油公司和阿特拉斯供应公司同意遵守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命令——按照它们的说法是为了从这场浪费金钱和花费时日的官司中摆脱出来。它们指出，要遵守那些叫它们必须竞争但又告诫它们“不能竞争得太过头”的法律是有困难的。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评论说：“听起来也许奇怪，依照鲁宾逊—佩特曼法，虽然每一个买主都希望能够用可以取得的最有利的价格来购买，但是他必须留神不要取得比他的竞争者从同一个供应者那里所取得的更为有利的价格。”

### 西部海岸諸案

司法部在停止对“赫巴尔德母亲”案的诉讼时说明，它将加紧进行对石油企业其他部门的诉讼。这就是指1951—1952年所判决的、由于专卖经售合同而对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和太阳石油公司提起的诉讼，以及1950年对西部海岸的各主要公司提起的小“赫巴尔德母亲”案的诉讼。联邦初级法院直到1955年尚未对该案作出判决。司法部在它西部海岸提起诉讼时说，油管并不是独立生产者所能利用的，这些专利品只能由交纳了巨额使用费的油田来利用；原油的供应为几个公司所控制；原油及其产品的价格都被固定下来了；正当的保存计划被用来限制生产；分配商不能按照使它们有可能进行竞争的价格得到产品供应。<sup>⑰</sup>

自从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加利福尼亚油井开始生产以来，西部海岸就成了一个多少脱离国家的其他部分而独立的经济地区。由于加利福尼亚拥有丰富的石油供应以及中部大陆和墨西哥湾油井之间的距离很远，因此无法建立任何实际上的市场联系。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是在这整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巨大生产者和



銷售者，而壳牌公司則是一個早期的侵入者。聯合石油公司和統一石油公司在這地區取得了一席之地；通用石油公司成了紐約美孚油公司的附屬公司。其他重要公司是利支菲爾德石油公司——屬於辛克萊——城市服務石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

所有這些公司都牽涉在司法部的訴訟案件之內。按照起訴書，這些公司控制了原油生產的94%，原油干綫的97%，匯集綫77%，汽油提煉能量90%，零售業的86%。

由於那時已經有了令人吃驚的控制生產的公開手段，司法部對這個問題的注意似乎已經過遲了。在其他產油地區都有嚴密的州法律和各州間的法律來管理這些活動，但加利福尼亞却是例外。在那兒，主要的生產者通過加利福尼亞石油生產者保存委員會就可以規定油井和油田的生產定額，而不需任何法律根據。加利福尼亞的投票者在1939年拒絕了“保存”法，因此各大公司就按照自己的意見進行保存工作。像美國其他地方一樣，各大公司只要有一家公司的領頭，就跟着規定它們在原油方面的各種價格。

加利福尼亞的獨立公司和聯合石油公司——大公司中參與其事的獨一無二的一家——為制定一個“以控制石油為目的”的保存法案而作了新的努力。聯合石油公司發現建議中的法律並不是為了“真正的保存”，而只不過是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通用石油公司）等西部海岸的大進口商的一種詭計，用以削減黃金州（即加利福尼亞州——譯者）的生產以便有利於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兩地的生產。

太平洋沿岸的市場都被大公司所嚴密控制着，只有洛杉磯地區是個例外——那兒還有許多獨立的油井和幾家殘存的獨立煉油廠。特別是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更是完全仰賴於一小撮大公司的供應產品。<sup>⑬</sup>

司法部指控大公司有下列行為：收買或控制煉油廠的產品；除非按照歧視待遇條款，否則不准別人利用油管設備；提高原油價格而不提高汽油價格以便勒索獨立煉油業。

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把銷售業務分离出去,不受大公司的控制。如果司法部胜訴的話——但不能担保它不会像“赫巴尔德母亲”案的情形一样最后撤銷訴訟,或者用一道軟弱無力的同意命令和解了事——大公司就会从西部海岸的銷售市場上被赶出去。从长远来看,这件事情的最后結果可能会对大公司有利,因为它会使它們不致遭受銷售方面的損失。1911年美孚油公司托拉斯的解散虽然对司法部來說是一次最輝煌的胜利,但其結果并没有改变壟断的前进方向。

## 第二十三章 争取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石油政策

壟断的問題使人們建議采取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

(1) 把一切反托拉斯法当作是沒有效力、沒有誠意或有害而加以廢除，并且听任自然和上帝的支配，就像小洛克菲勒在他的关于“美国美人”玫瑰的著名演講中所簡單說明的那樣\*。

(2) 維持現狀。

(3) 將石油工業分为各自独立的四个部分，并进一步將各部分(諸如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分銷机构埃索公司)按地理区域再予划分。

(4) 設立一个联邦委员会来领导石油工業。

(5) 將石油工業国有化。

### 改变法律的性質

到了20世紀50年代，石油工業中只有一小批狂妄的人还在公开提倡洛克菲勒的方法，虽然私下里許多比較大的大公司会認為这才是比較老实和直截了当的办法。可是，大公司考慮到了政治方面的复杂含义而作出一些讓步，因为在生产和銷售方面有一些憤憤不平的小人物們，有他們乱吵乱嚷，恰恰就是石油工業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竞争的有力的証明，因而是很可宝贵的。美国石油研究所能以石油工業中有20万个坚定的自由企業者而自豪，虽然他們中間的大多数都被有专卖經售合同或类似的文件所紧紧地束縛住了。

在全国石油协会1953年的會議上有人提了一个想偷偷摸摸来

---

\* 洛克菲勒对一个大学某个班学生这样解釋这一点：“只有牺牲周圍长出来的幼苗，‘美国美人’玫瑰才能长得灿烂芬芳，使看到的人都覺得愉快。这并不是企業界中的不良趋向。这仅仅是自然規律和上帝的法律作用的結果。”①

变更反托拉斯法的办法。辛克莱公司总經理史宾瑟極力主張修改反托拉斯法，要在修改后的法律中明文規定管制生产和价格制度，并将竞争限于各种商标之間的选择。只有“不正当的、掠夺性的、欺詐的和道德的行为”才应完全被禁止，并且应该倡导合乎理性的規則。

这位辛克莱公司的总經理还主張“我們的工業必須不受控制，以便發揮它的全部創造性和生产能力……華盛頓政府机关的控制必須解除而代之以石油工業的自我控制，大概任何别的工業都不会比石油工業对此感到有更明显的需要”<sup>②</sup>。

多数大公司大概会对此表示同意。

### 維持現狀

然而，事实上，大公司宁願讓事态維持現狀。虽然憑一时的高兴来执行过了时的法律是很令人討厭的事，不过那却是个最好的折衷办法，而且它的价值經過了多年的考驗也已得到了証明。如果小麥罗們想鬧的話，他們可以通过向不同的政府机关申訴去得到一些靠不住的保護。

从这些政府机关的观点看来，只要小人物們、獨立的小生产者 and 不太独立的經售商們在他們的地区內可以用选票和影响来打击大公司，執法不嚴在政治上是有危險的。執法过紧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因为那会得罪大公司和獨立的大生产者。两大政党都得倚靠大公司的財政支持来充实它們的錢柜，来推进党的对外政策，和求得在对內政策方面的統一。

### 分散經營

耶魯大学法学院的罗斯托在他的“对石油工業的全国性政策”一書中提出了一个激烈的建議：把每个完整的公司分裂为生产、提煉、运输和銷售四个公司。在分裂以后，較大的单位应按地理区域进一步地再予划分。他还建議說，切断国内公司的对外活动，并把

它們排斥在石油化學工業的領域以外，也許會是個明智的辦法<sup>③</sup>。

在羅斯托計劃中，這一切都將用司法命令的形式來達成。他贊成使用法院命令，因為它們是“外科手術式的”，只要命令被遵守了一次，就沒有必要再作進一步的規定。除由州際商業委員會調劑油管綫及其收費率以外，不再需要聯邦官僚機構來干預獨立單位的業務。

羅斯托說，任何關於分散經營的法律必須有詳細的規定：小提煉商不許將他的產品運到市場；生產商不許建立煉油廠。很明顯地，在工業的大分界綫間的邊緣地區，搞公司法的律師們很快就會創立很多例外，使法律形同虛設。國會大概不會通過規定必須分散的嚴峻的法案，這似乎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依照薛爾曼法案的第二節，分散經營是可能的。羅斯托認為這一節並不限於把壟斷解釋為一個占優勢的賣方這樣古老的定義。他認為新公司開業的自由是自由市場和壟斷市場之間的重要區別，而壟斷力量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控制價格的程度。

羅斯托非常樂觀地相信，鑒於法律解釋方面的新趨勢，分散經營不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但是總會有若干挫折。司法部必須先提起公訴；然後法院還得表示它的意見。羅斯托還想取消油田方面的爭奪法則和產油各州的所謂保存石油的法律。他主張在大公司分散經營以後廢除聯邦法中強迫合併的規定。以後，市場的作用將決定：低成本的油田在好的地質方法範圍內作為實際單位開工經營，而高成本的油田就得停歇。如果枯竭的油井（一天只能抽出幾桶油的老井）需要補助以維持生產，那末補助金將直接撥給，這總比使別的油井得到超額利潤來使枯井也有利可圖的辦法所費成本為少。

### 管制的幻想

第四種方案是羅斯托希望通過他在司法方面大刀闊斧的辦法就可以避免採用的。那就是政府管制，其目的如果不在於消除卡

特尔主义，至少是在于減輕政府在財政方面的負擔，也讓边缘經營者有條生路。这里沒有什么特別可以說的，因为沒有人提出过比在公用事業中現在已有的方法更为有效而又为公用事業中所沒有的管制石油工業的办法。

“20世紀基金”在1946年曾对在史托金和华特金斯領導下的一个規模宏大的卡特尔和壟断組織的調查計劃提供資金，他們二人都曾因对石油工業的研究而贏得学术上的榮譽。他們得出結論說，經濟本身不会从公众利益着想来管制它自己。另一方面，政府管制又遇着“由于广泛地对經濟無知所引起人民普遍漠不关心的态度，紧接着就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机智的反对。”作者只叙述了經濟無知这个明显的事实，而并不从素来以有發达的教育机构、高度的識字水平和巨大的求知欲著称的国家这方面去寻找它的起因。由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产生的对經濟的無知，只不过是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机智的反对”所利用的办法之一而已。这一点似乎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很有希望的途徑。公共教育和新聞报道机构的最終产物竟会是“对經濟的無知”，而讓工業的管理人来独攬經濟方面的智慧。这种公共教育和新聞报道机构的性質該会对这問題提供一些線索吧！

史托金和华特金斯說，經驗显示，政府管制人員一般都会被他們所要管制的人所降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壓力不是那些被选举出来或被任命的管制人員所能受得了的。正像法官道格拉斯所說的，“当然，如果不是行不通的話，每一个管制机构都應該在成立十年后就予廢除，再重設一些新机构来代替它”——这的确是一个出于絕望的忠告。

史托金和华特金斯說，“这些人(管制人員)的全部事業和屬他們管轄範圍内的那个特定工業的繁荣是有密切联系的。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都期望并在事实上也會‘搖身一变’，到被管制的企業方面担任报酬优厚的工作。他們的行政經驗使他們非常有資格来担任这些工作。所以，用联邦委员会来管制工業，就会对消費者的利

益提供有效保护，这个不加批判的假定是很难成立的。”④

按照史托金和华特金斯的說法，除了用联邦委员会管制以外，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設立像国家复兴委员会一类的工业辛迪加。这二位作者說，目前很少有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要求。但是再来一次经济危机，就会給目前的价格和生产管制机构带来它們所不能解决的問題。这样就一定会产生要求設立另一个国家复兴委员会的压力。

上述一切都特别适用于石油工业，因为石油工业是所有工业中最龐大、最有势力和受着最严密控制的工业。

## 国 有 化

石油工业的国有化隱隱約約地出現在遙遠的地平綫上。国有化从1917年在苏維埃国家起，于1938年蔓延到墨西哥，以后又蔓延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并于1951年到了伊朗。这种蔓延暗示着未来。

大多数国家都盛行把政府和主要工业紧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在美国却一直沒有这样作。民主力量反对太明目張胆地来談这种利益的結合；各公司自己也不需要有明显的結合。它們宁願政府把它自己的行动限于在美国和非基督教世界維持法律和秩序，专搞它自己該搞的事。但是，由于維持全球的法律和秩序而引起的世界緊張局势又把各公司和政府牽扯在一起，不管它們自己喜欢不喜欢。石油工业特别是这样，因为石油工业事实上是同政府在海外的某些最迫切的法律和秩序的維持有关的。

虽然国有化的威胁在美国并不大，但是石油公司已經看到它們所称的“蔓延的社会主义”正在偷偷地通过政府机构慢慢地前进，像鯨魚一样伸張着它的触鬚，企圖把各公司抓到它冰冷的怀抱里去。

“全国石油新聞”于1949年10月19日在总结宾夕法尼亚石油會議上的發言时报道說：“左翼分子和理想主义者将促成石油的国有化。”

“你們會說那些正在歐洲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在這裡發生，”賓夕法尼亞埃索美孚油公司的副經理布萊克說。“我以為除非我們很快地告訴美國人民，否則在歐洲發生的事情也可能在這裡發生——而且現在已經在發生了。

“美國人不會要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只要它是掛着這樣的招牌。然而，他們可能因別人設法兜售而接受這樣的思想：即‘一點兒’管制可能不是一個壞主意。”那些只要一點兒管制的人們“依照我的想法是更為危險的集團。”<sup>⑤</sup>

紐約美孚油公司的一位高級職員麥克丹尼爾在同一个會議上說，從前他並沒有把這些言論當做一回事，可是“我現在不再一笑置之了”。他談到國會中有人企圖把銷售部分從石油工業中分裂出去的威脅時說，“那僅僅是到達最後完全國有化的踏腳石，而主張政府管制的人們往後就會極力推行國有化的。”

甚至共和黨人重新上了台也並沒有使某些人安下心來。達拉斯第一國民銀行副經理史密斯於1953年在獨立石油協會上警告說：

“有理由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的趨勢雖然受到了挫折，但仍在穩步前進。沒有疑問，大的基本工業已被規定要實行國有化。石油工業就名列前茅。”<sup>⑥</sup>

實際上，近年來唯一要求國有化的呼聲系出自“人民院外集團”已故的秘書馬希的口中。這個“人民院外集團”是為一切動力資源國有化而鬥爭的。究竟馬希是民粹主義時代的碩果僅存的遺老，還是未來事物的宣教者，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在洛克菲勒的全盛時期，曾經有人提出過很多強烈的要求，要政府把這個萬能的石油托拉斯接收過來；農民黨、人民黨和激進勞動黨都把它作為一個主要政綱。1918年石油工人工會成立大會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就要求把包括石油工業在內的主要工業國有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工會運動者害怕勞工關係將回到弱肉強食的时代。如果任憑弱小的工會去和公司競賽而沒有政府干



涉，他們可以預見得到在日后不可乐观的年代中工会的命运会怎样<sup>⑦</sup>。新政实行以后，由于工会过度忙于日常斗争，并且由于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而对成功抱着过多的希望，以致无暇重提最初的决议。今天，连那一度曾是社会主义者的产会主席路德也不赞成国有化；现在，无论在工会、政府或别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一个有名望的人提出这个办法了<sup>⑧</sup>。

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委婉地提出热情的警告，叫石油工业方面改变他们的做法。华特金斯这位很久以来就是石油工业趋势的著名分析家，在“石油：稳定还是保持？”一书的最后一章中，警告了油井经营者的“粗鲁、猜疑和残暴地胡作非为”，警告了大公司继续不断扩大控制的欲望，并将危机扼要地说明如下：

公平地说，企业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因为被認為比经济上无权的集团（劳工和消费者）更重要而享有绝对的控制特权。保持国家的这个无法替代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决不能高枕无忧地倚靠像企业家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那种自私的、短视的策略。只有拟定了一个工业管制的计划后，才能达到真正的稳定；这样一个计划如按照合作的方针是很容易拟定的，这将使其他利益（即公共利益）的保护与促进，不只是谋取利润的偶然的副产品，还至少成为制定政策时的对等的目的<sup>⑨</sup>。但是就连这一警告的呼声也远远不是一个国有化的要求。

一度出任过前联邦教会委员会主席的美以美会主教布罗姆莱·渥克斯南于1947年曾在一个講演中論及推动新思想的基本力量：

在即将过去的社会中，推动力曾是私利的追求。主要报酬归之于生产工具的主人。财产所有人把国家看作是被他们利用并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基本的哲学是唯物的。

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中，公共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报酬将取决于对群众的服务，因而贡献的大小也就以服务成绩来

決定。必需品將由社會供給，一切可以由社會來加以控制的不平等將被取消。明智的計劃和自由將努力爭取社會的安全。權利將與義務相平衡，這些義務中則包括普遍勞動的義務<sup>⑩</sup>。

羅斯福總統用下面的話來說明這個問題：“少數人管理國家經濟生活的權力必須分散到大多數人的手中，或轉移到公眾及其民主負責制的政府手中。”<sup>⑪</sup>

但是他的繼任者似乎並沒有這樣的思想，艾森豪威爾總統站在正相反的極端；他主張放棄政府的淺灘油礦地區，這樣各公司便不至於害怕聯邦政府會侵犯它們的權利。

最後一個著名的學術界的國有化呼聲是艾斯博士發出的，他是堪薩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美國石油政策”一書的作者。艾斯博士在1929年寫這書時就要求土地和自然資源社會化，其中“石油也許應該列在首位。”他說政府應該始終保持礦藏、森林、沙漠、風景區、水力、港口、海岸綫和城市土地的所有權。地主和投機者“大多是社會的寄生蟲”<sup>⑫</sup>。

他說，自然資源的私有使人們脫離生產工作，減少社會總產品，破壞人民的道德力量，浪費資本和自然資源，並促進壟斷。他還評論道，這些後果引起了“我們廣泛流行的美國樂觀機會主義最能代表的一種輕浮、夸大類型的精神上的不老實態度”。他這樣說時，心中大概想的是得克薩斯石油企業家的股票數字。

石油和天然氣的私有大概帶來了比任何別的自然資源的私有更為不幸的後果。與它同時發生的是：石油生產過剩，石油工業的不穩定，石油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石油的浪費，資本的浪費和人力的浪費；投機，欺詐，靡費和顯著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壟斷局勢的發展，作為逃避難於忍受的私人競爭的唯一出路。

艾斯博士指出了在生產控制時代以前的更為驚人的浪費，而且也指出今天都還存在的在生產、銷售方面的浪費，以及在取暖和發電方面使用這個無法替代的燃料（即石油）所造成的浪費。他說，

这样的浪费是否会使石油在十年内还是在四十年内枯竭倒不是一件主要争论的事。一切仍属于国家的石油资源应该封闭和保留起来，以便在将来不定什么时候私有油田枯竭时备用。还应该取得更多的油田作为公共的储备。艾斯博士悲哀地说，收回现在私人手中的产油地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把这些产油地的价值算得太高了。只在一点上，他部分地赞同了石油生产者的意见：即提高原油的价格。但是他提高价格的目的是在于把石油逼出市场，因而其他燃料就可以拿来用了。

此后就再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学术界人士公开为石油国有化辩护过。国有化的言论有下列几个来源：道德方面，认为石油作为自然资源属于所有的人，不应由任何私营集团占为己有；经济方面，认为私有权产生了可耻的浪费、不经济的使用和高得不成话的利润；政治方面，认为私营集团在石油方面的控制使政府腐败，并使公民们无法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因而危害民主。

在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预期着会有第三次大战的情况下，这些言论沉默下去了。面对着战争的浪费来谈石油的浪费，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现在来讨论道德和社会因素则有批评美国生活方式的危险；至于谈到恐怕石油对民主会有影响，那也许是有不客气，因为两个民主的政党都沾了石油的光。

国有化的前途现在似乎要看是否有一个巨大的危机，像经济制度的崩溃那样，但只要战争经济能继续维持下去，这还不致于会发生；也得要看是否会有一场像在世界大战中陷于崩溃或失败那样的大灾难，这也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还得要看是否能够解决那些可以挑起战争的国际悬案，这些悬案的解决可能容许再次循理智之途来对待这个国有化问题，既没有恐怖也不用压力。

### 生产能力过剩的威胁

国内外原油供应威胁着市场的这个事实在石油工业和政府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由于国内每天积压 200

万桶，以及委內瑞拉和波斯灣的油田的产量也被維持在它們潜在产量的一小部分的水平上，因此石油工業需要政府的合作来压低生产，以保持有利可圖。

生产能力过剩不仅是生产方面的特点，也是提炼和銷售方面的特点。石油工業本身並沒有忽視这个威胁。“石油日报”在1953年討論了这个問題：

石油工業正处在供应过多的状态下——至少是处在潜在的供应过多的状态下，它几乎随时可以变为一个經濟上的灾难……。石油工業——以及整个經濟——的共同利益在于这个工業中的每一个成員都采取一个合理的、明智的經營政策，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認識这一点的必要性，其重要实难以言喻……簡單而迫切的問題是：石油工業正处于一种供应过多的陰影下，假使这种情况不受約束，則其过多数目之大和其潜在破坏力之深刻足以在短期內使資本最雄厚的公司的資產都会化为烏有……。所以每一个石油企業家都显然有责任实行自我控制。假使他为短視的、目前的利益来經營他的事業，而不顧及他所賴以生存的工業，他可能暂时改进他的相对地位。在一个自我發展的灾难中改进相对地位，很难說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对嗎？我們認為，責任在于經營时不要不惜任何代价攫取貿易額中的最大可能的份額，而是得到合理的份額，这一份額在合理的条件下可以得到也可以保持——其次就要以最好、最有生产力、最有效、报酬最大的方法去經營<sup>⑩</sup>。

“开明的自利者說，关心利潤就是关心生存，”“石油日报”这样警告<sup>⑪</sup>。

“全国石油新聞”比“石油日报”采取更为黯淡的看法。多年来，这个报纸都蔑視石油工業中的开明的自利者。生产能力过剩的問題只能以激烈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必須由政府或由石油工業来貫徹执行。沒有疑問，政府管制“准会把石油工業——和国家——带到社会主义或国家統治主义。”

但是如何由石油工業来建立控制以避免灾难呢？“如果讓这个現存的过剩力量到公开市場中来，一切产品的价格在全国範圍內無疑地就会惨跌。”

这个石油工業的報紙說，很明显，答案在于修改反托拉斯法的司法解釋，以便石油工業“能够同政府合作来限制貿易，以解决本社論头上所說到的重大問題”。这應該不借助国会再通过一些法案，或借助联邦貿易委员会或司法部的干涉来完成。这样就不会有公众的呼声来反对这种徒冒工業复兴法之名而無其实的工業辛迪加的大胆复活。“全国石油新聞”說，反托拉斯法中的这些司法变更必須伴随着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宣傳运动，“因为誰知道究竟有多少現任政府官員和法院的法官們会拒絕改变他們过去20年中所养成的思想呢？”<sup>⑩</sup>

由战争造成的危险的潜在过剩生产力，只要一旦和平到来时就会冲击市場。这就是常常纏扰石油工業上層分子的幽灵，也就是它促使“全国石油新聞”呼吁立刻采取激烈——如果不是大喊大叫——的行动。

跟侵略战争最有密切关系的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董事长福利斯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他对紐約証券分析員协会說，“照我看来，我們能得到两种和平。”在一种和平下，国家将繼續重整軍备，在远东維持很大的軍力，“以保証朝鮮的和平不遭破坏”。他說，这样一种和平对石油工業的影响“将是很小的，因为維持一支在朝鮮作战的軍隊所需的石油比不在朝鮮作战时所需石油多得極有限。”

另一方面，假使同苏联达成真正的和平解决办法，而且美国参加裁軍方案，“对石油工業和对整个經濟的影响将会是可怕的。我很难相信这样一件事真会發生。”<sup>⑪</sup>

整个說来，無限期地繼續冷战，而以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必需的贊助和支持的措施来处理石油工業的过剩生产力，似乎要容易一点。根据过去的經驗，沒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政府会不顧尽它的职责。

## 第六部 国外的石油工業

---

### 第二十四章 爭奪世界石油的斗争

大自然随随便便地将石油埋藏在全世界的海底和沙漠里，完全不照顧 20 世紀工業國家的需要。在各大國中，只有美國和蘇聯得天獨厚，在它們地下有着易于利用的巨大蘊藏量。在石油時代中，這兩個國家所以強大就在于它們擁有可供開采的地下油田。西歐的主要國家以及日本、中國和印度都不得不到處尋找它們所必需的大部分的液體燃料。由于戰爭對石油的需要比工業更為迫切，石油便成為本世紀 20 和 30 年代文明國家的競爭的首要目標；這種戰略物資較其他任何一種商品都更能左右國際間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局勢是可以把世界弄得四分五裂的。巨大的石油資源分布不均，在各國勾心斗角的混亂局面中使這些石油資源大部分受私人公司的支配；這些公司本身是超國家的，這樣就決定了石油問題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具有爆炸性。

這些大公司在世界各處搜尋石油時，對它們的掠奪物應用了一條“自然野生物”法則（按指誰發現就屬於誰——譯者），也就是爭奪法則。有一個時期，伊朗土地的六分之五屬於一家英國公司所有；一家美國公司占有了阿拉伯已經查明的財富的三分之二。沿着波斯灣從科威特到阿曼有許多封建酋長的領地。這些昏庸暴君的領地向來是默默無聞的，可是一經簽訂了租借協定，他們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巨富。有一個國王原來依靠那些到穆斯林聖地麥加和麥地那朝聖的人的進貢維持生活的，可是在短短幾年內，他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如果把科威特酋長的收入平均分

給他的臣民的話，那末他們的生活水平將高居世界第二位。一個機智的阿美尼亞人設法從土耳其蘇丹那里取得了一塊租借地，他只從一家公司中投取 5 % 的利息就發了大財。

由於中東擁有驚人的資源，石油公司的地位在一切大企業中已名列前茅。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在 60 年之內變成了西歐最大的工業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也成為新大陸最大的企業。其他的公司如英伊石油公司、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等，由於它們成功地運用了“自然野生物”法則，也同樣迅速發展成為規模巨大的企業。

這七家英美公司控制著全世界除蘇聯以外的石油資源的 80 %，每年生產的石油占全世界總生產量的一半以上。

在過去十年中，中東的顯露頭角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事務方面一直是帶有爆炸性的。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已成為歐亞兩洲的強大國家，這便根本改變了世界的勢力對比，並粉碎了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所出現過的“天下一家”的理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中東每年僅生產一億桶石油；到 1952 年，增加到 7 億 6,200 萬桶——在這 12 年中有著迅速的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石油產量約占全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而在 1952 年，它的產量僅占世界總產量的一半，而且它實際上變成了一個石油輸入國。如果沒有委內瑞拉和阿拉伯供應美國石油的話，它的東海岸就會在冬季陷入癱瘓狀態。悲觀主義者甚至這樣說，就美國石油的國內供應情況而論，美國已逐漸變成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美國每一個油井每天平均產油 12 桶，在委內瑞拉，每一個油井每天產油 225 桶，而在中東的每一個油井則每天可開采 5,000 桶。采油業的投機者在美國國內每掘八個干井以後，才能得到一個出油井，而在中東某些地區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干井。只要向地面鑽一個眼就會噴出大量石油，甚至把地面都淹沒了。<sup>①</sup>

隨著石油的涌出，利潤也在增長。石油公司中最大的新澤西

美孚油公司在 1954 年所得的純利是 5 亿 8,500 万美元，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国内的分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从委内瑞拉、美国、婆罗洲、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其他十几个地方获得了 3 亿 7,700 万美元的巨大純利。英伊石油公司丧失了 in 波斯的財富以后，仍然从神話般的科威特所取得的一半股分中，保持着它的紅利。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的利潤大部分来自它們的国外投資；紐約美孚油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則分享来自东印度群島的权益。

这七大公司在石油市場中的势力是这样的巩固，以致它們可以完全不顧供求法則而調整石油的价格。由于封閉和暫時放弃了开采伊朗的油井，压縮了阿拉伯的产量，由于只是为着一时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了生产的需要而从事进一步的勘探，同时也由于美国国内独立生产者大声疾呼反对海外石油大量流入美国，这一切使得这七大公司在 1953 年能够将每桶原油价格提高了 0.25 美元。在 1952 年，这七大公司获得了在石油工業或任何其他工業中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高利潤。尽管世界各国的小独立生产者和消費者叫苦連天，然而这七大公司的利潤却繼續增长。

19 世紀的情况比較簡單。只有約翰·洛克菲勒經由英国所控制的海洋把石油傾銷海外。直到 19 世紀末，除美国外还没有其他重要的石油出产地；而在美国国内，除美孚油公司外，还没有其他重要的生产者。美孚油公司的油船行駛世界各大海洋上，在从倫敦到上海的各港口卸下石油。在那些日子里，它們主要是运送中国和印度点灯用的煤油，以及各国所需要的潤滑油。

但是到了 19 世紀 90 年代，美孚油公司对世界的壟断权开始崩潰。瑞典諾貝尔公司在高加索開發了巨大的油田。在 1898 年到 1901 年短短几年之内，俄国的生产急剧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罗思恰耳德家族在欧洲的銀行帮助沙皇解决了財政問題，同时也从巴庫油田中养肥了自己。罗思恰耳德家族决不是洛克菲勒的朋友，在 1898 年，他們把年青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从洛克菲勒的包圍中解



## 七大石油公司

公 司	资 产 (百万美元)	利 润 (百万美元)	生 产 量 (百万桶)	占世界总 产量的百 分比	销 售 价 值 (百万美元)	蕴 藏 量** (十亿桶)	主 要 来 源 地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4,314	585	691	13.2	5,662	13.8	美国、委内瑞拉、阿拉伯、加拿大、 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秘魯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	3,472	377	643	12.2	5,183	7.9	委内瑞拉、美国、婆罗洲、印度尼 西亚、伊拉克
紐約美孚油公司	2,257	184	196	3.7	1,609	6.0	美国、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委 内瑞拉、哥伦比亚、加拿大
海灣石油公司	1,969	183	302	5.8	1,705	10.3	科威特、委内瑞拉、美国
得克薩斯石油公司	1,946	226	303	5.8	1,574	6.3	美国、阿拉伯、巴林、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
加利福尼亞美孚油 公司	1,679	212	234	4.5	1,113	6.3	美国、阿拉伯、巴林、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
英伊石油公司(英 国石油公司)	986	67	252	4.8	—*	14.0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
总 計	16,633	1,834	2,621	50.0	16,846 (此数不完全)	64.6	

\* 無材料

\*\* 英國公司控制的蕴藏量为 427 亿桶；英國公司控制的蕴藏量为 219 亿桶

(资产、利润、生产量、銷售价值是根据 1954 年的各种报告而得。蕴藏量系 1949 年估計数字，見联邦貿易委员会：“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23 頁。其中伊朗的蕴藏量已作了調整。)

救了出来，并且帮助該公司在东印度群島的新产品侵入美孚油公司在远东的一些市場②。

雄心勃勃的倫敦塞繆尔公司在东印度設有一个分公司专门收买貝壳并将貝壳加工制成小玩意儿出售。这家公司最初替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运送石油，可是以后它自己也开始勘探石油了。于是塞繆尔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三方面进行了竞争。罗恩恰耳德費了很大的力气在 1902 年才設法使这两家欧洲公司和睦共处。五年以后，它們組成了一个股分为 60 比 40 的联合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成为其中的主要股东，这样可以更好地与美孚油公司争夺世界煤油和潤滑油市場，并且也更便于与正在迅速扩大中的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墨西哥石油公司争夺柴油市場，后者正在大量供应柴油給軍艦和商船之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英国外交部的支持，并取得了进入英国和荷兰領土及市場的优先权，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營業蒸蒸日上。在那个时候，这个联营公司不像美孚油公司，它热中于石油的生产，并且在世界各地进行探索。美孚油公司由于它在美国已取得了开采世界上第一流的油田的权利而感到滿足，因此認为除了需要市場外不需要再到国外去搜索什么东西了。随着美国在生产方面的經濟自給自足便产生了政治上的孤立主义，結果这个世界便成了英荷壳牌公司的天下。

在 1912 年壳牌公司甚至侵入了美国，它在美国中部設立了加利福尼亚油田有限公司和罗克薩納公司。这两家公司發展得非常迅速，几年之內，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全部产量中就有一半是从美国油井开采出来的。自此以后，壳牌公司就一直是美国的石油重要生产者③。

英国人也挤进了山姆大叔的后院墨西哥去。在 1900 年，洛杉磯石油商爱德华·道赫尼为他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取得了租借地；四年之后他开鑿了佩茲 1 号井，这个井总共出产了 350 万桶石油，成为石油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余安·卡西阿諾 7 号井

### 1880—1954年世界石油生产量变动情况

(单位: 百万桶)

年	代	美	国	苏	联	墨	西	哥	委	内	瑞	拉	伊	朗	伊	拉	克	阿	拉	伯	—	科	威	特	全	世	界	美	国	占	全	世	界	生	产	量	的	百	分	比	
1880		26		3		—		—		—		—		—		—		—		—		—		—	80															87	
1900		63		75		—		—		—		—		—		—		—		—		—		—	149																42
1920		442		25		157		—		—		—		12		—		—		—		—		—	688																64
1940		1,353		218		44		185		66		24		50		5		—		—		—		—	2,149																63
1950		1,973		266		72		546		242		50		229		336		—		—		—		—	3,786																52
1954		2,564		484*		85		694		22		229		695		—		—		—		—		—	5,244																49

\* 包括东欧生产量

(1880—1940年的生产数字系引自“石油情况和数字”,第九版;

1950年生产数字系引自“石油情况和数字”,第十版;

1954年生产数字引自1954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报告。)

一共生产了 8,000 万桶石油；塞罗·阿薩尔 4 号井在把产量加以限制以前，很快地就达到了日产量 26 万桶。单单后面两个油井就已满足墨西哥石油公司許多年的需要了④。

在旧日的噴油井时代，千百万桶石油被浪費了，偶然引起的大火一直把石油燒干才停熄，燒着了的煤气映紅了夜晚的天空；这些惊人的發現立刻引起英国人的注意。繼道赫尼之后，皮尔森資本集团在 1906 年也插足到墨西哥来，四年以后它开掘到一个最出名的博特里罗平原 4 号油井。这个油井在干涸成盐井以前一共生产了一亿桶石油。正当墨西哥的产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壳牌公司接管了皮尔森的資本集团。1921 年墨西哥的产量相当美国产量的 40%。然而外国公司所关心的只是增加产量和开采石油，巨量的煤气被浪費掉了，同时盐水浸蝕到坦比哥附近著名的哥尔登兰。到 1930 年，墨西哥的产量大为减低，它在發展迅速的委內瑞拉面前，已黯然失色。

如果墨西哥在世界市場上只是曇花一現的話，那么伊朗就不同了。在 1901 年，一位英国冒險家威廉·諾克斯·特阿西从伊朗国王那里騙取到一塊租借地，它的面积达伊朗国土的六分之五。七年以后，在波斯灣附近的所罗門清真寺油田上开采石油，并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即以后的英伊石油公司）。仅仅一个 F 7 号油井十年內就出产了約三千万桶石油。大約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海軍改用石油为燃料；海軍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認为保証石油供应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建議英国政府在英波石油公司中收購能起控制作用的大部分股分。英国政府并不害怕社会主义蔓延开来，它还是在这个投机事業上投資了約 250 万英鎊，这当然是历史上所記載的最有利的一笔投資。英国政府对于它能在英波石油公司董事会里占有两名董事席位感到滿意，并且同意这两名董事只在有关政治和海軍事务上有否决权，但对通常的商業政策則無权过問。到 1922 年，亚洲生产中心已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东印度群島油田轉移到英波石油公司的油田了。在那个时期，沿波斯灣各处还没

## 已發現的蘊藏量及过去的生产量

(单位: 10亿桶)

国 别	已發現蘊藏量 (1954年)	生 产 量 (1857—1953年)
美国	28.9	47.8
沙特阿拉伯	28.0	1.6
科威特	20.0	1.0
伊朗	15.0	2.5
伊拉克	13.0	.9
委内瑞拉	9.9	7.5
苏联	9.0	7.5
印度尼西亚	2.4	1.5
加拿大	1.9	.3
墨西哥	1.7	2.7
卡塔尔	1.5	.08
全世界	135.2	79.0*

注: 上列各国总蘊藏量約占世界已知总蘊藏量的 97%

\* 羅馬尼亞約生产 10 亿多桶

(以上数字引自“石油情况和数字”1954年第十一版)

有美国人的踪迹<sup>⑤</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 美国惊惶失措地發現它不仅在世界石油市場上的优势受到了威胁, 而且这个国家面临着国内石油資源匱乏的危險。由于美孚油公司所采取的政策和美国的閉关自守, 它一向沒有注意到在世界各地有着丰富的石油矿藏。由于供应战争的需要, 美国耗竭了它的油田, 再加上国内一时沒有發現新油田, 美国实际上需要从墨西哥輸入石油以弥补国内市場的不足<sup>⑥</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經驗証明, 石油对于取得胜利是十分重要的。在 1917 年冬天, 正当战事相持不下的时候,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向威尔逊总统呼吁說: 石油“在今后的交战中像鮮血一样地不可

缺少”。部分由于美国资源的支持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后，寇松勋爵曾說：“协約国是在石油海洋上駛向胜利的彼岸的。”⑦

石油不仅是取得胜利的代价，而且也是胜利的战利品。英国、荷兰和法国开始瓜分美索不达米亚的宝库。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后来充任駐美大使的亨利·伯倫格作了这样的总结：

誰占有石油，誰就占有了世界，因为他可以用柴油統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統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来統治陆地。除此以外，他还能在經濟上統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石油这个奇妙的东西在今天比黄金更吸引人，也比黄金更可宝贵⑧。

面对着这些新的情况，美孚油公司很快地修改了它的生产政策。它把得克薩斯州的汉波尔公司和洛磯山的卡特尔石油公司抓到手里。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它开始在全世界到处搜索。不过25年以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美孚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之間的斗争而轉变的，这一点現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送到倫敦的那些照会的措詞是这样的粗暴，以致認為公布这些照会会有失体統。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法尔的内政部长禁止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投标承租美国联邦政府的油田；联合石油公司的爱国股东們联合起来阻止壳牌石油公司在西海岸石油公司內取得占优势的股份；許多書上大肆宣揚未来的英国与美国間爭夺霸权的斗争。魯德威尔·丹尼在他的“我們为石油而战”（1928年版）一書中写道：

只有把(石油战争)看成是两大經濟帝国之間为爭夺世界霸权的更大規模的斗争中的一部分，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孤立地看，这似乎是离奇的而且是不可能發生的；从更大規模冲突的背景来看，这似乎是可悲地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美国突然發展成为一个帝国而威胁着英国长期以来在商業上和海上的霸权，严重的石油战争是不会發生的。”

丹尼在他的書中結尾一段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战争是可能發生的。战争也許是会發生的——除非这两

个帝国設法通过相互讓步以調和它們之間許多的利害冲突。这就必須在不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的情况下，分享原料和市場，并划分海上霸权。要是这样的外交的奇迹能够出現的話，那末石油或許就不再是一个国际間的爆炸性的問題了<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經使英国的威胁成为历史的陈迹，代之而起的是苏联的威胁。面临着苏联的威力和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漲，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为情勢所迫，不得不充当美孚油公司和美国的小伙伴，因为它們都面对着新的威胁——苏联。据說苏联的石油資源已远远地超过了所余無几的美国資源。

## 第二十五章 委內瑞拉地区

到現在为止，世界上的全部石油产量有四分之三是由美洲出产的，而其中大部份是从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沿岸的油田开采出来的。到 20 世紀，除美国外，美洲的石油生产中心已逐漸南移。墨西哥在 20 世紀头十年曾嶄露头角，可是当哥尔登兰油井干涸成盐井的时候，委內瑞拉很快地赶到前面去了。馬拉开波湖东岸的波立瓦海滩油田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的产油地。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油田的产量急剧上升，但是委內瑞拉在 1954 年仍然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主要产油国，它的产量几乎和阿拉伯及科威特两地的总产量相等。在美洲各国，除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外，只有阿根廷、加拿大、哥倫比亚、秘魯和特立尼达生产相当数量的石油，然而这些国家的总产量也只不过占委內瑞拉产量的六分之一而已。<sup>①</sup>

当美孚油公司还没有注意到国外的生产，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邻近的加勒比海的生产的时候，馬拉开波湖东岸简直就是壳牌公司的珍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公司不满足于国内的生产，于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便向东方的波斯灣覓求租借地，而一向比較注意美洲本地生产的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就看上了南面的委內瑞拉。它發現壳牌公司已稳稳地盘踞在馬拉开波湖沿岸，因此在 1922 年它只好满足于取得仅次于馬拉开波湖沿岸地区的海岸淺滩地区油田。海灣石油公司对哥倫比亚也發生了兴趣，它也得到了一块与壳牌公司海岸租借地平行的寬达 8,300 呎的“海上地带”。因为海灣公司的老板就是当时的美国財政部长，所以梅隆公司并没有費多大麻煩就在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的旁边也找到了一块租借地。<sup>②</sup>

就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产量急剧下降。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陷入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曠日持久的談判上，同时又由于它在墨西哥的油井減產而感到焦慮，于是決定插足到委內瑞拉去。1932年，它在美国中西部的兄弟公司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同意把馬拉開波湖租借地轉讓給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后者在接近沿海地带大大地擴張了海底油田。<sup>③</sup>

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这样解釋說，美国为了对付委內瑞拉石油的輸入而增加的新關稅和規定的新限額对公司有不利的影響。因为它沒有世界性的銷售机构来处理那些在国外生产而被美国限制輸入的石油，而另一方面，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却能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給委內瑞拉原油找到銷路。

这些油田随后發展得非常迅速，到1937年，委內瑞拉已取代墨西哥的地位而成为第二个最大的产油国；它的石油輸出量在世界石油輸出貿易中約占40%。其中99%以上是由以下三个公司控制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克列俄公司——新澤西美孚公司的子公司〔譯者〕）約占一半，壳牌公司占有三分之一，其余的屬海灣石油公司（梅納·格蘭得公司——海灣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譯者〕）。

20世紀30年代中，在委內瑞拉东部的安佐提格州和邻近各州發現了一种蘊藏量很大的原油，它比馬拉開波湖出產的原油更輕也更貴重。虽然这是由海灣石油公司首先發現的，可是为了政治和工業方面的原因，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不得不参加进去。对这两家公司來說，为委內瑞拉巨量石油謀求銷路純粹是一个外交問題。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蕭条的襲击下，整个美国处在停滯不前的状态中；特别是石油工業由于發現了巨大的东得克薩斯州新油田所引起的問題而更感到困难。国内生产者叫嚷着反对輸入委內瑞拉的石油；他們說，从委內瑞拉輸入的石油正在破坏着国内市场。到了20世紀30年代，他們終于成功地爭取到这样一种規定，就是輸入的石油量不得超过国内產量的4.5%，以后又提高到5%。因此，絕大部分委內瑞拉的石油必須向歐洲市場去銷售。<sup>④</sup>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这三家公司

司，已經根据一項共同協定把它們在馬拉开波的产品“統一处理”，于是委內瑞拉东部油田所产生的新問題現在便可由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来处理了。在1937—1938年之間，三个公司达成了協議，新澤西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取得海灣石油公司的資產和生产的一半，而把它們的地产称之为“联营的”租借地。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用一亿美元購買了海灣石油公司的梅納·格蘭得石油公司的一半股分，然后又把四分之一的股分以五千万美元賣給壳牌石油公司。这样使海灣石油公司通过梅納·格蘭得石油公司得到了50%的股分，并使新澤西公司和壳牌公司各得25%的股分。但是壳牌公司并不和新澤西公司处于平等地位；如果發生意見分歧，要将問題提交这两家公司的首脑去解决，要是他們之間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新澤西公司将有最后決定权。<sup>⑤</sup>

对委內瑞拉生产的共同控制，其目的在于应付复杂的世界局势和委內瑞拉的危急情况。委內瑞拉以前的血腥独裁者哥麦茲已在1935年死去；委內瑞拉民主覺醒的曙光初露，哥麦茲統治下的半封建政权便解体了，这些公司必須联合起来去对付新的統治者。而且，把美国国内小生产者所容許的一定数量的委內瑞拉的柴油輸入美国——大約占委內瑞拉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件伤脑筋的事也需要三大公司采取共同的政策。同时委內瑞拉的石油在欧洲的銷路与中东石油在欧洲的銷路也必須交錯开来才不致互相損害。由于新澤西公司在中东同壳牌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合作，而它又在委內瑞拉同壳牌公司和海灣公司合作，所以爭执是不会發生的。<sup>⑥</sup>

对于这些公司來說，生产政策的好坏是以售价来判断的。有一个时期委內瑞拉原油按得克薩斯海灣石油公司的价格出售，这样可以保証获得优厚的利潤；以后又按加勒比海的基价調整了价格，这种价格和得克薩斯海灣石油公司的价格相差不多。当美国原油价格在1953年中提高了0.25美元的时候，委內瑞拉原油也同样漲了价。美国国内售价提高主要是为了刺激国内生产，以便

一旦战争爆发，国内会有足够的储备资源；可是委内瑞拉和中东原油价格的提高就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它们这样做是和世界石油卡特尔的政策相符合的。

克列俄石油公司是新泽西公司最得意的一个战利品——它在其中拥有95%的股份。在1954年，克列俄石油公司获得的纯利是2亿4,000万美元，其中股东的红利付出了1亿9,400万美元。这个数目大约等于该公司按对半平分协议所付给委内瑞拉政府的款项，也等于它付出的全部工资和费用。和中东方面的情况一样，似乎只有一个适当的——也许是过分的——形容词即“神话般的”这个字眼才能说明委内瑞拉的情况。用这样少的资本这样快就赚了这末多的钱，这是空前未有的事。由于壳牌公司和海湾公司必须遵守在克列俄公司主持下所制定的共同政策，因此假定这两家公司合起来所得的利润与克列俄公司的利润相等的話，每年自委内瑞拉原油中所获的总利润就要超过四亿美元。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利润，因为上述利润主要是在生产方面所获得的；从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如拉哥公司和埃索公司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原油的运输和提炼以及原油的销售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利润。<sup>⑦</sup>

这样的财源茂盛激起了委内瑞拉人的食欲。在独裁者哥麦兹统治的时期，没有发生过什么麻烦。刽子手和狱卒把反对派的口给封住了。但1935年哥麦兹死后，委内瑞拉才摆脱了内战、混乱和军事专制的黑暗时代。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委内瑞拉那些年的史实更为惨痛的事迹。可是这个国家里也曾经产生过波立瓦这样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然而甚至在他逝世以前就有人咒骂他是委内瑞拉的“敌人”。

1935年以后政党纷纷成立了，报纸开始过问事情了。石油工人和其它的工人组织了工会，这个国家出现了它自己的真正的“新政”。1943年，这些公司终于被迫同意与政府对半平分利润。按照这个协定的规定，矿区使用费、赋税及其它各种费用等各项支出要和公司的纯收益相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民族主义增长的威胁使

这些公司不得不讓步。只不过几年以前，墨西哥已經將美孚油公司、壳牌公司、海灣公司以及其它的外國公司驅逐出去，并把石油工業國有化。这种征用措施引起所有委內瑞拉人的深切注意并得到許多人的热烈支持。当然，委內瑞拉的情况是与墨西哥極不相同的，墨西哥有它自己的國內市場，而委內瑞拉國內只消費了它的生产量的 6%，因此它有賴于世界卡特尔所提供的銷售市場。然而那种自立更生的榜样鼓舞着拉丁美洲人的自尊心。公司方面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便低声下气地說，对半平分利潤的办法是它們对“睦邻”政策的貢獻。<sup>⑧</sup>

1945 年民主行动党在軍隊协助下在加拉加斯取得了政权后，工会大大地發展起来而且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一个进步的劳工法通过了，它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温和的华格納法，并且支持新工会所进行的努力。虽然克列俄公司算得上是慷慨的了（股东所得的紅利一般总是比雇員的工資要多），但工会的力量在政府內部的影响使加拉加斯的統治集团像墨西哥京城的統治集团一样發生动摇。公司有很多錢可以应付增加工資的要求，但是管理权力是不容他人分享的。在 1948 年發生的一次軍事政变把民主行动党的政府推翻了。不久石油工人联合会被宣布为非法，它的領袖們被監禁起来，同时雇員的力量被摧毀了。克列俄公司的职工也自 1949 年的 20,500 人减少到 1954 年的 14,400 人，而同一个时候生产却增长了 35%。按照美孚油公司在 20 世紀 20 年代在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委內瑞拉在 1950 年成立了劳工管理委员会以代替那些强大的独立工会，这些工会的威胁性的干預妨害了公司的管理权力。<sup>⑨</sup>

足以促成國有化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統一战綫的威胁已由大家知道的旧的軍事独裁制所代替，这对这些公司來說是更重要的。这个依靠軍隊而取得政权并且在政治上得到受政府資助的大地主和新兴的工業家支持的国民議會是这些公司在最近的将来較可信賴的靠山。

新議會用巧妙的办法向公司取得了更多的錢以作为它稳定国内局势的报酬。它派出使节到中东去与伊朗、伊拉克和阿拉伯等情况类似的政府建立接触。受到檢查的加拉加斯报纸謹慎地發出这样的暗示：摩薩台在与英国“帝国主义”斗争上是有些理由的，国有化有很大的长处，即使按照对半平分利潤的办法，委內瑞拉也还是受着剝削的。

举例來說，委內瑞拉生产的絕大部分原油运往荷屬阿魯巴和庫拉薩俄島上由美孚油公司和壳牌公司加以提煉。在荷兰人統治下不会有国有化的危險，也不会政治上动蕩不定。美国最大的煉油厂在阿魯巴島上發展起来，荷兰人对工会感到头痛，而且派了海軍去鎮压 1961 年美孚油公司雇員的罢工。新議會眼看着应属于它的 80% 的原油却在外国島屿上提煉，它認為这样做伤害了委內瑞拉的自尊心；当时，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收入遭到了損失而荷兰却从中得到了好处。<sup>⑩</sup>

委內瑞拉全体人民首先关心的問題是对石油公司的完全依賴。国家每年的七亿美元預算中有四分之三是石油方面的收入，然而委內瑞拉絲毫控制不了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政策，而国际石油卡特尔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委內瑞拉的需要来調整生产限額的。1948—1949 年全世界經濟衰退使政府收入从 1948 年的 2 亿 800 万美元減至 1949 年的 1 亿 4,700 万美元；到了 1955 年委內瑞拉新政府石油收入的依賴性已經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它担負的債務又是这样的沉重，以致只要收入方面再有减少的話，就会导致政治和經濟上的灾难。

加拉加斯的畸形的繁荣就像好萊塢电影一样的虛幻。加拉加斯原来是一个未開發的拉丁美洲市鎮，它的市集中心是一个广场，生活圈子非常狹隘；然而在 20 年内它变成了一个現代城市，它的金碧輝煌的郊区扩展到安第斯高原山谷的周圍地区。委內瑞拉一位著名經濟学家阿圖罗·烏茲拉—彼得預測說，如果石油一旦干涸了，堆积如山的空空如也的弗利吉达牌电冰箱、不出声的飞歌牌收

音机和不能开动的凯迪拉克牌汽车将使这个創痍滿目的城市無法生存下去，那时将需要国际紅十字会派人来救济灾难了。<sup>①</sup>

在未發現石油以前，委內瑞拉也想出办法养活了自己。但今天它只生产它所消費的玉蜀黍的二分之一、肉类的二分之一、青菜和谷物的三分之一和牛奶的二分之一。在現在伸展到俄利諾科河畔的广大的草原上，牛的数量比起 1812 年革命的时候是減少了。整个經濟已經完全依賴石油的收入。25 年以前，非石油物資的出口总值是 2,000 万美元；今天虽然仍保持在这个数目左右，可是如果没有津貼的話，目前就連一粒咖啡或一粒可可也运不出去。大地主得到政府的津貼，供給寄生消費者需用品的工業依靠津貼和关稅来維持。假如把这些援助取消的話，全部結構就会像紙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去。

物价就像安第斯山那样高；除去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以外，波利瓦\*在世界上的貨幣单位中比美元还稳固。在主要供中等階級和上等階級消費的入口貨方面，它的价格等于紐約的价格加上運費、关稅和轉运到加拉加斯的費用，再加上入口商、批發商和另售商的贏利。在当地生产的物品的价格也与紐約的价格相等，还要加上关稅和利潤。

这些貨物对于生活于美妙的石油世界以外的 90% 的人民來說，只有望洋兴嘆而已。这些人民过着貧病交加的生活。無論是住在山腰上一小块地方的人或是住在大地主領地上茅舍里的人，他們現在的遭遇是与石油未發現以前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別的。至少有 20 万人已經离开乡村跑到繁华的加拉加斯去，在那兒，他們住在桥底下、陰沟旁、或远住在山腰上用城市垃圾堆中找到的东西搭成的所謂“窩篷”里。政府的漂亮的出版物吹嘘首都的繁华，当然它不会談到这些被遺忘的人們的住处的。

在这种情况下，委內瑞拉必然面临着双重的危險。縱使石油

\* 委內瑞拉的貨幣单位。——譯者

的收入可以永远保持下去，这种收入仍然是用来維持一种畸形的經濟，这种經濟是依靠从石油輸出中汲取利潤又把利潤化費在从国外輸入商品而維持的，而这些进口商品对于絕大多数的人民說来是消費不起的。那些 10% 的醉生梦死的人对这种畸形經濟是毫不介意的。这些人只觉得有这种迫在眼前的真正的危險，就是，如果由于經濟蕭条，或是由于中东产量的增加而使中东石油价格比馬拉开波湖和安佐提格州的石油便宜的話，那将迫使世界减少对委內瑞拉原油的需要。

虽然馬拉开波和科威特的石油在价格方面大致相同，但是成本却不一样。假如卡特尔公司出售阿拉伯石油要比出售委內瑞拉石油賺得更多的錢，那末他們将会逐渐减少委內瑞拉的产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委內瑞拉是欧洲的主要供应地；今天它已讓位給中东。由于拉丁美洲的市場的扩大和对美国輸出量的不断增长，蕭条的現象已暂时緩和下来。委內瑞拉生产的石油約有三分之一輸往美国、三分之一輸往欧洲、另外三分之一供給拉丁美洲。但是經濟蕭条是能够摧毁市場的，过去就曾經發生过这样的情形。同时今天委內瑞拉已經建立起一个开支和規模都很大的結構来为它的寵爱的階級服务，这个結構每年需要化費 10 亿波利瓦。如果西方世界的經濟基础發生动摇，那么委內瑞拉的这个机构也会随之垮台。

最糟的是，委內瑞拉自己对这种情况是束手無策的。減縮生产不是由委內瑞拉的政府或国会来决定的，而是由遙远的曼哈頓区的洛克菲勒大厦决定的。政府和加拉加斯上層家庭里的收音机将会同时收听到对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工業宣判死刑的消息。所謂国家主权这个裝飾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 第二十六章 門戶的开放和关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英国就像猫吃到了金絲雀一样感到心滿意足。它在欧洲的主要竞争者德国已經被打垮了。人們希望，由于威尔逊总统所倡議的理想，或許会使美国不致在令人唾涎三尺的俄国和中东的石油上提出什么要求。美国終究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資源。战利品應該属于那些曾在美索不达米亚油田上流过鮮血和保衛过伊朗财富的大門的人們。

有些英国人甚至得意洋洋。石油銀行家埃·馬·埃德加爵士說：“英国的地位是穩若泰山的。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所有已經勘探出来的油田、所有有希望的或可能开采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些油田不是为英国所經營或控制，便是由英国人投資的。”<sup>①</sup>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經买妥罗思恰耳德在俄国的股份，并且控制了当时亚洲主要产油地东印度群島的生产；它与英伊石油公司共同掌握了中东和緬甸的業已勘探出来的油田。壳牌公司在墨西哥和美国国内的地位也很穩固，它并和其它英国公司在全中美洲各处和哥倫比亚共同購買租借地。爱国心切的美国人警告說，英国人簡直就在巴拿馬运河对面設置起租借地来了，而黄色报纸則敲起了充滿恶意的警鐘。<sup>②</sup>

参議院陷于苦悶之中。加利福尼亚州参議員菲藍在1920年提出了成立美国石油公司的法案，这个公司的目的是想在美国外交家和海軍將領的协助下到国外攫取租借地。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法案在参議院中之所以沒有获得通过，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許多参議員看到要想在国际联盟內得到“委任統治”的掩护而进行殖民掠夺的希望幻灭了。这些委任統治地集中在有丰富石油資源的旧土耳其帝国的領土上。<sup>③</sup>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改变了它对国外租借地漠不关心的态度，



它远涉重洋去鑽营，甚至连垃圾箱里的东西也不放过。諾貝尔石油公司在俄国的财产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个公司早已被布尔什维克收归国有，而新澤西公司还是获得了 50% 的股份。由于諾貝尔家族曾經取得过俄国国籍，所以新澤西公司甚至無法在外交上提出抗議。<sup>④</sup>

新澤西公司的董事长貝德福宣称：“目前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美国方面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联邦貿易委员会曾一度贊同新澤西公司的意見，并建議“在取得和开采国外石油租借地上給予一切适当的外交上的支持。”这个建議很快地就在委任給英国統治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实行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和德国的資本家曾經与土耳其皇帝的大臣就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这些土地的租借地問題进行过談判。一个退休的美国海軍上将科耳比·切斯特坚决要求取得一塊租借地。而皇帝的首相精明地把这些石油地区从国家領土中抽出来，并把它們列为“皇室的私产”。卡·薩·古尔本基安也在暗中活动。他是一个阿美尼亚石油投机商人，他一只手插在巴庫，另一只手則与大企業有着勾結。据說他曾經在号称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拿破侖的亨利·迪特丁爵士手下做过事。当青年土耳其党在 1909 年推翻了土耳其皇帝和他的大臣以后，古尔本基安就十分起勁地替以后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打下基础。德国銀行的阿那托里亚鐵路公司也得到了租讓权，可以开采沿摩苏尔和巴格达鐵路綫两边 20 公里以內的石油。这个租讓权在 1912 年又列入一个新的协定中，这个新协定規定，德国銀行在由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及英伊石油公司所控制的土耳其(后来改称伊拉克)石油公司中可以拥有 25% 的股份。此外古尔本基安坚持要取得 5% 的股份作为对他的效劳的报酬。但是由于席卷欧洲的大战在 1914 年爆發，这个新公司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和土耳其政府談妥一塊租借地。<sup>⑤</sup>

土耳其石油公司沒有从旧土耳其帝国或新成立的伊拉克取得

有效的租借地，但是 1918 年它作为中东的一件主要战利品而出現。英国人和法国人在 1920 年分割了土耳其帝国——自然是以国际联盟委任統治的名义——法国掠取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而英国則取得了其余的土地。由于鋪設的油管要通过叙利亚和黎巴嫩，因此將德国人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 25% 股份交給了法国人作为交換条件。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憤怒地敲打着这扇关闭了的門，但是連他們派遣勘探队到伊拉克的权利都遭到了拒絕。<sup>⑥</sup>

这时外交界沸騰起来了。美国国务院發出的照会漸漸由憤怒而帶有火藥气味，它要求在旧土耳其帝国的殘存領土上实行“門戶开放”政策。而英国外交部則表現得彬彬有礼并找借口来拖延。为了不致使美国国内外产生这样的印象，認为国务院只支持美孚油公司，因此在 1921 年由七大公司組織了近东开发公司；到 1928 年，七大公司中有五个退了出去。有些公司看到在中东其他地方比較更有利可圖，而且它們也不願意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內被合伙人間的協議限制束縛住。<sup>⑦</sup>

不要以为是美国公司在恳求着英国政府。虽然英国夸耀它在世界石油上的霸权地位，可是美国石油工業实际上生产着世界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并且供应着国外总需用量的 58%。虽然英国在东半球的租借地看上去似乎很惊人，然而事实上無論是俄克拉何馬州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产量都超过了全亚洲的总产量。甚至就在英倫三島本土上，一半以上的石油也还是由在英国的老美孚油公司——英美石油公司经营着。因此，当显然無法把美孚油公司排斥在中东之外的時候，英伊石油公司的恰耳斯·格林威爵士在 1922 年开始和他的对手新澤西公司的卡·薩·貝德福进行了初步的談判。<sup>⑧</sup>

經過了六年的复杂的勾心斗角之后，終於达成了一項協議，按照这个協議，新澤西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得到了伊拉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的 23.75% 股份。其余的股份平均分給英伊石油公

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同时将 5% 股份给予发起人古尔本基安。因此，伊拉克石油公司中的伙伴们当时勘查明白的中东财富便落在两家英国公司、两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的手里了。所有其它的公司都被关在门外。此后就再也听不到“门户开放”的论调了<sup>⑧</sup>。

用旧时的说法来讲，这种合伙关系被说成是石油商人的“同胞关系”，然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那些兄弟们却很快就卷入“红线”纠纷中去了。这条“红线”画在旧土耳其帝国（土耳其本土除外）的周围，这些兄弟们都不得在这个圈定的地区内背着自己的兄弟独自去取得租借地。但是在 1927 年，当海湾公司仍然是这个试验性的合伙关系（一年以后才正式成立）中的一个“兄弟”的时候，它却在波斯湾中靠近阿拉伯海岸的巴林岛上获得了可以选择一块租借地的特权。其它的伙伴们都坚称这块租借地是在红线范围之内，可是海湾公司方面却认为（它的主张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这个地方从来就不是在土耳其的领土范围内，而伊朗曾经宣称这个地方是属于伊朗的。海湾公司在 1928 年一转身又把它在巴林岛的特权转让给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后者不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内的“兄弟”，因此不受红线协定的约束<sup>⑨</sup>。英国人放弃巴林岛的特权绝不是由于疏忽大意，因为他们对于巴林岛的酋长或邻近的阿拉伯酋长都具有控制权。英伊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已经勘查过这块地区，他们曾经宣布这里并没有石油。实际上当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合伙关系在 1928 年正式形成的时候，在中东大量生产石油的地区只有伊朗一处。经过勘探证明摩苏尔油田拥有巨大的蕴藏量，可是直到以后才认真地着手开采石油。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在巴林岛的近深水地带发现了石油，但是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推销产品的机构，而得克萨斯公司则拥有销售市场。一个公司有原油，一个公司有销路，于是它们就在 1936 年合伙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双方各持有 50% 的股份。<sup>⑩</sup>

不久，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从巴林島跨过狭窄的波斯灣發展到厄尔哈薩区，这个地区是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从阿拉伯貝都印人的亲王們那里搶过来的。于是得克薩斯公司再度与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合伙成立了新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

現在事情已很明显，虽然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满怀希望，可是它們在中东却找錯了目标。由于它們受到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締結的紅綫協定的約束，它們不能攫取阿拉伯蘊藏丰富的租借地。不久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和阿美石油公司証实了它們的租借地的石油蘊藏量与伊拉克的蘊藏量一样巨大，而且阿拉伯的石油是完全屬於它們的，不必分給英国人、法国人或古尔本基安先生。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虎視眈眈，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石油公司也还需要基础比較巩固的美孚油公司的財政上的支持以及它們可以利用的全世界的市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它們的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的諒解。在这个爆炸性的中东地区，美国各公司如果不能在互相諒解下彼此合作那是很不智的。苏联的威胁、这些回教国家內民族主义的抬头、英国公司的虎視眈眈并把美国公司看成是后来的人——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了美国各公司彼此互相提携。<sup>⑫</sup>

但是要达到这种团结是不容易的。法国人和古尔本基安先生不能容忍他們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內的伙伴新澤西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一起参加阿美石油公司，除非讓它們也分到一杯羹。总之，这就是兄弟般的紅綫協定的目的，它們不但要分享利益，而且要分得一样。<sup>⑬</sup>

对于法国人和古尔本基安說来，这个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好像上帝故意在捉弄似的，在分布全世界的法兰西帝国的土地上还没有發現过巨大的石油蘊藏；法军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內占有的25%股份就是它所占有的唯一石油来源，但这并不能滿足法国国

內市場的需要。至于古尔本基安，他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內宝贵的 5 % 股份就是这个可怜家伙的收入的主要来源。至于伊拉克石油公司中其它的伙伴英伊公司和英荷壳牌公司，問題倒并不怎样严重。它們可以从伊朗、委內瑞拉、东印度群島和緬甸等国取得石油，而且它們还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內占有 50 % 的股份。因此，这两家英国公司同四家美国公司取得諒解是比較容易的，它們答应它們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两个美国伙伴可以同在阿拉伯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进行合作。

但是占有 5 % 股份的古尔本基安先生听到了这个秘密协定以后就大發雷霆起来。他發表通电称，“任何恐吓或巧妙的法律詭計都不能打动我，除非經法庭判定，伊拉克石油公司可以被多数股东用来作为防止竞争控制价格的后盾，以及用来支持集团壟断計劃，而这种作法只是为了多数股东的利益而損害了少数股东的利益。”

大伙伴們非万不得已是不愿通过法庭来解决問題的。正如某一位董事所說的：“要在法庭上証明我們的权利，便需要对这些权利加以解釋，这样就会暴露出 1928 年‘紅綫’协定，同时也可能揭露出一系列的事情。为了我們的商業利益着想，我們要避免这样的事情發生”。国际石油卡特尔的內幕是不能外揚的。<sup>④</sup>

为了取得和解，古尔本基安和法国人得到了一些产量丰富的租借地，然而他們始終未能插足到阿拉伯的宝藏中去。虽然如此，某些方面仍相信古尔本基安是世界上最富的人（有些人估計他拥有 10 亿美元之多），能和他相抗衡的也只有他的同行石油大王、阿拉伯国王、科威特酋长和少数得克薩斯州的巨头們。据記載，这位石油鑒定家收藏着一批世界上最精美的油画和其它一些無价之宝的美术品。<sup>⑤</sup>

当現在为四家美国公司所有的阿美石油公司正在沙漠下面勘探石油蘊藏时，伊拉克石油公司扩大了它在伊拉克的租借地。在丰富的基尔庫克油田之外，又得到了摩苏尔油田，然后又承租了巴士拉油田，后者成为所有伊拉克油田中产量最大的一个。伊拉克石

油公司在阿美石油公司租借地以南的卡塔尔半島上又得到一塊估計蘊藏量为 15 亿桶石油的租借地。它从沿特魯西尔阿曼海岸的一些不出名的酋长那里取得了更多的租借地。<sup>⑯</sup>

为了少向美国及英国政府交納所得税起見，伊拉克石油公司中的合伙商人一致同意尽量縮小利潤額。他們把原油过戶給各股东自由处理，这样利潤就归各股东自己的公司所占有而不会算在伊拉克合伙公司的賬上。伊拉克政府很不滿意这个協議，同时对于它自己土地上生产的石油要按得克薩斯海灣石油公司行市出售給本国人民这种荒謬的做法也表示不滿。伊拉克石油公司正如美国国内外大多数石油公司一样，不可能也不願意詳細分析它的成本，以免讓伊拉克政府知道大量的矿区使用費是根据什么計算出来的。公司說，記在股东賬上的时价是完全适当的；此外股东們把伊拉克的原油同伊朗的原油及阿拉伯的原油混在一起，这样誰还能說出各地原油的成本是多少呢？<sup>⑰</sup>

1950 年付給伊拉克的矿区使用費增加了，但是不久阿拉伯国王获得了对半平分从他的租借地上所賺得的利潤，于是伊拉克人認为他們还是吃亏的。此外，因为要提高伊朗和阿拉伯的生产，于是压縮了伊拉克的石油的生产量，而矿区使用費是根据石油的产量付給的。

当伊朗在 1951 年把它的石油工業国有化以后，伊拉克全国日益要求采取类似的行动。政府要求讓一些伊拉克人参加董事会，使政府得以直接了解公司的經營情况，同时它也要求訓練更多的伊拉克人去担任公司中的高級职位。到 1952 年，对半平分利潤的办法也在伊拉克实行了，但是伊拉克政府仍旧抱怨說，由于公司在計算方法上要花样，政府只拿到真正的純利的 35%。另一方面，伊朗在 1952 年停止生产后，就需要大量增加伊拉克的产量，因此据称在 1953 年伊拉克石油公司股东們的利潤达 1 亿 1,000 万美元。据說这个数目等于出售价格的三分之一——贏利是很大的；伊拉克人注意到这样大的利潤大約等于公司投資額的 50%。对于这一

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合伙股东很可以作这样的回答：这种利润是冒了风险的收获，当人们把中东的情况观察一下，就会看出这种风险是很大的。<sup>⑧</sup>

至于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据估计，到1939年它已经把它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全部投资赚回来了。<sup>⑨</sup>

### 阿克那卡里协定

当国务院和美孚油公司撬开了进入伊拉克的大门，并且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公司沿着阿拉伯海岸发现了巨大的石油蕴藏量以后，在中东的那些大公司不得不在价格和产量上达成一个协议。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蕴藏量可供应市场，如果让生产不加限制地增长，价格就会下降。这点绝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在这点上，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比新泽西公司更早而且更迫切地感到关切。在1911年老美孚油公司被政府宣告解散的时候，纽约美孚油公司继承了它在亚洲的大部份财产，而真空公司则继承了这一个垄断组织分布在世界各洲的很赚钱的润滑油市场。壳牌公司和纽约美孚油公司曾经发生过多次的“价格战”并曾好多次在东半球达成了停战协议。1926年它们在印度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由于俄国的局势引起的。壳牌公司对俄国石油进行了抵制，这种做法类似壳牌公司和美孚油公司后来在1938年对墨西哥实行的抵制行动和国际卡特尔在1951年对伊朗实行的抵制行动。壳牌公司要求纽约美孚油公司也同样抵制俄国的石油，但遭到纽约美孚油公司的拒绝。美国公司手头没有其他来源可以供应亚洲市场；因此尽管亨利·迪特丁爵士把布尔什维克生产的石油称为“贼赃”石油，美国公司还是需要俄国的产品。全世界的石油价格普遍下降，甚至在墨西哥，壳牌公司和美孚油公司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sup>⑩</sup>

到1928年，亨利爵士感到价格战已难于忍受了，于是他邀请英伊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爵士和新泽西公司（纽约美孚油公

司的老大哥)的瓦特·提格耳到他在北苏格兰的阿克那卡里城堡去猎取松鷄。据称“这次訪問的首要目的是游猎”，从表面上看确是如此。可是猎取的对象却是世界的石油资源，而这些资源将为这三大公司所瓜分。<sup>④</sup>

这些猎人当时宣称，“过渡的竞争造成了目前产量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的局面，因而今天全世界几乎有相当于实际消费量60%的生产能力被封閉未加使用”。他们提到在委内瑞拉的迅速发展和在得克萨斯州及俄克拉何馬州石油资源的惊人发现，以及伊拉克即将开始进行的生产的前景。此外，英伊公司在伊朗的油井、属于壳牌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罗马尼亚油井和俄国的油井都在扩展中。并且在那个时候，即1928年，东得克萨斯尚待进一步勘探，同时还沒有人知道阿拉伯和科威特蕴藏着巨量的石油。

这些沒有政治色彩的紳士們在阿克那卡里說，“某些政治家得到一些报纸的支持企圖在社会上造成这样一种輿論，認為石油工業只是在一种貪得無厭的政策下进行經營，并且在开采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費。”猎松鷄的人所达成的被称为阿克那卡里或“維持原状”的協議<sup>\*</sup>，其目的在于通过下列的規定来糾正任何認為有可能發生的貪婪和大量浪費的情形，这些規定是：

1. 三大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的相互地位方面保持1928年时的状况。

2. 为了控制生产过剩，現有設備将供其他生产者使用，使用費应低于使用者为了自己专用而建設新設備所花費的费用，但亦不得低于設備所有者所化費的成本。

3. 仅于必要时方可增添新設備，并不得有重复的設備。

4. 各个不同来源的产品应保持相同的价格，借以消除价格竞争，但在最接近产地的市場上則給予这些产地的生产者以优先供应的权利。

---

\* 这个協議的条文在商業报刊上已經公布了，但是似乎尚未受到一般报刊的充分注意。



5. 石油的供应应从最接近該市場的生产地区取得之。

6. 剩余的产品应加以限制, 或供应其它市場, 其价格应不低于該市場的一般价格。<sup>②</sup>

据說这些措施将保护公众免受因有重复設備而导致成本增加之苦, 并且这样会使消費有更大的增长。

这就是国际石油卡特尔的計劃大綱, 在这些基本原則的綱領下的合伙者可以在共同開發世界石油資源中获得利潤。因此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壳牌公司的斗爭結束了, 并且也調整了在印度的石油价格。由于划分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势力范围, 在墨西哥的斗爭也停止了下來。

这样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合伙者不想同拥有 5 % 的古尔本基安先生和法国人在法庭上辯論“紅纜”协定問題, 因为卡特尔协定的細节在这个爭訟中将成为重要的証据。为了表示遵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阿克那卡里协定中規定該协定不适用于美国。然而, 不到一年, 17 个美国公司在 1929 年根据韦布—波默倫法案\* 成立了石油出口协会, 按照阿克那卡里协定的規定来分配定額和規定統一的价格。<sup>③</sup>

阿克那卡里协定中关于价格的条款規定, 該协定的条款不适用于美国国内, 从而避开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所有的合伙者都同意按照得克薩斯海灣石油公司的行市規定它們的石油价格。由于美国的生产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便使每一个合伙者都感到滿意。英国公司利用这个不正常的价格水平, 从它們的成本低廉的伊朗和伊拉克原油中获得了大量利潤, 而美国公司除了从它們在国内生产上所得的大量收入而外, 又在国外的生产上攫取了超額利潤。

---

\* 1918 年的韦布—波默倫法准許經營同类工業的美国公司可以組織联合出口公司以促进美国貨物在国外的銷售。該法特別規定这种出口公司不受反托拉斯法規定的約束。

## 第二十七章 阿拉伯的財富

阿拉伯和科威特巨大的新油田以伊朗和伊拉克所不能比拟的产量而在世界石油市場突然出現，并且这些新油田使締結阿克那卡里協定的三大公司大伤腦筋。由于它們作茧自縛受着“紅綫”協定的約束，这些新油田并不是由它們首先去開發的。在世界範圍內执行“維持原狀”这一政策的結果使三大公司处在一种尷尬的地位，只能眼看着估計有 500 亿桶的石油資源而無法下手。

在 19 世紀的時候，美国曾是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到了本世紀初，俄国也成了世界石油主要生产者。20 世紀头十年，墨西哥的石油工業曾显耀一时。在亚洲，石油生产的中心則漸漸从东印度群島移向伊朗，現在它又将跨过波斯灣而移向阿拉伯海岸。在 1939 年，整个中东的生产量仅占全世界除苏联以外的总生产量的 6.5%，到了 1954 年，它的生产量便增长到約占 20%（尽管伊朗已停止了生产）。中东拥有除苏联以外全世界已知的石油蘊藏量的一半以上，而美国則只拥有四分之一。从 1939 年到 1952 年，中东石油生产量提高了 533%，而在同一时期委內瑞拉提高了 218%，美国只增长了 81%。<sup>①</sup>

据估計，中东石油蘊藏量为 775 亿桶——但是有誰知道到底还有多少石油藏在沙漠底下呢？按 1953 年生产率計算，中东石油可供 80 年开采之用，而美国蘊藏量，除非以后繼續有所發現，将在 12 年之內耗竭，委內瑞拉也只够 14 年半的开采。中东的油田是多么丰富！沙特阿拉伯的阿布凱克油田——只是好几个油田中的一个——超过了美国已知蘊藏量最大的油田即东得克薩斯州油田。东得克薩斯州蘊藏的 50 亿桶原油用 26,000 个油井开采，可是阿美石油公司在阿布凱克的油田只用了 62 个油井来开采。<sup>②</sup>

对世界石油卡特尔說来，如果不控制这些油田的产量就意味

着要丧失它的霸权，而对油田的老板們——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說来，如果不遵行卡特爾的政策，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和政治上的低能。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从海灣公司手中夺得了这个新的宝藏，因为海灣公司受着与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其他股东所締結的紅綫協定的約束，該協定規定，沒有得到其他股东的同意，不得单独取得租借地。于是海灣公司只有将巴林島的租借地轉讓給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后者于1932年在巴林島發現了石油，在这样的基础上，它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于1936年达成了秘密協議，取得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銷售市場。<sup>③</sup>

在巴林島發現石油必然会使英伊石油公司感到懊恼，因为該公司的地質学家曾經宣布說，阿拉伯东岸的全部地区和它外面的島嶼上并没有石油。要是巴林島藏有石油，那末仅隔数英里的阿拉伯厄尔哈薩地区中相类似的沙漠里看来也会藏有石油。因此，所有石油公司的眼光都集中到沙特阿拉伯的締造者伊本·沙特国王身上去了。这个統治者是强悍的瓦哈比斯人的領袖，也是一个徹头徹尾的穆斯林。他每年从那些到麦加和麦地那朝聖的虔誠的埃及和印度香客那兒得到200至400万美元来充实他的皇室资产。因为他的游牧部落是世界商業中微不足道的顧客，所以几乎沒有任何进口稅收；香客的来往是国王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伊拉克石油公司想出一笔錢租借厄尔哈薩地区，于是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抬高了标价。伊本·沙特除了考虑錢的多少以外，他还不信任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控制着他所憎恨的敌人伊拉克和約旦的国王，因此他同意美孚油公司取得租借地。他希望力量上保持均衡。与以后开采中的發現比較起来，30,000金鎊(247,000美元)的标价就显得太少了，然而在1933年的时候，这笔錢对于伊本·沙特却是从来没有見过的最大一笔款項。后来这块租借地扩大到占阿拉伯領土的三分之二——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块租借地。<sup>④</sup>

1936年，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讓得克薩斯公司参加經營它在阿拉伯的租借地，到1944年又新組織了一个阿拉伯—美国石油

公司（阿美石油公司）。当 1938 年所發現的石油已能大量生产之后，便在波斯灣海岸的拉斯塔紐拉建立了一个炼油厂，并且鋪設了一条波斯灣海底油管，把石油运到巴林島上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的炼油厂去。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它的發展暂时停頓了。

由于矿区使用費沒有了，而战争又阻碍了香客的来往，伊本·沙特国王的境况很拮据。处在困境中的伊本發出威胁說，除非付給他 3,000 万美元作为一种保留費用，否則就要取消宝贵的租借地。正因为这样，杰姆斯·阿·莫菲才赶到华盛顿說服美国政府在战争的后几年中給予伊本·沙特以援助。莫菲有一个时期曾經担任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付經理，他当时是巴林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首脑人物。关于这件事，緬因州共和党參議員欧温·布魯斯特說，——“当我们国家处在最困难的时候，这是一幅令人吃惊的集体貪污的景象”<sup>⑤</sup>。1948 年美国參議院一个調查国防計劃的特別委员会报告說，阿美—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誘使美国政府以 9,900 万美元保住了他們在阿拉伯的投机事業，条件是它們以 0.40 美元一桶柴油的价格卖给美国海軍（当时的市价是 1.05 美元）。华盛顿不願直接牽連到津貼这位石油国王这件事情中去，于是便委托給英国去做，并通过租借法案付了这笔款子。作为一种报酬，沙特国王答应将阿美石油公司在达兰的机场变成美国的軍事基地，以补充或代替阿巴丹和苏伊士基地。

阿拉伯的动蕩的局势使身兼二职的内政部长和战时石油管理局局长伊克斯提出了这样的建議，美国可以按照英国在 1914 年对英伊石油公司的办法，收买阿美石油公司的大部分的股份。伊克斯曾說，开头是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阻碍談判，而以后得克薩斯公司又加以阻撓。等到罗美尔被赶出非洲，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在阿拉伯的前途变得光明以后，它們都阻撓实行伊克斯的建議。要是按着規定的价格和定額产量为条件，那末它們就什么也不出卖，甚至不許山姆大叔作一个小股东。它們似乎相信，美国

政府無論如何都會保護它們的，不管美國財政部在阿拉伯和科威特有沒有財政上的利益國防部都要為了保護這些遙遠而危險的財產付出一些費用。<sup>⑥</sup>

事情的結局却是這樣，雖然沙特國王是得到了援助，但是美國海軍最後還是用 1.05 美元一桶的價格購買了石油。參議院委員會抱怨說，政府付出 3,850 萬美元購買柴油是太多了。它說：“石油公司表現出完全沒有信用，只是貪婪地追求巨額利潤；同時，它們却經常尋求美國的保护和財政的援助以保住它們的廣大的租借地。”<sup>⑦</sup>

該委員會還說，政府甚至不能從阿美—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公司收取所得稅。參議員布魯斯特悲哀地說，它們在加拿大和巴哈馬群島組織了子公司，以便可以不受美國的徵稅而獵取戰時利潤，不然的話“它們所賺的 1 億 1,700 萬美元中有 90%”是應該被徵稅的。“關於如何在外國的國旗下組織公司而又在美國國旗下得到保護，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眾議院正在表決將海岸淺灘的油田交給各州。伊利諾斯州民主黨眾議員阿多耳夫·季·薩巴斯說：“我們正在為阿拉伯的石油而花費數十億美元，可是一旦發生戰爭，我們決得不到它。由於要保護幾家英美石油公司，我們正在威脅著世界和平。同時，由於這筆開支，使我們放棄了比阿拉伯石油蘊藏量還多而又就在美國國內的油田。”<sup>⑧</sup>

1949 年，那時已退休的前巴林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公司的經理杰姆斯·阿·莫菲向法院起訴，要求阿美石油公司付給他 600 萬美元作為報酬，因為照他說，他曾經幫助阿美石油公司擺脫掉伊本·沙特糾纏不休的勒索。於是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國王之間的糾紛事件就重新鬧得滿城風雨起來。決不能把莫菲看作是這幾家公司的政治上的敵人。他是洛克菲勒一個同事的兒子，當 1933 年他接受羅斯福總統委派他充任國家復興署的石油諮詢委員會中的職務時，他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副總經理。他

宣称新澤西公司为此撤掉了他的年俸125,000 美元的职位。此后，他成为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付經理，他又辞去了这个职务，而担任了联邦房屋管理局局长。他說，他在华盛顿“比起留在洛克菲勒大厦 30 号办公室里，实际上替美孚油公司做了更多的工作，也对美孚油公司更有帮助”。因此，他要求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偿还他在华盛顿为政府服务期間从他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10万美元的用費，而公司在 1942 年付給他 25,000 美元了事。<sup>⑨</sup>

· 莫菲說，英国利用美国租借法案的款項去援助伊本·沙特国王，从而为阿美石油公司在五年期間节省了 3,000 万美元，这件事应归功于他。陪审員判定給他 115 万美元并附加以前几年的利息約 50 万美元。然而法庭沒有批准这笔酬劳金，并宣称，公务人員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而締結的契約是違反公共政策的。这种道貌岸然的立場博得了贊誉，从而也替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节省了165 万美元。<sup>⑩</sup>

战争结束后，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着手开发它們在阿拉伯的广大石油资源。他們需要二亿美元左右来修建一条通达地中海的长约一千英里的輸油管。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需要一个比得克薩斯公司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市場要大得多的市場。因此在这一点上，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不得不和他的老大哥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打交道，因为后者拥有現金和市場。在这两个公司之間存在着猜忌，这点或者可从把莫菲自新澤西公司第一付經理的职位調任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付經理专门負責阿拉伯和巴林事务一事看出来。由于莫菲的离职，这两个兄弟公司便靠攏起来了。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得克薩斯公司将他們在阿美石油公司的股份各从50%消滅到30%；新澤西公司得到30%，紐約美孚油公司也参加进来，得到剩下的10%的股份。作为这个協定的另一規定是，得克薩斯公司把它在苏伊士以西，地中海及欧洲的市場开放給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公司——这充分表明，在“維持原状”的世界卡特尔協定的限制下，这个市場在此以前是不开放的。<sup>⑪</sup>

新澤西公司為購買阿美石油公司股份付出了 7,650 萬美元，紐約美孚油公司付出了 2,550 萬美元，而且它們在幾年之內將暫不分享阿美石油公司的收益。因此，實際上它們參加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公司的合伙關係使它們化費了約 45,000 萬美元。為了保護少數股份的權益，新澤西—紐約美孚油公司堅持規定在修改阿美石油公司的規章細則和決定一切重要業務時，必須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

有了兩個老牌的美孚油公司共同經營阿拉伯的石油，加利福尼亞公司及得克薩斯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得到它所需要的歐洲市場，此外還得到 10 億 2,000 萬美元貸款的擔保，以修建橫貫阿拉伯的油管。和修建油管所需要的現金同樣重要的是，四個公司結成了聯合戰綫促使華盛頓准許給予油管的供應，而那時正是國內生產者迫切需要油管供應的時候。<sup>⑭</sup>

### 科 威 特

環繞着阿拉伯的周圍有二十來個半獨立的擁有“主權”的小國。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擁有完全權力的蘇丹或酋長，他們依靠征收小量貨物的過境稅來維持簡單的生活。要是沒有這些關卡，特魯西爾海岸、阿曼、哈達拉毛和多法爾的許多酋長都會淪為乞丐或盜匪。有些酋長每月的收入低到只有十塊美元。過境的旅客被阻攔在臨時設立的海關上，由一些幾乎像乞丐一樣的官員向他們徵稅。<sup>⑮</sup>

在這些回教國家或酋長國中，一個英國代表握有最高的權力。在這些統治者和英國正式簽訂的條約中規定，由倫敦控制它們的外交事務。必要時，這個最高的權力可以直接將法律與命令加在那些統治者的身上。

科威特就是這類酋長國之一。在從前，它的主要財產是一個位於波斯灣內端的優良港口。德國人把科威特視為他們計劃中的柏林—巴格達鐵路延長到波斯灣的終點。到 1899 年，科威特酋長

宣布脱离土耳其而独立，同时与英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将实际控制外交事务的权力转交给了英国人。<sup>⑭</sup>

当英伊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们宣布阿拉伯东岸没有石油时，他们把科威特和邻近的伊拉克的巴士拉地区也包括在内。在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证实了巴林岛藏有石油以后，海湾石油公司便对它发生了兴趣。但由于受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红线”协定的约束，梅隆财团不能插足到巴林岛与阿拉伯。因此，它退出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合伙关系，并想尽办法要把科威特酋长国抓到手里\*。英国代表激动起来。国务院再度被要求去撬开这扇关着的门，就像过去国务院在伊拉克干过的那样。1931年美国的驻英大使不是别人，正是海湾石油公司的大老板安德鲁·梅隆，这便使美国国务院更急迫地去想尽办法来促成这件事。<sup>⑮</sup>

科威特酋长与英国签定的条约中规定，未经英国准许，便不得出让租借地，因此他在与海湾石油公司谈判中是一个不能自己作主的人。在谈判的时候，英国人通过英伊石油公司监视着他，并且要求在海湾石油公司将来举办的任何企业中他们要取得一半的股份。因此在1934年英伊石油公司更正了最初认为这块地区没有石油的错误估计，并且得到了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半的股份。在协定中规定，双方不得用石油来“扰乱或损害”对方的贸易或销售情况。英伊石油公司同时也维护了它在印度市场的特权，免受海湾石油公司的侵入。<sup>⑯</sup>

1938年在科威特发现了神话般的博阿油田。这个油田是石油投机商梦寐以求的乐园。据说在那里从来没有钻过一个乾井。

---

\* 海湾石油公司是近东石油开发公司的七个公司中的一个。近东开发公司于1921年成立，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在伊拉克石油公司中分享一份利益。当伊拉克石油公司合伙关系在1928年形成的时候，海湾石油公司退了出去，但是它在1927年已经对取得科威特的租借地发生了兴趣。作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个成员并受“红线”协定的约束，海湾石油公司如果没有得到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准许是不能取得科威特的租借地的，因此海湾石油公司宁愿退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合伙关系，以便在波斯湾沿岸保持行动自由。



这一小块贫瘠的沙漠只是等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块穷乡僻壤，却拥有超过全美国原油现有蕴藏量的三分之二。英伊石油公司从伊朗和伊拉克油井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石油供应，科威特的石油的大量涌出又是这样的惊人，以致英伊石油公司不得不要求降低科威特的石油的生产；如果海湾石油公司需要那儿的原油，那么英伊石油公司可以把英国在伊朗的石油按成本让给它。海湾石油公司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然而因为它实际上只是在英国控制的领土上的一个小伙伴，所以它没有选择余地而只好加以接受。<sup>①7</sup>

1951—1952年，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遭到了挫折。英伊石油公司的不幸却使海湾石油公司走了红运。科威特的产量自1949年的600万桶激增到1952年的27,300万桶，超过伊朗任何一年中的产量。到1953年，科威特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了阿拉伯。<sup>①8</sup>

当英伊石油公司迫切地需要提高科威特的产量的时候，海湾石油公司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增产感到不安。因为它在美国和委内瑞拉的油井已足够供应国内和出口的需要。于是海湾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从那时起直到1969年为止，壳牌公司每天从科威特的产品中购买175,000桶石油，这个数量大约占科威特酋长国的石油蕴藏量的八分之一。

海湾—壳牌公司的协定规定这两个公司不得削减价格或彼此争夺市场。同时又规定，不得把海湾公司卖给壳牌公司的石油的价格固定起来，而是对半平分壳牌公司从科威特石油所取得的利润。<sup>①9</sup>

这个协定保证了海湾公司的销售市场，而对壳牌公司则保证了石油的供应。这样可使壳牌公司不像先前那样要依靠它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四分之一的份额和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油井来供应东半球的市場了。海湾公司将壳牌公司买剩下的那部分石油卖给了纽约美孚油公司及大西洋石油公司。在1950年，每天约有40,000桶运到美国东岸。<sup>②0</sup>

在伊朗石油争端发生之前，英伊石油公司在处理科威特原油

問題上也發生了困難。在海灣—壳牌石油公司成交后不久，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同意在20年期間向英伊石油公司購買18億桶石油。這三家公司聯合起來共同修建一條聯結博岡和伊朗油田而通達地中海的中東油管。在這件事情上，美孚油公司再一次提供了比黃金還可貴的東西——油管。這種油管只有從美國才能買到所需的數量，而美國又正缺貨。

通過這樣的交易網，英伊公司、壳牌公司、新澤西公司和海灣公司像弟兄一樣的在一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地合作起來。一方面是英伊石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新澤西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等四個公司合伙組織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另一方面是新澤西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公司—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等四個公司合伙組織了阿美石油公司，於是上述的關係便進一步加強了。在全部組成的過程中，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顯然是一個核心。<sup>①</sup>

由於英伊石油公司的石油是按成本加基數賣給新澤西—紐約美孚油公司的，因此兄弟公司之間發生了核算問題。英伊石油公司決不想泄露它的成本，而新澤西公司又完全不願意接受英伊石油公司提出的數字。誰將充任查賬員呢？經過相當長久的爭論后，這個問題用設立半獨立的查賬員辦法取得了和解。

美孚油公司在科威特的石油只能在蘇伊士以西銷售，這樣是為了不致侵犯英伊石油公司的東方市場。如果美孚油公司銷到東方市場的石油超過它們“拋出石油”的5%，那末英伊石油公司賣給美孚公司的石油就要以市場價格而不以成本加基數成交。<sup>②</sup>

### 中立地帶

在阿拉伯周圍有二十來個“主權”的酋長國和回教君主國。在這些政治怪物中，以兩個中立地帶最為奇特。這兩個中立地帶分別介於阿拉伯國王的領土和科威特酋長的領土以及阿拉伯國王領土同伊拉克國王的領土之間。游牧的貝都印人對於主權這一觀念是

毫不关心的，他們也不注意他們找到的駱駝及羊群的飼料和飲水是在什么地方。为了消除沙漠上君主間的仇視以及为了設立緩冲地带使游牧人不用考虑屬於那一国家而就能搭起帳篷住下来，于是成立了两个中立地带。

腊耳夫·克·戴維斯对科威特南面的中立地带發生了兴趣。戴維斯以前是加利福尼亚公司的職員，也是哈罗德·伊克斯在战时石油管理局任职时的左右手，在国会中，大家紛紛議論着关于少数自私的石油公司夺取中东资源的事情，因此如果使那些小人物得到一席經營之地，这在国务院看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它希望这样一来可使国务院少挨一些罵，因为反对党曾指責国务院只照顧新澤西公司的利益。<sup>②</sup>

于是戴維斯在1947年組織了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其中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取得了34%股分，汉考克石油公司15%，信号石油公司15%，阿希兰石油公司12%，季·斯·阿伯克罗拜6%，深岩石油公司3%，陽光石油公司3%，环球石油公司2%，戴維斯得到了8%的股份作为对他的酬劳。

1948年戴維斯从科威特酋长那里得到一塊租借地，这块地方就是中立地带中屬於科威特的那部分。1949年西太平洋公司所屬的保罗·盖蒂的洛杉矶公司从阿拉伯国王那兒得到一塊情况相类似的租借地，于是两个公司便联合起来进行勘探。但是对小娄罗們來說，不幸的是，廉价購買阿拉伯租借地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只用很少的一笔款項取得了巴林島和沙特阿拉伯的租借地，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这些沙漠里的君主对于埋藏在他們沙漠下面的財富却有了更好的打算。因此不管能不能發現一滴石油，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必須向科威特酋长支付750万美元現金，再加上預付一年最低的矿区使用費 625,000 美元。此外，如果获得了利潤，还得将其中的 15% 付給他，而且矿区使用費也要增加到 100 万美元。一年以后，西太平洋公司的盖蒂公司为了自阿拉伯国王取得同样的一塊租借地，不管有油还是沒有油，都

## 第二十八章 中东的石油政治

中东各国人民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下闭关自守已经有许多世纪了。他们的生存和死亡并没有得到西方的注意。在不同的时期，从这些不同地方回来的好奇的旅行家们可以把整个一晚消磨于谈论他们在阿拉伯的传奇故事上。只有海上的商船和沙漠中的商队才经过中东海岸和它的干燥的不毛之地。所有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准进入圣城中去。

巨大的石油资源的发现使中东突然成为世界紧张局势的中心。西方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从中东这块土地上到底能榨取出多少财富以及要费多久时间才能榨取到手？这个争夺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宝库。

在1948—1954年间，一家美国公司，即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仅自它在亚洲的投资中就赚得了6亿4,500万美元的利润。在1954年一年内，它从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所获得的利润就有1亿1,700万美元。七年中，这个公司得到的红利是3亿3,700万美元。在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公司在亚洲从它的未分配的收益积累起来的资金已增长到3亿8,50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公司每投资一块美元就可以积累29.61美元的資金。

据海湾公司宣布，1952年它在邻近的科威特赚到了8,200万美元，这个数字只不过是盈利总额的一半，因为另一半由它的合伙人英伊石油公司分去了。

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列俄公司长期以来就是独占鳌头的生产者，可是在1952—1953年却被阿美石油公司挤掉了它的首席位置。有一个时期，阿美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公司都是每天生产大约90万桶石油，所以很难说它们谁占第一位。可是在1954年阿美石油公司却生产了3亿4,800万桶，而科威

特石油公司則生產了3億100萬桶。據估計這樣的產量所帶來的總利潤大約是三億美元，而且還有同量的款項流入阿拉伯國王和科威特酋長的口袋中去。石油公司和這些中世紀國家的統治者所得到的錢，其中約有一半是由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所支付的。

公司對於這些封建主們除了慷慨解囊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它們是在異鄉做客，離開自己的家鄉有半個地球那麼遠。過去那種炮艦外交的時代，像那時停泊在波斯灣的英國驅逐艦曾經迫使伊朗國王屈服的情形，是一去不復返了。英伊石油公司曾經要過那種手段，而使這個公司不復屬於伊朗人所有。中東的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從許多世紀的酣睡中覺醒過來了，他們對西方橫加於他們的凌辱非常痛恨，因此展開了洶湧澎湃的民族主義熱潮。而尤其使石油公司害怕的是，站在高加索邊緣上的蘇聯人正注視着沙漠上所發生的事情。因此對半平分利潤的做法，並不是出於慷慨而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面臨着更嚴重的威脅，因此它情願將它的全部股份賣出去。這並不是由於英伊石油公司的英籍常務董事們比美孚油公司的董事們要輕率些，而是由於在兩次大戰中受到了慘重創傷的英國不能再放棄一分一厘的收益，這些收益是它經濟緊張情況所十分迫切需要的。在英國人控制下的伊拉克石油公司也有同樣的感受。這樣使美孚油公司更要正視現實，它認為慷慨解囊才是上策。1950年阿美石油公司同意與阿拉伯國王平分利潤，以後不久科威特石油公司也照樣做了，這或者是海灣公司而不是英伊石油公司的主意。當伊拉克的鄰邦伊朗從英伊石油公司手中奪回它自己的石油以後，伊拉克石油公司才猶豫不決地同意對半平分利潤的辦法。<sup>①</sup>

到1952年，伊本·沙特國王的善於理財的財政大臣便要求將礦區使用費自1億4,000萬美元增加到1億7,000萬美元。<sup>②</sup>

然而這樣仍然不能使這位貪婪的國王感到滿足。他過去是靠搶劫為生的瓦哈比斯部落的首領，他有一個時候拮据不堪，可是現

在却像魔术师一样点石成金地发了大财，并为他的嬪妃购买了成队的凯迪拉克牌汽车。这种汽车的窗户是特别设计的，他的嬪妃坐在车内可以看见外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去。他要求生产更多的石油，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矿区使用费。他已经变成一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他要求核算利润，以便使他的收入能够增加。他命令阿美石油公司将总部从洛克菲勒大厦迁移到沙漠上装有冷气设备的石油城达兰；他不仅要对半平分利润，而且要求在阿美石油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半的席位；他渴望像委内瑞拉那样，订出一种人为的兑换率，使他在收入中不会有一部分不能兑换美金的英镑；他要求阿美石油公司尽速勘探他国内的其它租借地，如此更多的原油便会从沙地里冒出来使他国库更加富裕；他要求以硬幣付款，以便一旦战争爆发生产停止的时候，他仍能继续过着他已经过惯了的生活方式。<sup>③</sup>

伊本·沙特统治着一个伊斯兰王国。他过着东方式的豪华生活。他的飞机就是一个空中皇宫，里面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宝座。机舱上装有升降机，因此这个年迈的君主在上飞机时不必攀登一般人所用的扶梯；飞机中还有一套附有浴室的起居室。在价值25万美元汽车拖着的庄有通风设备的活动住宅内有黄金制成的宝座及厨房和冷藏器，他坐在里面周游全国，有成队的凯迪拉克汽车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弟弟埃米尔·阿卜杜勒夸耀说，新建的有30间房的皇宫和88间房的嬪妃宫化费了100万美元以上。<sup>④</sup>

就像小说上所描写的那样，国王是他的广阔无际的领土上最高无上的统治者。为了强调伊本·沙特的个人所有权，他把他的领土称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说的话和可兰经的教义就是法律，他通过各部大臣来统治国家，但是他的臣民中很少能够处理暴富所带来的新问题，因此他的内阁阁员中有许多不得不请叙利亚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人来担任。在他的领土上95%的人民是文盲。<sup>⑤</sup>

沙特阿拉伯的司法是既粗暴而又轻率。死刑是用剥皮来执行的，轻罪可能被判砍去双手或其它的肉刑。据英国反奴隶委员会

估計，在阿拉伯大約還有 75 萬名奴隸。富有的朝聖者在麥加可以把他們多餘的奴僕用來當作旅行支票償付費用。<sup>⑥</sup>

在這個天方夜談中所說的国家里，向來不允許成立任何勞工組織。工會當然是非法的；就是工人交誼俱樂部或雇工為了任何目的的正式聚會也都一概列為非法。對於石油工人說來，無論在阿拉伯、科威特或巴林島，這條法律都是普遍存在着的。

所以當 1953 年 10 月阿美石油公司 15,000 名阿拉伯雇員中有 13,000 名罷工時——除了管理人員和事務人員外，幾乎全體都參加了，事情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一百多人被指控為違法組織工會而關進了監獄。立刻宣布了戒嚴令。據說罷工的工人是為了要求增加工資。<sup>⑦</sup>

據美聯社和合眾社報導，罷工和隨之而發生的暴動暴露出甚至這個沙漠暴君的外籍大臣都沒有預見到的一個問題。罷工和暴動在動蕩的德黑蘭和巴格達是司空見慣的，但是他們認為頭腦簡單的貝都印人是不会騷動的。對於那種以充滿着污穢和疾病的很多城市和鄉村為基礎的政權來說，革命可以摧毀這個政權的命脈；然而在這個沙漠王國里既無現代化的城市也沒有成百萬人形成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是難于成功的。

這次罷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阿美石油公司已採取了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在僱傭關係上的小恩小惠政策，它為了供給它僱用的阿拉伯工人以住宅，曾花費了數百萬美元；就像它肯與阿拉伯國王平分利潤那樣慷慨，它還將工人的工資自 1940 年的每日 0.27 美元提高到 1953 年的每日最低工資 1.35 美元，可是這些脫離游牧生活還不到一代的人却還不知足。雖然阿美石油公司也沒有指控說罷工是由蘇聯人煽動起來的，但是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蘇聯一定特別注意這次事態的發展。<sup>⑧</sup>

假如這次罷工使伊本·沙特感到震驚，那末阿美石油公司一定感到沮喪。在阿美石油公司中占統治地位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政策是那些精于尋求高額利潤的現實而精明的人們所能想出來

的最出色的政策。对于外国資本說来，在这个并非十全十美的世界上，阿拉伯已經是一个最有利的投資場所了，但是尽管如此，阿拉伯也还是一个生了虫的苹果。

阿美石油公司尽量避免像英国人在伊朗所表現的那种大老板的作风。它的首脑人物在国王面前表現得很恭順，对他的每一愿望都給予充分的注意。他是否希望建筑一条从波斯灣越过沙漠通达他的首都利亚得的铁路？尽管一条汽車路对于这个王国的小村落已經很够用了，但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工程师仍然担負起建造铁路的任务。他的游牧人民是不是希望沿着橫貫阿拉伯油管附近有供給他們的牧群的水源呢？于是在油管吸油站不远的地方开鑿了水井并准备了水槽。阿美石油公司是不發布財政报告的，但是它却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提出了一种印刷精美的英文或阿拉伯文的業務年報。英文的报告写在前面，后面附有阿拉伯文，其内容和插图完全相同，在卷首都印着国王的肖像。美国人的温和态度虽然不是真誠的，然而却不同于英国人不加掩飾的傲慢态度，表面上的尊敬代替了露骨的鄙視。<sup>⑨</sup>

国王是貪婪的，同时他的臣民、阿美石油公司的雇員，也有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物質愿望。由于不識字的人在一个油田或炼油厂中不能有效地或安全地操作，因此阿美石油公司不得不开办学校。但是識字以后思想上又可能得到啓發。要是阿拉伯人真能讀書了，他們或許不会只閱讀公司和国王指定的讀物。而思想一旦得到啓發，便对世界有了認識。这些飼养駱駝的人与在默罕穆德时代的他們的祖先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可是突然間他們变成了二十世紀产业工人；从前曾經依靠香客朝聖的收入为生的国王現在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者之一。长期以来与現代世界隔絕的阿拉伯驟然置身于現代世界中。过去阿美石油公司在这兒只顧慮苏联人的潜在的威胁，可是現在它又必須要应付国王的貪婪和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从純粹历史观点来看，阿美石油公司在中东盘据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因此它在可以撈本的时候要尽量撈回它的



本錢，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年邁的阿拉伯國王在1953年11月9日逝世後，西方人看到新的力量逐漸出現了。那些據說是敵視美國的顧問們聚集在他的兒子新沙特王周圍。也許他不滿意美國報紙對他的批評，這些報紙批評了“皇室的放蕩行為”，沙漠上燈火輝煌的皇宮，以及把石油收入恩賜給一萬名皇室隨員，沙特國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是化在這些人身上的。美國對以色列的態度從來就沒有使這些最虔誠的穆斯林的領袖們滿意過，而現在美國又去援助為人憎恨的哈希米特王朝的伊拉克，這就使這位新的阿拉伯統治者感到煩惱。雖然他那時願意接受美國國防部的幫助把他的軍隊現代化並籌建一個海空部隊，但是在1954年，沙特王甚至在美國撥付的160萬美元還沒有花完之前，就粗暴地要美國撤回它的援外事務署分署，而另一方面又准予聯合國的技術援助隊留在那裡。<sup>⑩</sup>

儘管一位阿拉伯大臣滿面笑容地保證說，國王那時並沒有考慮石油國有化問題，然而阿美石油公司還是感到緊張和不安。更要緊的是，國王已經想建立一支沙特的商船隊，着手先建立油船隊不是來得更合算嗎？當沙特王繼位還不到三個月的時候，就有消息透露出來說，他和油船大王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奧納西斯談判一項建立沙特阿拉伯海運公司的協定。載運每一噸石油政府將得到一個半先令（約合0.20美元）。使阿美石油公司非常吃驚的是，這個協定規定，自1953年以後不管那時這個美國公司擁有多少油船，它只能載運它自己那部分石油。同時不准這個美國公司更換它現有的油船，一旦這些油船破舊而不堪使用時，奧納西斯的船舶將逐漸接管這個賺錢的生意。<sup>⑪</sup>

這種錯綜複雜的局勢是一觸即發的。奧納西斯在希臘出生，是一個阿根廷公民，正式住所是在烏拉圭。他在巴黎和蒙的卡羅都有事務所。他這樣的做法會引起加拉加斯、雅加達、巴格達和波哥大的貪得無厭。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像阿美石油公司一樣大感不滿。假如阿拉伯生產的石油有60%由奧納西斯油船載運的

話，那末國王每年將得到額外的 5,000 萬美元的礦區使用費；而阿美石油公司最後將失去在運輸自己的石油上所積聚的利潤。<sup>⑫</sup>

美國國務院對這種“壟斷性”的協定向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抗議。阿拉伯人會用“你也一樣做法”來答复這個抗議，他們可以指出美國法律也規定，美國對外援助物資的 50% 必須用美國船隻裝運。那末為什麼阿拉伯的一些石油就不應該用名義上是阿拉伯的而實際上是奧納西斯的船隻來裝運呢？國務院的一個官員解釋說，如果油船談判成功的話，就不能阻止其它擁有重要輸出品——香蕉、鐵礦和錳——的國家不這樣干。<sup>⑬</sup>

可是阿美石油公司並不是束手無策的。因為阿美石油公司的老板們也是新的伊朗石油企業的股東；只要把伊朗油井的油門開得大些，對阿拉伯原油的需要就會減少，沙特王的礦區使用費也會隨之減少。然而阿美石油公司並未迅速採取威脅手段。世界石油問題究竟是太複雜了，而民族主義的火焰如此高漲，蘇聯人又這樣注視着，以致石油公司只能用最圓滑的手段把這位阿拉伯統治者应付過去。\*

### 科威特酋長國

如果說阿拉伯國王的朝廷從石油中獲得的大量金錢是非常可觀的話，那末科威特從石油中所得到的利益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了。假如把流入沙特國王腰包里的錢平均分配給他的 650 萬臣民，那末每人每年的收入只有 23 美元；但是如果把科威特酋長所得到的礦區使用費平均分配給他的 20 萬臣民，那末可以保證每個男人、女人以及小孩每年有 750 美元的收入。實際上，1951 年平均每人一年的收入是 50 美元左右。科威特人本來可能是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人們，但是，實際上他們却是世界文明國家中最貧窮的一類人。<sup>⑭</sup>

\* 由沙特國王的倡議，這個糾紛已於 1955 年春提交由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指派的仲裁人處理。

在这塊英国人利用外交手腕而插在阿拉伯和伊拉克之間的角隅之地上，聳立着瀕海的科威特市，这个城市的背后是連一塊綠州都沒有的沙漠。但是在沙漠底下却有着以油量最富聞名于世界的博岡油田，它的蘊藏量超过伊朗或伊拉克，并且也超过整个美国大陆已知蘊藏量的一半以上。

有这末多的錢也是够麻煩的。主管酋长事务的英国官員对于如何去处理这批金錢真是費尽了心机，他只是沒有做到把整个酋长国都装冷气設備。酋长本人也想尽了主意，就算从巴黎运来90呎高的雕像，在数目上也还是有限的，因为那种东西只能放在酋长新皇宫的走廊上，而且無論如何买这些雕像也用不了一天的进款。<sup>⑤</sup>

自然可以用这些錢来办些事情的。大約有100万从以色列来的难民住在沙漠上的帳篷里輾轉沟壑無人过問。在科威特几乎全是文盲；人口中有90%患肺結核。酋长建立了一个飲水蒸餾厂，以免从伊拉克用油船运进夏特尔—阿尔—阿拉伯河咸水。但据說人民不喜欢沒有咸味的清水，因此他們仍加一些夏特尔—阿尔—阿拉伯河的咸水来調味。<sup>⑥</sup>

据說酋长把他一年的收入中的三分之一約1亿4,000万美元左右撥充公用事業的用途，其中包括使这个古老的城市和它的海港現代化。另外的三分之一收入归入他的私囊，剩下的三分之一購買外国証券，以备石油宝藏一旦枯竭时的需用。<sup>⑦</sup>

和阿拉伯一样，酋长实行专制統治，他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执法人。每天都有杀人犯被鞭打至死，女犯被縫在一个口袋內放在厂墟上用石头打死。工会和俱乐部是不准設立的。<sup>⑧</sup>

## 巴林酋长国

巴林在波斯灣海面上，它的酋长每天約有10,000美元的收入。其中約2,500美元是留作他自己的用費，其余的用在公用事業上。巴林在波斯灣沿岸享有模范国家的声誉。大部分住宅有自

来水和水管设备。而且学校受到鼓励。但酋长还是小心翼翼地不准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为它的雇员设立一般的社交场所，这是他的权力。这样警察就能够更严密地防止巴林人产生像组织工会或俱乐部这类颠覆性的活动倾向。这种组织在波斯湾沿岸其他地方也同樣是被禁止的。<sup>④</sup>

小酋长們也分享这个丰富的收获。在阿美石油公司租借地以南的卡塔尔半岛的酋长每年从伊拉克石油公司得到的收益达1,100万美元以上。再往南便是特鲁西尔海岸，在那兒沙特阿拉伯国王和英国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停战协定常常被武装袭击所破坏。英国把沿着这个贫瘠海岸上的那些拥有主权的小酋长国武装起来，以对付沙特阿拉伯的部队。人們暗中怀疑，阿拉伯人想弄到手的恐怕不是特鲁西尔的沙漠和游牧人而是阿美石油公司想染指的石油。<sup>⑤</sup>

### 波斯灣沿岸

沿着波斯灣从伊朗到卡塔尔的整个地区，陰沉地籠罩着一种怀疑、恐惧和仇恨的情緒。即使那兒沒有石油，局势也是动荡不定的。伊朗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最極端的例子罢了。伊本·沙特用火与劍在伊本·沙特的阿拉伯取得了胜利。沿波斯灣的大多数酋长是英国海軍所扶植起来的，他們不是靠着补助金便是靠着矿区使用費維持生活。立国只有30年左右的伊拉克政府，它的历史中充满了賄賂、暗杀和陰謀。所有这些傀儡政权内部都是不稳定的。

在这个不稳定的局势中燃燒着仇恨的情緒。他們痛恨英国的統治；对美国的仇恨日益增长，認為它是英国的同謀者；他們仇恨以色列，因为它侵占了阿拉伯土地并把大約100万的阿拉伯难民驅逐出来；而且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原因，他們也仇恨共产主义。虽然他們有着共同的仇恨，但是像对以色列的战争中所表現的，他們之間却沒有一种凝聚力来使他們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也沒实力使他們發揮作用。

在这个火藥庫的下面埋藏着价值 1,000 亿美元的石油。可是这些财富都被他們所憎恨的外国人占有着，这些外国人希望按照現在的利潤率能从中东賺到大約 250 亿美元。这些公司願意拿出一笔相等的款項—— 250 亿美元——給当地統治者作为他們使局势得到相当稳定的代价。

但是石油資源的開發却又产生了新的問題。在阿拉伯虽然沒有工会組織，可是一次猛烈的罢工使阿美石油公司的經營受到打击。据說，科威特的警察头子企圖夺取酋长的权力，以便他可以得到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收入；在伊拉克，政治騷动此起彼伏；在伊朗，有一个时期英国人甚至于被赶了出去。工人階級的形成，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傳播，以及在統治者和他們的下屬手中集中了如此大量的得来容易的金錢，这一切都使局势不能稳定下来。因此美英公司便遵循了一个唯一可行的政策——在他們还没有遭到复灭之前，尽快地和尽多地賺錢。

## 第二十九章 石油价格的确定

尽管当时伊朗人抱怨英伊石油公司用特价办法来津贴英国海軍的柴油費用，降低德黑兰的应得报酬，但是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時間却有另外一番苦衷，其中情况正如美国参議院的一个委员会所陈述的一样。当英国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英伊石油公司竟将伊朗出产的并在阿巴丹装运的船用柴油，按得克薩斯灣的价格加上从豪斯敦到阿巴丹的運費来出售，这对英王陛下政府說来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这个“不合理的”計价基点的强大压力下，英伊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同意以波斯灣作为它們石油的基本价格点。这一价格仍然“假設”是在得克薩斯灣装运来計算，但是从墨西哥灣到波斯灣的巨額油船費用却省去了。尽管英皇陛下政府有两名董事参加英伊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它仍然無法得知实际生产柴油的成本<sup>①</sup>。

战争结束后，波斯灣原油价格同得克薩斯和委內瑞拉的价格一样，定为 2.22 美元。以后到 1948 年，当加勒比海的基本价格代替了得克薩斯灣基本价格，同时阿美石油公司的塔紐拉炼油厂也成为一個基本价格点的时候，中东原油价格便下降到 2.08 美元<sup>②</sup>。

当 1948 年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的时候，該计划的执行人惊奇地發現到，中东石油在紐約的交貨价格竟比在英国和法国交貨为便宜。大公司說这只是暫时的，并且是偶然的現象。負担欧洲石油費用的欧洲合作署对此曾提出抗議。为了在公众面前装装样子，供应給欧洲合作署的石油价格减低了 0.15 美元，即减低到 1.88 美元。至于这次减价的实际根据，也正像生产成本一样，是玄妙莫測的<sup>③</sup>。

1949 年，“維持原状”的几家公司决定以紐約代替倫敦作为各个产地原油的价格平衡点。因此，阿拉伯原油价格在 1950 年降

到 1.75 美元，該价格一直保持到 1953 年。在这个基础上，中东石油便具有“竞争能力”，这就是說，加上油船运费以后仍能以委内瑞拉和得克萨斯原油的同样成本，在大西洋沿岸由紐約至布宜諾斯艾利斯这一段交货④。

1953 年 6 月 15 日，美国原油价格每桶上漲 0.25 美元，即漲到每桶 2.90 美元。据說这是为了刺激国内原油的开采和生产以供国防之需。这就在进口石油的各公司面前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問題。紐約美孚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每天都要分别进口 50,000 到 70,000 桶中东原油⑤。这个問題就是：当国内生产接近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而中东全部油田，包括伊朗油田在內，都被美国所控制，委内瑞拉的極大部分产品也被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又怎样替委内瑞拉和中东原油的漲价找些理由呢？当 1953 年的利潤已可望大大超过有史以来的 1952 年最高水平的时候，又怎样向消費者解釋漲价的理由呢？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价格又怎样能够不上漲呢？“維持原状”的阿克那卡里原則为原油規定了一个共同的世界价格水平，而不管它是在哪里生产的，不然的話，卡特尔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而竞争即使不在各公司之間，也将要在各地区之間出現⑥。

这个难题很容易地就被解决了。最后，当然只有由消費者来承受漲价之苦；看来在美国和欧洲这两个石油消費的中心里，消費者都同样是在政治上無能为力的。1953 年 6 月 23 日，在美国原油⑦ 漲价一星期以后，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子公司克列俄石油公司便把委内瑞拉原油价格提高了 0.10 至 0.30 美元。7 月 8 日，海灣石油公司提高科威特原油价格 0.25 美元。英伊石油公司 7 月 16 日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原油也采取了同样步驟。用“自衛”为借口来辯解这次漲价是困难的，因此，卡特尔的公司也就不浪費時間来进行辯解了。还是愈少說話愈妙。

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估計，这样一來美国消費者蒙受的損失就达 10 亿美元；全国农会說，这使全国的农民付出了額外的 1 亿

七家公司在美国国外的生产和收入情况表

公司名称	产量 (单位百万桶)		净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每桶利润 (单位美元)
	1939年	1954年	1954年	1954年
新泽西美孚油公司	163	527	452	0.85
壳牌石油公司	150	486	285	0.59
得克萨斯石油公司	8	141	121	0.85
纽约美孚油公司	14	101	83	0.82
海湾石油公司	12	202	121	0.60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	6	119	117	0.99
英伊石油公司	85	225	68	0.30

(1939年数字系根据1946年美国关税委员会的石油报告; 1954年数字系根据各公司的年度报告, 但两个英国公司的数字是1953年的数字。)

美元; 武装部队估计它们损失了 5,000 万美元; 航空公司则损失了 1,200 万美元。

消费者本来有理由希望在阿美石油公司通往地中海的巨大油管完成后, 他们会得到些好处。因为不但油管运费较廉, 而且还可以省去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从波斯湾到地中海东部的油船运费估计为每桶 0.455 美元, 而油管运费只有 0.18 美元。但是, 后来在黎巴嫩的西顿港的价格, 却仍旧等于用拉斯塔纽拉的基本价格再加上绕航沙特阿拉伯并通过苏伊士的油船费用。阿美石油公司说, 它不可能用其他价格出售, 因为只有 40% 的原油是用油管来运送的。但是, 请问阿美石油公司有没有因此而把它的 40% 的原油按较低的价格出售呢<sup>⑦</sup>?

不管消费者处境怎样, 石油公司的业务都进行得很顺利。阿美石油公司在 1948 年每桶获利 0.91 美元, 1949 年每桶获利 0.95 美元, 1950 年每桶获利 0.85 美元。这个数字大约等于生产成本的一倍。利润表<sup>⑧</sup>披露了这些数字:



公 司 名 称	(单位百万美元)		
	1950年	1951年	1953年
阿美石油公司	115.0	159.9	180.0
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巴林石油公司	50.6	98.4	115.0
海湾石油公司(科威特)	22.0	32.0	76.0
新泽西—纽约美孚油公司 (美孚真空石油公司)	38.6	43.0	41.0

1953 年各公司在中东的利润数字如下：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	117.5 百万美元
得克萨斯石油公司	117.5 百万美元
新泽西美孚油公司	65.5 百万美元
海湾石油公司	76.0 百万美元
纽约美孚油公司	35.5 百万美元

当美国国会忙于调查由于原油涨价造成汽油价格上涨的时候，欧洲人除了抱怨之外一无办法。英国石油经济学家保罗·弗兰克尔博士以刻薄口吻说道：“如果美国人希望保护他们的工业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在自己国境内进行保护，而不是跑到外国的产地去进行保护。”他坚决主张：欧洲市场需要另有一个不同的价格构成，该项价格构成应与为保护和刺激美国国内生产需要而规定的价格构成有所不同。欧洲大陆比美国需要较多的重油和柴油，但需要较少的汽油。

共同安全署估计，石油每桶涨价 0.25 美元就要使欧洲每年额外多化费 1 亿 2,200 万美元，因而使目前已很严重的美元枯竭现象更为严重。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认为，这笔损失相当于折合成 1 亿 3,000 万美元的当地货币，另外再加上 5,000 万美元外汇。

这些抱怨都忽视了美国的大公司既是国内生产者又是国外生产者这一事实。如果当美孚油公司所属的汉波尔石油公司企图按 2.90 美元出售得克萨斯原油的时候，美孚油公司所属的克列俄石

油公司竟按 2.65 美元在美国出售委內瑞拉原油就沒有道理了。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中东原油。但是在石油問題上仍然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苏联和羅馬尼亚趁着价格上涨的机会渗入了法国和阿根廷的市場；委內瑞拉石油产量在 1953 年时有史以来第一次下降了；这些刺激給美国生产带来了存貨的增加，蔓延了价格战，并大大降低了产油国家所得的補貼。上述的由于世界市場价格完全与生产成本脫节而引起的不滿，使埃及的抗議受到人們的应有注意：“整个世界的石油消費者是不是都受到以美国高昂的石油生产成本为基础的价格构成所勒索呢？”<sup>⑩</sup> 用以保护自由世界在中东的利益的费用沉重地落到世界各地的消費者身上，連美国的消費者也沒有例外。

当联邦貿易委员会关于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报告再次注意到中东的奇怪的价格制度之后，司法部在 1952 年 8 月 22 日提出控訴，要求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紐約美孚油公司賠償 6,700 万美元\*。司法部說，这一賠償款項指的是从 1949 年 5 月到 1952 年 6 月間卖给欧洲合作署和共同安全署用以供应馬歇尔計劃国家的石油产品的多收价款<sup>⑪</sup>。

1951 年 6 月，共同安全署一面埋怨同样的产品以較低价格向美国傾銷而向欧洲則索取“过高”的价格，一面便停止了阿拉伯石油運費的支付。

从 1948 年 4 月到 1952 年 4 月，美国政府用于欧洲的 130 亿美元經濟援助中，石油产品占了 13 亿 8,960 万美元<sup>⑫</sup>。

早在 1948 年 6 月，民主党怀俄明州参議員約瑟夫·奧馬洪尼就曾指責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因为經濟合作署曾支付了“假想的運費”。这位参議員說，在巴勒斯坦的海法交貨的阿拉伯石油是按照得克薩斯灣价格再加上从豪斯敦到海法的油船運費来計算的。他說，這項价格使石油价格貴了一倍。<sup>⑬</sup>

\*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在其 1954 年年度报告里談到对它的 5,200 万美元的訴訟案时指出：“該訴訟案件的最后負担对(美孚)公司的总资产來說并無重大的实际意义。”

“芝加哥論壇報”發現經濟合作署的全部開支有可疑之處，認為這是華爾街的陰謀。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指責說，洛克菲勒家族是這一陰謀的幕後人物，美孚油公司現時正因此而源源獲利。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總經理尤金·霍爾曼憤怒地予以反駁。為了衛護自己的指控，“芝加哥論壇報”答辯道：

社論指出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在使馬歇爾計劃有利於該家族所屬各公司一事起了重大作用。他們是通過一個叫做援助歐洲復興馬歇爾計劃委員會的組織來進行的。約翰·洛克菲勒第二的內弟溫思羅普·阿爾德里奇和洛克菲勒的兒子納爾遜·洛克菲勒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活躍分子。

霍爾曼先生不同意我們所說的約翰·洛克菲勒第二是各美孚油公司的老板。這點當然還可以討論，但它不能把我們駁倒。沒有人會否認，由於洛克菲勒家族及它的同盟伙伴掌握了這些公司的很大部分證券，因此這些公司的業務繁榮對他們有很大的好處。我們上次說的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員也如同住在紐約市內和紐約市附近的許多其他大亨一樣，從投入宣傳馬歇爾計劃的資金中收回了一筆可觀的利潤。霍爾曼先生在他信中所說到的並沒有與這個結論相抵觸之處。<sup>⑬</sup>

1949年年初，經濟合作署請了許多專家來調查阿拉伯石油的價格。但是，一直到1950年年末，才下令每桶要降低價格0.50美元。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拒絕充當破壞這個“有競爭性的”價格的參與人，並且不再接受經濟合作署的定貨。<sup>⑭</sup>

在司法部提出了關於過高計價的訴訟案以後，1952年8月，共同安全署也要求司法部調查為海灣石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和大西洋石油公司所掌握的科威特石油中的類似情況。<sup>⑮</sup>

國內的生產者和煉油者都各自抱怨歐洲復興計劃。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新煉油廠的出現，意味着卡特爾以外的美國獨立煉油廠將無法再在那裡找到市場，而這些新煉油廠部分地是靠歐洲合作署和共同安全署的基金的資助而建成的。更糟糕的是有這樣的

威胁：这些新建炼油厂很快就会使它们的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状态而需要输出过剩产品，估计在1954年每天将向美国大西洋沿岸输出10万桶。这些炼油厂自然是提炼中东和委内瑞拉的原油。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洲供应了欧洲原油需求的44%；到1954年百分比降低到只有12.5，其余部分则由中东供应。就这样，一个美国原油和提炼产品的具有潜力的市场消失了，这件事情多少是由于美国政府供给欧洲炼油厂资金而造成的。<sup>⑩</sup>

法国也同样是怨声载道。战前法国20%的进口是属于独立公司的。现在“维持原状”的七家公司以协同步调和同一价格供应了法国的全部需求。这就使得独立公司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可乘之机以减轻在法国所受到的压力。<sup>⑪</sup>

但是，石油商人间这种国际上兄弟情谊不但受到美国独立生产者的侧面攻击，而且这些兄弟本身也无非是以臭铜钱联系起来的；因此，一旦金钱利害不一致，英国老兄为的是英镑，美国老弟为的是美元，这种联系就要完蛋了。

当市场由于石油生产过剩而相对缩小的时候，情况就恶化起来。这时候卡特尔中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这两个小伙伴开始变得很倔强，并企图利用英国往昔在全球的霸权来自肥。终于趁1947—1948年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机会，英国政府同阿根廷签订了一个每天供应16万桶石油的英镑协定，这些石油主要是英伊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在中东开采的。这就使得美元石油\*从拉巴拉他河被排挤了出去。最使美国生产者难堪的就是运往阿根廷的石油是在马歇尔计划款项援助下建成的炼油厂里提炼

---

\* “美元石油”指其币值随美元币值而变化的国家所产的石油，如委内瑞拉的石油；“英镑石油”则指来自英镑集团国家的石油，如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第二次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几乎是油田设备的唯一的供应者，当时英国公司被迫以美元购进美国设备。这样一来就使得“英镑石油”里包含了“美元”的成分，这就是说，计算生产成本时对这两种货币都要考虑在内。此外，像科威特之类的国家，石油公司为美国和英国股东所共有，其所产的石油就具有混杂起来的美元和英镑含量。

出来的。<sup>⑧</sup>

大約在同一時間，瑞典由于美元缺乏而增加了英鎊石油的進口。在這件事情上，英國公司得到了政府的熱烈支持，其支持的程度正如一位石油經理所說的：“你簡直無法判斷英國外交部對英國石油公司的支持到達了何種地步。”<sup>⑨</sup>但在這種局面之下，迪安·艾奇遜主持下的國務院不但沒有支持美國公司，反而實際上幫助了英國人，因為他把經濟合作署的美元交給後者。

當美國和委內瑞拉的石油生產略有降低時，中東石油生產却是欣欣向榮，中東石油的三分之二是屬於英鎊石油。伊朗、伊拉克和卡塔爾所生產的石油幾乎全部都是英鎊石油，此外，科威特生產的石油的四分之三也是英鎊石油。屬於美元石油的只有阿美石油公司和巴林的產品，另外還有海灣石油公司經營的科威特石油的四分之一。<sup>⑩</sup>

美國公司當然不愉快。但是美國奉行的帝國主義總政策卻要求它支持英國及其脆弱的英鎊，即使用美國納稅人的美元來建設英國煉油廠也在所不惜。就在1949年的時候，殼牌石油公司從美國的保險公司得到了一筆2億5,000萬美元的貸款，用以擴充它在世界各地的設備。而從這筆貸款里換來的代價是每天有50,000到75,000桶殼牌公司的委內瑞拉石油進入美國。大約在同一時間，英鎊貶值了，這就使得英國石油的價格跌落了30%。全國石油委員會主席華耳特·海藍南嘲笑過美國各有關方面給予英國的援助。他說，他們“比英國人更帶英國味。”他又說，現在該輪到“對美國和美國人稍加考慮”的時候了。<sup>⑪</sup>

1949年年末，英國人竟然採取“禁止”美元石油輸入的措施。日本人甚至被通知說，他們不能用自己的英鎊結存來購買美國石油，除非這些英鎊其後被美國公司用來購買日本商品向英鎊區輸出。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美孚真空石油公司由於它們的遠東市場受到了損害，曾嚴重地抗議過。<sup>⑫</sup>

英國人開始削減委內瑞拉的美元石油的進口，甚至來自殼牌

石油公司的产品也不例外。美国国务院曾对此事提过抗議，但是，全国石油委员会認為这个抗議不过是表示一下“遺憾”而已。参議員康納利甚至要求把这种禁止輸运的举动宣告为“对我国經濟的敌对行为。”<sup>②</sup>

英国人曾建議美国公司把租借地轉讓給英国公司、服从英国管理和向英国納稅，而以放松英鎊限制和允許一部分美元石油在英国本土銷售为交換条件。在談判进行期間，美国冻结了原已撥付扩充英国炼油厂的資金。1950年达成了一项協議，規定把英国进口的美元石油从每年1,300万吨削減到900万吨，并且調整伊拉克石油中的美元和英鎊含量。新澤西—紐約美孚油公司的股東們同意，他們在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占的份額在英鎊区銷售时得以英鎊付款，但該項英鎊須在英鎊区内用以購買耐用物品和本地需用品。如石油在英鎊区以外銷售时，他們应按成本价格的75%計付英鎊和25%計付美元給英国人。<sup>③</sup>

1951年年初，新澤西—紐約美孚油公司又达成了进一步的協議，根据这个協議，各美国公司应将其伊拉克石油的“美元含量”降低到英鎊含量的水平。在禁运之前，美国公司在英鎊区銷售它們的四分之三石油以賺取美元，到1951年已經減少到40%，1954年更減少到只有30%。但到这时为止，估計英国可能已經节省2亿6,000万美元。这是由于用不以美元計費的油船載运英鎊石油到英国、供应美国公司在中东的需用以賺取大量英鎊，以及購買英鎊石油到英鎊区以外銷售而获得的。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开始在英国用英鎊資金建造油船，用英鎊在英国扩充炼油厂并定購英国設備。这自然排挤了美国的造船者、油田产品和炼油設備供应者——这是对美国工業的进一步打击。<sup>④</sup>

紐約美孚油公司准备在英国的科利頓建造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炼油厂，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在南安普敦瓦特的巨大福雷炼油厂則价值3,750万英鎊(折合1亿另500万美元)，这是歐洲最大的炼油厂。这一炼油厂供应了英国需求的四分之一。这个原子

战争中的显著目标的出現，影响到了休养胜地的紐福賴斯特的产业价格下跌，平均每个業主損失 1,000 英鎊。<sup>⑥</sup>

英国石油的惊人的“美元含量”使英国的經濟学家困惑不已。人們估計，1950年欧洲为美元石油付出了7亿美元——主要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和委內瑞拉石油，但是即使是伊拉克石油也含有很高的美元含量，因为很多的設備是在美国購買的。“紐約时报”从日內瓦报道說，問題的核心“在于巨大的国际石油公司間的內部帳目”。甚至英国政府对它自己的英伊石油公司的真正情况也只能作些猜测，虽然它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在英伊石油公司里，美元和英鎊是如此的糾纏不清，局外的會計人員是無法知其究竟的，他們無論怎样也不可能知道比空洞的公司年度报告所披露的更多的东西。<sup>⑦</sup>

这些报告透露出 1953 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情况很不錯，淨收入为 1 亿 3,040 万英鎊(折合 3 亿 6,500 万美元)，这使它在全世界的石油公司中仅次于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而占居第二位。它的总收入为 17 亿另 100 万英鎊(折合 47 亿 6,300 万美元)。

1953 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生产量平均为每天 130 万桶，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則为 180 万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平均每天炼油 170 万桶，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則为 190 万桶。<sup>⑧</sup>

尽管英伊石油公司損失了伊朗的产品，但它的情况仍然很不坏。它在 1953 年的淨收入为 6,800 万美元，仅比 1952 年有些微的下降。

不光是这些利潤的大部分流到英国股东的腰包里，而且根据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估計，由于从中东把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的产品运向英国，使得英国节省了大約四亿美元，否則它就得用美元向委內瑞拉購買了。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还估計它那家用英鎊經營的福雷炼油厂也为英国每年节省了一亿美元。此外，英国已經能够每年輸出价值 1 亿 5,000 万美元的石油产品，这笔买卖本来会是屬於美国的。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明灯”杂志所發表的这些数字，显示出

約翰牛和山姆大叔之間的親如手足之情，這個不讓外人參加的俱樂部——世界石油卡特爾的成員之間的親如手足之情。這些數字使美國的獨立生產者和煉油者讀到時不勝辛酸，並在國會听取意見會上被廣為引証。雖然新澤西美孚油公司那本五色繽紛的“明燈”雜誌較之沈悶乏味的新聞紙本的國會記錄可能在世界事務上有更大的影響，但它畢竟給了獨立生產者和煉油者一些安慰，因為最低限度他們的建議已被印刷出來，即使沒有多少人看它而且也不起多大作用。<sup>②</sup>

### 西歐石油報告

1955年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發表關於石油價格的報告的時候，有關石油價格的爭論又一次地公開出來<sup>③</sup>。該委員會反對由於要使中東石油價格接近美國價格而令西歐消費者付出過高的費用。其實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報告里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新東西，1952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關於國際石油卡特爾的報告已經對這個情況作了詳細的說明。

工黨議員在下院斥責這種“非法的敲詐”，並攻擊卡特爾，說它是稱得上“人民公敵第一號”<sup>④</sup>的主要敵人。“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喟嘆道：“如今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已不復存在石油的自由市場價格了。”如果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被允許以真正的經濟價格來購買石油的話，則美國以外的世界估計每年能節省四億美元的開支。<sup>⑤</sup>

圍繞着歐洲經濟委員會報告的發表而發生的事情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在美國，密蘇里州民主黨參議員亨寧斯以及其他人士曾堅決要求杜魯門總統發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的修訂本。石油公司曾抗辯說，石油卡特爾報告的發表將使克里姆林宮得到好處和感到快意。“石油論壇”懷疑地說：“人們有理由懷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中負責國際石油工業‘秘密’報告的官員里是否有共產黨傾向的官員在內。現在已經太遲了，報告要發表了，為



了保險起見，美国联邦調查局应对每个参与准备和撰写这个报告的人进行調查。”<sup>39</sup>

“华尔街日报”記者在日内瓦报道說：很显然，强有力的石油工業界和国务院官員都同样地反对發表欧洲經濟委员会报告。倫敦“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怀疑是否联合国秘書长哈馬舍尔德压住报告不讓公开。<sup>40</sup>情况同华盛顿对待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报告完全一样，由于欧洲經濟委员会报告的副本“泄露”給了报界，因此已經太迟了，这就不得不正式發表这个报告。但是，国务院表示抗議，宣称它“好像是建議要由政府或各国政府共同控制石油价格，这与美国政府政策将有抵触。”<sup>41</sup>根据“紐約时报”日内瓦記者报道，国务院埋怨欧洲經濟委员会，因为“对于那些認为美国为了‘壟断組織’的利益对欧洲經濟橫加不利影响因而热中于找寻新棍棒以打击美国的人們來說，它（指报告）提供的彈藥太多了。”<sup>42</sup>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董事长尔·福利斯响应这个評論說：“报告的哲学是与美国的政策和利益背道而馳的。”<sup>43</sup>英国政府也表现出它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石油公司的立場一致。<sup>44</sup>

至于石油工業界，它私下埋怨“欧洲經濟委员会沒有明确承認中东原油价格的決定完全是个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各公司要付出一笔它們必須支付的款項来滿足該地区的一些政府的欲望，然后这些公司才能繼續开采石油。”<sup>45</sup>

石油工業界的埋怨也不無道理。欧洲經濟委员会报告說，每桶阿拉伯石油要付給沙特阿拉伯国王 0.70 美元。显然石油公司是不肯少要利潤的，因此卖給西欧的每桶石油便要賺到 1.40 美元。至于生产成本，报告說每桶只要 0.35 美元。<sup>46</sup>

此种情况引起了猛烈的責难，但是这并没有給予欧洲消費者一点兒好处。他們可以閱讀欧洲經濟委员会的报告来得到些安慰，一如有些美国人閱讀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报告而得到些安慰一样，但是，不論英国、荷兰、法国还是美国政府，都不願意去触犯組成国际石油卡特尔的七大公司的石油帝国的利益。

## 第七部 石油的将来

### 第三十章 墨西哥——希望的灯塔

当自由世界已被国际石油卡特尔所控制的时候，墨西哥石油公司所發出的微弱而持續的光芒，对于拉丁美洲和中东的那些石油丰富但却为貧困所苦的国家來說，不啻是一座希望的灯塔。

1938年，墨西哥征用了美孚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規模較小的外国公司，并宣布它自己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是独立的时候，人們不客气地預言說，不出一年功夫，这个愚蛮的国家就要跪下来哀求壟断組織重新回来。人們認為这些墨西哥“猴子”是缺乏管理最复杂的工業之一的石油工業的“知識”的。

但是，現在关于墨西哥石油公司如何为墨西哥人生产墨西哥石油的故事，已經成为当代史詩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頁了。由于它不是按照“星期六晚邮报”的自由企業故事体裁来剪裁的，所以在美国很少人知道它。但是在南部的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那些偶尔看看格兰得河彼岸工業的石油商們，却不得不沮丧地承認，墨西哥石油公司是在“进行着生产”。

1938年，当拉扎罗·卡德納斯总统用大刀闊斧的手段解决了这个糾纏国家政治和經濟命脉达几十年之久的难题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責罵他是个“共产党人”或者至少是一个不知现实困难的愚蠢的空想家。为了工資报酬的爭执，那些石油公司曾經誹謗过石油工人工会、联邦仲裁委员会和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而現在，它們当面侮辱起卡德納斯来了，并相信他最后会屈服下来。卡德納斯还有别的办法嗎？政府本来并没有准备要国有化，也沒有机构

去接管这个工业。国有化实在是洛克菲勒为中心的贵族们面前力图维护尊严和独立的国家的最后的孤注一掷。

促使 1938 年国有化的原因是：为了外国资本家利益而对这个国家天然资源的 20 年来的横暴剥削，对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毫不留情的侮辱，对墨西哥宪法、法律和税收措施的存心蔑视，对内政的一贯干涉，对联邦和各州官员的不断行贿和教唆，对武装暴乱的资助和在石油区维持一支“白人警卫军”。

直接引起事件爆发的导火线是这些公司拒绝补付每年 170 万美元的差额——即公司最后应允付给工会的数额与政府判决公司应付的数额之间的差额。当各公司宣称联邦政府的工资裁判额会导致它们破产的时候，显然它们真正惧怕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拉丁美洲政府干涉石油公司对公司内部的对绝对权力。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经常独断独行，不许政府对它们内部事务加以干涉。要是同意这样做，就会开一个先例：低贱的小国政府竟敢吩咐世界卡特尔应该按照什么条件来经营，应该付多少工资和多少赋税。也许最后纽约、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要和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和德黑兰平等地打交道哩！

无疑地，墨西哥是不敢坚持到底的。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委内瑞拉石油产品是一根能够打垮卡德纳斯总统的棍子。卡特尔并不需要墨西哥石油。它们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内放弃墨西哥，封锁这个国家的出口，用经济绞杀来惩罚它，而当卡德纳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垮台的时候，卡特尔就会仁慈地重新考虑，并重新接管石油工业。

很少有政府曾面临过比这更毫无希望的困难局面。许多年来，美孚油公司（华斯提加）和壳牌石油公司（阿吉拉）已把哥尔登兰油井采得涸竭了，这个曾一度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油田，现在已变成由于冲灌了盐水而夭折的牺牲品。而一些炼油厂则在与政府进行纳税问题的长期争吵的过程中变成了生锈的铁桶。油管自然是敷设到海港的，以便使这个国家的石油都能够被人弄到国外去。

虽然壳牌石油公司的阿吉拉曾自称是一家道地的墨西哥公司，只是同它的母公司保持“技术上的”联系，但是，英国的张伯伦政府却立刻指责，这个征用行为是一种没收。英国保守党虽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很软弱，但对小墨西哥却很强硬。对于向这个美国—英国—荷兰世界卡特尔的挑战的事，美国国务院的反应是同英国外交部一样愤怒的。

的确，墨西哥没有什么石油专家；美孚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早已看到这一点。各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在征用后都撤退了，把他们的房子交给看守人，他们自信在一两个月内就会回来。

在过去，墨西哥石油的很大部分是输出国外的，但现在世界市场已经被堵塞了。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通知所有的人说，墨西哥的石油是属于他们的，谁要是买它，谁就买了“赃物”。这些公司深谋远虑地把几乎所有的油车都开到美国，并撤退了全部油船。

显然，现在只有石油工人才懂得石油的各个方面的問題。因此，他们就把企业接管过来。鑽井工人和蒸餾工人成了企业管理人，并在墨西哥石油公司里占居重要位置。从工会人员中涌现出许多忠诚的人民公僕，墨西哥石油公司在最初几年里所以能够终于站得住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得到卡德纳斯总统的全力支持。

因此，石油国有化的成败关键就操在卡德纳斯总统和有组织的石油工人之手。与罗斯福无独有偶的卡德纳斯是一位伟大的激进主义者，他在1934—1940年间担任总统。他抚育了維森提·郎巴多·托勒丹諾领导下的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以及农民协会的成长。在征用造成的危机时期里，大多数资产阶级都盼望卡德纳斯被狙击；教堂祈祷上苍使他倒台；有些将军希望他由于做得太过火而自取其咎，并且有人已准备接受外国金元来领导叛变。支持这位大无畏的总统的是：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力图发展不受外国控制的真正民族工业的工业家和小商

人。

墨西哥的石油生产慢慢地、逐步地开始恢复。但是，如何取得四乙基是个大问题。美孚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所创办的乙基公司对四乙基拥有百分之百的垄断权，并认为能够通过拒售四乙基给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办法来保证“控制”墨西哥汽油的生产。许多工程师被派到美国去设法获悉怎样才能独立生产四乙基。最后，当墨西哥城建立一个试制四乙基工厂的时候，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领导人物大笑不已，并声称他能够喝尽墨西哥人所能生产的全部四乙基。虽然爆炸和中毒使得好几个实验人员牺牲了性命，并且使另外一些人终身残废，但不出几年功夫，墨西哥石油公司就开始生产这种液体了——虽然它的成本为乙基公司产品的12倍。当乙基公司认识到墨西哥人不仅正在生产这种液体，而且还可能以此破坏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权的时候，一笔买卖成交了，墨西哥石油公司被准许购买四乙基。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缓和了封锁的压力。辛克莱石油公司打开了谈判之门，这家石油公司当时是美国石油界的一头离开母牛的小牛。辛克莱石油公司对墨西哥的赔偿要求从3,200万美元减到800万美元，而它为购买墨西哥新石油而愿意付给的价格却提高了。城市服务石油公司的問題也跟着解决了。这些协定实际上是规定在数年之内用提供石油产品的办法来折价偿付被征用的财产价值的——这一迁就行动使要求立刻用石油全部偿清的美孚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大为不满。墨西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承认它是没收财产，并且声称它愿意在合理的期限内偿付一笔适当的款项。

国有化的实行和卡德纳斯总统的拒绝屈膝于卡特尔，使罗斯福政权认识到，旧时的美墨对立关系已经不合时宜了。北风没有消灭墨西哥人的抵抗，也许阳光倒能使它软化。同情墨西哥的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他设法使美孚油公司的赔偿谈判达成协议。不久，壳牌石油公司也勉强地达成了

一个解决方案。当墨西哥得到了石油并且能够通过墨西哥石油公司来發展自己的石油工業的时候，它就最后地摆脱了外来压力，成了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

尽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工作拙劣、怠工和分裂现象，但是，墨西哥石油公司在头几年里还是支撑过去了，其后并在安东尼奥·贝尔茂德士的主持下开始發展起来。这位百万富翁在靠近美国边境的济华花市开始了他的锦绣前程；他因为曾担任厄尔巴索市对岸的西乌达德胡阿累斯市的市长而誉满全国，因为他曾把该市的市容整潔起来，其后他就被选为参議員。他是墨西哥政界中罕見的人物，因为他投身政界以前就已很富有。米利尔·阿勒曼1946年被选为总统以后，就挑选了贝尔茂德士领导墨西哥石油公司。

好像是政府意識到它自己的缺点，因而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周圍安下了一道圍牆。貪污、官僚主义和工作效率低的现象，也許可以容許在其他地方滋长，但墨西哥石油公司对国家前途关系如此重大，因此，在石油公司里是不能容忍这些不良现象存在的。

在石油区和墨西哥城里，人們是把3月18日当作征用紀念日来庆祝的。在这个經濟独立的紀念日里，在法因阿特斯宫举行了由总统及其随員出席参加的庆祝会。包厢座位留給外交使团；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与来自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外交使节一起聆听墨西哥石油公司經理發表的石油工業的年度报告。在报告以前，有两小时的音乐、歌唱、舞蹈、乐队和交响团的节目。

贝尔茂德士經理通过全国無線电和电视网向他的股东們——2,500万墨西哥人报告工作。从城市的公共广场一直到仍然把西班牙文当作外国語的遥远山区的乡村，人們从一个条理分明的業務發展报告里听到了贝尔茂德士的声音。要言之，这个报告内容有如下表。

从1938年起，产量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产量还不到1921—1922年的一半，那年哥尔登兰是美国国土以外的全世界最大的油

年度	生产量 (单位桶)	蕴藏量 (单位桶)	鑽井 数目	收入 (单位比索)	納稅額 (单位比索)
1939	42,000,000	835,000,000	32	243,600,000	66,402,000
1947	56,000,000	1,058,000,000	64	759,000,000	253,000,000
1951	78,000,000	1,424,000,000	268	1,838,000,000	473,000,000

年度	工 人	工資及薪金 (单位比索)	社会福利費 (单位比索)	工資及福利費共計 (单位比索)
1939	17,600	80,682,000	17,066,000	97,748,000
1947	28,822	206,469,000	43,190,000	249,659,000
1951	31,911	273,660,000	147,811,000	421,471,000

田。建設較迟的帕扎里加油田現在則成为墨西哥石油的主要来源,其他油田也不断出油,这一事实戳穿了美孚油公司1942年的論断的虛伪性,当时美孚油公司說,只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才懂得如何找寻油田。在1932—1936年連一个油田都沒有找到,从1938年到1946年只找到一个,但从那时以后,就一共找到了31处之多。

国有化的成果在石油消費量的惊人增加上显得更为突出。在过去的旧日子里,絕大部分的石油都从坦比哥和突克斯班越过大洋流到外国去了。1921年生产的1亿9,300万桶石油中,有1亿7,200万桶是輸到外国去的。但1954年生产的8,500万桶中,則只有2,200万桶輸到国外去,其中絕大部分是提交給壳牌石油公司作为偿付它的阿吉拉石油公司财产的,其余部分則用以支出价值高昂的設備的进口。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墨西哥石油为外国的需要服务并塞滿外国人的腰包,但現在它为祖国提供动力,它的收入惠澤全国。

墨西哥石油公司计划在1956年要鑽整750口井。同1939年比較起来,这种增加是惊人的;但是要同美国的鑽整40,000口井的

計劃相比較，它就微不足道了。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遭遇中，鑽井計劃要算是最辛酸不過的了。這個國家既缺少金錢也缺乏熟練人員來實行這個規模較大的計劃，因此只好依靠外國承包商，主要是美國承包商來協助完成這個計劃。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謠言說，墨西哥已經“出賣”了它的國有化的理想。承包合同答應在25年內以產油的15%到18%給予承包商，在鑽井費用尚未完全付清以前，井應以石油產品的50%給予承包商。如果承包商鑽了個枯井，則鑽井費用全部由承包商自行負擔。全部石油的所有權則屬於墨西哥石油公司之手。

美國的大公司輕蔑地拒絕了這些條件；只有一些小公司和冒險家才願意在這個賭博中碰碰運氣。無論政府的“出賣”行為提供了什麼樣的前景，但是現在的合同仍然肯定地不會提供出什麼好結果。

曾一度似乎黯淡地面臨破產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現在每年通過各種賦稅交給了國庫五億比索。一比索大約等於美金八分。在征用以前，1936年外國公司只繳納了4,400萬比索——甚至這樣，他們還說是沒收行為。現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則向國家提供資金來建設大水壩，推行灌溉計劃和國家的工業化。

現在每加侖美金1角8分的70度辛烷汽油“墨索林納”和每加侖美金2角3分的80度辛烷汽油“修珀-墨斯”是目前除委內瑞拉以外世界各地售價最低的汽油。但在過去的歲月里，墨西哥人為購買他們本國所生產的汽油而付出的價錢，竟比美國消費者為購買從墨西哥灣沿岸進口的同樣產品要多付些錢。可能有人要勸誘墨西哥石油公司至少把價格提高到美國의 同樣水平，以進一步改善其財政狀況，但它堅定不移地按照它自己提出的口號中所表達的目標前進，“為國家服務”。

貝爾茂德士經理在他1952年提交國家的報告中說，原有的煉油廠已現代化了，並且還建設了新的廠，原有的油管已延長了，並且還鋪設了新油管，他特別提到把天然煤氣用煤氣管輸送到墨西



哥城、蒙德勒和其他城市的雄心勃勃的計劃。过去外国公司把这些煤气不予利用地散放到天空中——这一惊人的損失为数可能要达到数十亿美元。但是美孚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对墨西哥的工业化是毫不关心的。现在煤气被用来向油井再加压力，因而延长了油田的寿命，同时煤气用于工业和家庭需要方面的也日益增多。

石油分配工作是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最薄弱一环。铁路对石油分配不能提供多少帮助。墨西哥的铁路都是为了便于外国人攫取该国矿藏而铺设的，因此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全国铁路网。甚至石油中心坦比哥也没有一条直接連結首都的铁路线，而西北部各州则仍靠加利福尼亚供应石油。

当墨西哥石油公司分配其大量产品的时候，私人企业通过数以千计的大小、好好坏坏的服务站都进来插一插手。在这方面，政治影响发生作用，各种丑闻到处流传。

足以与美国一般石油比美的“修珀-墨斯”汽油，除了大都市以外很少地方能买来使用；作为乡村主要照明和燃料用的煤油长期供应不足。輸出石油以賺取美元的迫切需要与国内需求的巨大增长使供应问题极为困难。为了摆脱生产不能适应消费的限制，墨西哥石油公司早在1949年就希望从北面的邻国得到一笔数目巨大的贷款。当时，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由于企图增加可供美国利用的石油供应以备冷战及热战之需，曾建议发展墨西哥的石油生产。看来两国的要求可说是碰上头了，于是贝尔茂德士提出了要求投资二亿美元来帮助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增产计划。华盛顿几乎人人都对这位英俊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经理微笑相迎。但是，国务院却不如此；这个被墨西哥一位石油权威人士称为美孚油公司的“不可触犯的要塞”只有一个意见：不同情这个计划。它认为墨西哥应当放弃石油方面的社会主义；应当允许美孚油公司和其他美国主要公司回到墨西哥；应当为了国际石油卡特尔的利润而重新参加自由世界。墨西哥拒绝接受这条黄金锁链。

贝尔茂德士在其1952年报告里谈到这一意外时夸耀地说，墨

西哥石油公司依靠自己的努力已經达到了曾經向美国政客和金融家提出过的計劃里的目标，并且仍然保持着自己家庭的主人翁的身份。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着需要生产更多产品的問題，而这一問題既非墨西哥石油公司也非美国承包人所能解决；因此这就存在着一种危險，如果一旦外来压力强大而內部对自己的事業又不够坚决时，則墨西哥政府将有投降之虞。

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工資和工作条件大大高出大多数墨西哥人的一般水平。虽然目前石油工人的購買力較諸征用之前也許沒有增加，但是他們享有更合乎人道的工作条件，他們的社會福利远远超过从外国公司口袋里挤出来的那一点点福利。工会合同是一本264頁的將全部雇用人員都包括在內的文件，合同的全部內容已經实现，并且还不断得到改进。合同的末項規定每年的一个月休假期間享有双薪待遇，以便使工人的家庭能真正享受这个自由時間。墨西哥石油公司扣存工資的10%作为儲蓄基金，而公司另以应付工資的20%撥充儲蓄基金，这就使得許多工人能够买得起房子、無綫电、冰箱，而收入較高的人們甚至还可以买上小汽車。石油工人的情况是如此的优厚，以致他們成了社会整体中的一个与世隔絕的团体；新的工作机会严格地限定只留給石油工人的子弟。这一劳工貴族階層的出现隱含着这样一种危險，这就是，虽然許多令人困惱的問題影响到絕大部分的墨西哥人民，但石油工人却置身事外。

墨西哥政府自称是建筑在工人、农民和小工商業者的三角联盟上，这个联盟是“革命組織”之一，但这些組織事实上是建立在一帮言行不符的政客身上。在这个冠冕堂皇的外表后面工作的那些官員們，在退休的时候都成了拥有巨量地产和持有大批得到国家財政部照顧的混合資本公司股票的百万富翁。

許多正直的工会人士和知識分子之所以支持革命組織党，只是由于两害相权取其輕，正如美国的一些工会人士和知識分子支持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人一样。他們認為政府的变換常常可能隱

含着政治的暗影——那时一个軍国主义的、天主教的、反动的政府将会毫不留情地廢除那些保护了許多墨西哥人的社会和劳工立法，而这些社会和劳工立法是經過艰苦斗争才获得的。

一位多少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工業家最近告訴我說：

“民主”是富裕的国家的奢侈品。至于像墨西哥之类的穷国家，它們的人民仍然沒有受过教育，他們仍为疾病所折磨以及为貧穷所苦恼，如果他們不願意被撕成粉碎和成为美孚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之类的資本集团的牺牲品的話，那末就要寻觅其他的政府形式。我們这个政府尽管是腐敗，但仍然是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并且一般說来是为人民謀福利的。腐敗就是我們为独立而付出的代价；一个有条理的政府早就会把墨西哥石油公司变成同美孚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資本合作的“混合”公司了，而我們就要退回到 1938 年以前的日子，不但如此，并且还要被掌握在一只更强有力的手里——我們的民族資本将牢牢地陷入华尔街的怀抱。我支持政府，但是在任何時間都为把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思想扩大到其他工業部門而努力。我們对墨西哥主义的自豪和我們在墨西哥石油公司上的成就，是我們最后能够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保証。而对我們來說，再沒有比这更好的前途了。

他对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自豪是有根据的，全国人民都分享到这种自豪感。甚至那些完全沒有陷入官僚主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員在講述到扩大他們企業的計劃时，也总是热情地沾沾自喜。他們承受过来的锈鉄桶正在刮干净以备安装新設備；现代化的設備由于得到适当的照顧而閃閃發光。这并不是一种装門面的工作。拉丁的人道主义甚至普照到炼油厂；在西烏达德馬得罗炼油厂修筑了寬闊的馬路，四周种植了树木，鋪上草皮，以便調剂一下炼油厂所难以避免的令人作嘔的空气，并讓人們的眼睛感到舒服。

墨西哥城的 3 月 18 日炼油厂的餐厅是一家最新的現代派設計

的餐厅，主持者是全国最能干的一位餐厅老板。他是把这个差事当作一件爱国工作来担任的，因为他已经从他在墨西哥城和阿卡浦尔科开设的高级餐厅赚够了钱。这家餐厅反映了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企业对社会福利的关怀。超现代派的建筑、在厨房和服务台上闪烁着摩登合金、餐桌，这一切在美国的炼油厂里可能认为是“多余”的东西，但在3月18日炼油厂，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要在一个许多居民由于多少世纪以来的营养不良以致甚至于失去了食欲的国度里，改变工人們的可怜的饮食习惯，介绍牛奶、生菜、维他命和营养品，要在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饮食方面——为他们打开一个新局面。

餐厅的后部是一间为技术人员而设的特别房间，它现在只供来宾之用。技术人员认为把他们同大家隔离开来是不民主的，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喜欢那个大餐室——那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在一个为民族主义所强烈地激励着的和对于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的国家里，墨西哥石油公司是不像有可能被出卖给世界石油卡特尔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成功扭转了几世纪以来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同外国资本的狗腿子和缅怀往事的人们结了不解缘的永远悲观论者，已经被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成就所驳倒了。

在一个诚恳地发展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都加以照顾的国家里，墨西哥石油公司这个“准社会主义”的企业究竟能坚持多久，这是一个使许多墨西哥的急进主义者感到烦恼的问题。有些人则认为，墨西哥石油公司是进一步国有化的前奏曲；他们甚至要结束外国人对铅和银的开采。但这并不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财富和奢侈品空前集中到墨西哥城里，那儿的乞丐走路必须提心吊胆，以免被豪华的凯迪拉克牌汽车撞倒，这一事实预示了一个柯立芝—胡佛主义时代的到来。

墨西哥石油公司发展的本身指出了有必要大大发展钢铁工业以供应油田和炼油厂设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墨西哥石油公司

是依靠美国公司供应鑽鑿和炼油用的高度精密机器的。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能够依靠本国的来源取得它所需的大部分设备以前，它仍然要受到美国封锁和禁运的压力，这就给予了墨西哥政府一个陰險無比的警告：如果它不想它的石油工业被窒息，它就要小心处理它的国际事务。

在墨西哥政治生活的变节逆流中，墨西哥石油公司作为一座灯塔向人民发射出光芒，证明他们的创造力，鞭策他们去争取更大的成就。对于其他国家说来，墨西哥石油公司证明，除了听命于美孚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统治以外，还有其他的出路可寻。

## 第三十一章 伊朗的威胁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期间，伊朗并没有划入美国在中东公司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辛克莱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曾经向这个国家进行过试探，但是由于英国人对侵入他们禁地抱有敌意，以及伊朗担心在里海一带给与外国租借地会触犯它北方的邻国，因此美国对伊朗的入侵被挡了回去。<sup>①</sup>

1951年3月，英伊石油公司的财产被伊朗收归国有，这一灾难真不啻是个晴天霹雳。预言家们曾经预言过苏联人可能要侵入伊朗，或者这个国家本身会倒向共产主义。但是人们却没有料到，一个由封建地主所控制的政府会把英国人赶走。

纽约州州长杜威在国有化之前一个月就已预感到不妙，当时他看见了这样一个幻景：“如果赤色沙皇侵入伊朗的话，我们要不要诉诸战争呢？如果不的话，我们是不是让它把伊朗的石油拿过去，并且随后又把伊拉克和以色列拿过去，再后或者还要长驱而入沙特阿拉伯呢？我们会不会允许丰富的石油供应落入俄国之手呢？没有人能知道。这儿是一个真空，而独裁者是会走进真空去的。”<sup>②</sup>

伊朗人在摩萨台首相的领导下，至少走进了这个真空的一个部分。英国人肯拿出来东西太少了，而且太晚了，等到他们最后同意采用中东其他地区实行的利润对半分配的办法时，水壶已经沸开盖了。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在中东的各公司却由于英伊石油公司的倒霉而大发利市。为了填补伊朗的真空，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产量从每年2亿桶增加到3亿桶，科威特石油公司从1亿2,800万桶上升到2亿7,300万桶。也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对英国伙伴遭到的致命打击没有感到什么难过；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停止

了伊朗的石油生产以及关闭了世界最大的阿巴丹炼油厂，造成了伊朗境内的真正的真空，因此构成了对石油卡特尔的经常威胁。1953年的年中，伊朗开始用降低了的价格把少量产品输出到意大利和日本等缺乏石油的国家。1953年5月，不顾石油卡特尔对伊朗的抵制，42,000吨石油分四批运给了买主，这是暴风雨来临的信号。<sup>③</sup>同年8月，伊朗陆军推翻了摩萨台；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经因为与纳粹有联系而被英国人囚禁过的新首相萨希迪宣布伊朗将不再“倾销”石油<sup>④</sup>。卡特尔于是便放心了，并着手重新夺回英伊石油公司失去的势力范围。温斯顿·丘吉尔在1913年担任海军大臣时曾促使英国政府购买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票，现在作为首相，他显然不愿坐视他所宠爱的这个公司瓦解。

英伊石油公司对混乱的局面很有信心，因此拒绝在年度报告里勾销它在伊朗的资产。股东们也感到尚堪告慰，因为尽管1952年总利润较1951年减少了3,300万美元，但纯利润只减少了300万美元。<sup>⑤</sup>

英国人那种拒绝承认失败的顽强性，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伊朗国有化法的惊慌失措适成对比。五角大楼肯定认为，苏联将要趁阿巴丹炼油厂关闭的时机来动手，因为阿巴丹炼油厂是东半球飞机汽油的主要来源。“飞机汽油”甚至连供应朝鲜战争之需都嫌不够；美国战略家认为，要是1951年爆发世界大战，空军从一开始就会是颤颤不振的。如果苏联人需要战争，那么阿巴丹炼油厂的关闭应该是他们的信号。但是苏联却并没有动手。

美国国务院曾向摩萨台提出过各种折衷方案，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英国人对美国的意图的怀疑，而且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把美国看成是英国人的帮凶。当美国国务院担心伊朗会很快倒向共产主义的时候，英国外交部却坚持认为要给摩萨台一点教训。如果人们竟在伊朗同国有化分子进行谈判，那末又怎能保证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不会起而效尤呢？

美国和英国都很有信心地预料摩萨台会由于国内经济崩溃而

很快倒台。在这一点上，他們重复着1938年关于墨西哥卡德納斯总统倒台的预言，当时卡德納斯征用了外国公司。但是伊朗人好几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仅能維持活命的水平线上，甚至还在这个水平线以下，因此在油井关闭之后，他們几乎没有感到自己的飢餓生活有什么变化。⑥

伊朗政府提供的数字表明，石油公司交納的矿区使用費从来没有超过它收入的15%，1950年矿区使用費是13%。这个数额只占国民收入的4%。德黑兰宣称，从1911年到1920年根本没有收納矿区使用費；从1921年到1930年矿区使用費大約为6,000万美元；从1931年到1941年大約为1亿2,500万美元，而这笔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以后被英国人和俄国人無偿使用的軍事设备上；至于1941年到1950年的矿区使用費大約为2亿5,000万美元。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人認为，英伊石油公司早在25年到30年以前就已經賺回它的一亿美元的创办投資了，从那时候起，它所得的总利潤已相当于创办資本的25倍。最使伊朗人恼火的就是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向英国政府繳納了1亿4,200万美元的稅款，但給伊朗政府的矿区使用費却只有4,500万美元。更糟糕的是，56%的紅利也流进了英国財政部。

按照伊朗人的估計，从1914年以来的总營業收入为50亿美元，其中卖给英国海軍部的廉價船用燃料占5亿元；繳給英国財政部的稅款为15亿美元；股東紅利为8亿5,000万美元；公司用于折旧和扩建的費用为2亿7,000万美元。所以毫無疑問，1951年伊朗从每桶石油中只得到0.18美元，而巴林得到0.35美元，沙特阿拉伯得到0.56美元，伊拉克得到0.60美元。⑦

伊朗人还有其他的牢騷。油井的煤气几乎全都被放到空中去，虽然德黑兰和其他城市本来是可以利用它的。汽油售價每加侖高达0.40美元。工資据称只有委內瑞拉做同样工作的工人的四分之一。英伊石油公司不肯訓練伊朗人来担任阿巴丹炼油厂或油



田的較重要职位。阿巴丹炼油厂的建筑物在40年后的現在，已令人望而生厭了。

怪不得伊朗宗教領袖和下議院議長阿雅托拉·卡沙尼\* 告訴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一個代表團說：“伊朗沒有石油也能活下去，就我個人來說，我可以立即把阿巴丹的煉油廠毀掉，並且忘記掉它曾經存在過。”<sup>⑤</sup>

這種在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眼裡認為是“瘋狂”的情緒，顯示出伊朗人在對英伊石油公司有了40年的切身的了解之後精神上所蒙受的深重創傷。在德黑蘭，宮廷政變可以不斷發生，但是看來沒有一個黨派能夠再與英伊公司進行妥協。

早在1946年，被認為對西方國家友好的、當時伊朗駐華盛頓大使並在以後擔任過首相的侯賽尼·阿拉就曾警告過在石油問題上需要實行新政策：

看來，保護伊朗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好辦法，同時也是使全世界能夠從我們的富饒資源得到好處的最好辦法，就是共同經營包括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的地區在內的全部伊朗石油，並設立一個伊朗、美國、英國、蘇聯、法國和荷蘭公司都參加的國際公司。可以委託同伊朗不相毗鄰的國家的技術專家進行管理，任期規定為若干年。這整個問題可以提交給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來研究。聯合國有一個專門委員會正在處理原子彈；石油也是同樣具有爆炸性的問題，為什麼石油不應當成為一個我們的世界組織關心的問題呢？<sup>⑥</sup>

1951年國際石油合作社聯盟用改頭換面的形式再一次提出這個建議。它告訴杜魯門總統說，在英伊石油公司能夠繼續運出和銷售伊朗石油的同時，應當承認伊朗對采油和煉油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權利。雙方應該共同參加一個同國際石油合作社締結的長期合同，這個國際石油合作社的董事會由伊朗代表三人、英國代表三人

\* 原書作 Ayatollah Hashani，疑為 Ayatollah Kashani 之誤。後者是伊朗下議院議長、宗教領袖，而前者則遍查不到，可能是原書將“K”誤為“H”。——譯者

和消費国的代表三人組成。按照罗奇德爾原則可以退股還本，這將保證消費者的本金。美國最大的一家石油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協會的霍瓦德·考登作為石油合作社的世界組織的發言人被介紹給負責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麥吉。他告訴麥吉，如果國務院贊成這個計劃的話，摩薩台是會接受它的。

麥吉的回答被摘引如下：“國際石油合作社聯盟的那個提議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伊朗希望解決這個爭端的話，它應該同英伊石油公司或者英荷殼牌石油公司交涉。”

考登說：“怎麼，這不是同國際石油卡特爾所主張的一式一樣嗎？摩薩台是不會同意任何類似這樣的主張的。你無疑是知道的，他如果這樣做就等於自殺。英伊石油公司和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是伊朗正在與之進行鬥爭並且已經被踢出伊朗的兩個公司。”

麥吉說，“但是不管怎樣，這就是目前的情況，這就是我們所堅持的主張。”

“你的意思是說國務院正在這樣做？”

麥吉肯定地點了點頭。<sup>⑩</sup>

蘇必利爾石油公司的院外活動者和石油卡特爾評論家埃耳默·佩特曼憤怒起來了。他說，在由於伊朗油田關閉而引起的“恐慌”時期里，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被要求增加補助金。但是當七大公司剛把國際供應委員會建立起來，危機頓時就消失了。他說，這就引伸出一個問題，是否“我們還會在國內和國外的石油工業界里，保存競爭性的自由企業經濟的任何遺迹。”他推測說，“維持現狀”的公司指揮着美國的外交政策。

他問道：“這樣是否實際上等於把總統和參議院變成我們在國際石油方面的外交政策的追隨者而不是締造者呢？……美國讓自己的外交界變成一個國際企業的工具，用以壓制我們的戰略盟友的民族主義計劃，這是否穩妥呢？”<sup>⑪</sup>

佩特曼還說，當國際供應委員會在司法部的贊同下成立起來，因而廢棄了反托拉斯法之後，石油工業界馬上就在每年一度的石

油进步周里努力証明它是有竞争的、进步的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以及它的价格是被供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实在是一种諷刺。

### 伊朗財团

由于把伊朗的“賊贓石油”以賤价大量售給意大利和日本，促使摩薩台在1953年8月間倒台，并由薩希迪接替担任首相。在劳动节那天，国务卿杜勒斯指定小赫伯特·胡佛担任伊朗政变的善后工作。他化了一年多功夫，因为英伊石油公司頑固坚持要从美国五大公司和它自己的兄弟公司英壳牌石油公司取得最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因为摩薩台虽已去职，但国有化热潮的力量仍然瀰漫在伊朗。<sup>⑫</sup>

胡佛把美国五大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紐約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結成一条統一陣綫，这个統一陣綫在整个令人筋疲力竭的談判过程中显然表現得很巩固。他們向英国同業提出了一个“財团”計劃：美国公司同英伊石油公司平分伊朗的富源。不管这个分配比例怎样使人不愉快，英伊石油公司最后还是被迫讓步了。美国五大公司結果得到40%，里面分成五份，每份8%；英伊石油公司得到了40%；壳牌石油公司14%；法国石油公司原定是5%，但它却巧妙地取得了6%。英国人堪以自慰的是他們仍然掌握大部分股份；美国公司則大概是想利用英伊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之間的竞争以及法国方面的不滿意来保持一个起支配作用的位置。<sup>⑬</sup>

財团的资产据估計值十亿美元。实际上其他公司付給英伊石油公司六亿美元以取得他們的份額，其中15%在18个月內以現款支付，其余部分則通过每桶石油扣款0.10美元来付清。根据协定所規定的生产水平，1957年英伊石油公司将从它在伊朗的财产取得8,970万美元的利潤；壳牌石油公司取得2,660万美元；五家美国公司各得1,520万美元；而法国石油公司則取得1,150万美元。

以后，有消息透露說，美国五大公司彼此同意把自己股份的八分之一联合轉讓給願意参加財团的其他美国公司。拿出来这部份股份占財团全部股份的5%。据說有九家公司表示願意購買这个每股价值100万美元的股份，等到生产达到1957年規定水平时，每股即值100万桶石油。按照每桶利潤0.85美元計算，12家公司每家所掏出的100万美元資本将能收回85万美元的利潤——在这些日子里，这算是不坏的买卖了。

据說在进行談判参加財团的公司中有：大西洋石油公司、利支菲尔德石油公司、俄亥俄美孚油公司、海濱联合石油公司，以及在科威特—阿拉伯中立地有利害关系的两家公司，即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有意思的是，其他一些美国大公司如印第安納美孚油公司、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太陽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和精炼石油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曾經因为受到进口石油的威胁而痛哭过——并没有听說想要参加財团。

負責审查想加入財团为小伙伴的申請書的是普萊斯·瓦特豪斯公司，它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等財团中的老大哥的會計师。国际石油合作社协会参加股份的申請書被駁回了。普萊斯·瓦特豪斯公司的裁決說，它沒有資格被認為是美国的公司。<sup>⑭</sup>

薩希迪首相在同西方国家进行談判时，聘請了托吉尔德·里伯担任他的技术顧問，托吉尔德·里伯曾經由于过分明显地傾向阿道夫·希特勒而在1940年辞去了得克薩斯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在对付自己本国时，薩希迪决定繞过他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下議院，虽然宪法規定任何有关石油的协定都要得到議会的批准。<sup>⑮</sup>

在这一点上，財团有意刁难。薩希迪的地位已經是搖搖欲墜的了；但这些公司却坚持任何条約除了他个人签署以外还要有其他的法律手續，薩希迪勉强同意去取得下議院的批准。宪法禁止把伊朗石油讓与外国人。这个问题后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就是由財团建立两个公司在采油和炼油方面“代表”伊朗政府

的利益。薩希迪原以为財团只限于从事銷售石油，并且为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提供“顧問”，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于是他要求財团的活动应通过国际复兴開發銀行等中間机构来进行，但英国人則坚持要求直接管理油井和炼油厂。德黑兰的爭吵愈来愈凶了。一家薩希迪的报纸抗議說：“我們不是那些能够被人当作帝国主义的奴隶来看待的茅茅族人和英屬圭亚那人。”<sup>⑮</sup>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霍华德·伍·培基声称，最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等于由財团享有所有权。1954年10月21日伊朗下議院以118票对5票正式批准这个解决方案，它規定了在40年內讓財团控制石油生产<sup>⑯</sup>。

美国独立炼油者协会發出悲伤的調子。它声称，那些曾經在美国造成进口灾禍的各公司，現在在国务院和司法部的贊同下又在一个新的卡特里里联合起来了，这只会使独立炼油者的問題更無法解决了。独立炼油者說，国务院既不注意大量石油的进口，也不考虑給予独立炼油者以取得外国石油的平等机会。这是一种夸大的說法，因为杜勒斯国务卿曾經把它們的抗議轉給胡佛以采取适当的行动。<sup>⑰</sup>

財团还碰到更多的迫切难题。当財团成员之間互相談判或者同薩希迪談判的时候，它們感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委內瑞拉和其他产油国家的統治者一直在它們背后監視着，仔細閱讀每一項条款。絕對不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实行石油国有化的伊朗在任何方面得到一种較好的待遇。伊朗同其他国家一样地得到对分的利潤；它的产量要經過三年時間逐步提高；而且沒有任何可乘之隙讓奧納西斯之輩能締結到一項油船协定。財团企圖用它来証明，沒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国有化取得任何好处，以及除了通过卡特里的机构以外，沒有国家能够出售石油。<sup>⑱</sup>

为了酬謝胡佛的功劳，他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但是他既不曾对參議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也不曾对报界公开发表过他对外交問題的意見。要知道，“公开外交”从来不曾是石油公司的口号。<sup>⑲</sup>

## 第三十二章 国际管制的必要性

战时石油管制局局长哈罗德·耳·伊克斯在1949年初曾說过：“只要告訴我联合国在战争结束后会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关于世界石油資源的協議，我就能分析得出将来的和平能維持多久。”<sup>①</sup>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的硕果仅存的一位民粹主义者本杰明·克·馬尔希同伯納德·巴魯克进行过一次談話，后者曾經宣傳：为了贏得胜利必須在各盟国間合理分配原料。馬尔希問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繼續实行这种管理以利于复兴建設呢？”这位年长的政治家回答道：“因为私人資本家不允許这样做。”馬尔希問巴魯克，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原料是否会引起战争。巴魯克的回答是：“也許会。”<sup>②</sup>

自由世界将来到底屬誰家天下，这确实从来不成其为問題。战时生产局的有些专家主張，在战后成立的新的国际組織應該具有管制世界原料儲存的权力。英国工党也倡議了一个类似的計划。但是伊克斯自己所领导的、由几家大公司操縱的战时石油管制局国外活动委员会以及充当石油工業的直接代理人的石油工業战时委员会都坚决反对。他們草拟了一个題为“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文件，它的主题是：“私人企業的管理最有利于石油工業的發展。”这指导了华盛顿的政策。

为了一劳永逸地結束对中东地区的世界首屈一指石油資源的激烈三角斗争，国际合作社联盟在1947年建議把該地区的石油工業国际化。这个計划的目的在于緩和苏联集团国家和非苏联集团国家为了这些財富而引起的冲突，保証中东人民能够永久地从他們的富藏中得到好处，并避免遭受战争的毁灭，以及向世界各地消費者供应廉价的石油。

自称代表 39 个国家的 8,500 万个社员家庭的合作社联盟，在 1947 年 7 月 19 日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了他们的计划。简言之，他们的建议是主张由一个联合国石油管制机构接管中东的石油资源，并按照大西洋宪章的规定使一切国家和购买者对这些资源机会均等。“纽约时报”报导说：“预料这个计划一定会遭到目前控制着绝大部分从中东开采出来的石油的美国和英国的石油资本的猛烈反对。”③

合作社联盟说，中东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很适宜于作为对那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进行管制的实验室。由于这些资源大部分受到仅仅两个国家的国民的垄断，就使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必要首先把它的力量集中到这个地区。“联合国本身的前途很可能要视中东石油问题处理得怎样而定。”

合作社联盟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当实施的基本原则。

大西洋宣言所规定的对自然资源的机会均等原则，必须被认为是经济建设、重建各国之间自由贸易及维护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论是掠夺成性的私人垄断资本家所进行的、还是帝国主义政府所进行的，或是两者都在进行的对原料资源的国际竞争，都会导致经济生活的紊乱、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对和平的威胁，就像最近我们从为控制中东石油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石油工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东，这个战略地区的石油储藏现在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你争我夺的目标，因此就构成了一个对世界和平的极其严重的威胁。……

从消费者的观点来说，把原料按平等条件供应人类的需要是绝对必要的。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用来说明，原料应该由储藏或是可以生产它的国家当作专利品来垄断。相反地，原料应该作为仅次于军备的东西被置于联合国管制之下；至于开发这些原料的方式应该是合作社运动所采取的

原則，這就是：平等對待所有的人，以及每一個使用原料的企業都有權購買它認為自己需用的數量的原料。

合作社聯盟直率地描述了目前的石油控制情況：

〔美國五大石油公司〕在同中東的小國打交道時，有以工業上的太上政府自居的傾向。它們如果不是擬定對外石油政策的話，也是指導對外石油政策，而且目前的情況是，它們傾向於撇開聯合國單自行事。此外，由於國家的安全是與充足的石油資源有緊密連系的，因此實際上這些國民得到美國政府的撐腰。他們是難分彼此地互相聯繫在一起的，當有第三國威脅要干預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租借地時，這一點就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

經營石油的國民一方與中東的小主權國家另一方之間的結合是一種不愉快和不自然的聯盟。提供租借地的一方通常存在着懷疑和不信任，而投入大量資金的外國國民一方則通常擔心大難即將臨頭。

合作社聯盟提請注意當時尚未締結的美英石油協定修正草案，這個草案以冗長的辭句規定，美國政府和聯合國均無權干涉中東的租借地以及石油公司與當地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種令人驚異的放棄主權權利的行為）：

這些保留條款比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著作都更令人信服地說明，這兩個國家的國民決心不論會發生什麼事情都要保住他們所取得的這片廣大地區，這兒的地下蘊藏着世界的大部分石油資源。這種態度不但是違反了大西洋宣言的精神，同時也是一種摧殘的力量，它早晚要把聯合國變成像國際聯盟一樣地軟弱無能。只有當聯合國能夠正視和對付這個巨大的經濟帝國、現代世界的真正太上國家時，聯合國和世界和平才能得到拯救。從來沒有一個政府能夠為了大眾的利益管制過石油聯合企業。我們熱切地希望聯合國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是它目前面臨的最重大的考驗。



合作社聯盟強調指出：“問題在於，控制着世界主要石油蘊藏地的大石油公司是一種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類似公用事業的企業。”“當愈來愈多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趨向‘缺乏石油’的狀況時”，這些公司所掌握的石油蘊藏地就更為重要了。

合作社聯盟提出的國際管制計劃，主張舉行一個中東國家的會議，賦予聯合國石油委員會以下述權力：

1. 監督該地區的石油特許權所有人為公共利益進行活動。
2. 計劃及實施石油保存的措施。
3. 規定對石油供應的機會均等，保證所有國家，不論大小，均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購買石油。
4. 保證各種購買者——政府、合作社或私人公司——能在平等基礎上取得石油。
5. 禁止對某些政府或購買者給予有利的價格差別待遇，並保證所有政府和購買者都能購買到足夠數量的石油。
6. 作為法庭，判決任何可能發生的石油爭執。會員國政府、享有油田特權者、租借油田者以及購買者都可以提出控訴。

合作社聯盟在提出關於聯合國石油管制機構的建議時，抱有極為自私的目的。他們說，國際石油合作社協會，

〔是〕唯一旨在降低對各國消費者的售價的商業組織。因為這個原因，勢必有人盡一切努力來制止它。由於世界石油資源的90%掌握在一小撮英國和美國國民的手中，由於這個區域內沒有國際警察在進行工作，因此儘管國際石油合作社協會可能得到許多強有力的批發合作社的支持，但其前途仍是危險的。

要使中東各石油公司從那里的豐富石油蘊藏中抽出一部分來供應合作社競爭者，需要採取比道義上的勸告更進一步的措施。舉個例說，如果瑞典石油批發合作社要在瑞典建立一座煉油廠，並用進口原油進行提煉，而中東原油生產者却同時也是在瑞典銷售提煉產品的分配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能

否指望在市場上从中东原油生产者那兒取得原油呢？如果不能的話，尽管有着大量可供利用的原油，合作社又能向那一个有权威的机构請求調查情况并采取可能的行动呢？

例如，美国最大的一家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协会曾要求四个炼油厂提出中东汽油的油船交貨价格。四个当中有三个表示“抱歉”，第四个則說他在中东并不經營銷售業務。

合作社的建議贏得了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支持，这是当时唯一的世界性的劳工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說：“爭夺石油的斗争隱含着破坏世界和平的危險，而且由于拥有这种基本原料和对它进行加工正愈来愈成为少数国家和少数私人壟断公司的特权，这个危險就愈大了。”④

但是1947年8月12日这个建議在联合国經濟及社会理事会进行表决时，只有挪威和哥倫比亞贊成。包括苏联集团国家在內的八个国家弃权；包括美国、英国和荷兰在內的八个国家反对。1951年在智利聖地亞哥举行的會議上，由于这个建議太难于处理，被永久地弃置一旁了。

使参加卡特尔的国家更加感到威胁的是1952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經濟及財政委員會上显示出的預兆。委員會通过了伊朗和玻利維亞提出的支持国有化权利的提案，只有美国投票反对。这是对投資資本的一个非同小可的震动。美国提出的承認外国国民对他們的投資的权利的修正案以27票对15票被否决了。投票反对美国修正案的国家中包括有：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埃及、埃塞俄比亞、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丰富石油資源的国家。緬甸、秘魯和委內瑞拉弃权⑤。

这次表决似乎是对美国駐拉丁美洲国家使节在1948年11月在里約热內卢举行的會議上所作的决定的一个回答。在那次會議上，曾經議定美国政府将不給予任何拉丁美洲国家貸款以發展其民族石油工業。如果要開發任何石油的話，那么应当由美孚油公

司及其同業去從事開發。

早在1923年，尼古拉·達文波特在其所著“石油托拉斯與英美關係”一書中曾問道：“什麼時候世界的石油財富才能被認為是一種人類共有的托拉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開發它——油田的收益將首先用於為石油產地的落後居民謀福利呢？今天提出這個天真的問題無疑會使那些世故的政客發笑。”

1953年的笑聲已不再如此得意了，但是對石油的控制却比任何時候都更嚴緊，不惜任何代價都要保持住它的決心也比以前更加堅決了。如果石油工業里有些預言家發出了災禍就要來臨的警告的話，那麼他們並沒有受到阿克那卡里協定的簽字國的注意。“石油日報”主編基思·凡希厄在1951年聖誕節那天的社論里企圖向石油工業介紹一種基督教的概念。他寫道：

至於石油問題，讓我們願意多麼現實就多麼現實地來考慮一個持久、公正和普遍的和平所包含的意義吧。如果你只願意考慮物質方面的問題，那麼問題就是：同無休無止的半戰爭狀態相比較，真正的和平是否會減少世界石油的消費能力呢？

如果你回答是的話，那麼你就是說，一個實際上等於進行有計劃的浪費的綱領，較之一個真正繁榮的綱領，要消費更多的石油；前者是要讓各個國家互相進行戰爭，使全世界成為備戰思想的奴隸，而後者是奠基於利用世界的力量於生產目的，為人民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

我們個人相信，如果全世界的人民能夠免除了對不斷發生戰爭的恐懼的負擔，而且不需要準備應付戰爭，那麼——經過最初的一段逐漸調整時期之後——就會在專心致力於和平生活的世界上產生一種生產高潮，而使任何戰爭或者備戰經濟的需要顯得很渺小。……

這個信念能否指望在最近得到證明或說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如果我們對此抱有懷疑的

話，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它迟早一定要到来的。

但另一方面，把石油划为战争工業是不公正的和不正确的。这样做实际上是对这个在国家和世界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偉大因素的一种誹謗。把战争作为人們所谓的文明的一种方式保存起来，这与石油是没有关系的。不錯，石油在近年来曾使我国及我們的盟国摧毁敌人，但这只是使用它的后果而已。

我們認為，更正确地說，石油应算作是一种和平工業。……

世界上的政治家还没有开始利用甚至一小滴石油的力量来驅走人类的計劃和意圖中的罪恶，而代之以善良。它能够扑灭而不是去助长反对人类幸福的野心計謀的火焰<sup>⑥</sup>。

这些誠懇的意見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的共鳴的。国际合作社联盟代表着那些受到“維持原状”的反常的石油价格所欺詐的有組織消費者，它是願意拥护“石油日报”的。世界劳工运动的成員虽然在冷战的毒氣中是分裂而不坚决的，他們也願意贊同的。如果不是因为掌握世界大部分石油資源的两个强国的否決的話，联合国的大多数代表本来会热心地投票建立一个世界石油管制机构的。

暂时阿克那卡里協定的公司比人民和理想更强有力些，因此它仍然占优势。但是对它們也适用这样的一句話：“死后遭遇悉听自然。”

## 作者致意

“每月評論”的編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石油帝国这一著作。当以生意經为重的出版者显然無意出这一著作的时候，他們便热烈地重新提出了出版这一著作的意見。我特別要感謝保罗·斯威济，因为他全部校訂过本書的原稿。我也得感謝石油企業內外的許多人士，感謝他們對本書提出的宝贵建議和批評意見。

## 主要参考書目和注釋

丹尼：“我們为石油而战”，魯德威尔·丹尼著（罗普夫書店1928年版）。

范宁：“美国海外石油經營”，勒拉德·范宁著（麦克格罗—希尔書店1947年版）。

費斯奇尔：“石油帝国主义”，路易斯·費斯奇尔著（国际出版公司1926年版）。

“国际石油卡特尔”，1952年第82届国会第二次會議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致美国參議院小企業特別委员会壟断小組委员会的調查报告。

凱姆尼茲尔：“壟断的复活”，威廉·凱姆尼茲尔著（哈潑尔書店1938年版）。

“明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季刊。

里斯頓：“神秘的石油”，阿尔弗雷德·里斯頓著（1951年朱安·派柏罗斯書店出版）。

倫索斯基：“中东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乔治·倫索斯基著（康奈尔大学1952年版）。

密克塞尔和奇奈利：“阿拉伯石油”，雷蒙德·密克塞尔和霍利斯·奇奈利合著（北卡罗来納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全国石油新聞”，1954年以前系周刊，1954年以后改为月刊。

“石油新来源”：石油資源調查报告（即关于美国石油新来源的报告）。本报告系录自1946年第79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參議院石油資源調查特別委员会听取意見会（奥馬洪尼听取意見会）的記錄。

“石油情况和数字”（美国石油研究所，1950年第九版；1952年第十版；1954年第十一版）。

布莱特：“偉大的40年——石油竞争史”，华倫·布莱特著（1949年“全国石油新聞”）。

罗斯：“石油工業發展史”，維克多·罗斯著（道波德·派奇書店1920年版）。

罗斯托：“一个全国性的石油工業政策”，尤金·罗斯托著（耶魯大学1948年版）。

斯平加：“新聞公报”，1953年9月10日联邦貿易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斯平加办公室發布。

斯托金：“石油工業和竞争制度”，乔治·华特·斯托金著（豪富頓·米富林書店1925年版）。

斯托金和华特金斯：“壟断与自由企業”，乔治·华特·斯托金和梅隆·华特金斯合著（20世紀資金出版社1951版）。

“关于經濟权力集中的調查报告”，1940年第76届国会第二次會議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上的記錄（节录其中几段）。

湯普逊：“自从斯宾德托普油田發現以后：海灣石油公司最初50年中的人物記錄”，克萊格·湯普逊著（1951年海灣石油公司出版）。

华特金斯：“石油：稳定还是保存？”梅隆·华特金斯著（哈潑尔書店1937年版）。

“世界石油地理”，华萊斯·布拉特和桃乐赛·歌德編写，美国地理学会發行（普林斯頓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 第一章

① 見1955年4月1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数字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

## 第二章

学者們尚需編写一部关于石油工業的全面历史。关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石油工業开始的情况在維克多·罗斯所写“石油工業發展史”一書（道波德·派奇書店1920年版）中已有叙述。亨利·德馬斯特·劳埃德所著“共和国的财富”一書（哈潑尔書店1894年版）是描写美孚油公司的兴起的一本經典著作。阿尔·莱撒姆編写的“約翰·洛克菲勒：大强盜头子还是工業政治家？”一書，对洛克菲勒所担任的角色有正面与反面的叙述。乔治·华特·斯托金所著“石油工業与竞争制度”一書（豪富頓·米富林書店1925年版）对石油工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紹。哈維·奥康諾所著“梅隆的百万财富”一書（約翰·戴書店1933年版）与克萊格·湯普逊所著的“自从斯宾德托普油田發現以后：海灣石油公司最初50年中的人物記錄”（海灣石油公司1951年版），对1901年發現斯宾德托普油田之后非美孚系統的大公司的兴起有所叙述。华倫·布莱特著“偉大的40年——石油竞争史”一書（轉載自1949年“全国石油新聞”），对1910年以后这一阶段的情况有所叙述。1930年以后这一阶段的情况見1940年第76届国会第二次會議中的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的听取意見会的内容丰富的記錄。劳伊·庫克写的“大石油公司对石油工業的控制”一文（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第39号专論），是关于听取意見会的簡要叙述。

- ① 見“石油情况和数字”，1950年第9版，第82頁。
- ② 同上第145—149頁。
- ③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记录，第14部分7595頁。

### 第三章

統計数字主要根据各公司的年終报告。1951年10月至11月份的“幸福”杂志对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内部结构作了詳細的叙述。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记录第14—甲部分第8003—8042頁以及第7713頁所列之各石油公司中的最大100名股东名单，对各美孚公司受洛克菲勒控制的程度有所說明。

参看布莱特和湯普逊的著作(前面均有引述)，参看馬魁斯·杰姆斯所著的“得克薩斯石油公司的历史：最初50年，1902—1952”一書(得克薩斯石油公司1953年版)，以及参看对各独立公司的發展有所叙述的一些公司的出版物。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每年出版“明灯”杂志四期；汉波尔石油和提炼公司每隔一月出版一本“汉波尔的道路”杂志；大多数大公司都有类似的公司刊物，供職員和股東們閱讀。

参看丹佛工業組織會議石油工人国际工会出版的“国际石油工人”，該刊每两周出版一次，經常刊載各公司的文章。自从該工会与另一工会合并后，刊物現改名为“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国际工联工会新聞”。

参看弗萊德雷克·康奎倫和約瑟夫·波格所著的“对30家石油公司1950年的財政分析”(1951年大通銀行石油部出版)。并参看随后出版的1951、1952、1953和1954年各版。

参看菲尔普斯所著“对38家石油公司1939—1951年的財政分析”(1952年丹佛石油工人国际工会研究和教育部出版)。

参看“关于24家石油公司1951年的一些財政事实”(1952年丹佛石油工人国际工会研究和教育部出版)。

参看弗萊德雷克·康奎倫和約瑟夫·波格著“石油工業中的資本形成”(1952年大通銀行石油部出版)。

参看1952年石油工人国际工会向工資穩定局提供的“关于石油和有关工業部門的工資增加概況”。

- ① 見1951年9月13日“紐約时报”刊載的联邦貿易委员会报告。
- ② 見1951年10月“幸福”杂志。
- ③ 見1950年1月23日“生活”杂志刊載的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的记录。
- ④ 見1951年6月1日“弗布斯”杂志。
- ⑤ 見“在1952年公司會議上所作的关于股東活动的第13次年終报告”(路易斯·吉布尔特和約翰·吉布尔特出版，紐約市公园路1165号)。
- ⑥ 見1952年5月29日“紐約时报”。
- ⑦ 見1942年第77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参議院的“一个特別委员会(杜魯門委



員会)对国防计划的調查报告”,第 4561 頁至 4584 頁;又見雷門·根塞著“屬于希特勒的專利权”(維克多·哥兰斯書店 1945 年版),从第 55 頁起。

- ⑧ 見弗第兰德·倫德堡著“美国 60 家族”(前鋒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203 頁。
- ⑨ 見 1952 年 6 月“石油論壇”。
- ⑩ 見湯普逊和奧康諾著作(前面已有引述)。
- ⑪ 見范宁著“美国海外石油經營”,第 58—59 頁。
- ⑫ 見 1952 年 12 月 22 日“石油日报”。
- ⑬ 見 1953 年 7 月“石油展望”,第 75 頁。
- ⑭ 見 1951 年 12 月 24 日和 1952 年 5 月 19 日“國際石油工人”。
- ⑮ 見 1951 年 4 月 11 日“全国石油新聞”。
- ⑯ 見 1953 年 10 月 7 日“全国石油新聞”。
- ⑰ 見 1949 年 1 月“世界政府新聞”。

#### 第 四 章

关于地下石油的發現,可參看美国地理学会發行的、由华萊斯·布拉特和桃乐賽·歌德兩人編写的“世界石油地理”(1950 年普林斯頓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書,以及參看 1949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出版的“石油”一書。

关于所有权的法律問題可參看“关于保存石油和煤气的立法史”(1939 年美国律师协会矿物法律部門出版),以及參看“石油的今天……和明天”一書(1953 年俄克拉何馬州州際石油契約委員會出版)。

关于早期鑽探情形,可參看前面已經引述过的罗斯著“石油工業發展史”。參看乔治·华特·斯托金著“石油工業和竞争制度”(豪富頓·米富林書店 1952 年版),該書談到 1920 年时代的鑽探問題,其中第 140—210 頁談到当时流行的生产方法。关于目前的生产技术,“全国石油會議”一書(1951 年委內瑞拉矿藏和炭化墨部出版)有詳細报导。

- ①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会記錄,第 17 部分 9581 頁。
- ② 見罗斯托著作,第 16—18 頁,第 45 頁;見华特金斯著作,第 38—39 頁。
- ③ 見范宁著作,第 17—18 頁。
- ④ 見安諾德和凱姆尼茲尔所著的“美国的石油和所有权”(哈潑尔書店 1931 年版)。
- ⑤ 見 1951 年 6 月“明灯”杂志。
- ⑥ 見斯托金著作,第 171 頁。
- ⑦ 見罗斯托著作,第 41 頁。
- ⑧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会記錄,第 17 部分 9529 頁。
- ⑨ 同上第 9512—9556 頁。
- ⑩ 見 1946 年第 79 届国会第二次會議美国參議院石油資源調查特別委員會听取意見会(奧馬洪尼听取意見会)上的关于“獨立石油公司”的記錄,第 93 頁。
- ⑪ 見賽繆尔·皮登吉尔著“生产过剩的石油”(1936 年“經濟論壇”出版),第 232 頁。

- ⑫ 同上第 73 頁。
- ⑬ 見斯托金著作, 从第 174 頁起。
- ⑭ 同上第 177—179 頁。
- ⑮ 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記錄, 第 17 部分 9513 頁。
- ⑯ 同上, 第 14 部分 7597 頁。
- ⑰ 同上, 第 17 部分 9603 頁。
- ⑱ 見 1920 年 5 月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的年鑒第 132 頁。

## 第 五 章

“美国石油新来源”报告对石油的租借和使用費等程序作了审查, 該报告系在 1946 年第 79 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參議院石油資源調查特別委员会听取意見会(奧馬洪尼听取意見会)上發表的。

- ① 見 1950 年 1 月 22 日“紐約时报”。
- ② 見“得克薩斯州石油和煤氣”(1951 年得克薩斯州中部大陆石油和煤氣协会出版)。
- ③ 見 1950 年 1 月 22 日“紐約时报”。
- ④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記錄第 39 号专論, 第 11—13 頁。
- ⑤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記錄, 第 15 部分 8568—8583 頁。
- ⑥ 見 1951 年 11 月 12 日“巴隆斯”和 1952 年 10 月 14 日“紐約时报”。
- ⑦ 見 1951 年 7 月 20 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
- ⑧ 見 1952 年 9 月 21 日“紐約时报”。
- ⑨ 見斯托金著作, 第 276—302 頁。
- ⑩ 見 1951 年 11 月 18 日“紐約时报”。
- ⑪ 見“石油新来源”, 第 411—440 頁。
- ⑫ 同上, 第 441—445 頁。
- ⑬ 同上, 第 429 頁。

## 第 六 章

“保存”問題是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所主要关心的問題。以下所列是很多主要見証人的証詞和發言, 它們涉及的範圍不但包括生产, 而且还包括提煉、運輸和銷售等方面。

列在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記錄第 14 部分的有:

大通銀行副總經理約瑟夫·波格博士的証詞, 第 7112—7143 頁; 石油工業中的保存和分配經濟學, 第 7435—7457 頁; 石油工業的經濟學, 第 7457—7491 頁, 均系波格博士的証詞。

太陽石油公司總經理霍華德·皮狄的証詞, 第 7163—7265 頁。

南方口岸石油公司馬里昂·特拉維斯的証詞, 第 7265—7291 頁。

得克薩斯州旧海洋油区油田所有者約翰·戴尼的証詞, 第 7291—7305 頁; 他的發

言记录,第 7520—7551 頁。

东部各州石油公司副总經理、独立炼油商路易斯·瓦希的証詞,第 7333—7461 頁;他的發言记录,第 7573—7591 頁。

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的独立油商代理人卡尔·克罗尼的証詞,第 7361—7387 頁;他的發言记录,第 7591—7661 頁。

石油地質学家埃·德高里耶的証詞,第 7389—7423 頁;他的發言记录,第 7662—7675 頁。

独立生产油商和炼油商約翰·謝特福德的証詞,第 8147—8205 頁;他的發言记录第 8517—8568 頁。

得克薩斯州铁路委员会恩斯特·湯普逊的証詞,第 8206—8249 頁。

列在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记录第 15 部分的有:

律师兼交通業經理尤金·奧維斯的証詞,第 8309—8323 頁。

泛美石油和运输公司总經理罗伯特·威尔逊博士的証詞,第 8323—8390 頁,他的發言第 8619—8670 頁。

列在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记录第 16 部分中的有:

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秘書保罗·海德里克的証詞,第 8837—8891 頁;他的發言记录,第 9151—9170 頁。

州际石油契約委员会發行的“石油的今天……和明天”一書(1953 年俄克拉何馬市出版),对保存問題作了全面論述。

① 1949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發行的“石油”一書,談到大公司关于保存問題所持的<sup>20</sup>看法,第 97—112 頁。

② 見华特金斯的著作,第 30—39 頁。

③ 同上第 40—52 頁。

④ 見凱姆尼茲尔的著作第 122—151 頁和罗斯托的著作第 19—22 頁。

⑤ 見临时全国經濟委员会听取意見会记录,第 14 部分第 7292 頁。

⑥ 見凱姆尼茲尔的著作第 96—121 頁;华特金斯的著作第 53—55 頁;罗斯托的著作第 27—30 頁。

⑦ 見华特金斯的著作第 56—119 頁。

⑧ 見罗斯托的著作第 40—41 頁。

⑨ 見 1953 年 3 月 11 日“石油日报”;1952 年 3 月 26 日“紐約时报”。

⑩ 見威尔弗雷德·威柏所写的博士論文“州际石油契約:它的背景和發展”(1940 年得克薩斯大学出版)。

⑪ 見 1953 年 2 月 2 日和 7 月 24 日“石油日报”。

⑫ 見 1951 年第 82 届国会第一次全議州际和对外貿易委员会听取意見会上的记录:“州际石油和煤气契約”;1951 年 6 月 12 日和 8 月 22 日“紐約时报”。

⑬ 見罗斯托著作第 29—33 頁;凱姆尼茲尔著作第 60—77 頁。

⑭ 見罗斯托著作第 34—36 頁。

⑮ 見华特金斯著作第 247—256 頁;罗斯托著作第 35—38 頁。

⑮ 見斯托金和華特金斯著作第 389—392 頁。

⑯ 見 1952 年 4 月 27 日和 10 月 23 日“石油日報”。

⑰ 見 1953 年 11 月“石油論壇”。

⑱ 見 1951 年 12 月 16 日“石油日報”。

⑳ 見羅伯特·路卡斯·康路德所寫的論文：“得克薩斯州石油和煤氣工業條例”（1931 年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出版）。

㉑ 見約克·威爾邦寫的博士論文：“得克薩斯州石油生產的行政管理”（1943 年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出版）。

㉒ 見 1949 年 5 月 11 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七章

參看 1952 年全國石油委員會出版的“石油生產能力：關於石油和煤氣的目前和將來供應問題的報告”。

參看 1945 年第 79 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美國參議院石油資源調查特別委員會听取意見會（奧馬洪尼听取意見會）記錄：“美國的石油新來源”。特別請參看太陽石油公司副總經理愛德加·皮狄的証詞，第 4—47 頁；參看石油地質學家埃·德高里耶的証詞，第 54—58 頁和第 275—281 頁；參看內政部副部長密奧爾·斯脫拉斯的發言，第 317—324 頁。

參看 1952 年 5 月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學院關於保存問題的年終報告；特別請參看喬治·藍柏所著的“一個關於燃料複雜性問題的計劃”，第 42—54 頁；石油問題律師羅伯特·哈德威克所著的“我們豐富的礦產燃料”，第 55—72 頁；海灣調查和開發公司尤金·愛麗斯所著的“國際燃料經濟”，第 73—78 頁。

參看美國地理學會發行的由華萊斯·布拉特和桃樂賽·歌德合編的“世界石油地理”（1950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特別請參看其中資源和儲藏一節，第 152—158 頁，以及尤金·斯台賓吉爾所著的“已發現和尚未發現的主要石油地區”，第 325—329 頁，以及克特萊·迈瑟爾所著的“可供目前和未來使用的石油”，第 333—343 頁。

① 見“石油新來源”第 7—8 頁，節錄其中雷加和波格的發言部分。

② 見 1955 年 3 月 16 日“石油日報”。

③ 見 1955 年 4 月“石油展望”。

④ 見 1949 年 8 月 23 日“紐約時報”。

⑤ 見“石油新來源”第 50 頁。

⑥ 見 1952 年 11 月 12 日“全國石油新聞”。

⑦ 見 1953 年 4 月 15 日“石油日報”。

⑧ 見尤金·愛麗斯和查里斯·斯卡羅特合著的“能的資源——世界的富藏”（麥克格羅—希爾書店 1952 年版）。

⑨ 見 1952 年 5 月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學院的“年終報告”第 42—54 頁。

⑩ 見 1950 年 11 月 15 日“全國石油新聞”。

⑪ 見 1951 年 11 月 11 日“紐約時報”。

⑫ 見1949年9月18日、1950年11月19日“紐約時報”；1949年2月1日“紐約先驅論壇報”；1955年2月11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⑬ 見1949年2月25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⑭ 見1953年10月23日“全國石油新聞”；1952年6月16日“紐約時報”；見前已引述的“石油生產能力”一書；以及見聯合石油公司副總經理羅貝爾1954年2月在“石油技術月刊”上發表的文章，第9—19頁。

⑮ 見1951年11月“幸福”雜誌。

⑯ 見1951年10月3日“全國石油新聞”。

⑰ 見1953年1月21日“石油日報”。

⑱ 見1951年11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八章

參看羅斯托著“一個全國性的石油工業政策”一書第57—66頁，其中談到由聯邦政府對油管進行控制和管理所作的努力。1949年美國石油研究所出版的“石油”一書第59—68頁，其中談到運輸問題。美國石油研究所1954年版的“石油情況和數字”第181—226頁，其中對運輸問題作了有統計性的敘述。參看屬於運輸經濟統計局的州際貿易委員會每年出版的“油管公司統計年鑑”。凱姆尼茲爾著“壟斷的復活”第78—95頁。斯托金著“石油工業和競爭制度”第211—237頁，該書談及大公司对油管的控制。

列在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會記錄第14部分的有：

堪薩斯大學約翰·艾斯博士的証詞，第7105—7107頁；太陽石油公司霍華德·皮猶的証詞和發言，第7178—7180頁、7199—7204頁、7249—7257頁、7261—7265頁；東部各州石油公司副總經理路易斯·華希的証詞，第7338—7343頁；卡爾·克羅尼的証詞，第7376—7378頁和第7385—7387頁。

列在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會記錄第14部分甲的有：

關於運輸方面的經濟資料，第7719—7731頁。

列在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會記錄第15部分的有：

美國石油研究所費以第·道的証詞，第8262—8308頁。

列在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听取意見會記錄第17部分的有：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總經理威廉·法雷希的証詞，第9715—9717頁，9730—9736頁，9753—9762頁。

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第39號專論：大石油公司對石油工業的控制”，第19—28頁，37—39頁。

① 油田方面的術語可參看拉尼亞·非普斯·波尼編的“石油字典”（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粗脖子”系指鑽探人員；“硬擠排擋的人”系指卡車司機；“桶子象鼻虫”系指剛參加工作的新手；“推動機器的人”系指對安裝設備工人和鑽探工人負主管責任的人。

② 見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第39號專論第25頁。

③ 同上第22頁。

## 第九章

参看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听取意见会记录第 15 部分：泛美炼油及运输公司总經理罗伯特·埃·威尔逊博士的发言，第 8619—8670 頁。

参看 1946 年第 79 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美国参议院石油资源调查特别委员会听取意见会记录中的法也特·布·杜代表全国石油协会和西部炼油者协会所作的証詞：“独立石油公司”，第 176—178 頁，第 187—208 頁。

参看华特金斯的著作第 152—168 頁，关于国家复兴署时期：“石油”（1954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版），第 69—82 頁，关于炼油过程的討論：“石油情况和数字”（1954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版），第 155—180 頁，提供了一个統計上的評論。

参看罗斯托的著作第 67—69 頁；尤金·罗斯托和阿瑟·薩奇斯的合著：“再論縱的联合”（1952 年耶魯法律杂志），第 856—914 頁。

参看凱姆尼茲尔的著作第 152—164 頁，評論东得克薩斯炼油者在分配中所处的境况。

① 見 1952 年 2 月 2 日和 11 月 23 日“紐約时报”；1951 年 10 月 21 日“紐約先驅論壇报”。

② 見 1949 年 11 月 6 日“石油日报”。

③ 見 1949 年 11 月 6 日“紐約时报”。

④ 見 1953 年 9 月 30 日“合作社消費者”。

## 第十章

关于 1925 年以前的市場及价格情况参看斯托金的著作第 83—114 頁；关于 20 世紀 30 年代的情况参看华特金斯的著作第 169—193 頁及凱姆尼茲尔的著作第 180—203 頁。有关法院的判決参看罗斯托著作第 70—87 頁。佐尔·布·德爾曼及阿尔弗雷德·埃·卡恩合著：“汽油价格中的领导权及矛盾”（刊載在 1952 年耶魯法律杂志），第 818—855 頁，該文談到目前局勢的情况。

“石油”（1949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版），第 83—96 頁，敘述当时的銷售組織；“石油情况和数字”（1954 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版），第 227—244 頁，提供統計方面的概要。

列在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听取意见会记录第 15 部分的有：

南方港口石油公司的馬尼昂·麦·特拉維斯的証詞，第 7265—7291 頁。

列在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听取意见会记录第 15 部分的有：

宾夕法尼亚州独立生产者发言人的証詞，第 8458—8485 頁；俄亥俄美孚油公司副總經理席德尼·阿·斯溫斯魯德的証詞，第 8391—8456，以及他的发言，第 8671—8718 頁；全国石油銷售商协会秘書保罗·埃·海德利克的証詞，第 8837—8891 頁，以及他的发言，第 9151—9170 頁。

列在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听取意见会记录第 16 部分的有：

石油零售商协会总經理阿·伍·海怀特和該协会秘書耳·阿·哈尔特萊的証詞，第 9023—9066 頁；馬里兰州石油零售商协会执行秘書亨利·阿·克魯塞米尔的証詞，

- ⑤ 見 1950 年 1 月 19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⑥ 見 1950 年 10 月 18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⑦ 見 1951 年 10 月 17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⑧ 見 1951 年 10 月 17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⑨ 見 1951 年 7 月 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⑩ 見 1952 年 1 月 23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⑪ 見 1950 年 11 月 8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⑫ 見 1950 年 5 月 2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⑬ 見 1950 年 5 月 2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⑭ 見 1950 年 11 月 8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⑮ 見 1950 年 11 月 1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⑯ 見 1950 年 10 月 25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⑰ 見 1952 年 1 月 9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⑱ 見 1949 年 1 月 26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⑲ 見 1952 年 1 月 23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⑳ 見 1951 年 2 月 5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㉑ 見 1951 年 11 月 21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㉒ 見 1949 年 1 月 5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㉓ 見 1949 年 1 月 26 日、3 月 2 日和 2 月 16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㉔ 見 1950 年 9 月 20 日和 27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㉕ 見 1949 年 5 月 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㉖ 見 1949 年 11 月 9 日“紐約時報”。
- ㉗ 見 1952 年 2 月 27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㉘ 見 1952 年 4 月 30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㉙ 見 1952 年 4 月 16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㉚ 見 1955 年 3 月“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二章

- ① 見 1950 年 8 月 23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② 見新澤西州特兰頓城州长办公室 1951 年 6 月 14 日的“新聞公報”。
- ③ 見 1951 年 6 月 20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④ 見 1951 年 12 月 12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⑤ 見 1951 年 7 月 10 日“普罗維登斯日報”。
- ⑥ 見 1951 年 6 月 19 日“普罗維登斯日報”。
- ⑦ 見 1953 年 1 月 1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⑧ 見 1952 年 12 月 24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⑨ 見 1950 年 3 月 15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⑩ 見 1950 年 7 月 5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⑪ 見1953年1月2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⑫ 見1953年1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⑬ 見1951年12月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⑭ 見1949年3月2日和1950年8月23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⑮ 見1952年1月23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⑯ 見1955年3月16日“汽油零售商”。

### 第十三章

- ① 見1950年5月31日和10月2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② 見1950年10月5日、11月8日和1951年5月16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③ 見1949年2月4日“紐約時報”。
- ④ 見1953年1月号“哈潑斯”杂志。
- ⑤ 見1952年1月“石油論壇”。
- ⑥ 見1952年12月“石油論壇”。
- ⑦ 見1951年3月9日“美國新聞与世界報道”。
- ⑧ 見1950年6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⑨ 見1951年10月7日和1952年2月10日“紐約時報”。
- ⑩ 見1952年1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⑪ 見1950年9月号“幸福”杂志。
- ⑫ 見1951年12月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⑬ 見美國廣播公司1951年11月14日“新聞公報”。
- ⑭ 見1952年2月11日“贊助人”。
- ⑮ 見1952年5月19日“贊助人”。
- ⑯ 見1950年11月29日“全國石油新聞”；1950年10月8日“紐約時報”。
- ⑰ 見1949年11月2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⑱ 見1952年12月号“幸福”杂志；1952年10月12日和1953年2月12日“紐約時報”；1951年8月24日“美國新聞与世界報道”；皮尔德斯萊魯姆耳与西奧多·基格爾合著：“百分之五”(1951年全國計劃協會版)。
- ⑲ 見1953年3月号“明燈”。
- ⑳ 見1949年3月21日得克薩斯州奧斯丁城出版的“美國人”。
- ㉑ 見1952年4月19日“星期六評論”。
- ㉒ 見1951年5月18日“紐約時報”；1951年9月26日和10月17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㉓ 見1951年9月26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㉔ 見1949年10月20日“紐約時報”。
- ㉕ 見1948年11月28日“普羅維登斯日報”。
- ㉖ 見1953年2月12日和19日“星期六評論”。
- ㉗ 見1954年3月3日“全國石油新聞”；1954年6月18日“紐約時報”。



- ㉘ 見1953年1月6日“紐約時報”。
- ㉙ 見1949年2月2日和10月12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㉚ 見1954年2月24日和7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1954年2月15日“紐約時報”；哈佛商業管理研究院的約翰·格·麥克林和羅伯特·威廉·海合著的：“綜合性的石油公司的成長”(哈佛大學出版社1953年版)。
- ㉛ 見1949年8月27日“星期六評論”。
- ㉜ 見1950年10月4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㉝ 見1952年9月3日“全國石油新聞”；1952年11月10日“石油日報”。
- ㉞ 見1952年9月17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四章

- ① 見1954年4月19日“石油日報”；1954年4月2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② 見1954年4月18日“紐約時報”；1954年4月19日“石油日報”。
- ③ 見1954年7月7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④ 見1950年11月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⑤ 見1950年11月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⑥ 見1953年6月5日“石油日報”。
- ⑦ 見1953年1月27日“石油日報”。
- ⑧ 見1953年4月28日“石油日報”。
- ⑨ 見1949年4月13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⑩ 見1951年4月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⑪ 見1953年1月28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⑫ 見1950年10月1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⑬ 見1949年4月13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⑭ 見1952年7月20日“普羅維登斯日報”。
- ⑮ 見1952年9月17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⑯ 見1953年2月12日“石油日報”。
- ⑰ 見1952年10月1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⑱ 見1949年8月10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五章

關於石油合作社的發展可參看華倫·馬瑟所著：“農民合作社的石油活動”(1951年5月美國農業部農業信用管理局出版)，“1953—1954年間的石油合作社”(1955年美國合作社聯盟版)，概述最近的動態。

- ① 見1952年3月19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② 見1951年8月8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③ 見1951年9月10日“新共和”雜誌。
- ④ 見1952年1月31日“合作社消費者”。

⑤ 見霍瓦德·阿·考登著：“我們如何使國家免去石油壟斷的危險？”（1949年消費者合作社協會版）。

⑥ 見1949年1月12日和2月2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六章

關於工會的成長可參看哈維·奧康諾著：“石油工人國際工會史”，該書由石油工人國際工會出版（1950年丹佛版）。

① 見1951年12月26日和1952年5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

② 見1951年10月号“幸福”雜誌。

③ 見1954年2月24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七章

① 見1953年5月26日“石油日報”。

② 見1952年11月3日“國際石油工人”。

③ 見1953年11月10日和1953年11月18日“石油日報”。

④ 見1951年12月13日“石油日報”。

⑤ 見1950年6月14日“全國石油新聞”。

⑥ 見1950年11月1日“全國石油新聞”。

⑦ 見1953年4月15日“全國石油新聞”。

⑧ 見1953年9月16日“全國石油新聞”。

⑨ 見1953年2月18日“全國石油新聞”。

⑩ 見1950年11月15日“全國石油新聞”。

⑪ 見1951年10月9日“紐約時報”。

⑫ 見1950年8月30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十八章

參看有關全國石油委員會的資料、會員名單、組織條例、設制文件，以及參看石油委員會公布的司法部長和內政部長在1953年1月20日的來往信件。

“世界石油地理”對海岸淺灘石油有所敘述，第319—324頁。參議員李斯特·希爾以“智慧之燈的石油”為題在參院發表演說，1951年出版。

① 見1949年11月9日“全國石油新聞”。

② 見1949年11月23日“全國石油新聞”。

③ 見1950年10月4日和1951年1月31日“全國石油新聞”；1952年12月8日“石油日報”。

④ 見1952年6月25日“石油日報”。

⑤ 見1950年8月30日“全國石油新聞”。

⑥ 見1951年10月31日“全國石油新聞”。

⑦ 見1948年3月23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⑧ 見內政部長 1948 年年度報告。
- ⑨ 見 1948 年 9 月 24 日“紐約時報”。
- ⑩ 約瑟夫·埃·波格著：“石油及國家政策”(1948 年大通銀行版)。
- ⑪ 見 1949 年全國石油委員會發表的報告：美國應採取的國家石油政策。
- ⑫ 見 1951 年 8 月 29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⑬ 見 1951 年 5 月 23 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⑭ 見 1949 年 10 月 27 日“紐約時報”。
- ⑮ 見韋斯萊·克·克拉克在 1952 年 3 月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院的 年報中的意見。
- ⑯ 見 1952 年 2 月 4 日“紐約時報”。
- ⑰ 見 1948 年 8 月 29 日“普羅維登斯日報”所刊載的托馬斯·耳·斯托克斯的文章；1948 年 11 月 1 日“新共和”雜誌。
- ⑱ 見 1948 年 7 月 14 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⑲ 見 1948 年 10 月 14 日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基的“勞工新聞”。
- ⑳ 見 1948 年 12 月 22 日“紐約時報”。
- ㉑ 見 1949 年 1 月 24 日“紐約時報”。
- ㉒ 見 1950 年 3 月 27 日“新共和”雜誌。
- ㉓ 見 1950 年 5 月 22 日和 10 月 2 日“新共和”雜誌。
- ㉔ 見 1950 年 6 月 7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㉕ 見 1951 年 3 月號“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 ㉖ 見 1950 年 9 月 17 日“紐約時報”。
- ㉗ 見 1951 年 3 月 26 日“新共和”雜誌。
- ㉘ 見 1951 年 7 月 31 日“紐約時報”。
- ㉙ 見 1952 年 1 月 23 日“石油日報”；1952 年 2 月 10 日“紐約時報”。
- ㉚ 見 1952 年 3 月 26 日“紐約時報”。
- ㉛ 見 1952 年 5 月 18 日“紐約時報”。
- ㉜ 見 1953 年 6 月 7 日“紐約時報”。
- ㉝ 見 1952 年 10 月 14 日“紐約時報”。
- ㉞ 見 1952 年 3 月 5 日和 6 日“紐約時報”。
- ㉟ 見 1952 年 11 月 12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㊱ 見 1953 年 3 月 1 日“普羅維登斯日報”。
- ㊲ 見 1952 年 12 月 23 日“石油日報”。
- ㊳ 見 1953 年 1 月 28 日“全國石油新聞”。
- ㊴ 見 1953 年 1 月 17 日“紐約時報”。
- ㊵ 見 1953 年 3 月 12 日、18 日、25 日、4 月 1 日和 2 日“紐約時報”。
- ㊶ 見 1953 年 4 月 21 日、23 日、25 日、26 日和 5 月 1 日“紐約時報”。
- ㊷ 見 1953 年 5 月 6 日“紐約時報”。
- ㊸ 見 1954 年 3 月 16 日“紐約時報”。

- ④ 見1953年2月号“哈潑斯”杂志。

## 第十九章

- ① 見1947年3月10日“国际石油工人”。
- ② 見梅耳温·麦·韦勃的博士論文：“得克薩斯的原油生产：一个統計学上的分析”（1948年得克薩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 ③ 見爱德·基尔曼和錫昂·維賴特合著的“赫·奈·克冷先生：一个关于美国商業投机的故事”（1954年普兰提斯—霍尔出版社出版）。
- ④ 見1953年11月21日“紐約时报”。
- ⑤ 見1951年11月3日“民族”周刊。
- ⑥ 見1951年6月25日“新共和”杂志；1951年6月30日“民族”周刊。
- ⑦ 見1951年10月6日“新共和”杂志；1951年11月3日“民族”周刊。
- ⑧ 見1952年1月31日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城的“劳工新聞”。
- ⑨ 見1955年3月4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
- ⑩ 見1953年6月18日得克薩斯州福特沃斯城的“劳工新聞”。
- ⑪ 見1953年9月20日“普罗維登斯日报”。
- ⑫ 見1953年8月22日“民族”周刊。
- ⑬ 見1953年10月22日“紐約时报”。
- ⑭ 見罗伯特·斯·艾倫編輯的“我們的各主权州”（1949年先鋒出版社版）里  
面哈特·斯迪威爾所写的关于得克薩斯州的一章；1953年3月8日“紐約时报”。
- ⑮ 見1952年2月26日和4月8日“紐約时报”；1952年2月13日“全國石油  
新聞”。
- ⑯ 見1952年10月5日“紐約时报”。
- ⑰ 見1952年12月1日“紐約时报”。

## 第二十章

- ① 見1950年2月9日和1952年3月2日“紐約时报”。
- ② 見參議員赫伯特·赫·汉弗萊著：“稅收的漏洞”（1952年公共事務研究所  
版）。
- ③ 見1953年9月23日“紐約时报”。
- ④ 見1950年8月12日“新共和”杂志。
- ⑤ 見1953年4月号“幸福”杂志。
- ⑥ 見1951年9月24日“紐約先驅論壇报”。
- ⑦ 見1954年4月21日“石油日报”。

## 第二十一章

參看“外国石油与进口”（1953年美国石油研究所版），該書敘述了各大公司对这个  
問題的观点。參看作为专論刊載在1953年3月18日的“全國石油新聞”上的：“关于

石油进口問題的爭辯：贊成和反对的意見”。

- ① 見1953年5月5日“石油日報”。
- ② 見1952年11月19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③ 見1954年5月23日“紐約時報”。
- ④ 見1953年11月22日“普羅維登斯日報”。
- ⑤ 見1953年4月16日“紐約時報”。
- ⑥ 見1953年4月30日“石油日報”。
- ⑦ 見得克薩斯州太平洋煤及石油公司1954年年度報告。
- ⑧ 見1953年5月5日“石油日報”。
- ⑨ 見1952年11月10日和1953年5月5日“石油日報”。
- ⑩ 見1954年5月5日“石油日報”。
- ⑪ 見1953年3月18日“石油日報”。
- ⑫ 見1953年1月7日和23日“石油日報”。
- ⑬ 見1954年2月28日“紐約時報”。
- ⑭ 見1952年6月24日“石油日報”；1952年6月24日“紐約時報”；1952年12月23日“石油日報”。
- ⑮ 見1950年2月22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⑯ 見1953年3月1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⑰ 見1953年3月12日“石油日報”。
- ⑱ 見近克賽爾及奇奈利的著作第19頁。
- ⑲ 見1950年5月23日“紐約時報”；1953年1月9日“石油日報”。
- ⑳ 見1951年3月21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㉑ 見1953年3月6日“石油日報”；1953年4月1日“全國石油新聞”。

## 第二十二章

參看羅斯托著作，第70—89頁。羅斯托著作中談到本書引述的許多案件在司法上的決定；參看華特金斯著作，第72—193頁，該書談到全國復興署時期這一階段。

- ① 見1949年1月12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② 見聯邦貿易委員會控告辛克萊煉油公司案件，編號：261·美國·463（1923年）。
- ③ 見美國政府控告紐約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案件，編號310·美國·150（1940年）；參看斯托金和華特金斯合著，第284—288頁。
- ④ 見乙基汽油公司控告美國政府案件，編號：309·美國·436（1940年）；參看斯托金和華特金斯合著，第472—473頁。
- ⑤ 見1949年5月25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⑥ 見美國政府控告美國石油研究所案件，編號：民事訴訟第8523號（華盛頓1940年）。
- ⑦ 見1951年6月7日“紐約時報”；1951年6月13日“全國石油新聞”。

⑤ 关于美孚油公司案件, 编号: 41·联邦贸易委员会·263及178·联邦·第2号·210(1951年); 1949年11月8日及1950年6月6日“纽约时报”; 1949年2月16日“全国石油新闻”。

⑥ 见1950年4月2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51年1月29日及6月2日“新共和”杂志; 1951年1月9日“纽约时报”; 1951年1月10日及17日“全国石油新闻”。

⑦ 见美国政府控告美孚油公司案件, 编号: 78·联邦补充文件·850(1948年)和337·美国·293(1949年)。

⑧ 见1949年6月13日“布莱特石油电讯”新闻补编; 1949年6月16日“全国石油新闻”。

⑨ 见1951年5月16日和28日、6月13日及7月11日“全国石油新闻”。

⑩ 见1952年4月23日“全国石油新闻”。

⑪ 见1951年7月11日“全国石油新闻”。

⑫ 见1951年12月5日“全国石油新闻”。

⑬ 见1950年7月25日“纽约时报”; 1950年7月5日及26日“全国石油新闻”。

⑭ 见1951年6月7日“纽约时报”。

⑮ 见尤金·罗斯托和阿瑟·隆奇斯合著: “再论纵的联合”一文(载1952年耶鲁法律杂志), 第904—905页。

⑯ 见1952年12月31日“全国石油新闻”。

⑰ 见1951年5月23日“全国石油新闻”。

### 第二十三章

参看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第38号专论: 米尔顿·汉德勒著(1941年): “联邦反托拉斯法的结构与实施的研究”, 和华特金斯著作, 第247—256页。以上两文论及反托拉斯法在实施方面的问题。哈利·莱德勒著: “走向工业国有化”(1949年工业民主联盟出版), 第13—16页, 该书谈到石油工业化问题。

① 见理查德·哈夫斯塔德特著: “美国人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 第31页。

② 见1953年4月22日“全国石油新闻”。

③ 见罗斯托著作, 第119—148页。

④ 见斯托金斯和华特金斯合著, 第522页。

⑤ 见1949年10月19日“全国石油新闻”。

⑥ 见1953年4月29日“石油日报”。

⑦ 见哈维·奥康诺著: “石油工人国际工会史”石油工人国际工会出版(1950年丹佛版), 第15页。

⑧ 见1951年4月6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⑨ 见华特金斯著作, 第256页。

⑩ 奥克斯纳姆主教于1947年9月26日在马里兰州斯普林菲尔德城召开的世界美以美教派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⑪ 摘录阿尔弗斯·馬森著文所引罗斯福总统的話，見“美国政治科学評論”1950年6月号，第330頁。

⑫ 見約翰·艾斯博士著：“我們即將枯竭的石油資源”（1929年工業民主聯盟版）。

⑬ 見1953年1月28日“石油日報”。

⑭ 見1953年2月13日“石油日報”。

⑮ 見1953年4月22日“全國石油新聞”。

⑯ 見1953年4月1日“華爾街日報”。

## 第二十四章

① 見1950年11月15日“全國石油新聞”；“阿拉伯石油與世界石油的匱乏”（阿美石油公司版），第16頁。

② 見丹尼著作，第31頁；范寧著作，第58頁。

③ 見丹尼著作，第31—45頁。

④ 見范寧著作，第24—25頁；“墨西哥的石油”（1922年泛美石油與運輸公司版），第56頁。

⑤ 見“世界石油地理”，第160及172頁；里斯頓著作，第97頁；范寧著作，第59—61頁；英國新聞處：“英伊石油公司：某些背景注解”，（1951年5月出版）及“英—伊石油談判”（1951年6月出版）。

⑥ 見費斯奇爾著作，第241及244—245頁。

⑦ 見丹尼著作，第16頁。

⑧ 見丹尼著作，第16—17頁。

⑨ 見丹尼著作，第4、32、41、43及274頁。

## 第二十五章

參看“全國石油會議，1951年9月9日—18日”（礦藏及炭化氫部1952年加拉加斯版），該書談到委內瑞拉石油工業在物質和技術方面的情况。埃德溫·劉溫著：“委內瑞拉的石油”（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55年版），該書列有有價值的歷史背景材料。

① 見“世界石油地理”，第45頁及60頁；里斯頓著作，第181頁。

② 見丹尼著作，第110頁。

③ 見克萊格·湯普遜著：“自從斯賓德托普油田發現以後”（1951年海灣石油公司出版），第74頁。

④ 見“國際石油卡特尔”，第163及167—169頁。

⑤ 見“國際石油卡特尔”，第171、175、177、179、180及184頁。

⑥ 見“國際石油卡特尔”，第175及184頁；“世界石油地理”，第50頁；“委內瑞拉近況”，1953年9月号，（委內瑞拉駐華盛頓大使館出版）。

⑦ 見1952年克列俄石油公司年報。

⑧ 見1953年1月“委內瑞拉近況”。

- ⑨ 見1953年6月“委內瑞拉近况”。
- ⑩ 見1953年6月“委內瑞拉近况”。
- ⑪ 見阿土罗·烏茲拉—皮埃特著：“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的委內瑞拉”，第36頁，（加拉加斯梅薩·雷当德出版社1949年版）。

## 第二十六章

- ① 見丹尼著作，第18頁。
- ② 見丹尼著作，第37頁、95頁以后及117頁以后；范宁著作，第62—63頁。
- ③ 見范宁著作，第4頁；丹尼著作，第36及38頁。
- ④ 見范宁著作，第32及169頁；費斯奇尔著作，第43及222頁；范宁著作，第89頁。
- ⑤ 見丹尼著作，第19、22、151及156頁；“国际石油卡特尔”，第47頁；倫索斯基著作，第424頁；里斯頓著作，第110頁；1950年9月30日“紐約人”。
- ⑥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50—51頁；丹尼著作，第35及152頁。
- ⑦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51頁；范宁著作，第5—6頁；丹尼著作，第37頁；費斯奇尔著作，第216頁。
- ⑧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53頁；丹尼著作，第43頁。
- ⑨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54及61頁；范宁著作，第7頁。
- ⑩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57、65、72及84頁；范宁著作，第92頁。
- ⑪ 見范宁著作，第92頁。
- ⑫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76—77頁。
- ⑬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99頁。
- ⑭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80頁。
- ⑮ 見里斯頓著作，第110頁；1950年9月30日“紐約人”。
- ⑯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84—85頁；“世界石油地理”，第162頁。
- ⑰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61及91—92頁。
- ⑱ 見1949年11月9日，1950年1月16日及8月12日，1951年6月24日及28日，7月11日及8月14日“紐約时报”；斯平加办公室：“新聞公報”，第10及13頁；1951年5月31日“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年10月“石油論壇”；1953年8月“石油展望”；1952年2月22日“石油日报”。
- ⑲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95頁。
- ⑳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197—199頁；丹尼著作，第183、186、233及296頁。
- ㉑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199頁。
- ㉒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199—200頁。
- ㉓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201—203、207、218及352頁。

## 第二十七章

- ① 見斯平加办公室“新聞公報”，第14—15頁。



② 見“世界石油地理”，第 162 頁；“中东石油的發展情况”，1952 年阿美石油公司出版。

③ 見“世界石油地理”，第 224 頁；“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73 及 113 頁。

④ 見倫索斯基著作，第 211、339、347 及 416 頁；近克賽尔和奇奈利合著，第 72 頁；“世界石油地理”，第 222 頁；范宁著作，第 93 頁；“城市俱乐部公报”，1948 年 4 月 5 日芝加哥版；“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14 及 116 頁；里斯頓著作，第 77 頁。

⑤ 見 1948 年第 80 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參議院国防計劃特別調查委员会（即布魯斯特委员会）的补充报告；倫索斯基著作，第 348 頁；近克賽尔和奇奈利合著，第 132—137 頁；“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18 頁及 359 頁。

⑥ 見 1948 年第 80 届国会第一次會議美国參議院国防計劃特別調查委员会（即布魯斯特委员会）的报告：“海軍購買中东石油”；近克賽尔和奇奈利合著，第 90—95 頁及 133 頁；“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59 頁。

⑦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59 頁；近克賽尔和奇奈利合著，第 133 頁。

⑧ 見 1948 年 5 月 24 日“事实”。

⑨ 見 1949 年 2 月 2 日、4 日、19 日及 1953 年 3 月 26 日“紐約时报”；1949 年 2 月 16 日“紐約先驅論壇报”；倫索斯基著作，第 349 頁。

⑩ 見 1949 年 2 月 16 日“紐約先驅論壇报”；1953 年 3 月 26 日“紐約时报”。

⑪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19 頁及 122 頁；里斯頓著作，第 84 頁。

⑫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23—124 頁。

⑬ 見 1953 年 6 月 17 日“海外新聞社”。

⑭ 見“世界石油地理”，第 199 頁。

⑮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30 頁。

⑯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29、131 及 133 頁。

⑰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29 頁。

⑱ 見 1953 年 12 月 20 日“芝加哥論壇报”。

⑲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32、134、138 及 139 頁。

⑳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43 及 145 頁。

㉑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45—146 頁。

㉒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150 及 157 頁。

㉓ 見里斯頓著作，第 93 頁；1947 年 6 月 19 日“华尔街日报”；1948 年 7 月 7 日“紐約时报”。

㉔ 見 1948 年 7 月 7 日、1949 年 4 月 2 日、1953 年 3 月 25 日及 4 月 30 日“紐約时报”；1953 年 4 月 30 日“石油日报”；1949 年 3 月 7 日“达拉斯晨报”；1952 年西太平洋石油公司年报；1951 年 7 月“石油論壇”。

㉕ 見 1953 年 2 月“石油論壇”。

## 第二十八章

① 見 1951 年 1 月 3 日“紐約时报”；里斯頓著作，第 86 頁。

- ② 見 1951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52 年 10 月“幸福”杂志。
- ③ 見 1949 年 4 月 1 日、1952 年 2 月 13 日、5 月 8 日及 1953 年 10 月 11 日“紐約时报”；1949 年 1 月 2 日“全国石油新聞”。
- ④ 見 1951 年 4 月 29 日及 1952 年 7 月 31 日“紐約时报”。
- ⑤ 見倫索斯基著作，第 355 頁。
- ⑥ 見 1953 年 9 月 10 日“曼徹斯特衛報”。
- ⑦ 見 1952 年 10 月 20 日、21 日及 28 日“紐約时报”。
- ⑧ 見 1951 年 9 月 12 日“全国石油新聞”。
- ⑨ 見 1951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52 年 3 月 21 日“紐約时报”；1952 年 8 月 10 日“普罗維登斯日报”。
- ⑩ 見 1953 年 12 月 11 日及 13 日、1954 年 8 月 14 日及 15 日“紐約时报”。1954 年 4 月 16 日“世界解說者”。
- ⑪ 見 1954 年 2 月 12 日“石油日报”。
- ⑫ 見 1954 年 6 月 23 日“紐約时报”。
- ⑬ 見 1954 年 6 月 25 日“紐約时报”；1954 年 6 月 25 日“普罗維登斯日报”。
- ⑭ 見 1951 年 12 月 15 日“紐約时报”。
- ⑮ 見 1952 年 2 月 8 日及 11 月 3 日“紐約时报”。
- ⑯ 見 1953 年 10 月 24 日“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1951 年 9 月 13 日“曼徹斯特衛報”。
- ⑰ 見 1952 年 10 月“幸福”杂志；1951 年 12 月 4 日“紐約时报”；1953 年 7 月 30 日及 9 月 13 日“普罗維登斯日报”。
- ⑱ 見 1951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
- ⑲ 見 1951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52 年 11—12 月中东石油代表团报告中所列之第六項計劃”，上述計劃系由石油工人国际工会国际代表劳埃德·阿·哈斯金斯于 1953 年 1 月 6 日拟就，并发表在 1953 年 10 月“国际石油工人”刊物上。
- ⑳ 見 1951 年 8 月 16 日、1952 年 9 月 3 日及 1953 年 3 月 12 日“紐約时报”；1953 年 3 月 14 日“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

## 第二十九章

参看由华尔特·萊維著文刊登于“第三次世界石油大会”刊物第 21—37 頁上，题为“国际石油貿易过去、現在以及未来的价格结构”一文。这篇文章系致 1952 年第 82 届国会第二次會議美国参众两院小企业特別委员会的报告；伊·格洛恩（荷兰政府石油管理局秘書）著：“馬歇尔計劃对欧洲石油工业的重要性：1947—1950 年的历史回顧”，第 37—73 頁；埃尔默·帕特受著：“欧洲石油的提炼与銷售”，第 74—78 頁。

- ①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56 頁。
- ②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61—363 頁。
- ③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64—366 頁；1953 年 5 月 13 日“全国石油新聞”。
- ④ 見“国际石油卡特尔”，第 367 頁；1950 年 12 月 6 日“全国石油新聞”；1953 年

6月10日“紐約時報”。

- ⑤ 見斯平加辦公室“新聞公報”，第3頁。
- ⑥ 見1953年7月10日“紐約商務雜誌”。
- ⑦ 見“國際石油卡特尔”，第369—370頁。
- ⑧ 見“國際石油卡特尔”，第377頁；1954年7月“石油展望”。
- ⑨ 見1950年6月26日“紐約時報”。
- ⑩ 見1952年8月23日“紐約時報”；1952年12月31日“全國石油新聞”。
- ⑪ 見1952年8月25日“芝加哥每日新聞”；1953年9月“石油論壇”。
- ⑫ 見1948年6月28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⑬ 見1948年2月25日及12月13日“芝加哥論壇報”。
- ⑭ 見1949年3月12日、1950年9月6日和10日及1952年4月25日“紐約時報”。
- ⑮ 見1952年9月10日“紐約時報”。
- ⑯ 見1953年2月19日“石油日報”。
- ⑰ 見1950年1月24日“海外新聞社”；1951年10月23日“紐約時報”。
- ⑱ 見里斯頓著作，第124—127頁；1949年6月5日“紐約時報”；1953年9月“明燈”雜誌。
- ⑲ 見1949年6月5日“紐約時報”。
- ⑳ 見1949年6月5日、9月18日及10月9日、26日“紐約時報”；1949年10月19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㉑ 見1949年6月27日、9月4日、15日、18日、25日及11月5日“紐約時報”；1949年10月19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㉒ 見1949年12月20日、22日、26日、28日及1950年1月4日“紐約時報”；1950年12月28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㉓ 見1950年1月31日及2月1日及2日“紐約時報”。
- ㉔ 見1950年2月9日、11日、12日，3月7日、9日、10日、17日，4月5日及6月9日“紐約時報”；1950年3月8日“全國石油新聞”。
- ㉕ 見1951年2月13日“紐約時報”；1951年2月15日“曼徹斯特衛報”。
- ㉖ 見1951年9月15日“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 ㉗ 見1952年12月22日及1953年6月8日“紐約時報”。
- ㉘ 見1953年6月8日“紐約時報”。
- ㉙ 見1953年9月及11月“明燈”雜誌。
- ㉚ 見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發表的：“西歐的石油價格”（1955年日內瓦版）。
- ㉛ 見1955年3月14日“石油日報”；1955年3月19日“紐約時報”。
- ㉜ 見1955年2月26日“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 ㉝ 見1952年9月“石油論壇”。
- ㉞ 見1955年2月26日“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 ㉟ 見1955年3月19日“紐約時報”。

- ③⑥ 見 1955 年 3 月 18 日“紐約時報”。
- ③⑦ 見 1955 年 3 月 18 日“紐約時報”。
- ③⑧ 見 1955 年 3 月 18 日“紐約時報”。
- ③⑨ 見 1955 年 3 月 18 日“紐約時報”。
- ④⑩ 見 1955 年 3 月 26 日“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 第三十章

參看約贊·多明哥·拉文著：“石油——墨西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工業之一”。上書論及墨西哥人對國有化的看法及與外國公司的爭執，埃迪阿普薩出版社(EDIAPSA)發行(1950年墨西哥版)；又拉文著：“石油問題”，全國工業促進協會發行(1951年墨西哥版)；杰賽斯·錫爾伐·赫爾佐格著：“墨西哥的石油”，經濟文化出版社發行(1941年墨西哥版)；“墨西哥的工業問題”，系由許多作者合著，埃迪阿普薩出版社發行(1951年墨西哥版)；杰賽士·錫爾伐·赫爾佐格著：“墨西哥石油史”，刊載在 1953 年 1—2 月號“美洲摘要”上。

不同的意見參看“墨西哥石油‘征用’的目前狀況”，1940年新澤西奧學油公司版；多納爾德·里奇伯格著：“墨西哥石油的沒收”(阿羅出版社1939年版)；約賽弗斯·丹尼爾斯著：“間接外交”(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47年版)；伯特·梅康納爾著：“制止輿論下的墨西哥”(郵件與快遞出版公司1939年版)。

本章系將刊載在 1952 年 12 月“每日評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縮短而成。

### 第三十一章

參看英國新聞處發表的：“關於英伊石油法律方面的問題”(1951年6月版)、“英伊石油談判”(1951年6月版)、“英伊石油公司”(1951年5月版)。國際勞工局發表的：“伊朗石油工業的勞工狀況”(1950年日內瓦版)。喬治·倫索斯基著：“中東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1952年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第 153—189 頁。

- ① 見費斯奇著作，第 225 頁；丹尼著作，第 173 頁。
- ② 見 1951 年 2 月 13 日“紐約時報”。
- ③ 見 1953 年 9 月“石油論壇”。
- ④ 見 1953 年 8 月 26 日“紐約時報”。
- ⑤ 見英伊石油公司 1952 年年度報告。
- ⑥ 見 1951 年 11 月 9 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⑦ 見 1952 年 3 月“石油論壇”；丹尼著作，第 103 頁；1951 年 12 月 8 日“新共和”雜誌。

⑧ 見“1952 年 11—12 月中東石油代表團報告中所列之第六項計劃”，上述計劃系由石油工人國際工會國際代表勞埃德·阿·哈斯金斯於 1953 年 1 月 6 日擬就，並於 1953 年 4 月 3 日在“國際石油工人”刊物上發表。

⑨ 見“世界石油資源的控制情況”(第 38 項)；建議在經社理事會主持下組織一個聯合國石油委員會。上述建議列在補充文件第二號上，系由國際合作聯盟於 1947 年

7月19日向在紐約成功湖召开的第五屆經社理事會提出的。

⑩ 見羅伯特·斯·艾倫在1951年11月6日“紐約郵報”發表的文章。

⑪ 見“第三次世界石油大會”，以上系致1952年第82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美國參眾兩院小企業特別委員會的報告，第12頁以後。

⑫ 見1953年10月11日、12日、22日及1954年2月3日“紐約時報”。

⑬ 見1953年12月31日，1954年3月1日、12日、18日及4月11日“紐約時報”，1954年9月“石油展望”。

⑭ 見1955年3月31日“合作社消費者”；1955年5月13日“石油周刊”。

⑮ 見1953年10月“石油論壇”；1953年12月30日及1954年2月5日、7日、8日“紐約時報”。

⑯ 見1954年2月25日、4月4日、5月20日及7月4日“紐約時報”；1954年4月3日“民族”周刊；1954年4月及7月“石油論壇”。

⑰ 見1954年8月9日“紐約商務雜誌”；1954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

⑱ 見1954年2月24日“石油日報”。

⑲ 見1954年8月3日“紐約時報”。

⑳ 見1954年8月30日“紐約時報”。

### 第三十二章

① 錄自“代表人民的院外活動者”，第202頁。上書系本杰明·馬爾希的回憶錄，最後一版于1953年由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作為人民的院外活動指導者，許多年來，馬爾希曾在華盛頓指導一個單槍匹馬的運動，主張自然資源應歸公共所有。在他晚年，他幾乎是華盛頓支持這種主張的唯一發言人。

② 見上書，第194頁。

③ 見1947年3月13日國際合作聯盟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信件，該信于1947年3月17日發表；邁克賽爾和奇奈利的合著，第104—105頁。“世界石油資源的控制情況”(第36項)；建議在經社理事會主持下組織一個聯合國石油委員會。上述建議列在補充文件第二號上，系由國際合作聯盟于1947年7月19日向在紐約成功湖召开的第五屆經社理事會提出的。

④ 1947年8月8日提交經社理事會。

⑤ 見1952年12月7日及12日“紐約時報”；1952年12月27日“民族”周刊。

⑥ 見1951年12月21日“石油日報”。

## 譯者后記

本書作者奧康諾是一個以揭露美國財閥罪惡而聞名的人物，他曾經受到麥卡錫調查小組委員會的傳訊，并被送到法院，几乎被判徒刑。作者在本書中用豐富的材料，揭露了美國石油壟斷組織的內幕。書寫成以後，到處找不到地方出版，最后好不容易才為比較開明的每月評論出版社所接受。

但是，作者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因此本書中有些問題的提法和論點，是值得商討的。

